武俠世界


雙鷹會江南（雙鷹神捕故事之三）西門丁・著
「三蛟帮」的三位帮主于密室內聚會，事後兩位
帮主伏屍室內，另一位却失了踪。
案情曲折波詭，兩方分聘江南及江北兩位神捕查
案，使管一見及沈鷹破天荒第一次聯手破案……
$3.50
1126

編者話

「雙鷹神捕」這個故事集，我們先後曾刊出「龍王之死」及「虎父犬子」。至於這兩位聞名遐邇，迭破奇案的捕頭，他們都是分別各據江北，江南一方，可是二人從未覿面，但在今期刊出的巨型故事「雙鷹會江南」裡破天荒相會在一起了。

「雙鷹會江南」有很好的故事題材，過程波詭曲折，描述「三蛟幫」的三位幫主在密室裡相聚時，其中兩位伏屍室內，其餘一位下落不明，案情嚴重。他們分別聘請管一見及沈鷹調查眞相，緝拿元兇，於是展開了一番鬥爭……

**　　**　　**

翟天星故事「劍飛星月絕妖魑」及秦紅中篇「武林一條街」今期同時刊出，前者是南宮宇作品，這個故事集以前我們也曾刊過了，是篇爲賡述故事未了餘波，過程精彩。中篇「武林一條街」故事新穎脫俗，秦紅作品，保持一流水準，趣味雋永，敬希購閱。

下期的精彩故事刊出，除了黃鷹的沈勝衣故事「血蝙蝠」，雲劍飛之社會鬥智技擊小說「黃金劫案」外，巨型小說是東方英的俠義、倫理、恩仇、愛情均而有之的「七步天」，敬希留意。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2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雙鷹神捕故事

雙鷹會江南

西門丁·文
盧令·圖

兄弟鬩牆　斗室驚變

斗室之內，兩丈見方，一張梨木方桌，三張高背梨木椅，四壁各插着一枝兒臂般粗的蜡燭，夜風自氣孔中吹了入來，燭光搖幌，忽明忽暗，氣氛有點陰森恐怖。

這是雄踞長江南北水路的「大江帮」總舵的地下密室，通常只有三個帮主才能進入來，無數的大江帮帮規，計劃及一切巨大的決定，都在這密室內製訂！

燭光照在端坐高背梨木椅上的三個壯年漢子的臉上，也是忽陰忽陽，使本來已甚難看的臉色，看來更加令人心悸，也更費人深思難測，他們心中在盤算些什麼！

三人如泥塑雕像般，一動不動，只有牆上及地上的投影不斷地幌動，乍看有點像幽靈在窺探。

坐在正中的是大帮主「皓首蛟龍」鐵凌威，一張醬紫色的臉長滿短戟般鋒利的鬍鬚，雙眉斜飛，虎目圓睜，神色十分嚇人。

左手邊坐的是老二「百變蛇王」姚百變，臉色青白，身裁瘦削，像是被酒色淘空了身子般的。

右手那位便是三帮主「錦衣蟹王」莫朝天，一顆尖細的腦袋，短頸圓身。一雙小眼睛黑多白少，骨碌碌地轉動，看樣子十足是個出點子，獻策謀的貨色。

艮久，只聽「皓首蛟龍」鐵凌威道：「這次算了吧，希望二弟以後別再這樣妄爲了，否則只怕帮裏的積蓄也會山崩！」

老三「錦衣蟹王」拉拉衣袂，尖細的腦袋一陣搖幌，道：「大哥說得不錯，二哥你這樣做不把帮內兄弟放在眼中，也不把大哥放在心上。」

姚百變臉色一變，更是白得彷似牆上的白灰，冷笑一聲：「老三，你就只會吹拍老大的馬屁！咱們三兄弟自從合伙創了這大江帮之後，咱什麼時候出力少過你倆？大哥娶妻生子，一家的費用豈不也是從帮中的庫房支去花用的？老三你呢？你那個姘頭花得難道也少？你的錢不也是從帮中取去的？難道是你那姘頭自個帶來倒貼的！」

他目光瞥一瞥鐵凌威。「小弟只不過在分舵取了點錢，而且也不是小弟我自個花用的。」

莫朝天自臉上紅至頸子，尖聲道：「只取了一點？你前前後後取了多少只怕只有你才知道！」

姚百變冷笑道：「咱取的再多也未必能比你多！」

鐵凌威眉頭一揚，喝道：「老二，你太放肆了！這些年你嫖賭飲吹玩得還少？花的錢還不多！」

姚百變在他積威之下，心頭一嚇把嘴邊的話嚥了下去，半晌才道：「這次小弟取的眞的不多，小弟只不過想買個女人回來，省得到外面夜夜笙歌。」一頓，好像想到理由，聲音大了很多：「大哥跟三弟都早有家了，難道我不能有？」

鐵凌威乾咳一聲，道：「老二，你要娶妻只須說一聲，做兄弟的豈不會不通情理的。再說，你怕分舵的兄弟看不過眼，便多取了一點來分派給他們，以塞悠悠衆口，可是分舵的兄弟他們會怎樣想？」

莫朝天接口道：「老二知道麼，他們都在鬧起哄，閒言閒語頗能散渙人心，要是他們都像漢口分舵那樣，三天五日便得到你一次賞賜，咱那來這許多錢？」

姚百變輕聲道：「他們平日流汗所求無非也是爲錢，咱平日賞賜點給他們也應該的，而且這樣子能提高他們的士氣！」

鐵凌威雙眉一軒，沉聲道：「老二，你說什麼？你說得倒好聽，要是老弟和三弟也學你這樣，帮裏那還有這許多錢給你胡花！」

姚百變噤若寒蟬，莫朝天嗤嗤冷笑。斗室又再沉寂。燭光搖曳，氣氛十分詭異！

艮久，莫朝天道：「老三既然看法與咱不同，以小弟之見不如分伙，省得將來糾紛更多，也更難收拾！」

姚百變臉色一陣青白，尖聲道：「老三，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敢情要趕走我，哼哼，你算盤倒打得响！」

莫朝天神色不變，冷冷地道：「小弟也是爲大家着想，以其將來反目，不如現在分手，多少還保留一點兄弟的情義！二哥若要另創基業，小弟必鼎力從旁協助，大江帮上下亦會念着你往日之情，助二哥一臂之力！」

姚百變怒極反笑，陰聲道：「老三你這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若要分手，也希望你另創基業，屆時，愚兄也會盡力助一臂之力，爲何要我脫離大江帮？」他原話奉回，跟莫朝天針鋒相對。

不過，莫朝天城府深沉，聞言並未發怒。只是尖聲地道：「小弟是爲二哥着想，二哥若要小弟離開，小弟怎敢多說一句？不過，大哥只怕也再不能容你像以前那般胡鬧！若要大哥也離開，把大江帮拱手送給二哥，這豈不是痴人說夢話！你文材武功，德望威信怎及得大哥萬一？說到對大江帮的貢獻，你跟大哥一比，也無疑是螢火比之皓月！」

姚百變臉色青白得嚇人，半晌才喘了一口氣，說道：「我早知你不是東西！今日姚某認栽，就辭去二帮主之職，不過，以咱所料，不出三年只怕連大哥也無立足之地！」

莫朝天怒道：「我如何不是東西，只怕你沒安着好心，故意挑撥我與大哥之感情！」

姚百變冷笑一聲：「這話本應由我先說，只是你嘴快心毒搶先了一步！」

莫朝天拿眼瞥了鐵凌威一下，道：「大哥，你看二哥他……」

「住口！」鐵凌威提起酒壺替各人斟了滿滿的一杯，道：「咱家兄弟說這種話豈不令人心凉？要是傳了出去，帮中兄弟會怎樣想法，來，愚兄敬你們一杯！」說罷仰起頸子一飲而盡。

莫朝天道：「多謝大哥教誨！」也是一口把酒乾了。

姚百變雙手舉杯把酒虛舉一下，然後放回桌上。

凌鐵威神色一變，道：「老二，你怎不喝？難道眞的想與愚兄決裂？」

莫朝天冷笑道：「小弟早說他心存異志了！」

姚百變對他視若無睹：「大哥，不是小弟跟大哥過不去而是心懷異志，只是近來生了個毒疔，大夫吩咐食物要戒口，而且也不宜喝酒，尤其是這種烈酒！」

鐵凌威神色十分詭異，忙道：「既然如此，愚兄再去取一壺淡酒來。」

姚百變忙止住他，道：「不必了大哥，待小弟痊癒之後再跟大哥共謀一醉！」

鐵凌威神色一怔後，迅即發出一陣爽朗的說聲：「如此，愚兄也不勉強了！」

莫朝天冷笑一聲，跟着把姚百變面前的那杯酒取了過來，道：「大哥，小弟再陪你喝一杯吧！」

鐵凌威神色一變，無可奈何地道：「好吧，三弟你先請！」

莫朝天一口飲盡，鐵凌威却只淺嚐一口，莫朝天舉一舉杯，道：「大哥……」

鐵凌威道：「既然老二有病不宜飲酒，咱亦無謂多喝，以愚兄之見，老二假如今後一切按照帮規來辦，則依然是好兄弟，大江帮是咱三兄弟合力創辦的，如今只是初具成績，日後還需要大家合力再把勢力擴大！」

他雙目烱烱掃了二位把弟一眼：「目前咱的勢力只止于鄂北長江水路以及皖西的一部份，愚兄打算明年掃平皖境的『巨鯊帮』。那時不但咱的勢力可與雄踞上游的『三峽塢』以及下游的『江海帮』一爭長短，而且收入也會較豐！」他頓了一頓，「爲此，愚兄希望大家能保持創帮時期的銳氣及精神共創大業！」

姚百變眼露興奮之色，歡聲道：「小弟見大哥這兩年不求寸進，還以爲大哥已心滿意足了！原來大哥暗中巳在策劃新計劃。」

鐵凌威笑道：「這兩年帮中一切才漸上軌道，根基也剛穩定下來，咱雖有心要吃肥肉，但也得待肚子裏的先消化得差不多才能再擧箸！」

姚百變大喜，道：「小弟之所以躭于聲色，只因平日無所事事，如今小弟回去分舵之後立即爲明年的行動而準備！」

鐵凌威哈哈大笑，道：「愚兄早說你不是個不長進之人！」他伸手向他肩膊拍下。

不料，身子突然一側，沒有拍着，反而斜靠在左邊扶手上！

剎那，莫朝天尖聲道：「有毒，有毒……酒中有毒……我……」聲音凄厲。

姚百變猛一回頭，只見莫朝天頭上豆大的汗流出，臉上泛着黑氣，咀唇又紫又黑，神色却十分詭異，一副想笑又笑不出的神情。

莫朝天轉頭對鐵凌威，道：「大哥，你，你……酒是你……」可是鐵凌威也是一臉黑光，顯然也是中了劇毒，莫朝天把臉漸漸轉向姚百變。

一忽，他突然叫道：「是你！哼哼，你這蛇王好毒的心！毒殺了大哥及我，大江帮便是你一人所有！」他拚盡餘力，雙手在桌上一按，身子凌空飛撲姚百變。

他的手脚攤開，姿勢十分難看，可是姚百變却絲毫不敢怠慢，一側身，從椅上滾落地上。「嗤」一聲，背心後幅巳被莫朝天的「蟹鉗爪」撕下一大幅。

姚百變反應亦快，立即在地上斜竄而上。「噗」一聲響起，他回頭一望，莫朝天巳跌落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鐵凌威斜倚椅上，分紋不動，雙眼圓睜，眼珠子眨也不眨。姚百變心中陡地升起一股寒意，叫聲大哥。

鐵凌威沒有回答，姚百變心一慌，雙足連點自台階上躍上門旁，他回頭一望，斗室內好像突然暗了許多，他吸一口氣，連忙運勁于雙臂推開石門，閃身而出。

他人影剛逝，只聽鐵凌威低聲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只見他鼻孔流下幾滴鮮血，隨即見他艱辛地移動上身，撲在桌面上。

不知何時，燭光突然熄滅，斗室之內伸手不見五指。

× × ×

姚百變抬眼一望，四更未盡星月滿天，一陣夜風吹來，涼颼颼地吹在身上，姚百變不禁打了個寒噤。

「誰？口令！」背後傳來一聲暴喝。

姚百變神態一張，猛地回首，道：「是本座！長江唯我威！」

那守衛認得他是二帮主，忙行了個禮，恭聲道：「屬下見過二帮主！」

「唔。」姚百變沉聲道：「小心戒備！本座到那邊巡視一下！」

「是！屬下遵令！」那手下立即轉身離去。

姚百變暗吸一口氣，雙足連點，展開身形疾馳而去。他不敢稍留，拚盡全力奔馳。他深知只要鐵凌威及莫朝天之屍體被人發現，他立即便會成爲大江帮的公敵！

鐵凌威的妻子「梅花劍」梅傲霜絕不會放過他。本來，鐵凌威及莫朝天兩人一死，他應該是大江帮的唯一魁首，不過他自知自己在總舵的聲譽並不好，不少人對他不服，他怕自己一個控制不了，屆時只怕給梅傲霜反咬一口，則再也無逃脫的機會了。

尚未離開武漢天色巳將亮，他脚步一慢，決定暫時留了下來。

追殺

天剛麻麻亮，鐵凌威及莫朝天的死訊巳傳遍大江帮總舵，一時人心惶惶，人人悲憤莫名，對姚百變恨之入骨。

梅傲霜乍聞丈夫死訊，如遭雷殛，所幸她不愧是個女中丈夫，臨急不亂，銀牙一咬，硬生生把悲傷壓下去，並且立即更衣擊鼓，在聚義廳中召集帮中大小頭目集合。

她當仁不讓，一屁股坐在正中的虎頭交椅上，衆人聞鼓號而來，見此情景有部份人都是一怔，心中大不以爲然，盡管平日梅傲霜亦曾代鐵凌威頒傳帮令，不過，那到底是帮主在世之時。

梅傲霜雙眼紅絲滿佈，啞着聲道：「兄弟對余坐在這張椅子上是不是心中有點不快？」

刑堂堂主石一平低聲道：「按理說這位子只有大江帮帮主才能坐，而夫人未經……未經屬下等之同意以及例行的選擧手續，似乎于理不合。」

梅傲霜神色不變，道：「石堂主說得對，不過，現在一則事出猝然，二則妾身只是想爲夫報仇而巳。這樣吧，在鐵帮主及莫帮主仇未報之日，余便暫且托大坐此，待捉了兇手，替帮主報了仇，妾身自會讓位，另請石堂主選拔高明！」

韋堂主忙道：「夫人不坐何人敢坐！帮內兄弟誰人不知夫人智勇雙全，學富五車？女中鬚眉，更勝丈夫！」

石一平怒視了他一眼。

她目光自各人臉上掃過，暗暗一點頭：「既然有人反對，本座便暫且坐在莫帮主以前的位子吧！」她站起來走了一步，改坐在右首那張豹皮椅上。

這時石一平才道：「夫人深明大義，屬下等自再無意見！」

梅傲霜微微一笑，道：「如此，我便要發令了！」一頓，「這樣吧，本座暫且掛個副帮主的銜頭吧，韋堂主，立即發信號烟花，通知守江的兄弟立即封江以防姚百變潛回漢口分舵他老窩，而你也請帶一些好手趕去漢口主持一切，以免生變。」

目光投在一個臉目清癯，身材高瘦的老者身上：「章堂主請你派人到各地分舵壓陣，盧堂主柳堂主請你們組織一隊精銳的追踪隊追殺姚百變，務必把他生擒回來活祭先帮主之靈！」

羣豪見她指揮若定，井井有條，都欣然接令而去。

梅傲霜又道：「傅香主，請你立即設置靈堂以及購備喪禮用品！」她霍地站了起來，「石堂主，請你與本座下密室視察現場。」

「屬下領令！」石一平忙低頭行了一禮。

× × ×

尖刀堂的左右兩個堂主「破風刀」盧山及「鍊子鎚」柳浴陽兩人本是大江帮的左右先鋒，在創帮時期各憑手中武器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他倆的武功在大江帮是頂尖兒子，如今他倆一接令之後立即在本部選了二十四個好手組成追殺隊伍出動。

大江帮總舵座落在武漢城中，盧山一出門略一沉思，道：「柳兄請帶十二人自此向南搜索，然後抄向西端再向這裏搜過來，小弟另帶十二人走另一端。」

柳浴陽沉聲道：「如此甚好！」立即帶了十二個好手向城南走去。

到了近午柳浴陽帶了人回到總舵門口，正碰着盧山亦巳回來。「盧兄，你那邊情況怎樣？小弟不但走遍大街小巷，而且連青樓妓寨也都查遍，不見絲毫踪跡。」

盧山雙眉一軒，低聲道：「如此便奇怪了，他跑去那裏？江邊兄弟又講未曾發現過任何稍爲碍眼的人，莫非姚百變巳離開此城不過江而南下？」

柳浴陽道：「姚百變素擅易容之術，只怕給他瞞騙了過去。」

盧山低頭想了一會，道：「要是別人必會立即出城，但姚百變機警過人，喜行險着，小弟估計他必仍在城中！」

柳浴陽怔道：「他留在這裏有何作爲？他武藝雖高，但是所謂雙拳難敵四手，難道他有恃無恐！」

「非也非也！」盧山微微一笑，「柳兄，你說姚百變把鐵帮主及莫帮主毒殺，用意何在？」

柳浴陽道：「聽說近來三帮主及大帮主對他好像頗有微言，他大概怕在帮中站不穩，所以才……」

「以上是一個原因，他若沒殺人之心，大可以一走了之，如此只怕大帮主及三帮主還會對他留下情面。」盧山侃侃而言，「故此，他殺了大帮主及三帮主無非也是想一人獨霸本帮而巳，但事後他却逃離現場，那是什麼原因？」

柳浴陽點點頭，接口道：「盧兄說得不錯，他知道在總舵難以服衆，所以暫時離開，潛伏在城中等待他心腹趕來，然後攻入……」

盧山哈哈一笑，道：「柳兄之言正是小弟心中所想，所以小弟說他一定留在城中某處地方，只是咱們還未找到而巳。」

柳浴陽頷首。「如此小弟跟盧兄調換一下搜索方向，小弟先回本堂多調二十四位兄弟參加搜索，跟着便向北搜查。」他說罷便立即轉身。

× × ×

梅傲霜聽了柳浴陽的分析，認爲十分有道理，便多撥七十八位好手與他，另外傳令石一平全力戒備，預防姚百變率人攻入總舵。

尖刀堂的兄弟兩人爲一組負責搜索一條街巷，這種方式只怕連一隻蚊子也難飛過將近兩百隻的眼睛。

日落之後，只剩下寥寥幾條小巷未曾搜索，看來再過不久，盧柳兩位堂主便得收隊另作安排了。

× × ×

姜家大院在武漢城中雖不是最大的，但也絕不算小。姜員外剛吃了晚飯倚在高背椅上剔牙，突然傳來一陣如雷的敲門聲，聲大且急，他有點愕然，不禁欠一欠身子，把腰挺直。

就在此時，門口湧入六個灰衣勁裝大漢，人人腰懸武器，聲勢洶湧。

姜員外認得是大江帮的兄弟，他站了起來打了個拱，尚未開口，只見一個禿頂的大漢道：「姜員外不必驚恐，咱只是來此追搜一個兇手，不便之處，請原諒！」他手一揮手下立即散開四處。

由於未搜查的地方巳很少，因此，如今巳成了六個人結成一組合力搜索。

一個喚趙雁的大江帮兄弟筆直跑去廚房，晚飯時間巳過，他忙了一整天，肚子早巳餓得咕咕叫。趙雁推開廚房的門，裏面有個小厮正在啃着一條鷄腿。他一見門被打開便連忙轉過身，可是又立即轉了過來，笑嘻嘻地道：「我還以爲是杜師傅回

來呢。嘻嘻，原來你也是想到來偷東西吃的！」

趙雁心中一樂，笑道：「還有吃的沒有？拿點來！」

小斯指一指灶邊，並作了個噤聲的手勢。

趙雁心中好笑：「老子吃人家的還少！」揭起了鍋蓋，裏面還有小半鍋麵條，大概晚飯時間才過了不久的原因，麵條還有些餘溫。趙雁伸出食指在鍋裏沾了一沾，放在嘴裏啜了一下，「煮得還眞不賴！喂，碗在那裏？」回頭一看，小廝正要離開。

趙雁目光突然一亮，小廝後背衣裳拱起一片，敢情裏面還插了根什麼東西。

小斯轉身指一指牆角的碗櫥，他目光觸及趙雁的臉上，神色突然變化起來，先是驚，再而漸漸籠上殺機。

趙雁心房劇縮，驚道：「你，你，你是二帮主？」

小斯臉色一沉，低聲道：「算你精明。」突然露出驚怒之色，「柳浴陽，哼，想不到你也敢與本座作對！」目光投向趙雁的背後。

趙雁緊張的心情倏地稍鬆，轉身道：「柳堂主……」聲音倏地止住，背後那有人影？他不禁悔恨起來，背後無門無窗，柳堂主怎地入來？啊，我眞蠢！他右手連忙按在腰間的刀柄上。

可惜，這已慢了一步，姚百變的蛇形劍已自他背後插入，深透前胸。趙雁慘呼聲剛起即止。

短促的叫聲在靜寂中遠遠傳出。

姚百變飛起一脚把他屍體踢開，人即如一陣旋風般衝出廚房，雙足一頓，身子如一頭大鳥般飛上屋瓦。

他行動雖快，但依然給一個站在不遠之處的在大江帮小頭目看見，這人叫做「小李廣」王雪，善射。他是從姚百變手持的獨門兵器蛇形劍認出他的身份的。

當下他立即把另外幾個手下召集來，一方面派人去通知盧山及柳浴陽，一方面向姚百變的去向追去。可惜，已遲了一步，姚百變早已不知去向。

柳浴陽一接到信息立即鳴金把人手全部集合在孔家大院附近搜索，他們幾乎搜遍每一寸地方，可是仍無所獲，守在城沼四周的手下亦沒有人發現有人出城。

武漢城全是大江帮的勢力範圍，連官府亦畏怕三分，帮會一出，沒人敢違旨離城一步。

柳浴陽沉吟了一會，他相信姚百變雖然身份經已暴露，可是仍必然在城中的某處地方。他腦中靈光一現，立即帶了幾個人重回孔家大院的廚房。

廚房內趙雁屍體仍伏在那裏，地上一灘血水。柳浴陽環視一下，道：「上去兩個人把灶邊的柴草搬開！」

立時有二個大江帮徒小心翼翼地把柴草搬動，只一會，一大堆的柴草只剩下小小的一堆，柳浴陽知道姚百變絕不可能藏在裏面，心中一盤算：「他到底藏在那裏？」目光觸及牆角的碗櫃，心頭一動：「把碗櫃打開！」

「嘩啦」一聲，一個手下使勁拉開櫃門，碗碟跌了一地，裏面除了一些食具之外，餘無一物。

柳浴陽怒道：「再去別處搜！」他剛轉身出門，剛巧盧山亦已聞訊趕來。

柳浴陽臉上的神色告訴了盧山一切。

「還未找到？」

柳浴陽搖搖頭，呼道：「王雪，你過來！」

「小李廣」王雪依言走了過來，他朝兩位堂主施了一禮，狀甚恭謹。大江帮不愧是雄霸長江的四大帮派，紀律森嚴，台階分明，人人對上司都異常敬畏。

「你當時見二帮主從那裏逃去？」

王雪指一指屋頂，道：「屬下當時見他的身影在屋頂上一閃即逝，要不是他的那把蛇形劍，屬下也不敢肯定是他。」他看了柳浴陽一眼，「他好像往後面那間屋頂跳過去！」

「那間屋你們搜過沒有？」

「有。」王雪嚅嚅地道：「裏面堆滿了雜物，屬下看過了，他好像不可能藏在那裏。」

「混帳的東西！」柳浴陽惱道：「什麼不可能！快去替我再仔細搜一搜！」

盧山道：「且慢，王雪你當時是不是立即追了下去？」

「沒有。我，我怕一個人截不住他，所以先去把劉盛德他們找來！」

盧山嘆息道：「這時間已足够讓二帮主早已逃得遠遠的了！」他雙眉一皺，「不過，有可能還在這孔家院子裏！好，今夜就在這裏過夜，吩咐兄弟留神戒備！」

柳浴陽心頭一動，道：「盧兄，二帮主爲人有點……有點那個，怕會不會躲在內宅？」

盧山呼道：「大有可能！他只要制住那人，睡在房內，咱怎會知道？唔，你說他會在那人房中？」

柳浴陽脫口道：「孔小姐房中！若是躲在孔老頭的妻妾房中，很可能會被孔老頭發覺！孔小姐尚待字閨中，他躲在那裏便安全得多了！」

盧山急道：「柳兄，我跟你去找孔老頭，叫他把家人全部召集在廳中……」

× × ×

搜索仍在進行中。王雪却把孔家的廚子召來，叫他們煮點東西給大江帮的兄弟解飢，廚房裏立即響起一片刀砧之聲，跟着便生起火來。

火剛燃燒了起來，屋頂烟卣上立即冲起一條人影，矯捷異常，凌空折腰向北邊圍牆掠去。

刹那呼叫之聲四起：「找到了，找到了！他在這裏！」

「姚帮……兇手藏在烟卣內！」

「快追！找一個人去通知堂主！」

姚百變冷哼一聲，拔出蛇形劍，向阻截他在面前的大江帮兄弟刺去，口中喝道：「大江帮的兄弟，請即離去！待本座捉了兇手自然會上總舵禀明一切！」

「胡說，你就是兇手！」

姚百變劍一揮，却不敢下殺手，依然耐着性子道：「本座的確沒有毒殺大帮主及三帮主，你們若相信本座，請即退開，自家兄弟不要兵戎相見！」

大江帮帮衆越來越多，有人喝道：「不要信他的話！總舵密室除了三個帮主能

進入之外，還有誰能入去！大帮主不是他毒殺的還會是誰！」

「對，難道大帮主及三帮主是自殺的不成！」

姚百變一咬牙，道：「你們聽了梅傲霜那賊人的話，便不把本座看在眼中了！好，那本座也不再客氣了！」他怕盧山及柳浴陽趕來，便再沒逃脫的機會，因此，劍一引刺倒了一人。

大江帮帮衆更是嘩然：「……你跟我們上總舵分辯，要是你不是兇手，又有何懼？」

「哼，他殺了自家兄弟，已沒人性，還跟他……哎呀！」那大漢話尚未說完，胸口已中了一劍，撲地倒下。

姚百變撕破了臉皮，出手更不留情，招招狠辣，劍劍不離對方要害，大江帮帮衆亦不再打話，兵器齊往他身上招呼。

姚百變冷冷一笑，一劍撥開三刀一棍兩劍，頭一低避過一劍，身子突地倒飛，一個帮衆猝不及防，跟着「砰」地一聲，胸膛已給他的一個後肘撞及，他清楚地聽到自己肋骨的折斷聲，豆大的汗立即沁出，人亦如洩氣的皮球般軟軟地倒了下去。

姚百變一退即進，右手劍尖刺瞎了一個帮徒的眼睛，左掌運勁擊飛一人。不過，大江帮帮衆並未因此而被嚇退，相反更激起同仇敵愾之心，攻勢更急。

姚百變輕喝一聲，人如餓虎入羊羣，劍飛掌劈，配合雙腿的連環飛踢，擊倒了不少人，不過大江帮帮衆人多勢衆殺不勝殺。

激戰中，姚百變拚盡全力使了招「千蛇狂舞」，只見碰到的兵器都給他格開，姚百變立即凌空飛起，射向圍牆。

就在此刻柳浴陽及盧山已趕到，姚百變去勢更急，柳浴陽脫手把手中的練子鎚飛出，直擊姚百變背心。

姚百變勢已將竭，正在無力爲繼之時，背後勁風臨身，急切間沉身讓過佈滿尖刺的鎚子，下面的大江帮帮衆亦已圍了上來，紛紛舉起兵器向他刺去。

姚百變果然人如其名機智善變，左手一探，握住繫鎚的鐵鍊，猛一吸氣翻身再次騰上。

柳浴陽右手一抖收到左鎚，右鎚接着飛出，好個姚百變凌空一個轉身，面對鎚子，右手蛇形劍在鎚上一點，人即藉着鎚子的力量倒飛，直向圍牆射去，臨至牆上，只見他左掌擊在牆壁上，一個倒翻，翻過牆頭。

這只不過是一眨眼間的事，衆人都不禁一怔，盧山立即呼道：「快追！」

× × ×

姚百變一翻過牆頭，立即展開身形向江邊馳去。

柳浴陽及盧山緊接在後，姚百變不敢稍停，一口氣奔出城北，靜夜之中，隱隱傳來江濤的拍岸聲，他回頭望一望背後，柳浴陽及盧山只距他十丈左右。

眼看就快到江邊，盧山揚聲急呼：「殺害大帮主的疑兇就在此，兄弟們不可放他過江！」

江邊立即現出十多二十個黑影，跟着亮起了火把，柳浴陽也呼道：「前面那人便是姚……姚百變，截住他！」

大江帮的守江帮衆立即拔出兵器，成一扇形向姚百變包圍過來。

姚百變心頭一緊，喝道：「大江帮的兄弟閃開！」去勢絕不稍竭，他抬眼一望，觸及江邊的一棵大樹，目光立即一亮，身形更疾，刹那，一根齊眉棍已攔腰掃至，姚百變低叱一聲，一躍而起，身子在他頭上飛過，眼看力將盡，覷得眞切，倏地一沉躍在另一人的肩上，驀地再次騰空，左手輕舒抓着一條橫生的樹枝，一擰腰翻上樹梢。

他不敢稍喘一口氣，立即踏枝走過另一頭。此刻，盧山，柳浴陽以及從城中追來的帮衆已趕到，他們在樹下佈了天羅地網。

姚百變長嘆一聲，暗中一咬牙，站在一條細樹枝之上，默默等待時機逃脫。

盧山即時道：「請二帮主下來，跟屬下上總舵解釋。」

姚百變冷笑一聲，道：「你要本座向誰解釋，向梅傲霜那賤人？哼，大帮主及三帮主十九是被她毒殺的！她素來心懷大志，早就覬覦帮主之位，毒殺了親夫及義叔，却把罪名按在本座頭上！」一頓，「盧山，本座問你，她是不是已坐上帮主之位？哼，司馬昭之心不是昭然若揭麼？本座若跟你回去，只怕未待本座開口，她已下令把我殺了！」

盧山心頭一驚，目光暴縮，一時竟想不出適當的話回答他，腦海一片混亂，忖道：「二帮主之言也有一定的理由，不過，他的話可信麼？」

柳浴陽適時道：「二帮主若自信沒有殺人，因何不敢留下來跟她分辯？」

姚百變哈哈一笑：「梅傲霜能讓本座解釋麼？只怕她已佈置好了一切等我上當，總舵的韋章二位堂主，不是她推薦入帮的麼！」

柳浴陽看了盧山一眼，也是一片混亂，不知誰是誰非，盧山說道：「二帮主，屬下職責在身，如果……屬下很難回去交代！」

姚百變厲聲道：「我就是大江帮的帮主，你不向本座交代，還要向誰交代！」

盧山嚅嚅地道：「屬下……」

姚百變語氣一緩：「你們都跟本座到江北漢口去吧，我們再回來向這寡帮的妖婦算帳。」

柳浴陽脫口道：「二帮主，梅，梅副帮主已派韋堂主去漢口了！」

盧山忙拉一拉他衣袂，却已阻擋不及了。

姚百變神色一變，怒道：「好個賊人，存心要姚某走投無路，哼哼，你們竟然稱她副帮主，誰推選的？」

柳浴陽嚅嚅地說道：「沒有……是……她……」

「哼！事已至此，你們還看不清她的眞面目？」

盧山朗聲道：「二帮主，咱一向在總舵辦事，所以……所以還是請你跟咱們去一趟。」

姚百變沒有再答話，良久才嘆道：「本座自知在總舵是聲譽不很好，不過，姚某也只不過擅自取了點錢去嫖去賭而已，男人大丈夫這算得什麼？」又再嘆息了一

聲，才道：「也罷，你們如今也不會聽我的了！好吧，我就跟你們去一趟，免得你們難做。」

柳浴陽跟盧山心頭齊齊一鬆。「謝謝二帮主！」

姚百變作勢躍下，道：「你們退後一步。」

柳浴陽揮手示意手下退後，就在此時姚百變已凌空躍下，不料半空中，腰一折，身子陡地一轉，改向江邊躍下。

柳浴陽及盧山齊聲驚呼，却已來不及阻攔，眼看姚百變即將躍入江水中，驀地一陣颼颼聲響，王雪右手握着的一具銅管閃電般射出三枝短箭，箭疾如矢，直向姚百變飛去！

這是王雪仗以成名的蜂管鋼弩，只要一按管上的暗掣，便能在管上射出三枝短箭。

說時遲，那時快，姚百變臂與首已投入江中，只雙脚仍露出水面，「颼」一聲，左脚中了一箭！

江水水波一現即止，這姚百變不但是條機警的蛇，而且還是條水蛇，他的水底功夫在帮中數一數二，江水滔滔，姚百變的人影已不見。

盧山大急，忙呼道：「快上船，分一半人下水找尋！」他自個首先登上一條快艇。

江水湍急，眨眼千里，大江帮帮衆忙了大半夜還未見姚百變有曾露出水面。

盧山抬頭一見天色，喟然道：「收隊吧！柳兄，咱去一趟漢口分舵，碰碰運氣吧！」

柳浴陽無可奈何地說道：「也只能如此。」

渡江緝兇

盧山及柳浴陽回到總舵之時，已是四日之後了。總舵裏上上下下，人人手纏黑布，爲兩位死去的帮主戴孝。

盧山及柳浴陽向梅傲霜報告了經過，只是略去姚百變指責她的那些話，但梅傲霜仍然怒不可遏：「再去追查，不惜任何人力物力，也要把姚百變抓回來。」

石一平走前一步，道：「稟副帮主，江東突然出現不少戰船及生面孔的人，大概是帮主的死訊傳了出去，巨鯊帮正想乘機奪本帮的地盤，請副帮主定奪。」

梅傲霜雙目一睜，隨即鎭定了下來。「如此，柳堂主及盧堂主便請到江東指揮一切，以防巨鯊帮的突襲！」她想了一想，「石堂主，你派人去請『笑面神鷹』管一見來吧，我想把這件事委托他辦，避免咱們分散了人手，予敵可乘之機。」

石一平道：「屬下正有此意，副帮主高瞻遠矚，不愧是女中丈夫，屬下好生敬佩，屬下這就派人找管神捕。」

梅傲霜露出欣慰之色，掠手示意他退下，突然又道：「看來大帮主及三帮主的喪禮也不宜過於鋪張，你着人擇個吉日，從速讓二位帮主早日入土爲安吧。」

× × ×

管一見帶着端木盛到大江帮總舵時，已是初夏了，鐵凌威及莫朝天亦經已安葬了不少日了。

梅傲霜在廳上接見他，她坐在椅上，管一見微微一笑，把身子側了一邊，道：「不知夫人相召有何見敎！」

梅傲霜道：「想請神捕把本帮叛徒姚百變捉回來。」

「可惜，管某不是大江帮的人。」

「你要多少代價，但請開口。」

管一見一笑，「錢是另一個問題，不過管某若是被人當作下屬看待，則多多錢管某亦不辦。」

梅傲霜一怔，脫口道：「神捕此話是何意？」

管一見笑而不答。

石一平忙以眼色示意梅傲霜，梅傲霜才驀地想起沒有請管一見坐下，忙道：「對不起，本座一時忘記應有之禮儀，來人，搬一張交椅給管神捕坐。」

管一見冷冷地道：「一張椅能坐兩個人？」

梅傲霜臉上一紅，忙道：「再加一張！」心中道：「老傢伙架子比我還大！」

管一見坐下時，對端木盛道：「你帶茶葉來麼？」

「有。」端木盛忙自懷中掏出一包茶葉，「是武夷的大紅袍。」

石一平聽了心中十分異樣，心想梅傲霜實在失儀，忍不住叫手下泡茶上來。

管一見道：「且慢，你們是用什麼茶葉？」

石一平無言以對，說實在的這些刀頭舐血的粗豪漢子平日只對那些火辣辣的烈酒感與趣，對喝茶之道根本一竅不通。

管一見道：「拿老夫這茶葉去泡一壺，水不能下得太多，否則味便淡了。」

梅傲霜到底是女人心胸較狹，聞言道：「本座請神捕來只是想請你替本帮辦點事，不是請你來敎本帮喝茶。」

管一見佛然站了起來，說道：「管某的脾氣一向這樣，夫人若看不慣，管某一走了之便是。」回首對端木盛道：「咱走吧。」

梅傲霜臉色一變，霍地自椅上站了起來：「你，你……你不能這樣走！」

管一見回首道：「梅帮主想把管某留下？」環顧四周，冷然道：「只怕未必辦得到。」

石一平忙道：「神捕不用多疑，敝上只是想請你留下把這案子接下。」

管一見目注梅傲霜，說道：「是這樣麼？」

梅傲霜乾笑一聲，道：「未亡人見識淺薄不懂禮數，說話欠體，神捕勿怪！」

恰好一個帮衆把茶送上來，端木盛忙打圓場道：「老大，咱先喝一杯茶吧。」

管一見哼了一聲才轉身再次坐下。

石一平怕梅傲霜再得罪管一見，便搶先把姚百變如何擅用公欵，鐵凌威如何召他回總舵訓話，那夜在密室內密談，不料鐵凌威及莫朝天又如何被發現毒斃在密室內，單只逃出姚百變一人，跟着又把盧山及柳浴陽如何在孔家大院發現他，又如何被他逃脫細細述了一遍。

管一見想了一陣才道：「如今你們打算管某如何做？」

梅傲霜接口道：「請神捕把姚百變抓回來，交給本帮處理。」

管一見道：「抓姚百變？」

「不抓他抓誰？」梅傲霜冷冷地道：「神捕要求若干，但請開口！」

管一見道：「這倒簡單，一萬兩就可以，他到江北如魚入水，要抓他也頗費功夫。」

梅傲霜沉吟了一陣，道：「依你，姚百變人一到此，立即付酬金。」

「還有一個要求，未知方便否？」管一見道：「管某想到密室看看。」

梅傲霜道：「這本是敝帮重地，不過也沒有什麼秘密，就破例答應你。」

管一見喝了一口茶，站了起來：「請派人帶路。」

「石堂主，請你帶他們去。」

「是，屬下遵令。」石一平彎腰作了個請客狀，「神捕請。」

× × ×

管一見在密室內走了一遭，然後停在桌前，目光注視桌面。

平滑的梨木桌一塵不染，桌面上却被人用指「寫」了個繭字。「石堂主，請問鐵帮主通常坐在那裏？」

石一平指一指正中那張椅子。

管一見微微點頭。「那麼！這個字是鐵凌威留下的了！石堂主，這以前桌面上可有這個字麼？」

「不知道，此地除了帮主之外，別人不得進入。」

管一見脫口問道：「難道這室內的日常清潔也是貴帮帮主自己動手！」

「這倒不是，敝帮有個專門負責此室打掃的下人，不過，每次打掃都要有個堂主站在門口監視！」

「最後那次打掃負責監視的是誰？我是指鐵凌威未死之前那次。」

「正是在下。」

「可有發現這個？」管一見指一指桌上那個繭字。

「沒有聽那下人提過，在下只注視她的行動却沒有留意桌子。」

「請你傳那下人來相見可好？」他因石一平對他恭敬有禮，說話客氣很多。

石一平臉現狐疑之色，不過還是應了一聲，然後出去派人傳秋菊來。

不一會兒，那個名喚秋菊的下人應傳而來，她年約四十，走到桌邊好像心有驚悸般。

管一見沉聲道：「你是負責此地的清潔？」

「是。」她福了一福。

「鐵帮主臨死前你入來打掃時，有沒有發現桌上這個字？」

秋菊看了桌子一眼，道：「沒有，當時桌面還是完好的！」

「此話當眞？」管一見臉色一沉，厲聲地道。

「奴婢句句是眞，若有不實，寧願受罰。」

「好，你去吧！」管一見臉一緩。

秋菊離去之後，他又對石一平道：「石堂主，鐵凌威死後有人進來過否？」

「屍體是由在下負責搬運的，後來帮主夫人再與在下下來視察，當時也發現了這個字，只是想不透這裏頭的玄機！」

「如此說來，這個字必是貴帮主臨死前留下的了！」他想起太湖龍王項天元當時臨死亦留下了一個一字，心中隱隱覺得其中似乎有什麼秘密，不過，他沒有說出來。

片晌，才道：「貴副帮主既然只求管某把姚百變找回來，管某得人錢財與人消失，必然全力追緝，請代轉告她一聲，老夫不當面向她辭別了！」

× × ×

兩人出了大江帮總舵，在一家酒樓坐了下來。

端木盛忍不住道：「頭兒，鐵凌威那個字可能另有玄機，你怎不向石堂主查一查？」

管一見微微一笑，道：「慢慢來，梅傲霜只求咱捉姚百變，咱先辦了此事，然後再賺她另外一筆！」

「姚百變眞的把鐵凌威毒殺死的？」

「暫時不必管這些，吃飯！你明日帶夏雷、風火輪及路遠到江北去，在未行動之前，最好知會沈禿鷹一聲，那禿子脾氣可臭得緊，不要讓他抓住把柄！」

「是，屬下明白。」端木盛頓了一頓，「不過，姚百變在江北朋友可不少，咱四個人可能人手不足，到時可能要用及沈老頭的手下，如果他要求……」

「如果他的要求不太高，你就答應他。哼，以後他遲早也會用得着咱們！」管一見悠閑地挾了一口菜，邊咀嚼邊說。

× × ×

端木盛帶着夏雷，風火輪及路遠乘船過江。江風吹來，暑熱全消，那舟子異常熟練，小船在江濤起伏中依然行得十分穩當，不一忽，便把船靠在江北岸邊。

端木盛決定先去拜會江北的總捕快「神眼禿鷹」沈鷹。當下一干人首先在漢口歇宿，次日一早，端木盛派夏雷到大江帮漢口分舵了解一下情況，自己則去衙門詢問沈鷹的下落。

漢口的捕快早已聽聞過端木盛之名，於是立即請人去查詢，而端木盛先返回客棧。

近午時，夏雷回來報稱大江帮分舵未曾發現姚百變的踪跡，不過却取來了一份姚百變在江北的朋友的名單。

端木盛看一看名單，心念立即急促地轉動起來，姚百變會藏在什麼地方？

他想到姚百變左脚曾中了一箭，上岸時必在這附近，但大江帮分舵的人爲何未曾發覺？他藏的地方很秘密？據他們所說姚百變逃離之後的次日並沒有陌生人在城中買馬或乘車代步，按理他即使易容術如何的高明，走路時左脚始終會露出馬脚。

那麼他會藏在何處？

想了一回，得不出結果，他看看名單上住在附近的人的地址，又自忖道：「絕對不成理由！這些人盧山及柳浴陽都已去找過，若是藏在那裏，豈有不被發現？」

心頭突地一動。「難道他潛回江南？」他再盤算一下覺得大有可能，可是現在他的傷也該痊癒了，他會留在江南麼？

端木盛又肯定姚百變現時必定又潛回江北。「他在江南孤掌難鳴，怎能與大江帮硬碰？如果他想東山復起，那必定要找個有勢力的朋友。」

他眼光再次落在那份名單上，上下移

動，脫口道：「大別山飛鳳寨倒是個好去處！」

夏雷聽得一怔，問道：「端木兄你說什麼？」

「如果姚百變企圖東山再起，重回大江帮，你說他會借助誰的力量？飛鳳寨的『火鳳凰』兄妹正是最佳人選！」端木盛目光大盛，越說越興奮，「火鳳程一鳳跟姚百變一個脾性，好酒又好色，火凰程一凰跟他又有染，姚百變只須動之以私，答應事成讓飛鳳寨在大江帮佔上一份，她倆兄妹絕沒不答應之理，而且，雙方距離又近，互為犄角，把水陸之勢力聯合起來，雙方聲勢將更盛，也更鞏固！」

風火輪接口道：「說得有理，咱吃了飯就上飛鳳寨一趟吧！」

「且慢，咱得先拜會了沈神捕後才好行動。」

吃了飯，衙門內有人來通知說沈鷹現時正落脚在豫南的信陽，端木盛便派夏雷等三人先到飛鳳寨附近探聽，自己提劍北上信陽。

他騎馬急馳，只三天便到了信陽，找到了沈鷹的窩，他遞上了拜帖，一會兒，一個身穿藍衣的青年立即出來，並且自我介紹。「小弟顧思南，久聞端木兄之盛名，今日一見果然見面勝過聞名，端木兄請進！」

端木盛忙說道：「不敢。顧兄之名，小弟亦是如雷貫耳，惜沒緣謀面，素以此為憾，如今一見，果是人中龍鳳，大慰平生！」

顧思南見他年紀比他多了將近十歲，成名及入行都比他早，但却毫無架子，心中亦是大喜，連忙把他引入。

沈鷹正坐在小廳中抽着旱烟，端木盛一見他頭頂上沒毛便知他的身份，慌忙行了一禮，道：「晚輩端木盛拜見沈老前輩，前輩威名震懾江北，羣醜蟄伏，為萬民造下不少福，小子今日入境一切生疏，還盼前輩不吝賜教！」

沈鷹吐了一口烟，瞇起雙眼，看了他一回，道：「人說你不日便能成為笑面神鷹繼承人，果然沒有說錯！你先坐下吧！思南，拿一壺酒來，老夫只喝酒不喝茶，不像管神鷹那樣吹毛求疵，也不敢請你喝茶以免出醜！」

「晚輩言重，晚輩喝什麼都沒講究！」他又行了一禮才坐下。顧思南立即替他斟了一杯酒。

沈鷹大刺刺地道：「思南，你替我敬他一杯！」他自顧地吸起烟來，「我素知管神鷹的為人，他派你來必有事求老夫，你說吧！」

「是，」端木盛恭敬地應了一聲，然後把姚百變毒殺鐵凌威及莫朝天的事說了一遍。「晚輩估計他藏在大別山的飛鳳寨裏，但這是前輩的地頭，晚輩不敢造次，先來對前輩稟告一聲，以免誤會！」

沈鷹點頭道：「這問題不大，既然你這小子對我還有幾分尊敬，老夫便任你行動，絕不過問！」

端木盛大喜，脫口道：「謝謝前輩盛情，不過……」

沈鷹一板臉孔，道：「怎麼突然吞吞吐吐？」

「不知前輩要求多少禮金？」端木盛小心翼翼地道。

沈鷹兀地站了起來，磕掉烟灰，沉聲道：「你以為老夫跟貴上一樣麼？他斤斤計較，把錢看得比天還大！你即管行動吧！老夫不收分文。」

端木盛大喜過望，連忙又再拜謝。沈鷹哈哈笑道：「你這小子還對老夫的胃口，可惜，擇錯了主，算管神鷹好運氣！你在這裏吃午飯吧，老夫還有話問你！」

端木盛一直怕沈鷹會問些令他難答的話，這頓飯吃得很不愉快。

飯後沈鷹才問道：「你剛才說，鐵凌威死前留下一個繭字，這是什麼意思？」

「晚輩也不知道，當時曾問過敝上，他却說咱的責任只是把姚百變抓回來交給大江帮，其他的以後再說！」

沈鷹冷冷地哼了一聲，抽出旱烟桿，一邊裝烟，一邊道：「你再把密室內的情景及石一平的話說一遍。」

端木盛不敢違他，便再仔細說了一遍，他話剛說完，沈鷹亦剛把烟抽完。

「好啦，你若果趕着去飛鳳寨，老夫亦不再阻延你！」

端木盛連忙站了起來，道：「多謝前輩一飯之恩，晚輩就此告別。」沈鷹道：「思南，你替我送客！」一頓，又道：「管老頭若不能禮待於你，老夫這裏隨時歡迎你！」

「多謝前輩知遇之恩！不過敝上對晚輩也是青睞有加，晚輩不能……」

沈鷹揮一揮手示意他不用再說下去，他目送端木盛離開，心中却不斷琢磨石一平的話。

× × ×

端木盛趕到大別山附近，憑着管一見創下的聯絡暗記找着了夏雷等人，他急不及待地詢問情況。

風火輪搶着道：「小弟冒險上了幾趟山寨，由于山寨防衛嚴密，多次都因怕打草驚蛇而不敢造次，直至昨夜才潛入飛鳳寨的鳳凰廳，那時已是二更，但仍燈火通明，却原來程家兄妹在宴客，看情形其中一人便是姚百變，但昨夜程一鳳宴請的却不是他，而是『飛天蝙蝠』蒲松柏！」

端木盛道：「你能肯定姚百變在山寨裏？」

「應該沒錯！」風火輪道：「小弟聽程一鳳多次呼一個瘦削身裁，面色青白的中年男子姚老弟，而程一凰却坐在他身旁，還不斷用肩挨着他，狀甚親熱，兩人不斷打情罵俏，程一凰不時叫他變哥哥。」他學着程一凰的說話語氣神態：「變哥哥，這次可不許對小妹變心！沒良心的東西，你若變了我便把你的心剮出來看看，到底它是用什麼做的！」

他學得唯肖唯妙，旁人都忍不住笑了起來。

端木盛亦禁不住笑道：「你可有聽到蒲松柏上山是為了什麼？」

「沒有。」風火輪搖搖頭，道：「會不會是去接姚百變下山？」

端木盛記得大江帮漢口分舵的韋堂主提供的那份名單，裏面也有「飛天蝙蝠」蒲松柏的名字，他腦筋飛快地轉了一下，說道：「蒲松柏要接他去那裏？回去大江

帮？單他一人豈能成事？」他不禁沉吟起來。

夏雷道：「可能蒲松柏只是陪他去找別的朋友，而且姚百變他們亦未必知道梅傲霜已聘請了咱們來捉他。大江帮主雖然在長江兩岸都有勢力，但江北這方面顯然比較弱一點，他可能亦有恃無恐了！」

路遠道：「不過，也有可能蒲松柏上山只是去見見姚百變，隨便與程家兄妹聊聊天而已！」

端木盛想了一會道：「依我估計姚百變必會跟蒲松柏下山，他不會甘心拱手把大江帮送給梅傲霜，如果要重收大江帮，他必須下山去探聽動靜及聯絡他那些豬朋狗友以壯聲勢！」

他看了衆人一眼，道：「飛鳳寨有幾條出路？」

「表面看只有一條山路，不過也有可能另是暗棧，只是咱們未有發現。」

「無論如何，咱先在這附近等他三天，三天之後，姚百變若仍未下山，咱再另作打算！」端木盛道：「只要飛鳳寨有人下山，便得仔細觀察，因為姚百變的易容術頗高明，一個疏忽便會讓他溜掉！」

「是，端木兄說得有理！」

端木盛又道：「風老弟，你辛苦點潛上山中，以防姚百變走暗棧。不過，不要太靠近山寨，否則若被發現，事情就更難辦了！」

× × ×

過了兩天，依然沒有動靜，不但未發現姚百變下山，連「飛天蝙蝠」蒲松柏亦不見。

這天風火輪躲在一叢野草之後，遠遠注視飛鳳寨的動靜，正在煩悶間，突然見到姚百變背着一個包袱，跟蒲松柏出來，背後跟着程家兄妹，不過看樣子程家兄妹好像他們說些甚麼，由於相隔太遠聽不到是在送客。不久便見姚百變及蒲松柏回身拱拱手，然後洒開大步而行，姚百變仍是本來的面目，沒有易容化裝。

風火輪大喜，正想搶先下山報訊，不料姚百變向左一轉，却不下山。風火輪住了脚，心中詫異：「姚百變左首有塊大石阻住去路，姚百變走向那邊幹甚麼？」

風火輪靜悄悄跟上了去，原來石中有條隙縫，竟僅能容一人側身而過，他待姚百變進入石隙中好一會才閃身而入，這石縫看來是天然的，斜斜向下。

走了十多丈才到出口，風火輪探頭下望，姚蒲兩人尚在下面。

巨石斜生在峭壁之上，石隙出口有一條粗如兒臂的山藤，長逾數十丈，姚百變及蒲松柏正藉着山藤爬下懸崖。

他待山藤靜止了之後，才握着山藤迅速滑下去。他的輕功在管一見手下，號稱第一，這下當眞是又穩又快，若不細心幾乎看不出山藤之搖幌。

山藤盡處又有一塊大石，這石頭又平又滑，正好落脚，四周樹木叢生，看不到姚百變及蒲松柏的踪影。石下有一道山澗，山水潺潺而下。

風火輪不敢怠慢，連忙自石上躍下，沿澗而下。走了小半里，突然聽見水聲嘩嘩，他藉着樹木的掩護竄前幾步，原來姚百變及蒲松柏正坐在澗邊喝水吃乾糧。

他見姚百變的那個包袱丟在一旁，眉頭一皺，心生一計，便悄悄走上前，自懷中取出一小撮東西放在包袱內，然後又再退了下去。姚百變及蒲松柏談笑正歡，加上水聲嘩啦，竟絲毫沒有發覺。

風火輪不敢怠慢，立即從原路退回，又藉山籐爬上峭壁。待他回到山前端木盛等人埋伏之處，已是一個多時辰之後了，喘着氣把情況說了一次。「小弟放了一撮『千里飄香』的藥粉在姚百變的包裹內，不怕被他逃脫！」

端木盛忙道：「咱快追，蒲松柏的鼻子靈得很，莫要被他發現，斷了綫索！」

四人也不打話立即行動。到了那條石澗，姚百變及蒲松柏已不見踪跡。風火輪猛力吸了幾下，幸而「千里飄香」藥味仍在，衆人趁着日落之前又急趕一段。

次日一早又立即急行，風火輪走在前面帶路。走了幾十里仍在山中，却一直向北行。

到了中午，風火輪一拐改向東行，再急走個多時辰，前頭仍不見有絲毫人影，端木盛隱隱覺得不對：「咱趕得這般急，若果姚百變不是已經發現被人跟踪，而加緊步伐，應該早已追上了。」

夏雷本來的性子就較急，開言不禁叫道：「那麼咱再加快追上去！」

再走了五七步，端木盛突然想起一事，心頭一跳，道：「假如姚百變已有所覺，他將會把包袱拋掉，咱又因何能循氣味追這許多路！」

路遠比較仔細，接口道：「對，這其中有甚麼奧妙？他葫蘆內賣甚麼藥？」

端木盛抬頭一望，前頭仍是一片山石木樹，他有點焦急地道：「只怕要追上去才能知道究竟！」

黃昏，朝霞滿天，宿鳥歸巢，呱呱亂叫，煩人心神。

風火輪躍上一棵大樹上，只見遠處有個人影閃躍走動。他心中大喜，連忙飄身下樹，說道：「前頭有人，可能就是姚百變！」

衆人都是精神一振，展開輕身功夫追上去。風火輪一人當先，他好像足踏風火輪，遠看好似一道輕烟。

那人不是姚百變，而是「飛天蝙蝠」蒲松柏，他轉身冷冷道：「你們是誰？」

夏雷脫口道：「姚百變呢？」

蒲松柏臉色一變，道：「在下怎麼知道？」

「甚麼不知道！」風火輪怒道：「你明明跟他一道！」

蒲松柏怒道：「蒲某犯了法麼？我不說你又能奈我何！」

端木盛道：「在下端木盛，管神捕的手下，想你多少有個耳聞。端木某不想把大家關係鬧翻，請你把姚百變的下落告訴咱們！」

蒲松柏神色又是一變，但迅即恢復，他打了個哈哈道：「蒲某還以為是那些瞎了眼的强盜呢，原來是管神捕的手下，失敬失敬，蒲某眞的不知道他去了那裏，咱昨天分手了！」好傢伙他竟拐了彎罵人。

路遠怒道：「你竟敢當着和尚罵禿子，閣下再不說休怪咱無禮！」

蒲松柏倒頓有骨氣，冷笑一聲：「無

禮也不過是把蒲某殺死而已，有甚麼大不了！」

端木盛倏地退後幾步，夏雷立即道：「讓夏某試試你的斤兩！」拔出一把長刀，刀身細窄，晶亮眩目，一看便知不是凡品。

蒲松柏仍然不懼，道：「來吧，蒲某正想討教！」他的衣服十分奇異，衣袖跟上衣脅際連在一起。指甲長長突出手指，一展雙臂好像脅生雙翅，山風吹來，衣袖獵獵作響。

夏雷一揚長刀，道了聲有僭，挽了個刀訣，手腕一沉一抖，刀尖直刺蒲松柏胸膛。

蒲松柏一閃，雙手立即自刀隙中撲進，夏雷暴喝一聲好，雙脚一錯一退，刀光立盛，一招接着一招使出，一招三式，三六一十八式，彩雲追月刀法一展開，只見刀光不見人影，疾如閃電。

蒲松柏長嘯一聲，冲天飛起，半空中張開雙臂，好似瘋鷹展翅，在空中一個迴旋，飄過夏雷頭頂。

夏雷也是輕嘯一聲，足尖一點離地向上射去，人未至長刀也帶着一溜斜陽連刺蒲松柏胸腹九大死穴。

蒲松柏心中大喜，暗道：「你這不是尋死！」雙臂一搧，去勢突然加快，夏雷六招刀法全部落空！說時遲那時快，蒲松柏凌空一個倒翻，雙手如鷹爪抓向夏雷背後。眼見夏雷氣將竭，力將盡，難有餘力逃避，他目光不禁露出一絲勝利的得色。

剎那但見夏雷雙脚一曲，人如一個大皮球般墜下。蒲松柏怪叫一聲，雙肘合緊人即如隕石般飛下，雙爪改插夏雷頭上。

端木盛及風火輪等不禁發出一聲驚呼，但又搶救不及，空自着急。好個夏雷，左脚尖在右脚面上一點，身子如離弦之箭，反向蒲松柏疾射而去，臨近時，手腕一翻，刀光霍霍捲斬蒲松柏雙爪！

蒲松柏大出意料，急切間雙臂一展一合，飛鳥般滑開。「嗤」一聲，刀至袖裂，蒲松柏衣袖一裂失却空氣浮力的憑藉，身子立即墜落地上。

這幾招兎起鶻落，疾如星火，雙方反覆歷險，令人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待到夏雷安全落地，衆人一顆心才放了下來。

蒲松柏失了一隻衣袖，威勢盡斂，好似飛鳥失去一隻翅膀，他臉上一陣靑一陣白。夏雷道：「你以爲在空中便能佔盡優勢，可惜在下的武功本就是在空中作戰，否則夏某的刀法又如何會被稱爲彩雲追月刀！」

蒲松柏看了端木盛一眼，道：「蒲某一子走錯滿盤皆落索，技不如人，夫復何言！要殺要剮任憑你處置！」

端木盛道：「咱只想你把姚百變的去向說出來而已，並不想殺你！」

蒲松柏臉色一沉，厲聲道：「大丈夫生有何歡，死又有何懼？要蒲某出賣朋友萬萬辦不到！」

風火輪冷笑道：「你還挺講義氣的呀！要是你與姚百變易身而處，只怕他早就把你出賣了！」

「別人怎樣做法蒲某不會理會！」蒲松柏冷冷地道：「但蒲某又豈會自違自己的做人原則！也罷，蒲某就如你所願也免多受凌辱！」他左爪立即插向腦門！

夏雷大驚，長刀在同時飛出，蒲松柏本能的反應立即把手腕倒翻，長長的指甲擊在刀身上，叮一聲長刀倏的斜飛一旁！

端木盛嘆息道：「蒲兄不必求死！端木某敬你是條漢子，絕不與你爲難，你走吧！」

「你放蒲某離開？」蒲松柏幾疑置身夢中。

「是。管神捕的門下雖然嫉惡如仇，不過却最佩服有義氣的好漢子！」

蒲松柏這才相信。「好，蒲某心領，異日再兵戎相見，我亦必放你一次！」語音一落，立即展開輕功飛馳離去。

風火輪亦讚道：「想不到姚百變也能結交到這樣的好朋友！」

端木盛焦急地道：「咱走原路，再向北追下去，我有一個預感，姚百變可能是去冀南找『金甲神槍』郭霜天！」

當下一行人便立即退回原路，然後直往北馳去，走了十多里路才停下休息吃乾糧。今夜月色皓潔，照得大地光如白晝，四人爲把失去的時間追回來，連夜急飛。直至五更才停下休息。

次日黃昏衆人到了一個名喚換馬集的小鎭，這鎭不很大，但因爲是馬匹的集散地，人口還不少。小鎭的一條街道是用靑石板鋪成的，馬蹄敲打在石板上發出清脆的得得聲。

遠處有枝斜伸的竹竿，吊了一幅布帘，上面寫了個斗大的酒字，衆人經過長途的跋涉早已又飢又渴，見了這酒旗都是精神一振，不約而同向那裏走去。

這酒帘不大不小，不過佈置得倒乾淨，背靠竹竿河，臨河那邊開了好幾個窗，清風徐徐自窗口吹入來，凡到此的人都覺暑氣一消。

已近晚飯的時刻，好幾張座頭都有了食客，端木盛等挑了個靠門的座位坐下，以便監視街上的行人。

風火輪一入店便急呼道：「小二，弄幾樣可口的菜來，還有先把茶水及酒送幾壺來解解渴！」他一邊說一邊把上衣的鈕解開幾個，轉身面對窗口讓清風吹撲在他胸膛上。「好涼快！好涼快！」眼光一瞥，陡地發現有人望了他一眼，待他留神時那人却已轉過頭去。

他有點奇怪，這人的面孔陌生得緊，可是却偏偏又有熟識之感，他抓抓腦門，驀地想起主要是那對眼睛令他有熟識的感覺，想到此猛地又醒起：「這是化了裝的姚百變，任他易容術如何高明，總不能把眼珠子換過！」他心中大喜，忙回身對端木盛打了個眼色。

端木盛不明所以，眼光露出疑惑之色望着風火輪。

就在此時，那個漢子突然自椅上飛了上來，半空折腰射飛向大門。

風火輪不及對端木盛細說，喝道：「他是姚百變！」

這幾人之中只有他見過姚百變，所以只他認得，端木盛及夏雷尚來不及定過神來，風火輪長鞭已「畢啪」一聲，向姚百變捲去！

姚百變知道暴露了身份，急着離開，眼看身子即將飛離酒店，正在暗暗高興之

際，風火輪的長鞭已臨身。他心頭一凜，急忙中運氣沉身讓過軟鞭，身子一沉右脚立即踏在一個食客的肩上，跟着借力一蹬，整個人又立即竄起，去勢更急。

剎那端木盛離椅飛起，雙掌猛擊姚百變胸腹！姚百變一咬牙，右手伸出蛇形劍望他雙掌絞去。端木盛雙掌一縮跟着暴漲，姚百變怪叫一聲，猛一吸氣凌空移形換位，堪堪避過。

刀光一閃，夏雷的長刀已如流星般劈到。姚百變則一擋，「噹」的一聲巨響，身子立即被迫落店內。他雙脚剛沾地，劍一引，斜刺端木盛面門，半路一抖改削路遠肩膊，再一沉又再改戳他「璇璣穴」，一招三變，果然是高手的風範。

路遠疾退兩步，大砍刀一握在手立進，「畢啪」一聲，風火輪的軟鞭已斜抽在姚百變背上，立時皮破衣裂，火辣辣的疼痛使姚百變神態更爲瘋狂，蛇形劍一掄，格開夏雷的長刀，跟着伏地一滾避過端木盛的掌，左掌急翻，反劈對方的膝蓋，蛇形劍一揮急削路遠雙脚。

端木盛躍高三尺，足尖疾踢姚百變雙眼，路遠不退不避，彎腰大砍刀向蛇形劍纏去。

姚百變討不到便宜，立即再滾開，正想直起身來，風火輪的長鞭毒蛇般掃至，百忙中他左掌在地上一擊，身子立打橫平空升高三尺，軟鞭自他脅下穿過，鞭風砭人肌膚。

他雖逃過軟鞭却避不開夏雷斬來的刀，長刀在他左肩劈下，鮮血如噴泉般湧出，可是他也終於搖搖幌幌地站直起身來。

夏雷這一刀使他在那一刹那失去了知覺，腦海中空空洞洞，行動也突然慢了起來。

「畢啪」再一聲鞭響，風火輪這一鞭力道至猛，把姚百變自地上捲起，此刻姚百變腦海才猛地清醒起來，他雙手雙脚在空中幌動十分笨拙可笑，却阻不住去勢。

風火輪不禁得意地笑了一聲，刹那不知怎地姚百變的去勢却突然加速，直向窗口飛去。

端木盛喊了聲不好，話音未落，耳際已傳來一陣「噗通」的水聲，夏雷急奔至窗口望下，只見姚百變自河上露出一顆腦袋來，跟着一個轉身，向天平臥在水面上，附近江水立即被血水染紅。

時值夏季，河水暴漲流速甚疾，只一眨眼之間，姚百變已經被河水衝開二十多丈。

他兩次脫險都是借水逃遁，上次在長江，這次却在竹竿河。

端木盛道：「夏老弟你在這裏買些乾糧飽點，我跟風老弟先追下去！」

路遠亦道：「對，他傷得很沉重，未必逃得掉！」

置之死地而後生

河水滾滾，奔騰急流，姚百變隨波而流，也不知過了多久，似乎水面有點異樣，他忍不住伸頭出水面，却原來不知何時老天竟下起雨來，雨水又粗又密，四周一片灰濛濛，一丈之外的景物幾已不能辨。

他暗叫一聲天助我也，雙脚一撐，人即如魚般向岸邊游去，他的水功果然異常高明，儘管河水湍急，仍然從容只憑雙脚已抵岸邊。

上了岸這才覺得背心的鞭痕疼入心脾，整個後背好像發了燒般火辣辣的十分難受，恨不得浸在雪水中，肩上那一刀深幾把琵琶骨也截斷，人也因失血過多而有虛脫之感，可是他又知危機尚未過，只得咬牙艱辛地走動，所幸雙脚未有受傷，否則情況更加不堪想像。

肩上的血不斷自身上淌下地上，可是一落地又立即被雨水冲得乾乾淨淨。

走了三里多路，有座小村子，他想了一想，咬一咬牙走至最後的一間小磚屋前，用右手使勁地拍門。

過了好半晌才有一個老大娘把門打開一縫，老大娘見到姚百變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張臉斑斑駁駁，難看煞人，她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人也隨之一呆。

姚百變生怕她把門關起，右手使勁一撐，把門推開，跟着閃身而入，隨手關回，立即以背貼着門板。「大娘，你不用怕，我是遠來訪親半路遇着强盜，大難不死！」他喘了幾口氣，自懷裏摸出一錠銀子道：「大娘這個給你，請你替我弄點吃的，還有……你，家裏，有傷藥嗎？」

老大娘聽他說是被强盜所傷這才定下心來，姚百變那錠銀子足足有五両重，他丈夫未死之前生活雖過得不錯，但幾曾見過這麼大錠的銀子，銀子一握在她手中，也沒有懷疑他爲何碰到强盜身上還有銀子的怪事。

姚百變說了話人也搖搖幌幌起來，老大娘一嚇，心想千萬不要死在這裏，忙道：「你坐坐，待老身回房取藥！」說罷立即奔回房裏。

姚百變再也支持不住，就地躺下，當背碰及地面，他像皮球般彈了一彈，忍不住呻吟了一聲，連忙以脅着地。這疼痛却使他神經一緊，神智也突然清醒了。

老大娘取了傷藥出來，姚百變忙掙扎地坐了起來，右手使勁扯下上衣，跟着撕成布條備用。

老大娘也不理那藥靈不靈，管不管用，把他肩膊及肩後塗得滿滿，然後用布條包紮起來。

「大娘，你家還有沒有男人的衣服？我再向你買幾套！」

「有有，不用買，反正老身放着也沒用，都給你吧！」忙又回房。

姚百變這才覺得背後的鞭傷疼痛稍爲止了一些，肩頭的血也止住了，只是人却沒有氣力。

老大娘取了幾套農家的粗布衣服，姚百變留下一套，餘下的把它摺成一團，又叫她替他縛在背後。「大娘，我想向你借一借房間換衣服。」

「好好，隨便你，老身先去替你煮點麵。」

姚百變揩掉臉上的易容藥膏的遺跡，剛才在河中被水泡久了很多都掉了下來，他又重新易容，跟着才把衣服換掉，他在鏡中看看，連自己也幾乎認不出來，現在他就像是一個駝背的潦倒老人。

趁着麵還未煮熟，他靠在牆邊，尋思起來：「想不到梅傲霜那婆娘竟然請管一

見殺我，哼，幸而我還認得路遠那驢子，否則豈非死得不明不白？」

他又想道：「他們能追得上我，那麼蒲老弟豈不是……他那脾氣是守死不屈，只怕凶多吉少，唉，想不到害死了他！我現在絕不能死，第一我要把大哥的死因查清楚，第二，我一定要給點顏色那婆娘看看，第三，我要替蒲老弟報仇……」想到這裏他心中又燃起生命之火。

恰在此時，麵已煮熟了，眨眼工夫，一小半鍋的麵給他吃得乾乾淨淨。

雨還未歇，屋瓦上滴滴嗒嗒地響着，「大娘，麻煩你了，你去睡吧，雨一止我便會離開。」

老大娘見他自房中出來便像完全變了個人似的，對他也不無驚嚇，不知他是那一種人，心中恨不得他早早離去。她口中應着，回到房中却不敢入睡，生怕睡到一半給他害了。

姚百變吃了麵精神稍爲恢復，他連忙盤膝運功起來，行了三個周天，雨漸止，遠處也傳了頭遍鷄啼聲。他咬一咬牙才起身出門離去。

天還未亮，他不敢稍停，此刻只需一個武功低微的仇家也能把他打倒。

走了六七里路，天才漸漸光亮起來，頭却漸漸重了起來，額如火燒，一雙眼皮像有千斤重般，加上唇乾舌燥，他知道自己病了，心中一急，一個踉蹌摔了一跤，路上四處都是積水，當他爬了起來已是狼狽不堪。

他知道自己絕對不能再倒下——再倒下只怕就沒有機會再站起來。

天色亮後，前頭有個小鎮，他生了一絲希望，咬緊牙根走入小鎮，這四五里的路，却費了他一個時辰之久。

鎮上有爿小藥舖，他巍顫顫的取了塊碎銀放在櫃台上，人便坐在一張椅子上，一個勁地喘氣：「水，水……」

掌櫃的取了一杯水給他，他一口喝盡，又再向他討取，待他一連喝了三四杯之後，掌櫃才替他把了脈，然後執了一藥帖給他。

「麻煩……你……掌櫃……替……我煎藥！」

掌櫃見他額上汗如漿出，不覺生了惻隱之心，便吩咐小廝替他煎藥。

喝了藥，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上的原因，他覺得病情好像輕了許多，便謝了一聲走出店外。

剛踏出店門，迎面馳來四匹馬，馬上騎客全是身手矯捷，氣定神閑的高手，姚百變眼尖認得出是端木盛他們四個，這一驚使他出了一身冷汗，幾乎暈倒，路上有根木棍，他拾了起來當作拐杖蹣跚而行。

他的蛇形劍就縛在他腿上，走起來本就不很自然，如今，持木杖而行倒也難以使人看出破綻。

「希聿聿」一陣馬嘶聲，馬上騎客吆喝一聲，一拉韁止住馬匹。

姚百變不敢抬起頭來，只聽端木盛道：「夏老弟，你跟風老弟繼續前進，我跟路老弟在這鎮上查一查。」

路遠道：「小弟也是懷疑他躲在鎮上，根據那大娘說，他傷得很重，諒他逃不遠！」

姚百變一顆心立即緊張起來，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他走得更慢。

幸好，端木盛的話使他寬心了不少，「姚百變擅易容化裝之術，可惜咱們忘記了問那大娘他出門時化粧成什麼模樣。」

路遠接口道：「即使知道也沒用，也許他現在已又以另一個面目出現。」

端木盛道：「說得也是，咱們先去飯館及客棧查一查，喂！老丈！」聲音突地提高。

姚百變下意識地抬起頭，正碰着端木盛投來的目光，他心頭一緊，急中生智，沙啞地道：「大爺，行行好賞賜幾文錢給小的吧，可憐我脚又斷，又患了病，舉目無親，無依無靠……善有善報……施捨點吧……」

他聲音又沙又低弱、無力，絕非裝出來，此刻他身患重病，連聲音都變了。

路遠拋了一塊碎銀給他，他不敢伸手去接，任它落在地上，也不敢蹲下去拾，生怕一蹲下褲管內的劍便要露出形來，只得連連打恭作揖：「謝謝兩位大爺，皇天保祐你倆多福多壽，長命百歲，兒孫滿堂，富甲天下……」

端木盛溫聲道：「老丈，請問一句，你有看見一個受傷的中年人經過嗎？他是肩膊受傷的！」

姚百變指一指藥舖子，默默搖頭。

路遠道：「算了吧，咱自去找！」立時響起馬蹄聲，姚百變偷眼一瞧，見他們離去，才彎下腰拾起地上的碎銀，他不敢稍露絲毫馬脚。

心中盡想着脫身之計，走回頭路吧，遠處被竹竿河擋住，向前走吧，前頭還有夏雷及風火輪，留在鎮內吧，又怕被端木盛看出馬脚。

左想右想終於還是暫時留下來，他便索性扮作乞丐，邊走邊討賞，到了一家飯店，聞到菜香，肚中咕咕地響，他忍不住走了進去，抬頭一望只見端木盛及路遠便坐在門口，登時吃了一驚，又不敢退出去，只得硬着頭皮向掌櫃討些剩飯吃。

換作平時這些飯菜他看也不看一眼，此刻沒辦法，只得站在一角閉着眼睛把它扒完，當他吃了飯他心頭突地一動，端木盛兩次碰到我，都認不出我，那麼我即使碰着夏雷他們，難道他能認得出我不成！

他把碗交給小二，又對路遠及端木盛謝了一回，這才出店，這次站得這麼近他倆都認不出，他一顆心登時鬆了下來。

上次在換馬集讓風火輪認出那是他的一對眸子，可是因爲病，雙眼全沒平時的神彩，此刻即使風火輪在場也同樣認不出他。

出了鎮，他又想道：「我去那裏？去找金甲槍神郭大哥？」他沉吟了一會，搖頭忖道：「我以前跟郭大哥合伙幹沒本錢的生意，直至郭大哥娶了妻子之後洗手不幹，才分手跟鐵大哥另起爐灶，這回事在江湖上混過幾年的人都知道，管神捕的手下又怎能不知！我若去找郭大哥，只怕在半路已被他們發覺了！」

「可是我去那裏？管神捕的厲害天下皆知，只要他要做的事，再難他也會辦得到！」

驀地心頭一動，他由管一見身上想起

另一個神捕——沈鷹！「對！我就去找沈鷹！只有他才能替我洗脫罪名！我眞笨，怎樣到現在想起他！」

想到此，他倏地覺得雙脚似乎突然有勁，走得也快了不少，走了十多丈，又生了一個念頭。「若果沈鷹跟管一見是一個鼻孔出氣，我這走，不是自投羅網！」脚步不禁停住。

千思萬想都得不出一個萬全之計，只得又忖道：「算了吧，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反正是走投無路，倒不如去試一試，可是，沈鷹在那裏？」他苦笑一下，無奈之中只得向信陽走去。

× × ×

一場大雨之後，一連兩三天陽光都出奇的燦爛，天氣熱得使人難受，午飯後這段時間更令人懨懨欲睡。

沈鷹斜倚在躺椅上，雙眼閉起像在養神，小廳裏佈置十分簡單，他在江北共有二十多處「行宮」，却以此處最簡陋。

午後一切都顯得十分寂靜，像是那些喧嘩吵雜之聲全都給炎熱的陽光晒死了般。偶爾，牆外傳來三兩聲蟬鳴，再就是坐在沈鷹之旁的一個俊美青年用雙指捏開花生殼的聲音，有點清脆但也顯得空洞。

沈鷹並沒有睡去，只是閉眼沉思。這些日子他一直都在想一件事——端木盛告訴他的那件案子。

——鐵凌威臨死前留下的那個繭字倒底是什麼意思？難道兇手不是姚百變，而是兇手名字中有個繭字，抑或另有原因？如果這繭字不是一個人的名字，那它又代表什麼？

這個問題在他腦海中已想過千百次，但都毫無答案，每次都以一聲無言的苦笑告終，今次也無例外，他甚至在怪管笑面該死，不向石一平取得更多的資料。

他側一側身，自几上取下烟桿，旁邊那個青年已忙把刀石遞了過來。沈鷹光棍一名，沒妻沒兒，但只有跟這青年在一起時才感到一絲溫暖，在他的緊張枯燥繁忙的生活中添了幾許慰藉。

這個青年正是他一個多年的好友的女兒——女扮男裝的雲飛烟。

他飛快地把烟絲塞在烟鍋裏，正想點火，只見郎四跨了入來，他步子有點急。便問道：「什麼事？」

「頭兒，外面有個乞丐說要見你，屬下要把他攆走，他却說您一定會對這件案子感到興趣，所以，屬下……」

「哦，有這種事？」沈鷹不覺在躺椅上坐了上來，他擊打着刀石把烟燃着，長長地吸一口，然後再躺了下去，待那道烟如兩條灰龍自鼻孔中飛出來了後才道：「傳他進來！」

郎四忙道：「是！」

不一會他便帶了一個老乞丐入來，那乞丐面貌十分猥瑣，眼窩深深地陷了入去，眼眶黑黑的，面色青白，唇無血色，額上滿是汗珠，走動時雙脚也在打顫，似乎隨時都會跌倒，看樣子他不但又老又窮，而且還染了重病。

雲飛烟悄悄在沈鷹耳畔道：「他面上易了容！」若說姚百變是易容的行家，那麼雲飛烟更是易容行家中的大行家，她父親是被譽爲百年來最傑出的易容大師。

那老乞走到沈鷹面前，便再也支持不住，撲地跌落地上，但還是掙扎地在懷中取出一張銀票，斷斷續續地道：「在下是……姚，百……百變！我沒……有殺鐵……鐵凌威！」說罷已昏了過去。

沈鷹霍地站了起來，一抬左足跟着烟桿擊在鞋底，磕飛烟灰。「快傳葛根生來，先把他的病治好！」

× × ×

葛根生醫術頗爲高明，對草藥亦有很深的認識，沈鷹手下平素有傷疾都是由他醫治的。

過了十天姚百變已能下床，只是氣力還未恢復，這天他便當着沈鷹及雲飛烟之面把鐵凌威及莫朝天如何對他有成見，後來又如何喝酒暴斃，梅傲霜平日又怎樣表現出對帮中事務的過份熱心，顯示她的野心；跟着又把自己如何逃脫追殺，終於決定請求沈鷹洗脫冤仇的事說了一遍。

沈鷹沉吟了一會，溫聲道：「你所說的句句是眞？」

「如有一言不實，甘受大人處罰！」姚百變斬釘截鐵地道。

「這件案老夫暫時可以接理，」沈鷹考慮了一回才道：「不過，在案子眞相未明之前，你不得擅自離開這裏一步！你能答應麼？」

姚百變咬牙道：「姚某慘受梅傲霜那婆娘迫害之苦，這仇不能不報，只要大人能替在下出頭，姚某什麼條件也答應！」

「好。老夫有一句問你，」沈鷹點點頭，「你未離開密室之時可有發現鐵凌威伏案以指寫字之動作？」

「沒有，當時情況使在下心慌意亂，三人同在密室，結果兩人被毒死，你說在下當時的心情會是怎樣？」姚百變搖搖頭，語氣仍帶着幾分驚悸。「那時候，在下第一個念頭就是從速離開，因爲當時的情景任憑姚某一張嘴怎樣利也不能解釋，即使姚某有機會辯白，又有誰人會相信？」

沈鷹想了一會又再問道：「那密室平日眞的沒有人可以進去？」

「除了我們三個拜把兄弟，餘人絕對不能進入！」

「帮內派了高手在門外防守？」

「不是，若是這樣還有話可以解釋，問題是密室的石門的鎖匙除了我們三人之外，再沒有人有。正是如此，所以在下更變得百詞莫辯，他們只需問一句，鐵莫兩帮主不是你殺的難道是他們自殺的？除了你之外尚有誰人可以入去？」姚百變苦笑一下，「大人你說在下還有什麼話可以解釋？」

「且慢，」沈鷹截口道：「老夫聽端木盛說石一平曾帶他們下密室查看，難道石一平有石門的鎖匙？」

姚百變想了一想，道：「大概當時在下離開時因心神恍惚忘記把門鎖回，所以他們便可以一擁而入了！」

沈鷹反稽道：「鎖匙可以再配製，說不得帮中還有人另有鎖匙！」

姚百變一呆，跟着喝道：「對，一定是梅傲霜那賊人取了鐵大哥的鎖匙偷偷去另配一把！好賤人！她平時一直瞧姚某不起，原來早就起了歹意！她想憑一壺酒把咱兄弟全部毒殺，這大江帮便無疑是她的

囊中物！」說罷牙齒咬得格格作响。

沈鷹突然一板面孔，淡淡地道：「老夫想再聽一聽你的解釋，你爲何不喝酒？據老夫所知閣下平日可是酒鬼！」

姚百變一怔，隨即苦笑道：「姚某當時鼻頭生了一顆毒疔，大夫吩咐不能喝酒！當時姚某還在服藥。」

沈鷹道：「老夫現在不是懷疑你謀殺兄弟，而是想清楚你眞的因爲鼻頭生疔，還是另有原因，比喻說一種預感或者故意不給鐵凌威的面子而不喝！」

姚百變正容道：「在下眞的是因爲長了顆毒疔才不喝酒，呶，沈大人可還能看得到這裏還有個疤！」他指一指鼻頭。

沈鷹在廳裏踱了幾匝，緩緩抬頭道：「你先回房休息吧，老夫答應你把眞相查明！」

「多謝大人仗義，在下沒齒不忘！」姚百變感激地行了一禮才退下。

雲飛烟望一望他逝去的身形輕聲道：「叔叔，你眞的要插手這案子？」

沈鷹默默點頭。

「可是，這案子是管一見接下的！」雲飛烟聲音有點急，「你不怕他會說咱連江南案子也要橫插一脚？那時候，叔叔你可……」

沈鷹陡地停步抬頭。「我不怕！梅傲霜找管笑面，那是合情合理，但姚百變是漢口分舵的主持人，是大江帮江北的總指揮，他找上我更加合理！」頓了一頓，「再說，管笑面是接下抓姚百變的案子，而咱接下的却是找尋毒殺鐵凌威及莫朝天的兇手，這兩件事看似一樣，其實大不相同，管笑面憑什麼怪我？」

「是，不過……」

「不過什麼？」

「假如管笑面知道姚百變被咱窩藏起來，這豈不是有點那個？」雲飛烟到底是女人，心思比較縝密。

一忽沈鷹才道：「這總有辦法解決！我要先把案子的眞相揭開，給點顏色他看看，讓他吹鬍瞪眼！」說罷不禁哈哈笑了上來。

「叔叔，你對梅傲霜有懷疑？」

「有一點，不過懷疑往往和眞相有距離！」

郎四又跨入廳內。「頭兒，江南那個端木盛又要見你，他現在就在門口！」

「請他進來！」沈鷹很欣賞端木盛的才能。回頭對雲飛烟道：「他來得正好，姚百變的問題可能有辦法解決！」頓了一頓笑道：「烟兒，這端木盛確是個人材，可惜他已有了妻兒。」

雲飛烟臉上倏的飛上兩朵紅雲，輕嗔道：「叔叔你……他有了妻子跟姪女有何關係！」

沈鷹哈哈大笑：「你嫌蕭穆過於呆板沒趣，又看不起小顧，說他沒有大將之風，那麼……咦，聽說管笑面手下還有個喚作皇甫雪的，長得很不錯，不如待叔叔向管笑面問一聲……」

雲飛烟嬌羞地跺足道：「叔叔你老是說這種話，姪女……我要陪叔叔一生！」

沈鷹樂得哈哈大笑，他一高興又不由自主地裝了一袋烟。恰在此時郎四跟着端木盛入來！

端木盛聽見沈鷹開心的笑聲，又見他旁邊有個青年狀甚忸怩，心中十分詫異，却不敢問。只道：「拜見沈前輩！」

沈鷹嘴角含笑。「你來得正好，烟兒你去吩咐開飯！」一指旁邊一張椅子，「請坐，你來此不必客氣，到這裏就當是回到自己的家裏！」

端木盛有點受寵若驚地道：「晚輩何德何能得前輩如此青睞！」

沈鷹微微一笑。「老夫素來爽直，不像管笑面那樣說話也要拐着彎。」

「如此晚輩也不再客氣！」

用膳的時候，端木盛說道：「晚輩無能至今尚未捉到姚百變，希望前輩派一兩個高明助晚輩一臂，以便早日抓他歸案，未知……」

「姚百變就在老夫手中，你們不必再花氣力了！」

端木盛大喜。「如此晚輩先謝……」

「不必。」沈鷹微微一笑，「老夫不想把他交給你！」

端木盛一怔，期期艾艾地道：「未知前輩要求多少酬金？」

沈鷹臉色一沉。「老夫相信姚百變是寃枉的，自從那天老夫聽了你的轉述之後，一直都覺得這案子絕不簡單，裏面一定另有蹊蹺，老夫若把姚百變交給你，豈非害了一條人命！」

端木盛急道：「可是晚輩回去如何回覆敝上？」

「你回去告訴他，不日我將會登門造訪，老夫也不會令他難做。老實說姚百變人在江北委托老夫替他查明眞相，亦合規矩！詳細情形待老夫到江南才與管笑面商量。」

「不知前輩何時駕臨？」

「你先回去，待老夫把此地的一些俗務交代完畢，便會起程！你能助老夫一臂之力否？」

「晚輩若力所能及必盡全力，說實在敝上跟晚輩亦曾懷疑這案子並不簡單，只是敝上……」

沈鷹一笑。「老夫知道他的脾性，案子一件一件算，酬金一件一件收！」

端木盛尷尬地笑笑，說話間飯已用畢，端木盛便起身告辭！

沈鷹對雲飛烟道：「烟兒，你去放信鴿傳公孫良及蕭穆回來！」

「叔叔不召小顧回來？」

「他過幾天後辦好事便會回來！」

雙鷹相會

十天之後，沈鷹帶同雲飛烟，蕭穆及陶松三個到了株州。

管一見在他的一個落脚處招呼他。這是沈鷹第一次下江南正式拜訪管一見，這也是兩人第一次正式的交往，以前他倆雖然碰過幾次頭，但不是在聖上面前，便是在權傾朝野將相的私邸裏。

這兩人既互相欽佩對方的本領，又互相不服對方，經常想方法要壓倒對方，以冀自己的名頭在對方之上。表面上客客氣氣，暗地裏互爭了數十年，仍是個不敗不勝之局，其實兩人各有各的優點及缺點，連武功亦難分高低，之所以如此只不過是

基於一山難藏兩虎的心理。

有次聖上曾經對七省巡撫張光宗說，幸而只他們兩個，剛好一個管江北一個管江南，要是再多一個，連聖上也不知怎樣安排！

皇上話雖這樣說，其實內心對他兩人都很賞識及恩寵，在宦海浮沉了二十載的張光宗自然品味出聖上的心意，因此他也經常利用職權盡量方便他倆。

× × ×

端木盛及蕭穆等人都不知沈鷹及管一見相談的情況。

書房裏，書桌兩旁分別坐着管一見及沈鷹。桌上一台蠟燭輕快地爆着火花，兩人不發一言地互視着。

艮久管一見才道：「你終于來了，終于先老夫去江北而來！」

沈鷹冷冷道：「你很得意？老夫此來並非求你，相信端木盛巳告訴了你！」

管一見打了個哈哈。「不過，不過老夫還是希望你親口對我說一說。」

沈鷹臉色驀地一沉，雙眼電射瞪着管一見，半晌才道：「老夫有什麼不敢開口的？老夫又非求你，只是要告訴你姚百變在老夫手中，你休想爲那三萬兩銀子把他交給梅傲霜！」

管一見神色一變，語氣透着幾分不快。「你是要令老夫難看！」

沈鷹嘴角升起絲笑意。「老夫本無此意，不過說不得是你要迫老夫這樣做！」

管一見換了一副怒容。「老夫怎樣迫你？沈禿鷹你今日就得把話說清楚！」

沈鷹冷冷地道：「管笑面，你敢對老夫說這種話？你憑什麼身份？憑你在武林中的地位？還是聖上暗中加了你的官？抑或以這裏的主人的身份說的？」頓了一頓，雙眼迸出一道嚴寒凌厲的目光。「若你是以主人的身份說的，老夫這個客人現在就拍拍屁股走！」說罷站了起來。

管一見心中大怒，却又不敢跟他反臉——皇上那裏不好解釋，連忙起身笑道：「老沈今日怎地火氣如此之盛，算老夫這個主人說錯了話！來來，坐下！」他隨手替沈鷹斟了一杯茶，「這是杭州譚大人差人送來的龍井茶，你嚐一口看看！」

「不必，」沈鷹仍板着臉孔，揚一揚手中的烟桿，道：「老夫不與這個！」終于緩緩坐了下來。

書房又再次寂靜，只見管一見每喝一口茶後便靠在椅背上閉目回味，那建安德化所製的深青色的小茶壺，喝了好一陣尚餘半壺，似乎茶中飽含膏汁，需要慢慢吃才能消化，事實上他對煮茶十分講究，無論茶葉與質素，盛茶器具，煮茶之工具火候以及用水都有深刻的研究。

這壺茶，是以附近山澗之緩流的清水來煮，二沸之後才冲下，炭是槐木炭，茶壺及茶具是德化所製的厚質青陶器，最能保溫。所謂二沸即是水剛煮至水面露出連串珠子，稱爲魚眼及蟹眼，若然煮至水波翻騰巳嫌太老。

一切求工，這壺茶直可比高麗人參湯，事實上古人便有北參南茶之說。

沈鷹連抽兩鍋烟，滇烟辛而不嗆鼻，濃而不刺喉，確是好烟。沈鷹每吸一口，緩緩納入胸腹，經過一陣的上下翻騰再深深吐出，彷彿把心中的煩悶焦慮，憤恨鬱積及腹中的呆滯飽食全部噴了出來，人也隨即精神一振，好比吃了一顆人參果。

烟抽盡，茶喝淨，兩人的神情都變得安詳無比。

× × ×

三更巳盡，廳裏蕭穆，雲飛烟及端木盛、高天翅、夏雷、皇甫雪等人相談正歡，各人神交巳久却未曾得機暢談，這一談直使雙方都有相見恨晚之感。

端木盛道：「可惜顧兄弟及公孫前輩未能聯袂南下，否則今晚只怕更熱鬧！」

夏雷接口道：「正是，小弟一直與顧兄緣慳一面，不知何日才能相見！」

雲飛烟「嗤」地一聲笑了出來。

夏雷怔道：「雲兄弟因何相笑？」

雲飛烟笑道：「小弟聽了夏兄之言不覺好笑，只要夏兄有空渡江北上隨時也能見得着！不過，再過幾天，他可能也會過來。」

「如此倒免小弟跋涉之苦！」夏雷大喜。

端木盛道：「未知公孫前輩會否同來？上次未曾見得，好生遺憾！」

雲飛烟搖搖頭。

高天翅道：「老朽跟公孫兄倒是相識了二十多年，也曾聯手破了幾件案子，那時大家都還在六扇門裏吃公飯，如今各爲其主倒也很久未曾相晤！」

皇甫雪接口道：「這次咱們大有機會聯手破案，可也是雙鷹的第一遭。」說到後來聲音低了不少。

端木盛却憂慮地道：「小弟看這機會倒不很大，他們兩人都是……」他終于不好意思說下去。

雲飛烟及蕭穆也是臉現隱憂，廳內的氣氛倏地一冷。

恰在此時書房之門打開，管一見面帶笑容而出，背後的沈鷹也是咀角帶笑。情況之佳大出衆人之意料，一時之間竟沒有人開口說話。

管一見說道：「小盛，你明天帶沈老鷹去一趟大江帮總舵，設法把石一平找出來。」

端木盛大喜忙應道：「屬下知道。」

「還有，咱們明天便搬窩，搬去武漢，不過要分開而去盡量不要引人注意！」

「烟兒，你明早負責替大家易容！」沈鷹接口道：「咱們此去希望不引起大江帮的注意！」

衆人面都現出興奮之色，夏雷道：「咱們開始撒網捉大魚？」

管一見笑而不答。

× × ×

沈鷹與端木盛兩人先行，他們是騎馬北上。到了武漢沈鷹留在客棧，端木盛獨自一人去大江帮總舵找石一平。那時候，江東的巨鯊帮仍有跡象進襲大江帮，不斷調派人手及戰船，局勢異常吃緊，大江帮上下都在備戰之中。

端木盛的到來連梅傲霜也沒有接見他，端木盛便邀請石一平到外頭吃一頓，石一平一口應承，兩人到了沈鷹投宿的客棧，端木盛吩咐店小二把酒菜送入房中，然後帶石一平去見沈鷹。

雙方寒喧了幾句，酒菜便送了上來，

石一平心頭十分詫異：「副帮主明明是禮聘管神捕擒兇，忽地突然冒出個沈鷹來？」酒過三巡，他再也忍不住，問道：「未知沈神捕相召有何指教？」

沈鷹便把姚百變委托他查案的事說了一次。「石堂主，你說姚百變的話可否相信？」

石一堂嚅嚅不敢答，良久才道：「在下不敢置評！」

「說實在的，你有否懷疑姚百變？」

石一平苦笑道：「任何人在那種情況都會對他產生懷疑！」

「可是你有否考慮到那壺酒不是他帶去的！」沈鷹雙眼注視他臉上，「老夫雖然不知那壺酒是誰拿進去的，但絕不會是姚百變在江北帶去的！」

石一平一怔，說道：「這個在下倒不清楚！」

沈鷹冷冷一笑。「既然大家都不清楚，因何懷疑姚百變？說不得這酒本就給人下了毒，他用意可能是把三個帮主全部毒斃，以達到他的目的！」

石一平冷汗簌簌流下，沙聲道：「他這樣做有什麼目的？」

沈鷹冷笑一聲，道：「或取而代之，或瓦解大江帮，或報仇雪恨！這個老夫還未調查清楚，不敢遽下決論！」

石一平突有所思，額上冷汗迸出，道：「不，不會吧！誰會……」

沈鷹一板臉孔道：「石堂主對令鐵帮主的夫人梅傲霜有何看法？」

「她，她不是這種的人……」石一平連說話也喘着氣。

沈鷹正容道：「老夫沒有說她是謀害親夫的兇手，而是問你，有關她的性格以及和鐵凌威的感情到底如何！」

石一平一仰脖子乾了一杯酒，稍停一下，待情緒比較平復才道：「梅副帮主平日頗有鬚眉之氣，經常協助鐵凌威處理一些帮中的事情，如選拔好手成立尖刀堂，平日不用當值巡邏，而予以嚴格的訓練，帮中的組織以及分舵的分佈，據在下所知頗多便是出自她的主意！」

他又喝了一杯酒：「她平日表露出來的神態，雖然很多兄弟都認爲是一副太上帮主的臉孔，但事實上她的確很能幹！她雖對人嚴，但能任人及容人，做事有條有理，主次輕重分得清清楚楚，就拿現在來說吧，當她知道巨鯊帮有覬覦敝帮的企圖之後，便立即把帮主的身後事簡化，更迅速調集高手準備應變，這絕非一般婦人所能及！」

沈鷹的目光鼓勵他繼續說下去，自己却又裝了烟來。

「若說她會謀殺親夫只怕沒人能信，因爲平日鐵帮主對她幾乎言聽計從，亦從未見過他倆有過口角之事發生。她熱中帮中事業倒不錯，但由于她有能力，所以大多數的兄弟對她的觀感都比姚百變及莫朝天要好！」

沈鷹不禁插口道：「梅傲霜平日可有在你們面前評論姚百變及莫朝天麼？」

石一平道：「有次在總舵會上她曾說姚百變人頗機警，水功在帮中號稱第一，江湖上的朋友也多，可惜終日沉淪酒色賭博，胸無大志，難成大事，至于莫帮主機詐善變，却是小聰明，貪逸惡勞，愛佔小便宜，滿足于目前，也非帮中棟樑。」

沈鷹一笑，道：「根據傳聞，她對他兩人的評價倒也入木三分，她對鐵帮主又如何看法？」

「在下沒有聽及，她和鐵帮主的關係很融洽，經常夫唱婦隨。」

「但鐵凌威臨死前留下那個藺字是什麼意思？你們可有研究過？」沈鷹接問一句。

「副帮主，你猜想這可能是毒藥的名稱？」

沈鷹喃喃道：「毒藥的名稱？老夫倒從未聽說過有某種毒藥的名字之中有個藺字！」他又問了一句，「你知道她有否開啓石門的鎖匙？」

「鎖匙只有三把，分別由三個帮主保管，她應該沒有。」石一平想了一會才答道。

「但也有可能她把鐵帮主的鎖匙拿去另配一把！」

「這可是要犯帮規的！」石一平這次答得很快，「副帮主一向主張懲罰犯規的兄弟，相信她不會以身犯規！而且偸入密室是要斬首的！」

沈鷹聽了他的話之後，頭腦一片混亂，好像面對着一個蠶繭，千絲萬縷不知從何抽起，他足足抽了三袋烟才道：「石堂主，請你把老夫今日所聽的話告訴梅傲霜，並希望你能替我向她約個日期，老夫想親自去拜訪她一下！」

石一平離開之後，端木盛亦跟着出去，不久他便回來對沈鷹道：「前輩，敝上跟皇甫弟兄已經來了，問你搬不搬過去同住？」

沈鷹沉吟了一會，道：「老夫的身份已暴露，如果兇手是大江帮的人，只怕石一平回去之後，這裏便會被監視，老夫還是不過去了，唔，麻煩你再走一趟叫管神鷹來這裏坐一下，老夫有話對他說。還有，雲飛烟如果來了你叫她搬來這裏。」

端木盛應了一聲便出去。

管一見聽了沈鷹把跟石一平談話的轉述後，問道：「現在你有什麼看法？」

沈鷹苦笑道：「姚百變跟梅傲霜都有値得懷疑之處，但也可說沒有疑點，因爲那些疑點看來都難以成立！」

管一見接口道：「若說酒中之毒是梅傲霜下的，除非梅傲霜認爲鐵凌威不會喝那壺酒！鐵凌威之所以會死，只是在偶然的情況之下把酒喝下，而這却大出梅傲霜的意料之外！」

「可是姚百變却說這酒本是鐵凌威勸他喝的！」沈鷹接口道：「看來咱們先得調查一下鐵凌威這個人，因爲咱們對他的一切可說是還是陌生的！」

管一見道：「老夫那樁事你得向梅傲霜解釋清楚，調查鐵凌威事由我負責！」

沈鷹笑道：「少不了你那一萬兩銀子，說不得老夫還會替你多賺一點！」

管一見哈哈大笑推門而出，他大搖大擺穿街過巷，他的手下人人俱知這個頭兒易容之術十分精湛，因此背後都稱他「千面神捕」。

現在管一見當然是易了容，當他回到窩裏時，人手已全部到齊了，他在吃飯的時候便把任務佈置了。

待衆人散去後才把殷公正叫入房中。「這次任務不比以前，一定要好好完成，否則以後我在沈鷹面前可抬不起頭來！」

殷公正是他的一個幹練手下，做事胆大心細，分析事物入微又客觀，管一見深知他的長處，因此才叫他打入大江帮之內調查鐵凌威的爲人。

殷公正聞言之後道：「屬下若不能完成任務絕不回來！」他言簡意捷說得斬釘截鐵。管一見十分滿意揮手叫他出去！

夜已深，他仍了無睡意，他決意把這關口突破，先沈鷹一步把案子眞相揭開！

「假如說姚百變及梅傲霜都不是兇手，那麼餘者誰最值得懷疑！」他心中自問自答：「石一平？不可能，他即使殺了三個帮主也坐不上帮主之位，莫非是巨鯊帮的奸細？」他心頭陡一跳，「五年前大江帮奪了巨鯊帮在皖西的一部份地盤，巨鯊帮難道就會甘心！」

想到這裏他大聲叫風火輪的名字，當風火輪入了房之後，他立即對他下了一道命令！待風火輪的脚步聲消失之後他才上床休息。

無計剝繭

第四天，石一平把沈鷹帶到大江帮的聚義廳裏。梅傲霜有過上次的經驗，對沈鷹倒還客氣，不過她吩咐手下去賁茶時却被沈鷹阻止。

「石堂主大概已經把老夫的話告訴了你！」

「是，不過你相信姚百變的話？」梅傲霜語氣帶着幾分不滿，「莫非你反而懷疑本座？」

「對於姚百變以及你，老夫一視同仁。」沈鷹說得很沉着，「現時一切的懷疑都可能是錯的，不過若是淸白的人，他自不會怕被人懷疑以及調查！」

梅傲霜暗叫一聲好厲害。「神補打算怎樣調查？須知現時大江帮跟巨鯊帮正面臨一場決鬥！」

「老夫辦事素來不喜太打擾當事人，你大可放心，在未調查之前我想先替管一見聲明一下的，副帮主可有興趣聽聽？」

「但說無妨！」

「若果你堅持要姚百變來此，老夫可以答應你，因爲他在老夫手中，不過，你得答應在眞相未明之前你絕對不能動他分毫，亦不能讓別人傷及他！」

梅傲霜不禁猶豫了起來，半晌反問道：「如果他眞的是兇手，神捕打算怎樣處理？」

「很簡單，」沈鷹隨即答道：「老夫跟管一見以信譽担保把他送來這裏任憑貴帮處置！」

梅傲霜想了一會道：「那就把他暫寄貴處，省得本座多爲他的安全花費人力心力！」

「如此老夫先謝謝，不過，副帮主可否把委托管一見的事改爲調查殺毒鐵凌威及莫朝天的死因及捉拿兇手？」

梅傲霜沉吟一陣，答道：「這自無不可！」

沈鷹笑笑。「不過這樣的酬金可要增加，因爲查案要比捉一個人難很多！」

構傲霜一怔，道：「要增加多少？」

「三萬兩吧！」

梅傲霜臉色一變，脫口道：「大江帮可沒有金礦，這不太貴麼？」

「姚百變付給老夫的是這個價錢！再說，你難道不想把鐵帮主的死因調查淸楚嗎？」

梅傲霜嘆了一口氣，說道：「算了吧，就依你！難道本座還會比不上一個落魄的人！」

「好，一切談淸楚了，老夫便要開始調查了，不過……」沈鷹拿眼掃一掃旁邊的一些大江帮的堂主香主，「老夫想單獨與你談談！」

「你們退下！」梅傲霜對手下道：「下面若有軍機稟告，暫請石堂主代本座處理一下！」

沈鷹待他們都離去才道：「老夫想知道那天晚上鐵帮主喝的那壺酒是誰取入去的？」

「先夫提去的，那時本座正在廳外乘凉剛好見他提酒出去！」

「他們三個人誰先進去？」

「可說是一齊進去，先夫在前，姚百變在次，最後是莫帮主！」她對姚百變懷疑之心仍未消，獨不稱他爲帮主。

「姚百變什麼時候到總舵？」沈鷹又問了一句。

「晚飯之前到的。飯後休息了一陣他們便入去密室密談！」

沈鷹沉思了一會，「鐵帮主在死前是否表示對姚百變的不滿？」

「有，但這是正常的，因爲他多次擅自挪用公欵。莫帮主並表示要把姚百變趕走，只是先夫說如果他能表示懊悔就不必多計較，因爲先夫有意在明年初把巨鯊帮的地盤全部奪了過來，現時正需人手！」

「原來如此，」沈鷹心靈陡地一動，「再有一個問題，那壺酒是你替他準備的麼？」

「不是，這種事本座才不去照顧他，大概是叫秋菊替他準備的！因爲一般他如要去密室通常會叫秋菊替他準備一下！」

沈鷹記起秋菊是負責打掃密室的。「尊夫生前常到密室去？他要秋菊替他準備些什麼？」

梅傲霜道：「由于他們三兄弟各在一處，平時莫帮主還不時會來走動之外，每隔幾天他便要躲在密室內或者看兵書，還苦練武功，他每次進入密室之前必吩咐秋菊替他打掃清潔以及守在門外爲他準備茶酒之類的東西！」

「哦，尊夫很愛杯中物？」

「不算得很愛，不過他看書時喜愛喝些茶酒！」

「大江帮在何時創辦的？密室又是何時建的？」

「敝帮創下至今十年左右，本座嫁給先夫時已有了那個密室！」

「秋菊在帮中多久了？」

「三四年了，她跟先夫是同村的，所以先夫對她格外相信！」

沈鷹思索了一會，才道：「鐵帮主平日有甚麼愛好？」

「他作息頗有規律，日間主持帮務，

夜間常練武看書，或在房中陪本座，偶爾也會去各地分舵巡視，他是個認眞的人，做事有勇有謀，先計劃妥當才行動，甚得帮內兄弟的尊敬！」

沈鷹覺得再無話可問，便道：「老夫想找秋菊談談，不知方便否？」

梅傲霜一哂。「你來得不合時，前幾天她已向本座辭職回鄉了！我看她好像很傷心！」

沈鷹心靈一動，雙眼驀地暴睜。

梅傲霜笑道：「先夫跟她絕對沒有苟且之事，神捕不要想左了！」

沈鷹心頭一沉，連人家妻子都相信她，這個可能的綫索又不能成立了，他苦笑道：「看來老夫只得去密室實地看看！」

梅傲霜站了起來。「本座帶你去！」

到了密室沈鷹不覺眉頭一皺，這裏除了一張桌子三張椅子之外餘無一物。

梅傲霜詳述了發現鐵凌威的經過，那是秋菊發現的，跟着又把當時現場的情況說了一遍。

沈鷹望着那個繭字一顆頭不覺痛了起來，這件案子到此可說仍無寸進，梅傲霜的話使沈鷹覺得姚百變的嫌疑減至最少，而梅傲霜態度的坦然也絕非是一個兇手所能硬裝出來的，因此她也沒有了嫌疑。

失去嫌疑更加使人感到棘手及茫然，沈鷹覺得這次自己可能眞的要束手無策了！千頭萬緒，不知如何抽絲剝繭，他突然有了種落敗的感覺。

無可奈何之中只有再問道：「你能確定這個字是鐵帮主寫的？」

「這是他的筆跡，他有個特點，不管寫那一個字，只要有個草頭的，他必定把草頭寫得很大，以至那個字也顯得頭大身小，我曾以此詢問老夫，他說寫慣了改不了！」

沈鷹詳細一看，桌上那個繭字果然顯得頭大身小！

出了石門沈鷹語音是點沮喪。「如果案子查出之後老夫自會通知你們，但這期間可能還需要副帮主的協助！」

「假如本帮做得到必會盡力相助，帮中上下都希望能把兇手抓回來處決，他們對兩位神捕都十分仰慕，相信案子很快便能水落石出！」

沈鷹聽了這話，腰杆兒突地一挺，若說他在心理上已自認失敗那也是不可能的，多年來辛辛苦苦掙下來的聲譽絕不能被這案子毀于一旦！

他臨行之時隨口向梅傲霜討了鐵凌威家鄉的地址。

回到客棧天已入黑，他無心茶飯，頻頻地抽烟及踱步，心情及頭緒之亂實在無以復加。腦子裏好像充塞了很多東西，但又似空空洞洞，因此連雲飛烟入了來他都不知道。

「叔叔，你吃飯了沒有？」雲飛烟低問一聲。

沈鷹煩悶不耐地揮手示意她退出去，可是又突道：「去替我把管笑面請來！」

×　×　×

管一見自沈鷹回來後也是煩悶無比，他對自己手下及沈鷹的手下下了個命令，這兩天全力思考那個繭字的含意以及鐵凌威臨走留下這個字的動機！

屋子裏上上下下十多個人立即陷入沉思，但都沒有突破性的發現，這天顧思南剛從江北辦完事趕來，他的到來雖然使管一見的手下感到高興，却未能使屋子裏的氣氛有所改變，相反顧思南也立即被這煩悶的氣氛所感染。

蕭穆悄悄把情況簡要地轉告他，顧思南行裝未御，立即陷入沉思。

這兩天管一見已喝了幾十壺茶，心境仍未能平靜，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疲乏及沮喪，可是多年來的經驗告訴他絕不能放棄，因爲天下間的事成功失敗往往在乎堅持兩個字！

蘇州「太湖龍王」項天元死前也曾留下一個「一」字，結果給他偵破秘密，他把兩件案子反覆地比較，覺得兩案毫無相同之處。

一個漫漫的長夜過去了，所有的可能性都已想到，亦都被自己推翻了，他嘆了一口氣，只得把破案的希望寄托在殷公正等人的身上。

次日沈鷹派雲飛烟來找顧思南，兩人出了門之後雲飛烟帶着他直往城南而去，顧思南默默跟在她後面，出了城門雲飛烟在城牆下的一檔流動牲口販賣處買了二匹駿匹，她自己騎上一匹，並示意顧思南也上馬！

顧思南看了四周一眼，欲言又止，只得上馬跟在她後面，馬匹馳了五六里，他再也忍不住。「頭兒歇在那裏？不是在城內？」

雲飛烟心想也把你鼈够了，咧嘴一笑，道：「傻子，誰說我帶你去找叔叔？」

顧思南一怔，脫口道：「不找頭兒，咱去那裏？」

「去鄱陽湖畔找個人！」

顧思南大急，忙道：「找誰？」

雲飛烟有心逗他，笑道：「你要是不再問，今天晚上吃晚飯時就會告訴你！」

顧思南口一張正想說話，回心想起她的話便硬生生把到口的話嚥了下去！

雲飛烟偷眼一瞧，「咭」地笑了一聲，抽出馬鞭輕巧地抽在馬臀上，馬兒一吃痛，立即洒開四蹄竄去！

顧思南悶着一肚子氣，默默跟在她馬後，不發一言，他天不怕地不怕，可是一碰到這個姑奶奶便一籌莫展。

雲飛烟不斷回頭看他，每每見到他的神情，心中便禁不住地好笑。

晌午的陽光灼得行人頭髮都幾乎冒烟，顧思南上下都濕透，雲飛烟也是香汗淋漓，到了一個小集的一爿小飯館門口，雲飛烟才收韁下馬。

吃飯的時候雲飛烟仍見他不發一言，心中不忍，便悄悄在他耳畔把情況告訴他，顧思南本來一肚子的悶氣，雲飛烟伸頭在他頸邊說話，呵氣如蘭，似蘭似麝，氣息噴在頸上又熱又痲，鼻際聞及她身上的女兒香混着香汗味兒，一顆心又酥又痲，恍惚一脚踩在雲端，肚子裏的氣早已烟消雲散。

雲飛烟的話他倒大半未聽進耳，結了帳上馬時他忍不住低聲問道：「小，小雲，你說要去找，找誰呀！」

雲飛烟大嗔，看了他一眼，見他一張黑黑的臉滿是誠懇的神色，一跺小脚，翻

身上馬，馬鞭擧起却捨不得鞭他，手腕一抖，鞭梢俏生生地在半空打了個圈下在馬臀上，「死人！」

她雖是女扮男裝，但這下又嬌又羞，秋波橫流，顧思南竟看得痴了，馬兒在原地踏着小花步他也絲毫不覺！

雲飛烟聽不到背後有馬蹄聲，禁不住回頭，一見這情景不由輕罵道：「傻子，你還在發什麼呆？」

×　×　×

殷公正終於在管一見的急盼中回來報告，沈鷹聞訊也趕了過來，廳裏坐滿了人，大家都屏息靜聽，人人寄望殷公正在大江帮裏臥底了十多天能有巨大的收獲。

可惜殷公正打探回來的有關鐵凌威的傳聞大多是經已知道的，稍有分別的是殷公正把大江帮的創帮經過說得比較詳盡。

衆人聽了他的話之後都是心頭一沉，大失所望。

管一見哈哈一笑，道：「這十天你就只聽到這些？」

殷公正心中一寒，他知道管一見這笑聲實在是表示他心中其實十分憤怒。

他嚅嚅地道：「屬下還聽人說鐵凌威在娶梅傲霜之前人頗風流。」

管一見忍不住道：「屁話，再去打探，沒有重大發現你就不必回來。」他心想他把沈鷹請來，結果却是來聽殷公正的連篇廢話，深覺丟了面。

沈鷹突道：「且慢，殷兄弟你再想想這十多天還有聽了什麼消息，即使與鐵凌威沒關係的也請說來聽聽。」

殷公正瞥了管一見一眼，見他也沒有阻擋，想了一想才道：「在下是在厨房做小二的，有天那個切菜的趙師傅曾經對我說，像這樣的事已是第二遭了。當時在下有點摸不着頭腦便問他是什麼事，他說：『毒殺案麼！七年前咱大江帮因爲帮務大有進展，分舵不斷成立，總舵也擴建了不少屋舍，吺，地下密室也是當時建的。後來總舵的擴建工程完成後鐵帮主親自宴請一些師傅及工匠，不料飯後竟然人人中毒，幸而帮主內功深厚，所以還來得及施救，其他的便都死了，事後莫帮主趕回來便把那幾個厨子殺掉，嘿嘿，他們要是還在，只怕我至今還像你整天担水搬柴。』」

「屬下當時十分詫異，便再問他莫朝天是否眞的有確實的下毒證據證明是厨子下的毒，趙師傅說：『誰知道，莫帮主一到便把那個厨子扼斃，跟着掛在旗杆上示衆。』因爲這是關於莫朝天的，所以屬下剛才沒有說出來。」

沈鷹及管一見互視一眼，心中都是詫異萬分，雖然理不出一個頭緒來，但是終於有了個希望，希望能從此點把案子突破。希望歸希望，事實上這其間有否關連現在尚未知道。

管一見對殷公正道：「你速回去免得引人思疑，再向別的人打探這件案子，還有事後鐵凌威有何表示。」

殷公正道：「當時趙師傅說鐵帮主事後只對新的厨子說以後如果再發現這種事要把厨子的九族都殺掉，所以從此之後出菜的時候都有個專責的香主負責檢驗。」

管一見頷首道：「快去。」

晚飯的氣氛好像比前活躍，不過沈鷹及管一見並不發言，他們的手下也不敢出聲。

飯後沈鷹回客棧，他臨行前對蕭穆道：「你明早回信陽把姚百變援來。」

管一見目光一盛，低聲道：「老鷹你也已想到了其中的關鍵？」

沈鷹一笑，用手比了一比，兩人同時大笑起來，這些天來他倆都煩悶無比，直至此刻才令他倆開心，心中立即又點燃了信心之火。

他們的手下相顧愕然，不過從笑聲中還是知道他們的頭兒可能掌握了破案的綫索。

管一見對沈鷹道：「明天輪到老夫去一趟大江帮，你意下如何？」

沈鷹一怔，隨即道：「隨你，破了案反正酬金一人一半老夫也沒吃虧。」身形一閃立即投入黑暗中。

×　×　×

沈鷹從那些工匠被殺而懷疑那個密室必有秘密，因恐秘密外洩，所以事後鐵凌威把他們害掉。

沈鷹想得到的管一見同樣想到，密室內有什麼秘密？管一見第一個反應就是密室必有暗道，否則假如石門被人自外封住，大江帮三個帮主豈非要「作繭自縛」一成了網中之魚？

沈鷹當然也想到，所以他才會吩咐蕭穆去把姚百變押來，企圖能從姚百變口中挖出更多的資料。

可是現在管一見和端木盛在密室內已蹲了大半天，四壁的每一寸地方都已敲打遍了，連一條縫也找不到，這個結果大出管一見的意外，最後還是懷着滿腔的失望離去。

當沈鷹聽到這個消息之後，跳高了三尺，管一見的能力他絕不敢懷疑，他既然找不到，那麼即使自己去，結果也將會是一樣。

這一夜沈鷹及管一見就這樣互視着直至天亮，一夜的苦思並沒有使他們有新的發現。

現在沈鷹唯有把希望寄托在雲飛烟及顧思南身上。

謊言

到了鄱陽湖畔的一個喚作鐵魚村的小村落，天色已經很黑了，雲飛烟及顧思南在村中一家茅舍借宿一宵。

這鐵魚村大多數的人都是靠打魚爲生的，村裏的人也大多是姓鐵的，茅屋主人是個六七十歲的老人，十分好客，他老伴已死，也沒有子女，因此對雲飛烟及顧思南很熱情。雲飛烟便詢之鐵凌威的家事。

那鐵老頭想了一會才道：「你說的是鐵威子，咳，這小子自小便很聰明好學，又跟村中的教頭學了幾年拳脚，他父母死後他便出外去闖蕩了，他家原來那間茅屋早幾年已塌了。」

顧思南忙道：「鐵凌威離開這裏是幾年前的事？」

「你等等待老朽想想。」鐵老頭想了一會才道：「少說也二十多年了，他離開時才十多歲呢，那時老朽還經常下湖網魚。」說罷不勝唏噓。

雲飛烟接口問道：「最近他有沒有回來過？」

鐵老頭不假思索地道：「沒有，本村總共不到五十戶，要是有個外鄉人來探親，一下子便傳聞全村，鐵威子自從出去之後從未回過來，要不是你們告訴老朽，老朽也忘記了他。」頓了一頓，「嗯，他這幾年混得還好吧？」

雲飛烟不欲把眞相告訴他，含糊地道：「還不錯，咱們因爲找不到他，以爲他衣錦回鄉，所以來此找他的。」說罷望了顧思南一眼，兩人心中都充滿疑惑。

顧思南道：「老伯，你們村中有沒有一個中年婦人在四五年前離開這裏去武漢做丫環的？」

鐵老頭訝然道：「小哥怎會這樣想？你聽了誰說的？」

雲飛烟代答道：「聽一個朋友說的，那個女人在當人家丫環時叫做秋菊。」

「沒有這回事，本村多年來國泰民安，漁獲又豐富，不是老朽自吹，這裏的人生活都很好，根本不可能會到幾百里外去謀生，也許是你們聽錯，鄉下人若非萬不得以，否則都不願意去外頭闖盪，像鐵威子這種事已經令人側目的了，何況是一個女人。」

雲飛烟與顧思南面面相覷，心中疑雲更盛，可是在雲飛烟來說却認爲是件好事，起碼多了一條綫索。

次日，兩人在村中訪問了幾戶人家，他們既不認識秋菊這人，亦與鐵老頭同樣看法，這種情況在他們來說簡直是大悖情理的事。而且更同口異聲說沒有見鐵凌威回過鄉。

雲飛烟原本心想鐵凌威即使沒有回鄉，但有可能在外頭碰到秋菊而把她收爲女侍，可是按村中的人的說法看來秋菊根本不是鐵魚村的人，亦即是說秋菊跟鐵凌威絕對沒有同村之誼。

可是提供這個消息的是鐵凌威的妻子梅傲霜，只有一個解釋，鐵凌威及梅傲霜其中必有一個說謊。

假如說謊的是梅傲霜，那麼她莫非跟秋菊合謀害死鐵凌威？

如果是鐵凌威瞞騙梅傲霜，那麼他跟秋菊是什麼關係？這其中又有什麼玄妙？

雲飛烟在回途之中不斷思索，她急欲把這個消息告訴沈鷹，因此一路上早起夜歇，馬不停蹄，以最快的速度趕到武漢。

沈鷹聽了她的話之後，腦筋立即活躍起來，他決定在姚百變到了之後，再去一趟大江帮，先頭那個假設再次翻了上來，那個密室必定藏有秘密，只是這秘密尚未揭開而已。

幸而姚百變次日中午便在蕭穆的押解之下到了管一見的窩裏。可是姚百變表示毫不知情，因爲建造地下密室時他事先並不知道，亦從來未曾聽到鐵凌威提過密室內有個地道通去外面。

他的話令到在場的全感失望，可是沈鷹不但信念未因此而動搖，相反姚百變的話使他對鐵凌威有進一步的了解。

過了兩天他帶了雲飛烟再入大江帮總壇，幸而梅傲霜還很客氣，仍叫石一平陪他倆去視察。

雲飛烟望着桌上的那個字動也不動，沈鷹看了她一眼，訝道：「烟兒，你看什麼？」

「叔叔，你說鐵凌威臨死前留下這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

沈鷹沒好氣地道：「你說呢？」

「姪女有一種直覺，這個字可能與女人有關。」

沈鷹失笑道：「女人名字中還會有個繭字？」

「不是。」雲飛烟吸了一口氣，便頭腦冷靜下來，「繭是蠶吐絲而形成的，春蠶到死絲方盡，這句詩是形容什麼的？」她頓了一頓又自接答道：「這是形容男女之間的感情的。」

沈鷹目光倏的一亮，脫口道：「你再說下去。」

雲飛烟苦笑道：「姪女也只能想到這些。」

沈鷹腦筋飛快地轉了一轉，道：「烟兒，那天管神鷹說四面牆壁他全敲打過了，却毫無發現，他做事的細心叔叔自然相信得過，咱們不必再在牆壁上找尋……」

雲飛烟脫口道：「地上，地上！地道入口可能在地上。」

沈鷹頷首。「而且大有可能就在這張桌子下面。」

他話音未落，雲飛烟已一掌推開梨木桌子，隨手自身上取出一把小鑿子在地上敲打起來。沈鷹却搬開鐵凌威的坐椅，把耳朵貼在地上，然後輕輕逐寸逐寸敲打起來，只敲了十來下他臉上的神情立即顯得興奮無比，左掌在一處使勁按下，地板迅即凹下，可是另一端却凸起，原來是一塊活板，活板下面黑黝黝的似有通道。

雲飛烟隔遠看見歡呼一聲跑了過來，連坐在一旁閉目養神的石一平亦奔過來。

沈鷹自身上摸出火摺子，說道：「烟兒，咱們下去看看，石堂主麻煩你守在這裏。」

石一平臉色漲得通紅，顯然也是興奮緊張兼而有之，他搓一搓雙掌，道：「等等，待在下先上去把石門掩住。」說罷立即三步併成二步躍上石階。

沈鷹暗讚他一聲：「果然謹愼。」待石一平取出一根短棍守在洞口，他一沉身躍下洞裏，身邊風聲一响，雲飛烟亦接着躍下。

沈鷹幌着了火摺子，眼前一亮，他雙眼把周圍打量了一下，這通道頗寬，五尺寬七尺高，剛好一個人直立而行，上下左右都嵌以大麻石，前頭黑黝黝的光綫照不着盡頭，看來頗不短。

「烟兒，你的火摺子不要使用，我怕這條地道若是太長，一把火摺子可能不够用。」

「是，姪女知道。」

「小心點，把兵器取出來，我生怕鐵凌威在通道內有機關之類的埋伏。」他吸了一口眞氣，全身佈滿勁力這才邁步。

通道沒有埋伏，可是却像無窮無盡似的，雲飛烟默默數了三百步之後，仍然望不到盡頭，她索性不再數了。

沈鷹估計走了三四里路時，「噗」火摺子已油盡而滅，四周立即陷入黑暗中，伸身不見五指，沈鷹連忙沉聲道：「烟兒，把火摺子給我。」聲音在長長的地道有

點空洞的感覺，一忽，地道那頭突然傳來一陣聲音：「把火摺子給我……給我……」

雲飛烟嚇了一跳，手中的火摺子似乎失手跌落地上。

沈鷹道：「不用怕，這是回音！」他轉身伸手向雲飛烟，黑暗中碰着她的身子，他一急連忙把手移開，「拍」！手掌掃到壁上，聲音清脆可聞。刹那一陣「嗤嗤」聲立即傳來。

沈鷹大吃一驚，急呼道：「不好，有暗器快退。」他人立即向前掠去，一掠二丈五六，雙掌護在頭上，掌風在地道內激盪，呼呼作响，氣氛頗嚇人。

他一掠之後，足尖一點再向前竄上一丈，急聲問道：「烟兒，你沒事吧。」

他霍地再一個轉身，「噗！」眼前倏地一亮，背後立刻現了一條長長的人影。

雲飛烟剔着了火摺子，與他相距七丈，「姪女沒事！」左手揚火摺子，右手提劍向他掠來。

沈鷹至此才鬆了一口氣，他電一般銳利的目光環掃一下地上，只見地上散落了一大叢牛毛針，大概因藏得太久針上都巳生銹。沈鷹目光向上一移，地道之頂露出三個管子，大概是牛毛針的發射器。

「烟兒小心，不要再碰到牆壁！」回身再度前進。大概再走五六十丈，前頭突然現了一道微光，那光團四四方方，二尺見方，沈鷹心頭一動，低聲道：「小心出口可能有埋伏！」

雲飛烟脚步一緊，緊接在沈鷹之後，「把火熄掉！」沈鷹的命令一傳到她耳中，雲飛烟一口氣便把火吹熄。

到了那個小洞口，沈鷹用手示意她略退一步。他自己把勁力運到雙掌上，然後慢慢自洞口探身而出。

「這是一口井！」沈鷹心中暗呼道，他抬頭望一望井口，三尺直徑的井口紅霞滿天，巳是黃昏時分。沈鷹正在猶疑之間，突然聽見有步履聲傳來，他立即把頭縮回，並對雲飛烟作了個噤聲的手勢。

默默運起內勁戒備，身子貼在洞口之旁。

一忽，只見上面投下了一個水桶，「啪」一聲，桶底撞及井水，立即泛起了一圈圈的漣漪。跟着緊桶的繩索一甩，桶口立即向下，裝了滿滿的一桶水，然後逐漸升高。

那人大概打了三桶水才離去，沈鷹正想爬出去，心頭一動倏地忍住，他決定待天色暗齊之後才上去。

他心想那人大概尚未知道自己已在井裏，那麼他多待一會兒也沒關係，假如鐵凌威之死與這條地道有關，即使等一年他也會等！

這半個時辰對他來說好似過了漫長的一夜，他狠一狠心，在天黑齊了後，再等了一柱香時間才探出身子去。

這口井很深，自洞口到井口也有三丈多高，沈鷹雙脚雙手分撑在井壁上，慢慢向上移動，到了井口他一使勁翻身而出。肩膊着地打了個滾伏在一堆燒火的乾柴條之後。

這裏是個院子，不大也不小看來仍在武漢城中，按路程計算大概在西城邊沿，院子的一頭有棟紅磚瓦屋，內屋似乎有燈火亮着。

沈鷹拾了一塊小石子，手一掄準確地投入井口。石子落在井水，發了一聲水花聲。這是他與雲飛烟約定的暗號，也是叫她出來的命令。

沈鷹緊張地戒備着，一雙眸子在黑暗中閃閃生光，無意中瞥一瞥那棟磚屋，不知何時燈光巳熄滅。

他心頭一緊暗呼一聲不妙，人即如豹子般竄起，半空一折人向屋子裏直射而入。入屋是間小廳，黑燈瞎火，乍到難辨東西。沈鷹行動間脚尖踢到一張椅，他反應迅速，立即彎腰展臂握住椅背，才不致倒翻，即管如此仍然發出一聲异响，寂靜中清晰可聞。

沈鷹心中更急，足尖連點自廳門穿出，出了廳光綫較亮，後面又是一個小院子，栽了些蒔花盆栽，院子後頭一棟小樓靜

靜矗立。沈鷹更不懷疑，一提眞氣，像頭大鳥般飛起，左手在欄干一按，人即如怪蟒翻身躍上迴廊，房內毫無聲息，落針可聞。

沈鷹抽出烟桿，左掌按在窗上，內力一發，「吱」一聲，木筍斷折窗子立即彈開，幾在同時沈鷹已竄入房中。

他左掌在前，右手持桿在下，運起「通天耳法」聽了一輪，斷定房裏沒入，此刻雙眼已漸能適應黑暗，他在桌上取起刀石，敲打點燃蠟燭。

燭光亮起，立即看出這是一間女子的閨房。帳上綉着鴛鴦戲水圖，梨木床架雕工十分精細，看來主人的家境還不錯。

沈鷹伸手摸一摸床鋪，入手冰冷，目光改投向梳粧桌，桌上放着一枝金釵，入手沉重，上面雕着一尾活躍生動的鯉魚，魚咀前鑲着一顆珍珠。金釵通常是以龍鳳，鴛鴦之類的吉祥獸物作圖案，像這枝鯉魚吐珠的倒很少見，沈鷹看了一回把它放入懷裏。

恰在此時雲飛烟也已趕來。「叔叔，人呢？」她說得沒頭沒腦，沈鷹總算能明白。

「烟兒，你到樓下去看看，我隨即下來！」

雲飛烟應了一聲，幌亮了火摺子自樓梯翻身下樓。

沈鷹一個直覺這房的主人一定與鐵凌威有關係，否則大江帮地下密室的出口豈會設在這院子中。

他明明覺得他剛爬出井口時內院隱隱有燈光透出，可是當他拋下石頭入井通知井內雲飛烟時，內院燈光却已熄滅，這證明自己的行藏可能已被發覺，而那人也立即迅速逃去。

想到此，他立即把床上被褥扯下，跟着把床板抬起，回身取了燭台照亮。床底下地板毫無異狀，但藏了兩隻箱子，一大一小。沈鷹先把小的那隻箱子提起，出乎意料，竟然十分沉重，那大的反而較輕。

沈鷹正想打開箱蓋，恰在此時樓下雲飛烟傳來一聲尖銳的叫聲，聲音充滿恐懼，令人聽了心中發毛。

郭小娥

沈鷹一聽到雲飛烟的叫聲，一怔之下立即飛身下樓，脚未踏實地烟桿已在握。他怕雲飛烟受襲運勁在臂隨時準備出擊。

「你看！」雲飛烟顫聲指着一處道：「她，她……」

沈鷹目光順着她的手指望過去，樓下這間房佈置頗簡陋，顯然是下人的住所，床板被揭開，火光下，隱約看到床底下有團黑影。

沈鷹接過火摺子湊前一照，心頭怦怦亂跳。那是一個中年女屍，臉上泛着一層青黑之氣，詭異之極，鼻孔下兩道血跡似乎未乾，火摺子幌動忽明忽暗，那屍體忽隱忽現，倍添恐怖氣氛。

「烟兒，你回大江帮把石一平或梅傲霜找來！」

× × ×

火把高照之下，小屋裏裏外外光如白晝。

「這是秋菊的屍體！」石一平看了一眼便道。

沈鷹沉聲道：「沒有看錯？」

「在下是看着她進入本帮的，怎會看錯！」

沈鷹目光大盛，回頭道：「烟兒，你去把管一見請來！石堂主，請你把附近的隣居請過來，老夫有話問他們！」

人去樓空，屋內只剩沈鷹一人，他腦海翻騰，心念連轉。

「秋菊怎會死在這裏？」他心中立即泛起一個疑問。

幾乎是緊接着他即時有了答案：「秋菊一定是這屋主人的朋友或有其他關係，而屋主人就是殺害鐵凌威的兇手，她怕秘密外洩，所以也把秋菊毒死，而鐵凌威喝的那壺毒酒也必是秋菊暗中做了手脚！」

想到此他心頭一鬆，這案子在百思不得其解之下，至此似乎已豁然開朗，他心中之興奮實在無以復加。現在剩下的只是捉拿殺害秋菊的兇手而已！

只要擒住兇手，何愁探不出她殺害鐵凌威的目的。

他一邊思索一邊信步踱出屋外，一直走到院子裏的那口井邊。

腦海中又泛起一個念頭：「剛才那個提水的人是誰？是秋菊還是屋主人？」不過現在秋菊已死，屋主人又已離開，這問題似乎已經無關重要。

大江帮的兄弟持着火把正要四周搜索，一時之間，耳際全是雜物落地的聲音。

沈鷹回頭準備再入內屋，頭一揚，目光忽然停留在小廳柱子的一對對聯。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沈鷹心頭一動，「難道鐵凌威臨死留下的那個繭字，眞的給烟兒忖測出來？」

正在推敲，石一平已帶了幾個隣居過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倒有十多個人。

沈鷹立即請他們在廳上坐下。「你們知道這屋主人叫什麼名字，是男是女？」

那些人雖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可是還是同口異聲地道：「她叫郭小娥！一個二十多歲的女人！」

郭小娥一入耳，沈鷹心頭又是一動。「蛾豈非也是蠶所變的？那麼到底是郭小娥作繭自縛還是鐵凌威？」他咳了一聲，清一清咽喉，沉聲道：「她是本地人？」

「不是，」一個老頭道：「她搬來這裏不過三四年而巳！」

「哦，你們有人看見生面人在這裏出入麼？」

「沒有，郭小娥自從搬來之後深居簡出，只偶然出去買點女紅之類的東西，以前還有個丫環替她買菜燒飯，最近却不見了！」

沈鷹接問一句：「什麼時候不見那丫環的？」

那老頭環視了其他隣居一眼，然後道：「大概個多二個月不見她了！」

「那丫環是什麼模樣？」

「瘦瘦高高的，大概十六七歲左右，一雙大眼睛，人頗伶俐！」

沈鷹沉思了一陣，恰好管一見等人趕到。他再問一句：「郭小娥模樣怎樣？」

那老頭道：「很漂亮，嬌小玲瓏，鵝

蛋形的臉，配着……咳，老朽不懂形容，不過咱這裏有個畫師，可叫他把她畫出來！」回頭對一個中年文士道：「吳老師請你……」他話音未落，一個姓吳的中年文士截口說道：「不才想請問，閣下到底是什麼人？」

沈鷹望了管一見一眼，沉聲道：「官府的，這裏發生了一件命案，咱是來查案的！」

吳文士聞言驚呼道：「可是郭小姐遇害？」

管一見臉色一沉，道：「閣下只是一介寒士，似乎不必多問！」

吳文士一嚇忙道：「是，不才無禮請大人恕罪！」頓了一頓，「不才家中曾有一張她的畫像，待不才回家去取！」

沈鷹急問道：「郭小娥讓你繪畫？」

吳文士臉上一熱，嚅嚅地道：「不是不是，是……是不才暗中所畫的！」

管一見接口道：「夏雷你陪他走一趟，速去速回！」轉首對那老頭問道：「平日郭小娥跟你們有沒有來往？」

「沒有！」好幾個搶着答。

沈鷹訝道：「既然如此，你等又何來知道她的姓名？」

還是那老頭答道：「老朽有一次在街上碰着她那丫環，是她悄悄告訴我的！」

「汝等有否來此汲水？」

「沒有，這附近共有兩口井，方便得很！」

一忽，武漢的金捕頭及兩個仵工聞訊趕來，管一見吩咐他們先把秋菊的屍體運回衙門殮房，緊接着石一平入來報告手下搜遍各處並沒其他異樣及發現。

吳文士把畫取過來，管一見立即把它打開，沈鷹探頭一望，畫中的女子果然相貌十分可人，相信其人也必定動人之至。

梅傲霜那種美屬於剛健明媚，而她却另有一種風韻，跟梅傲霜截然不同。

沈鷹暗道：「難怪鐵凌威會被她所迷而要金屋藏嬌了，這好比吃慣肉食，也會想更換一下口味吃點青菜。」

管一見把那畫取來便將附近的隣居遣散。沈鷹邀他同上小樓，他叫顧思南把兩隻箱子的鎖都弄開，那口箱裝滿了銀子，大的却是一些冬日的衣物。衆人都有點失望。

高天翅指住一具書櫃道：「頭兒，這郭小娥看來還知書識字哩！你看這裏的小書册還不少！」

沈鷹心頭一動，脫口道：「把書搬回去，也許裏面有綫索！」

× × ×

管一見在次日把郭小娥的畫像拿到衙門內，叫人找高手臨摹一批，然後分至各處搜查。

仵工鑑定秋菊死時離被發現之時絕不超過一個時辰。管一見立即斷定黃昏在井口汲水的必然是她，那麼郭小娥絕對不會跑得太遠，說不定還在城內，他立即把手下全部派了出去。

沈鷹索性搬到管一見那裏歇宿，兩人研究了一天，交換意見，都斷定兇手是郭小娥。

這天下午，郭小娥的行踪尚未偵到，可是管一見派到巨鯊帮去探聽消息的手下已經回來，他的報告使沈鷹及管一見大爲興奮。「屬下已經查到巨鯊帮主游江天有一個表妹，自小父母雙亡寄托在他家，他倆青梅竹馬，一起讀書一起練武，等到游江天父母過世三年之後，而他亦坐上巨鯊帮的帮主之位，他向她表妹提出婚事，不料他表妹郭小娥却連夜出走，遍找不獲不知所終，後來游江天另娶了一個夫人，聽說他夫人因爲做了出牆紅杏，所以被游江天殺了。

「可是自此之後，游江天却收起了兒女之情，發奮圖強，整頓實力，他發誓要把被大江帮奪去的地盤收復回來，如今，他們正在磨拳擦掌，準備與大江帮一決雌雄！」

令到沈鷹及管一見大感興趣的就是這段話。

管一見急問一句：「你可有聽說到郭小娥最近回去巨鯊帮？」

「沒有。聽說郭小娥的性格外柔內剛，決定了的事絕不改變，游江天便曾當衆說，郭小娥絕對不會生回巨鯊帮！」那手下急促地回答。

管一見揮揮手示意他下去。如今郭小娥的殺人動機總算知道了。

她從鐵凌威口中得知將在明年攻打巨鯊帮，郭小娥在婚姻上雖然不同意嫁與游江天，可是雙方的實力她却明瞭，深知大江帮勢强，火併之下巨鯊帮可能就此一敗塗地，不管游江天的爲人如何，起碼他父母對她有恩，因此便悄悄下毒把鐵凌威殺掉。

鐵凌威一死，巨鯊帮當然再沒危險，在她來說也算報了恩情。

殺人的動機知道了，可是郭小娥又如何下毒？

這一點管一見的推論是郭小娥送了一缸有毒的酒給鐵凌威，鐵凌威不知道還邀拜把兄弟同飲，結果鐵凌威及莫朝天同被毒斃。

沈鷹道：「那缸酒一定是郭小娥吩咐秋菊帶去的，因此郭小娥最後才會把她毒死滅口！」

「可是秋菊在鐵凌威死後一個月才離開大江帮，假如她是帮兇，一早便應遠走高飛。」

「秋菊在當時可能不知道，大概是後來自己揣摸出來的，所以才辭職去找郭小娥！」

管一見接口道：「這大概與事實大致符合！」

如今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不過沈鷹及管一見都十分有信心，他們的手下會把郭小娥緝拿歸案。

大江帮及巨鯊帮的磨擦越來越大了，看來一大場風暴即將爆發，梅傲霜已親自到前綫去坐鎭，以致沈鷹也見不着她，對于這個女人，沈鷹也不禁生了幾分敬佩之心。

可惜梅傲霜不是男人，否則如今她可能已是長江一霸。

春蠶到死絲方盡

皇甫雪與風火輪是一組，他倆聯合行動，經過五天的搜索，幾乎翻遍城中每一

寸土地，郭小娥仍然芳踪渺然，他倆便決定到城郊去找。

十多天後他倆已繞過粱子湖到了一個名喚白沙舖的小鎮，炎夏中午的陽光使人吃不消，這鎮實在很蕭條，穿過了幾條小街巷，遠遠才望見一枝八九成新的酒招。

風火輪精神一振，道：「小雪，前面有酒，咱先去喝兩盅。」

皇甫雪笑罵道：「你一見到酒，勁兒便來了，好吧，我也口渴得很！」

風火輪一本正經地道：「上次咱與端木兄追踪姚百變，要不是咱去那酒店吃酒，還不能……」

「得啦，別再說了！我又不是不讓你喝！」

這酒店不大不小，看樣子新開了不久，椅桌都還是新的，酒未喝還不知好不好，但座位新淨却已使客人心裏先舒服了大半，因此已有八九成客。

風火輪喚了兩壺酒，一碟醬牛肉，一碟鹵花生，一碟鹵豆乾，便呼嚕呼嚕地吃喝起來，雖是尋常的下酒物，可是調製得很有風味，皇甫雪亦頗感滿意。

只一會兒，杯碟都已朝天，風火輪意猶未盡，叫店小二再送兩壺酒來。

此刻經已席無虛設，坐得滿滿的。店小二剛把酒送上來，一個虬髯客，敞開上衣，胸膛露出一大叢黑毛，身裁既高且大，他粗着嗓子對皇甫雪道：「朋友，這裏有人坐麼？」

皇甫雪看了他一眼，只見他滿頭大汗，大部分衣衫都已被汗水所濕，忙道：「兄台若不嫌棄但請坐下！」隨即叫風火輪坐過來，讓出兩個位子給他。

那大漢沒謝一聲，解下一把粗闊的佩刀，「拍」地放在風火輪先頭坐的那張板櫈上，跟着一屁股坐在皇甫雪的左首。

「快送一罈酒來，大爺渴死了！」大漢的叫聲好似平地起了一聲霹靂，衆人給他嚇了一跳。

大漢話音剛落，驀地聽見他背後傳來一陣小孩的哭聲，皇甫雪這才發覺他揹了一個小娃兒。

大漢十分煩燥，依然大着嗓門道：「他媽的別哭，你老子剛找到點酒喝，你就又來煩人！」

孩子哭聲未止，大漢更怒，罵道：「誰叫你娘早死！小二把酒拿來，快！慢一步老子把你的店也踩平！」

小二不敢怠慢，抱着一罈酒急步而來：「大爺酒來，要不要來幾樣下酒的！」

「有好的即管拿幾樣來！」大漢說罷直起身來，一掌拍開封口的泥封，雙手捧起，那張大嘴湊上去，只見他咽喉及腹部不斷起伏，隔了好一陣才把罈子放下。

這一陣鯨飲，只怕已喝了八九斤，他用衣袖揩一揩鬍鬚，臉上神色變得十分歡愉：「痛快痛快！小二，再來一罈！」

店裏食客都被他的舉止所吸引，大漢背後的小孩哭聲仍未止，他把揹帶解了下來，只見那小孩大概周歲左右，方臉大耳，極像他老子。

大漢取了一杯子把酒倒了滿滿一杯，瞇着眼道：「小子，讓你也解解饞！」挖開他的小咀，把酒緩緩喂他喝下。

風火輪忍不住道：「兄台，這孩子這麼小就讓他喝酒，怕不很適宜。」

大漢白了他一眼，道：「匹，這叫做虎父無犬子，要你多管！」

他孩子喝了酒顯得十分高興，手脚不斷蹬踢，哭聲也止了，不一會便昏昏入睡，也不知是解了渴還是酒力發作，大漢樂得哈哈大笑，一仰頭把剩下的酒都喝掉！

小二送了幾碟下酒物來，不消片刻已讓他吃得乾乾淨淨，大漢這才摸摸肚皮重新把孩子揹在後背。

皇甫雪對他大感驚異，心想這漢子雖然粗魯，却不失是條梗直豪爽的好漢，正想跟他攀談幾句，那大漢已呼店家結帳。

皇甫雪話將出口，見狀只得把話嚥下。大漢剛出店門，門口突然出現了五個大漢，一色的青衣，同樣的敞胸跨刀。爲首的一個臉上掛着一道刀疤，自左額斜至右咀角，神情十分兇悍，他雙手一攔，道：

「相好的，你這次再也跑不了！」

大漢臉色劇變，沙聲道：「直娘賊的夏長刀，你眞的要趕盡殺絕啊！」

那個名喚夏長刀臉上掛着刀疤的漢子陰惻惻地道：「霍震雷，你還是乖乖跟大爺回去受刑吧，免得受分屍之苦，大爺頂多替你向帮主求個全屍之情！」

「放屁！一刀是死，十刀也是死！大爺怕個鳥！」突地拔出鋼刀來，霍震雷這個動作十分急劇，背後的小孩又被他驚醒，哇地哭了起來。

霍震雷臉上神色一變，緩聲道：「等一等，要剮要割，姓霍的絕不皺眉！」隨即退回店中，把孩子解下放在板櫈上。

夏長刀臉無表情，冷冷地望着他，似乎他對于霍震雷的性格十分了解，深信他絕不會臨時退縮。

孩子似乎知道他父親面臨危機，哭得聲嘶力竭，霍震雷眼眶不由一紅，也不怕臉上的鋼針般銳利的鬍鬚會刺痛孩子的小臉，大咀巴湊在小臉上一陣亂吻。

「孩子，只怕你爹爹今日便得隨你娘親……」說了一半倏地止住，臉上怒意漸盛，把小孩子放在板櫈上，轉身出店。

他只跨了一步，皇甫雪已把他攔住：「霍兄需要在下助你一臂麼？」

霍震雷雙眼一睜，跟着磕下，道：「咱的事你帮不了！讓開，姓霍的是好漢子，豈怕一死！」

皇甫雪一怔，深知攔他不住，改口道：「霍兄爲人小弟十分敬佩，孩子的事你倒可放心，小弟自信還能照顧得住他！」

霍震雷身子一顫，蒲扇般大小的手掌握住皇甫雪雙臂，顫聲道：「霍某是個魯直漢子，大恩不敢言謝，請受我一拜！」

皇甫雪雙臂一振，震開他雙掌，接着猿臂輕舒托在他窩肢下，霍震雷雙脚再也曲不下去，皇甫雪心頭一動，「原來他武功並不很高明，唯其如此更加難得！」

霍震雷道：「請你把他送去黃山『吃肉和尚』處！」

「好，在下必定盡力辦到。」

霍震雷再無牽掛，哈哈一笑，撫刀道：「鋼刀呀鋼刀，今日咱就一起跟他們拚一拚！」推開皇甫雪出店而去。

他豪氣干雲又表現得異常自然，毫無造作，店內食客大都爲之傾倒，是以倒有大部份人都隨他出店。

夏長刀見這麼多食客跟在霍震雷之後，心中暗吃一驚，忙道：「巨鯊帮在此誅殺仇敵，請各位不要插手。」

風火輪暗道：「這裏是大江帮地頭，巨鯊帮來此行兇竟敢公然亮出招牌，看來鐵凌威一死，游江天已不把大江帮看在眼中！」

霍震雷道：「夏長刀你怕什麼，姓霍的只一人跟你拚命！呔，看刀！」刀一掄斜劈夏長刀肩膊，刀式雖然平平無奇，可是勢穩力沉，倒也令人不敢小覷。

夏長刀冷笑一聲，歪步閃開，手臂暴漲，長力已在握，刀長四尺，手腕一揮，不見伸臂，刀尖只離霍震雷眼前三寸。

霍震雷回刀架開，跟着連發七刀，勢同拚命，夏長刀一一架開，皇甫雪看了幾眼，暗暗搖頭，表面上霍震雷大佔上風，其實夏長刀勝劵在握，只不肯與他硬拚而已。

兩把刀來回交往了幾十回合，霍震雷氣力仍未衰竭，形勢依然不變，一個猛攻，一個穩守。

皇甫雪突然覺得有異，那孩子哭聲突然止了，他回頭一望，只見一個面皮白晳文士打扮的青年，抱着那孩子，孩子在他懷中睡着了。

皇甫雪走了回店，說道：「多謝兄台照料，在下十分感激。」看罷伸出雙手欲接。

那文士看也不看他，哼着小曲哄孩子，輕聲道：「不要吵醒他，乖孩子眞可憐，只喝酒不吃飯怎成？」

皇甫雪道：「請問兄台知不知道這附近有賣粥的麼？」

「你們男人……你們這種只懂動刀動槍的男人怎懂喂孩子？不如讓小生抱回家熬粥給他吃！」

皇甫雪左右爲難，沉吟了一陣才道：「在下怎樣找你？需知男子漢大丈夫一諾千金，我既然已經答應了霍兄……」

「我就住在這裏，不信你可以問問店家！喂，小二哥，你過來一下。」文士朝小二喊了聲。

那小二立即奔過來，哈腰道：「郭爺有啥吩咐？」

青年文士指一指皇甫雪道：「這位兄台不相信小生住在本鎮，假如黃昏之前我不來，你把地址告訴他！」說罷轉出店，當他在皇甫雪身邊轉過時，皇甫雪鼻際突然聞到一股香味。

皇甫雪再出店霍震雷刀法已散亂，左支右拙，危在眉睫，他跨前幾步，道：「霍兄且退下，待小弟替你抵擋一陣！」他不敢把話說得太滿，實際上他有絕對的把握在一百招之內把夏長刀擊敗于劍下。

霍震雷厲聲道：「退下！霍某不領這個情！」

皇甫雪一怔，脚步不由一緩。夏長刀冷聲道：「霍震雷雖然一諾千金，夏某好生佩服，只是夏某嚴令在身不得不如此，霍兄勿怪！」他怕皇甫雪會插上一脚，刀法一緊加緊施爲，霍震雷形勢更急。

其他的四個壯漢立即拔出兵器擋在皇甫雪及風火輪之前，以防他們出手救霍震雷。

刀光一閃，霍震雷臂上中了一刀，他大吼一聲，不避夏長刀刺向他心窩的第二刀，鋼刀仍向夏長刀斬去！「噗噗」兩聲，血光迸裂，夏長刀長刀已插入他心臟，霍震雷那一刀只能劈掉對方左臂上的一片肉！

這下變化異常快速，使皇甫雪救援不及，夏長刀抽回長刀，霍震雷哈哈大笑三聲倒地死去。夏長刀自衣衫上撕下一幅布條，紮在臂上。

「霍震雷，夏某敬你是條漢子，仍讓你得個全屍！」語氣冰冷，似乎不是個冷血動物，一回頭，「走！」四個大漢立即跟在他後面。

皇甫雪欲追又止，對風火輪道：「吩咐店家替他收殮！」

霍震雷被葬在鎮上的一塊荒地上。

日落，山崗後一片通紅，歸飛的宿鳥呱呱亂叫，益添幾分凄清。

皇甫雪一拉風火輪衣袂，走回酒店，他倆草草吃了晚飯仍不見青年文士抱孩子回來，皇甫雪心頭大急向小二取了地址，帶着風火輪出店。

依着地址來到一棟小紅磚屋前，木門緊閉，皇甫雪伸手在門上拍了幾下不見主人來開門，他心頭大急，暗道：「莫非那人把孩子抱走了？」口中喝道：「分頭入屋搜索！」話音未落雙足一點越牆而入！

牆內是個小院子，屋內亮着燈，皇甫雪急竄而來，屋裏有人喝道：「來者何人？請稍候！」

正是那文士的聲音，皇甫雪立即止步，心中暗罵自己孟浪。目光投向紗窻，房內點着燈，光得把人影映在紗窻上，皇甫雪心頭一動，這分明是個女子，難怪孩子讓她一哄便睡着了。

過了一會，那文士裝扮完畢開了房門出來，她見皇甫雪似笑非笑的，臉上不覺一熱，訕訕地道：「孩子剛睡着，所以小生才……」

「皇甫某受人所託終人所事，請姑娘把孩子給我！」話說出口才驀地覺得頗不妥當，因爲對方到底還是男裝打扮。

不料對方嫣然一笑，咀角梨渦乍現，跟着扯下頭巾，秀雲如爆布般瀉下。「既然你已知道，再裝下去也沒意思。」夜風吹來，秀雲飛揚，衣衫貼肉，顯出一副玲瓏的女兒軀體。

皇甫雪突然覺得十分眼熟，痴痴地望着她。

她淺淺一笑，輕聲道：「你等等，待我抱他回來。」

皇甫雪心頭狂跳，隨即跟上兩步。她聽見脚步，突地回頭，惱道：「你既已知道我是女兒身，還跟着來意欲何爲？」

皇甫雪目光灼灼，一字一頓地道：「你是郭小娥，皇甫某遍找十多天不獲，想不到得來全不費功夫！」

「你怎知道我的名？」郭小娥訝道：「你找我甚麼事？你是誰，怎地我不認識你？」

風火輪剛從另一頭走過來，接口道：「咱是『笑面神捕』管一見的手下，你逃不掉了，還是乖乖跟咱回去吧！」

郭小娥臉上滿是驚愕之色，脫口道：「管一見憑甚麼來抓我？我又犯了什麼王法？」

風火輪怒道：「你自己做的事也不知道！別再裝蒜了，你毒死鐵凌威的事已經東窗事發了！」

郭小娥尖叫一聲，厲聲道：「你說什麼？凌威他，他被誰毒殺死的？」

皇甫雪道：「你！因爲你怕大江帮勢强，遲早會滅掉巨鯊帮，你爲着報恩，所以不惜毒死自己的情人，然後又再把知情的秋菊毒死，事後才逃來這裏！」

郭小娥再一聲尖叫，身體像疾風中的小草不斷搖幌，半晌，才喃喃地道：「連秋菊也死了，我……我……我沒有毒死凌威，他，他死得好慘！」

風火輪冷笑一聲：「你裝得倒很像，可惜鐵證如山，不由你狡辯！」

郭小娥突地閃電般掠入房中，皇甫雪怒喝一聲，緊接着她標前。只見郭小娥拔出掛在帳前的短劍，指住睡在床上的霍家之後道：「你們退開，否則我把他一併殺掉！」

皇甫雪連忙後退一步，一顆心突突亂跳。「不可胡來，孩子無辜，你何必多添罪孽！」

郭小娥尖聲叫道：「退開！」聲音驚醒小孩，那小孩完全不知道驚嚇，望着郭小蛾，咭地一聲笑了出來，雙脚亂蹬，以爲郭小娥在逗她玩，一雙小手反而伸向劍鋒！

皇甫雪頭皮發炸，沉聲道：「你看他對你多好，你捨得殺害他？」

郭小娥身子一陣震顫，把劍稍稍移開，喃喃地道：「我眞的捨不得，寶貝你快睡吧！可惜凌威不能生孩子，否則我起碼替他養兩個更標緻的胖娃娃！」

皇甫雪暗吸一口氣，準備隨時出手。

風火輪亦悄悄把軟鞭取了出來。

郭小娥突然道：「你們讓開，我要去替凌威報仇！」身子突地像離弦之箭向房門射去！

風火輪右手手腕一抖，軟鞭在空中呼嘯一聲，像靈蛇一樣向凌空的郭小娥之腰際纏去，幾在同時，皇甫雪的劍已出手，他是有名的閃電劍，劍光一閃，劍尖離她面門已不足五寸！

郭小娥猛吃一驚，短劍擊在皇甫雪的劍上，身子藉力向上騰升五尺，風火輪的軟鞭立即落空。

皇甫雪一劍不能奏效，足尖一點竄前半丈，站在房門口喝道：「守住窗口，不能讓她越窗逃去！」

風火輪立即放棄追擊，偏身斜退幾步守在窗前。

郭小娥自空中落了地之後，發現已經被包圍，急怒攻心。嬌叱一聲直向皇甫雪身上撲去，人未至，劍風已吹散皇甫雪的頭髮。

皇甫雪一沉腕，一劍挑開她的短劍。他不讓她近身發揮短劍的威力，一式未完手臂暴漲，長劍刺她頸際。郭小娥回劍架開，背後風聲微响，她人立即倒竄向紗窗，拚着吃一鞭先離開此地再作打算！

風火輪踏前幾步，長鞭剛出手，郭小娥已經在他頭頂之上飛過，他怒喝一聲，總算反應快速，沉腕運勁，軟鞭反手擊了出去。

「刷」一聲長鞭抽在郭小娥的小腿上，火辣辣的疼痛，她一咬牙走勢不變，不料風火輪那一鞭蘊有回力，鞭子回收時使她的速度突然一滯，「嗤」紗窗破裂，可是郭小娥走勢受阻跌坐在窗台上，一脚在外，一脚在內！

風火輪鞭子回收時，一個風車大轉身，人隨即撲上去，未待郭小娥翻出窗台，左手已握着了她的足踝，跟着一提一掄，把郭小娥揮了起來。

郭小娥大吃一驚，短劍一沉斜刺風火輪頭臉，風火輪雖然立即撤手，可是郭小娥終也不能逃逸出去。

郭小娥雙脚尚未踏實地上，刹那間，皇甫雪的長劍帶着嘶嘶的勁風，直刺而至，短劍已來不及封架，郭小娥突然地斜身倒下，饒得她避得快，左胸下仍然中了一劍！

這一劍雖然不深，却使她鬥志全消，人在地上一滾近丈，翻起坐在地上，頭髮散亂，額頂見汗，神態十分狼狽：「且慢，我不再逃就是！」

皇甫雪踏前一步，喝道：「拋開短劍站起來！」

郭小娥突然格格地笑了起來，笑得花枝亂顫，胸下的劍傷鮮血泉湧，她却絲毫無所覺。

皇甫雪及風火輪被她笑得驚異無比，兩人互視一眼，風火輪喝道：「有甚麼好笑！」

郭小娥的笑聲突地止住，她笑得突然，停得更是突然，令人感到異常難受！心中發毛：「多謝兩位帶來凌威的死訊！否則我還不知哩！嘻嘻，好，凌威你死得好，死得合時！」一頓又道：「凌威葬在那裏？」

皇甫雪澀聲道：「武漢！」

「在我們家那附近？」家郭小娥急問一句。

皇甫雪搖搖頭。郭小娥尖聲道：「甚麼？他到底葬在那裏？誰葬的……格格格……」她又發瘋似的笑了起來。

她笑床上的孩子跟着她笑，郭小娥笑聲又倐地收住。「好，葬在那裏都沒有分別，我自己會去找他。」聲音忽然變得肅穆無比，低聲冷道：「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聲音越來越低，驀地又高聲叫道：「凌威你等等我……」手腕一翻，短劍突然切入心臟，鮮血立即迸流，羅衣濕了一大片。

皇甫雪猝不及防，料不到她會自殺，見狀不由啊的驚叫一聲，一怔之下才躍前跟着蹲下，併起雙指點在傷口附近的穴道，希望能把血止住，郭小娥臉露微笑，螓首一低已氣絕而亡。

夜風吹在破裂的紗窗布上，呼呼作响，似是有人在低聲哭泣，燭光忽明忽暗，風火輪及皇甫雪的投影照在牆上，突高突低。

「哇哇……」那孩子似是受了感染，也像爲親人的猝然而死哭了起來。

兇手雖然伏誅，皇甫雪心頭却沒有絲毫的輕快感及勝利的喜悅。

烏雲遮月，大地倐地一暗，夜風吹得更急。

日誌中的秘密

黃泥路上，兩旁樹木疏落，一乘有篷的雙馬套車飛馳而過，車上不時傳來小孩的哭聲。

皇甫雪頭戴草帽策韁駕車，心頭如車子般一樣顛簸起伏。

不知怎樣他頗同情郭小娥，無論她殺鐵凌威的動機是甚麼，起碼她對他的那份感情還是摯誠的，即使她沒有名份，但她似乎毫無怨言，假如有怨那也只是怨自己遲了一步，她認識鐵凌威之時，他已使君有婦。

皇甫雪腦海再一陣思索，鐵凌威與梅傲霜已結合了六年，但郭小娥與他來往絕不超過五年！

也許男女間的感情有時也不能計較太多，像郭小娥她雖沒有名份，可是她不也是頗爲滿足？

在生難作連理枝，爲鬼豈非可作比翼鳥？

——否則郭小娥臨死之前爲何會露出微笑？

皇甫雪決定偸偸把郭小娥的屍體葬在鐵凌威墳墓的比隣。

到了武漢已是立秋的翌日，天氣仍是夏老虎的凌厲，却帶着點肅殺，樹梢上的老葉有的已經開始枯黃了。

皇甫雪的收獲使得管一見及沈鷹的手下爲之雀躍不已，並且發出信鴿把派出去的人手召集回來。

沈鷹把石一平召來，讓他看過郭小娥的屍體，便準備向梅傲霜索取酬金，可是石一平禀道：「梅副帮主去了皖西，尚未回來，在下回去之後再請求鄒總堂主派人去皖西禀告。」

沈鷹心頭一動，訝道：「鄒總堂主是誰？怎地老夫未曾有過耳聞？」

石一平苦笑道：「他是副帮主新近委任的。」

管一見也是一奇。「梅傲霜將他越級提升？」

「不是！」石一平道：「副帮主在外面請他回來的，現時因爲副帮主不在總舵，所以暫時由他主持總舵一切，將來如果有事，兩位可直接找他。」

沈鷹沉吟了一陣子道：「梅傲霜總共舉薦了多少個人入貴帮？」

「總共六個，一個是負責漢口江北總分舵的韋堂主，一個是巡堂的章堂主負責各地分舵的聯絡及監督，一個是作在下副手的白耀日，一個是林舵主，一個是許舵主，另一個就是鄒總堂主了！」

「他們是在何時入帮的？」

「有先有後，不過鄒堂主及林舵主却是在鐵帮主死後才來的。」

「你清楚他們的底細麼？」沈鷹接問一句。

石一平訝道：「神捕因何對他們感興趣？」

沈鷹笑而不答。

石一平道：「在下回去之後設法打探一下，如果有了資料才向神捕禀告！」他又苦笑了一下，「在下怕不能如願，因爲在下日益不受重視，手下又很多是鄒總堂主及白耀日推薦入帮的心腹，處處受掣肘，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待本帮與巨鯊帮火併之後，在下便打算引退了！」

端木盛插口道：「石堂主正在盛年何必如此消極！嗯，姚百變已在這裏，他想和你單獨談談，未知石堂主意下如何？」

石一平喜道：「在下正有此意，煩請端木英雄引見！」

「可以，不過這件事情請石堂主不要洩露出來。」

「這個自然，在下明白，各位但請放心。」

「請石堂主跟在下入房與他相見。」

當石一平從房中出來之時，臉上滿有狐疑及憂傷之色，他匆匆丢了幾句門面話便辭別。

× × ×

郭小娥被悄悄葬在鐵凌威墳墓之旁。

過了五六天梅傲霜尚未把酬金送來，沈鷹打算把蕭穆留下，自己帶雲飛烟及顧思南回江北，在他來說這件案子應該已結束，起碼姚百變已付給他二萬両酬金，即使梅傲霜的酬金收不到，他也不會白費氣力了。

這天早上他剛把主意告訴蕭穆時，雲飛烟突然自樓下廂房走了上來，她走得很急，以致木梯咚咚咚地响着。

沈鷹眉頭一皺，他一向很討厭手下辦事毛燥，刹那臉色迅速一沉。「烟兒，什麼事使你不能鎭定。」

雲飛烟指一指手中的一本手抄册子道：「叔叔，你看這裏，這是郭小娥寫的日誌，我剛看到。」

沈鷹心頭一動，伸手自雲飛烟手中接了過來。

這一頁是這樣寫的。

「春日三月，鶯飛草長，風光明媚，該是個郊遊的好日子，不過爲了凌威的話，余還是深居簡出，每日讀書練武解悶，四年的刻板生活使人難以忍受，不過一想起凌威對余的體貼及恩愛，又使人充滿生機。

「晚上凌威又自地道出來與余相會，他今天不知怎地竟然一再需索，梅花三弄之後，身心俱倦，昏昏欲睡，不料凌威竟然向余求討一包『九天仙藥』的毒藥，這種毒藥服了絕無痛苦，可是死亡極速。

「余心中十分驚奇急問原因，彼說姚百變及莫朝天碍手碍脚想把他倆除去，凌威志氣很大，彼立志要獨自一人雄霸長江，如今基礎漸穩，自然容不得二個把弟分享成就。

「余雖然覺得他對兄弟心狠手辣，可是回心一想姚莫兩位一死，凌威將需一段時間來補充實力，那麼明春進擊巨鯊帮的行動將會押後，表哥對余雖然無禮，可是姨丈及姨母對余却恩情深重，余不能爲巨鯊帮盡力，若然能推遲危機的來臨也算是略盡一點心意了。

「是故余即把一包『九天仙藥』交給彼，凌威臨行時又討了一包解藥，說是彼將先服了解藥後邀把弟共飲，這樣才不致引人思疑，『九天仙藥』死狀如同熟睡，余心驚彼城府之深，機心之密，一夜難以入眠。」

沈鷹看到這裏證實了自己早先的推測

，鐵凌威本就有鏟除姚百變及莫朝天之心；由於莫朝天對他的愚忠，他表面上拉攏他與不羈的姚百變對立，使大江帮帮衆對他沒有好感，如此即使他死了衆人也不會同情死者。

結果莫朝天也死了，反而姚百變僥倖逃得一命。

沈鷹急急翻過另外一頁，這是第二天的事。

「昨夜難以入眠，今晨醒來有點頭痛，宵來不斷思索凌威欲行之事，姚莫兩位若死，余豈非間接殺人，凌威若跟表哥火併，余又將處於何等地位？」

再下去連續幾天都未提及此事，沈鷹署看即過，翻了幾頁目光立即一盛。

這一天劈頭第一句便吸引他。

「今晚凌威謂彼的計劃這幾天便要實行了，彼已傳召兩個把弟回總舵，余內心更如火煎，日夕難熬良心的譴責，凌威回去後余亦決定明日暫且離開此地，余的確需要冷靜一下使情緒平復。

「余此決定剛才沒有告訴凌威，也難待他再來，無計可施之下，只好留字告訴彼矣。」

「余特地將金釵壓在留字之上，凌威自然知道是余寫的。」

日誌至此寫畢，沈鷹看完閉目瞑思一陣，他決定再留下來，使他留下來的理由是他從日誌看出一個重大的疑點。假如日誌中所述全是眞實的，那麼這案件就得重查。

假如鐵凌威既有「九天仙藥」的解藥，爲何還會毒斃？

理由可能有兩個，第一個是他臨時忘記事先服解藥。

第二個理由是那壺酒在鐵凌威下了「九天仙藥」之後，又讓別人暗中下了別種毒藥，鐵凌威雖然服了解藥，可是那解藥只能解「九天仙藥」之毒，另一種毒藥仍能致他於死命。

這兩個理由以第二個的可能性最大。

但假設郭小娥日誌記錄不眞實，而她給鐵凌威的解藥又是假的，那麼鐵凌威仍然是死於「九天仙藥」之上，也即是說死於郭小娥手中。

假如這個假設符合事實，這件案子便算完結，因爲兇手郭小娥已經伏誅。

到底那個假設才符合事實，毒殺鐵凌威及莫朝天的兇手又是誰？

沈鷹沉忖了一陣便吩咐顧思南去把管一見請來商量。管一見這兩天正在衙門辦事。

不一會管一見便放下一切趕了回來，他一口氣把沈鷹指給他看的郭小娥的日誌看遍。

他看了之後，跟沈鷹一樣泛起了那個疑問，這個發現使他震驚，假如日誌所載是事實，則郭小娥便死得寃枉而自己與沈鷹亦成了罪人，他決定把案子弄得一清二楚以免失職。

他不去想那個疑點，先將這件案子由頭到尾細想一遍。

讓他倆懷疑郭小娥是殺人兇手的有幾個綫索及推論。

第一是那個繭字，繭與蛾本就有關係，何況郭小娥的住所有對「春蠶到時絲方盡，蜡炬成灰淚始乾」的對聯，這已證實鐵凌威的字跡。似乎鐵凌威也是懷疑毒殺他的人就是郭小娥。

第二點，秋菊被人毒殺在郭小娥家。

第三點是郭小娥跟鐵凌威的關係。

第四點是沈鷹從地道爬出井口後，內院分明有燈光，可是一瞬間便熄去，似乎郭小娥發現東窗事發而逸去。

管一見仍不斷思索，此刻他倆的手下都聞訊集中在一起，雲飛烟簡略把郭小娥日誌的記載轉述了一次，衆人聽後都是心頭大震，覺得案件頗有可疑。

皇甫雪想了一想，開口道：「屬下亦是懷疑郭小娥不是殺人兇手，這不是指她在臨死說自己寃枉這句話，而是……」

沈鷹及管一見都從沉思中清醒過來，不約而同轉首望着他。

皇甫雪嚥了一口口水才續道：「從郭小娥對待霍震雷兒子的態度上證明她絕非是個絕情寡義的女人，否則她大可以藉那小孩的生命而逃脫。」

雲飛烟道：「正因爲她有情有義，所以鐵凌威向她索取毒藥她不忍拒絕，但又受不起良心的煎熬，這種人我也是不相信她能狠心毒死自己的情人。」

沈鷹沉聲道：「但可能她日誌所說根本是假的，說得嚴重一點，她是在製造假證據用以欺騙懷疑她的人！」

雲飛烟一怔，一時說不出話來。

端木盛脫口道：「咱們目前最重要的事是想辦法來證明日誌的眞假，起碼也得證明其中一部份的眞僞！」

顧思南道：「郭小娥已經死了，還有誰能來證明她的話的眞僞。」

蕭穆接道：「有，石一平可以證明鐵凌威是不是死於『九天仙藥』之下！」

風火輪亦道：「屬下明天立即趕去白沙舖查詢郭小娥搬去該地的日期，便能證明郭小娥是不是在鐵凌威死去之前便離開武漢！」

沈鷹及管一見雙雙露出默許及讚許的目光，管一見道：「皇甫雪你去把石一平找來。」

沈鷹看一看天色，道：「且慢，待吃了晚飯才去，咱也得再研究一下才好調查。」他揚一揚手中的日誌。

× × ×

顧思南剛出去一會，便又回來，原來他在不遠處碰到石一平，石一平本就要來找他們。

當他上了樓，見廳裏黑壓壓坐滿了人，甚至連姚百變也坐在一起，不覺一怔。

管一見叫風火輪倒了一杯茶給他，問道：「石堂主，你來得正巧，老夫正有話問你，鐵帮主及莫朝天的死狀有什麼特別之處？」

石一平心中大爲詫異，却沒有表示出來。「鐵帮主臉上青青黑黑，鼻孔流血，臉上肌肉扭曲，似是十分痛苦，莫帮主雖然也是滿面黑氣，但臉上却頗安詳！」

沈鷹仔細一想，猛地打了一下大腿，道：「這是因爲莫朝天體內另有『九天仙藥』的毒素的關係，而鐵凌威因爲服了解藥所以死前痛苦，咦，他的死狀倒與秋菊相同，難道他們同是中了相同的毒藥，只不知兇手是否同是一人。」

石一平脫口道：「沈神捕說得不錯，鐵帮主的死狀果與秋菊一樣，兇手當然是同爲郭小娥一人了，這還有什麼值得懷疑的？」

沈鷹笑而不答，管一見道：「暫時還不能告訴你，再過一段日子可能會有重大的發現，那時才告訴你也未遲！」

石一平滿腹狐疑，他是個仔細的人，心想他們既然不說，也就不好詢問。

沈鷹道：「上次托石堂主調查的事進行得怎樣？」

石一平嘆了一口氣，喟然道：「在下處處受掣肘，加上他們又絕對不談往事，調查到的十分有限！」

管一見道：「梅傲霜是不是巫山派的弟子。」

「是，這事江湖上同道都已知道！」

沈鷹接道：「請石堂主把所調查到的說出來，等咱有個耳聞。」

「是。」石一平咳了一聲，道：「聽說鄒總堂主跟敝副帮主有同門之誼，而在下有次亦見到他施展巫山派的身法，自路北堂夫婦死後，巫山派日漸式微，近年來已沒有人想學巫山派的武功了，看來鄒總堂主是巫山派弟子已沒疑問。」

沈鷹露出讚許的神色，石一平精神一振。「韋堂主是蜀北的一個沒落官家之後，他的武功很雜，看來跟過不少武師學藝，但似是走內家路子，武功跟在下大概在伯仲之間，至於韋堂主輕功頗佳，他是嶺南『飛鷹』周老爺子的傳人，這人能說會道，處事頗圓滑，因此担巡堂堂主倒頗稱職，梅副帮主推薦入帮的人以他最得手下敬佩。」

沈鷹等人仍等他說下去，石一平苦笑一聲道：「在下只能調查到這些！」

姚百變突然罵道：「媽的娘！那婆娘反客爲主，這下子大江帮豈非成了她的私人產業了！」

石一平再次苦笑，此時他對姚百變早已敵意全消，聞言接口道：「可惜屬下自身處境已頗難堪，不能使二帮主重回帮中主持大計。」

姚百變露出深邃的目光，沉聲道：「終有一日姚某還會重回大江帮，告訴那些好兄弟，姚某必定痛改前非，竭力重振大江帮的聲威，擊倒巨鯊帮，穩定基業。」

石一平肅然起敬，忙道：「在下願爲二帮主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姚某現在只剩下石兄弟一人了，這些日子你一切要小心，眞的待不下去，就暫時離開，目前他們勢大，你單人匹馬難以拒抗。」

石一平身子顫動，流下兩行熱淚。

陰謀

風火輪從白沙舖帶回來的消息，使衆人精神一振。

郭小娥是在秋菊死前十天便到了白沙舖安居，而且她每日都到那間酒家沽酒解悶。

沈鷹及管一見一直都有個感覺，自從看了郭小娥那本日誌，他倆便覺得郭小娥絕非是一個心狠手辣，絕情寡義的女人，這種人怎會是殺人兇手？

那麼，兇手到底是誰？

管一見認爲先從毒藥方面來研究，普通烈性毒藥，中者通常會七孔流血，而鐵凌威及秋菊却只是鼻孔流血，這是什麼毒藥。

如果能查出毒藥的性質，豈非已解決了一半的問題。

是故管一見立即把手下派了出去，這些天他已兩次上大江帮見着了鄒總堂主及章堂主。

鄒總堂主單名一個章字，三十七八的年紀，皮膚異常黝黑，寡言沉着，管一見覺得他機心頗深，很難從他口中挖出什麼來。

章煥新雖然滔滔不絕，可是每能避重就輕，在關鍵的地方輕輕一帶而過，盡管他的性格與鄒章不相同，可是同樣城府深沉。

即使如此，管一見還是認爲這趟沒有白走。

× × ×

晚飯後管一見易了容潛在大江帮總舵附近，入黑之後見鄒章獨自一人離開總舵，他衣錦履新似乎去赴宴，管一見悄悄跟在他背後。

鄒章左轉右轉，穿街過巷，大搖大擺，到了一家大院之前，他住了脚，左右看了一回才閃身進去，管一見若有所失，他認得這是城內最著名一家妓院，藏春閣！

他眉頭皺了一皺，脚步一緊，跟着亦入了院門，鄒章的背影剛在廻廊轉角消失，管一見不敢怠慢急趕幾步，有個鴇母迎了上來，掛上笑臉道：「客官可有舊相識的姑娘麼？」

管一見臉色一沉，粗聲道：「讓開，在下是來找個朋友！」

「找朋友？」鴇母臉上的笑容立刻不見，「來這裏找朋友？見你的大頭鬼！看你這副模樣料你也出不起錢，來人！」

管一見左手一伸捏着她的頸子：「要命的便不要再叫，府台大人是我的表哥，你不信在下可以讓你一日之內便得關門！」右手摸出一錠銀子塞在她手中，「跟我來！」

轉過廻廊鄒章已不知去向，管一見低聲在鴇母耳際說了幾句話，鴇母見他雖然貌不驚人，可是自眸子射出來的目光凌厲得令她不敢仰望，這種女人眼皮最雜，知他不好惹，點點頭道：「大爺請先到廳上用茶，老身一有消息便來相告。」

回身走去，她身軀肥胖，可是走動起來却頗快速。

管一見剛喝了一杯茶，鴇母便又扭動着水桶般的腰肢走來，她在管一見耳際耳語一陣，管一見道：「好，你立即去安排，等下有賞，不過今日之事你絕對不能傳出去，否則……」

他又射出一道凌厲的目光，鴇母打了個寒噤，迭聲道：「老身知道，老身一定守口如瓶！」慌忙告退。

一忽又回來把管一見帶到一間雅房內，室內芬香撲鼻，床褥尚有餘溫，管一見心中好笑。「不知那個霉星讓那婆娘臨時趕到別間房去。」

他摒退鴇母，關好門窗，屏息靜氣把

耳朵貼在左牆上，運了一陣功，耳力漸明，隔壁房的低聲終能斷斷續續聽到。

一個尖細的聲音道：「……頭兒叫你盡早把石一平除掉，這厮跟管一見他們眉來眼去……對咱很不利……」底下的話因爲說得太低，管一見聽不到。

過了一會，只見鄒章道：「師妹……她何必這般急？誰會知道……太急反而不美……欲速則不達……」

先頭那個又道：「她說那兩隻老鷹不是尋常人……最少也得把他攆走……夜長夢多……皖西方面軍情頗急……不能分心……」

鄒章喟然道：「好吧，本座也是基于大局，蟄伏多年的願望眼看……出人頭地……告訴她……本座的大志也不小，單只一水長江本座還未看在眼中……」

「頭兒說，待巨鯊帮滅了之後，她便重整帮風人事……二帮主之位便名正言順，只望屆時二帮主提携屬下一二！」

鄒章哈哈大笑：「本座自不會虧待你……你先回去吧，本座一忽兒再走！」

開門聲响起，跟着又傳來門門之聲，隔一會，只聽鄒章大聲道：「黛月你怎地睡着了？大爺找你來可是來找樂子的！」

只聽一個女人似剛睡醒地道：「奇怪，妾身只喝了一杯怎地就會睡着了。」

鄒章笑嘻嘻地道：「許是你昨夜那相好的弄得你整晚沒睡！」

黛月笑罵道：「死相……哎呀，你這般急幹什麼？」

「幹什麼你還不知道？袴子都脫下來啦……」

管一見感到一陣噁心，忙把耳朵拿開，他坐在一張椅上閉目沉思。

過了好一陣，隔壁的門聲又响，管一見忙把眼在門縫處望出去，鄒章正準備離開。

管一見待他走過迴廊才推門而出，好在他知道鄒章的去向，因此也不怕會被他撇掉。

到了一條小巷管一見終于追上了他，鄒章聽見背後的步履聲，轉身過來，目光電射，管一見毫不理會畢直走到他面前，冷冷地道：「閣下怎地用狗眼看人？」

鄒章勃然大怒道：「閣下因何出口不遜！」

「豈只出口不遜，大爺還想把你的狗眼摘下來。」

鄒章怒極反笑。「只怕未必！閣下所爲何來不妨直說。」

「待拳脚分了高低自會告訴你。」

鄒章益發思疑，沉聲說道：「閣下是誰？」

「大盗畢留人！」管一見變臉道：「把錢乖乖獻出來，免受毒打之苦！」

鄒章聽他所說心情倏地一鬆，再看他貌不驚人，以爲是城內賭了眼的毛賊，却因自己剛來此地不久而不知自己的身份，當下長笑一聲道：「有本事你自來取！」

「好，難道老子會怕你不成？」管一見裝出兇悍的神色，猛向他打了一拳。

鄒章一皺眉，心想這厮眞的胆大包天，偏身一錯，手起掌落望他後頸切下。

管一見右拳迎起直擊他手腕，鄒章迅即化掌爲抓，管一見御肩偏身一閃而過。

鄒章吃了一驚，心想這毛賊看來毫不起眼，但功夫却不含糊，當下連擊五掌，一掌緊過一掌，這下他是動了眞火，立心把他斃在掌下。

管一見武功豈止不含糊，他不過是想試試他的斤兩而已，他一伏腰，手掌自鄒章臂下突入，鄒章發了五掌他只發一招便把鄒章的攻勢盡數破去。

鄒章怪叫一聲，手腕一沉，封住管一見來勢，管一見微微一笑，手掌合起來，只露出中指，向他脈門劃去，左拳疾如星火向他頭部猛然擊去。

鄒章腰向側前一彎，左手陡地縮回，右脚倏地踹向對方面前，這招十分怪異，通常在這種情况下根本不能出脚，可是奇怪還不止如此，鄒章那一脚臨至半路改蹬腰腹，未待脚底觸及管一見之身，霍地轉了半個身，右脚再度揚起一脚踭改蹬管一見頭部，這一腿連續幾道幌招至此才是實招，勢如奔雷，帶起一陣勁風。

管一見大出意料，總算他經驗豐富，臨場鎭定，一怔之下，立即後退一步。

鄒章左脚單足一移，右脚去勢更疾，管一見右手慌忙架擋，鄒章改踢爲壓，脚踭擊在他小臂上，又再揚起直踹。

管一見從未遇到一個脚法如此神奇莫測的對手，倉猝間，身子如紙張般向後竄退，他退鄒章立進，腿踭始終不離管一見要害。

管一見長嘯一聲，右手指疾點他脚底之湧泉穴，鄒章又轉了半個身，改踢爲掃，力蘊千鈞，管一見騰空而起，足尖在屋瓦上一點，疾掠而去。

夜空中傳來鄒章的笑聲。

× × ×

管一見回到窩裏，他心中的推論已經完成。

梅傲霜久有鵲巢鳩佔之心，她不斷擴大自己勢力及增加親信，在她取得了大部分大江帮兄弟的信任之後，便加速進行。

鐵凌威等死後，她更加速翦除老臣子，因此石一平遲早將難倖免，而梅傲霜的志向頗不小，她不以得了大江帮爲目的，其最終目的是雄霸長江，甚至問鼎水路總瓢把子的寶座。

鄒章將是她的得力助手，巨鯊帮雖然尚未消滅，她已先答允事成讓他坐上二帮主之位。

鄒章的掌法以及身法無異是巫山派的招數，可是其脚法却是苗疆龍家的獨門腿法。

看來鄒章不但學了巫山派的武功，而且在苗疆的日子也不短。

他立即派顧思南上大江帮，無論如何要請石一平來此一趟，跟着把他今宵所見告訴沈鷹，沈鷹一聽之後目光大盛，立即抽出烟桿抽吸起來。

管一見又派人去巫山以及苗疆一帶調查。

幾天之後，調查鐵凌威所中之毒的手下已回來報告。

路遠道：「據『百毒老人』說，這種毒藥除了苗疆的『兩點紅』之外，別無其他毒藥有此功效及死狀！」

另一個接口道：「所謂『兩點紅』那是指中毒者，死後兩個鼻孔會出血，據『

百毒老人』說這種毒藥無色無嗅，下在任何食物中都不會稍改食物的味道，最是難防，即使以銀簪沾試也要過了一段時間，銀簪才會變色！」

苗疆兩字入了管一見之耳，他陡地把鄒章跟它聯在一起。

這毒藥是不是來自鄒章，因爲他懂得苗疆龍家的獨門腿法，這種腿法絕不易學，鄒章使得如此純熟，證明他在苗疆的日子絕不短。

那麼即使他懂配製得『兩點紅』也絕不稀奇，果如此，郭小娥的確死得很寃。

秋菊是誰殺的？只要查到其中任何一案的兇手，另一案也就破了。

枫林血戰

一月之後，去巫山及苗疆調查的手下返回武漢，管一見立即召開會議，佈置了人手及一切，立即趁夜出動。

仲秋肅殺，深夜冰凉如水，姚百變及石一平却格外熱沸，他倆帶頭而來，刹那已完成了對大江帮總舵的包圍，管一見向他打了個手勢，姚百變，石一平，蕭穆立即向正門長驅直進。

離大門尚有十餘丈，大江帮的巡邏隊經已發現，高聲喝問。

姚百變冷聲道：「你等連本座也認不得了麼？各位兄弟聽着，本座今日重回大江帮，志在清洗新進入帮的那批妖孽，凡我舊袍請讓開。」

「啊，是，是姚二帮主……屬下，屬下作不得主！」

姚百變長笑一聲，傲然道：「去把鄒章喚出來，說是本座要見他！」他一邊說，一邊走，話說完人已站在大門口，目中厲光畢射，一沉聲：「怎樣？你們還不讓開，難道你們自忖能抵擋得住？」

大江帮兄弟心頭都是突突亂跳，可是帮規森嚴，至此仍不敢讓路。

姚百變知道不下威絕對不成，他指着個生面的帮徒道：「你是新進入帮的！」

那人打了個哆嗦，口上仍然硬道：「是又怎樣？咱會怕你這個毒殺兄弟的叛徒麼？」

姚百變臉色一變，心中陡地升起一股怒火，喝道：「有種！」足尖一頓，身子便像箭般射前，右手成爪抓向他面門。

那人大吃一驚，一退再退，但他快姚百變比他更快，那人鋼刀一翻斜削姚百變手掌。

姚百變冷笑一聲，手腕倏地一翻，落在刀背上，一扯之下連人帶刀拉了過來，刹那左足踢出，把那人踢飛，那大漢慘呼一聲，「怦」地一聲摔跌地上。

姚百變隨手拋開鋼刀，大踏步而入，其他人那敢再出手攔截？石一平及蕭穆立即左右相隨跟着姚百變入內。

大門之後是個大院子，這院子異常之大，可容得下七八百人，院子之後是個大廳，姚百變剛踏上一級台階，鄒章已率領章煥新及白耀日等人出來。

姚百變目光一凝，沉聲道：「你來得正好，省得姚某入去找你！」

鄒章喝道：「亮燈！」跟着哈哈一陣大笑，「鄒某還以爲你帶了千軍萬馬來，却只是你們三個不成氣候的東西，哈哈，你不覺此乃以卵擊石麼？」

姚百變道：「本座若無十足把握豈會貿貿然而來？」

話音剛落院子裏已燃起了無數的火把，把周圍照得纖毫畢露，人影晃動間，牆頭上出現了不少人。

鄒章一驚拿眼一掃，認得出是管一見及其手下。他乾笑一聲道：「原來你是找了這個靠山！」突然提高聲浪，「久聞管神捕絕對不無理擾人，也不插手江湖帮會的漩渦，今日不請自來是何道理？」

「因爲管某已查出鐵凌威，莫朝天及秋菊三人之死與你有關！」管一見揚聲道：「管某受人所托自得來找你！」

鄒章高聲道：「鄒某什麼與他們之死有關？」

管一見沉聲道：「他們都是死在『兩點紅』的毒藥之下，這是苗疆毒龍洞的獨門秘傳，而你是毒龍洞洞主的女婿！」

鄒章臉色大變，急道：「胡說！鄒某至今尚未娶妻，豈會是苗山的女婿！」

「若然不是他女婿，你又何來知道毒龍洞洞主苗山之名？需知他在苗疆雖然頗有點聲名，可是在中原知道者却寥寥可數。」管一見冷冷地道：「可惜管某早年跟侗族酋長頗有交情，管某派人去查問，他自然不會對我隱瞞！」

鄒章面如死灰，仍强辯道：「即使鄒某懂得配製『兩點紅』毒藥，也不能證明他們是被鄒某毒殺的！」

管一見冷笑一聲：「你本不叫鄒章，本是巫山派掌門路北堂的長徒，可惜你心術不正，幾次欲入密室盗取秘笈，結果事敗反給路北堂夫婦驅逐下山，你到了苗疆做了苗山女婿之後，取了毒藥重回巫山把師父毒殺，然後再回苗疆投入龍家苦練龍家神腿三十六式！鄒章之名是你到了苗疆才採用的！」

沈鷹接口道：「單憑這些老夫等已可以把你格斃，替路北堂夫婦雪恨了！」

鄒章長笑一聲道：「好，鄒某就在此，你們有本事卽管過來！」

姚百變立即道：「各位兄弟都已聽清楚了麼？凡我兄弟請退開下去，以後只要對大江帮忠心，姚某既往不究！」話未落，鄒章手下幾乎全部退下！

鄒章等臉色大變，可是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梟雄，豈會就此束手就縛。他趁姚百變說話分神，凌空飛撲過去，左脚飛踢姚百變面門！

姚百變猝不及防，急忙後退，鄒章暴喝一聲，右脚跟着連環飛出，這一腿快如星丸，毫無先兆，也毫無軌跡可尋，眼看姚百變再也避不了。

鄒章目中兇光大盛，他存心要把他斃於脚下，即使事後自己寡不敵衆，但也已够了本。

金光一閃，風聲疾响，蕭穆金劍出手，人劍齊飛，劍尖直刺鄒章脚底。鄒章那一脚若不收招，無疑是把脚伸出去讓對方刺戮。

鄒章眼看好夢成空，急怒攻心，倏地一咬牙，擰腰一蹬改踢蕭穆面上。

蕭穆見他一雙腿使得如臂使手，不禁嚇了一跳，猛地吸氣沉身落地。他身形沉

下，鄒章的腿跟着壓下，蕭穆急揚劍絞擊，鄒章收腿直立。

姚百變怒吼一聲，拔出蛇形劍，手腕一抖，泛起三朵劍花，籠罩着鄒章胸腹，劍尖吐吞不定，如毒蛇吐信，令人難以揣測將刺何處。

白耀日及章煥新急步而上，石一平及蕭穆連忙迎上。管一見手一揮，牆頭上的人齊飛身下來，分站四面壓陣。

石一平找上白耀日，他惱他奪其位，因此一根尖頭短棍使得十分兇猛，白耀日的武器是一把鐵扇，他霍地打開摺扇，撥、搧、刺、割，變化多端，合起來又能使出敲、打、戳、點四字眞訣。

石一平的短棍也是一件奇門兵器，除了能當棍使用之外，尖端的尖刺還能使出判官筆及短槍的招數。兩人武功不分上下，不過石一平內力較深厚，時間一久，便逐漸佔了上風。

蕭穆對着章煥新一上場便大佔上風，他十招之中倒有七招是攻勢。五六十回合之後，章煥新已只能苦苦招架，無力反攻了。

姚百變跟鄒章的龍虎鬥更加慘烈，十招不到姚百變已給他的脚掃了一下，所幸只受輕傷，但他劍法十分詭異，過了五招賣了個破綻引他出脚，劍尖却在鄒章的腿上劃了一道血槽。

由於鄒章的腿法十分奇特，姚百變應付維艱，待對方把龍家神腿三十六式使了兩遍之後才逐漸穩定陣脚。

「啊」一聲慘呼，章煥新慘叫倒地。

這聲音傳在白耀日耳中不由打了個寒噤，手上一緩，石一平趁機一棍格開鐵扇，緊接着手腕一擰，再一棍敲在他手腕上，「喀嗤」一聲骨裂扇墜。

石一平得理不饒人，棍一翻棍尖直刺他心窩，白耀日背後冷氣直冒，顧不得身份伏地滾開。石一平哈哈一笑，道：「你若投降饒你一命。」

白耀日急道：「休想！」

管一見接口道：「你不是首惡，只要放棄抵抗便請站在一旁！」

他說得機巧，白耀日臉子放得下，果然站在一邊不發一言。他的舉動使得鄒章十分憤怒，罵道：「白耀日，當時你是如何對本座保證的？你忘了自己的誓言？」

白耀日臉如死灰不發一言。管一見冷笑道：「他是棄暗投明，天下共讚，在你此種弒師逆子之前還需守什麼諾言？」

鄒章一口氣幾乎氣得轉不過來，收腿一慢，姚百變一劍削下他一大片肉來，鮮血立即迸出，鄒章痛得冷汗直冒，他自知難以倖免，暴喝一聲，左右雙脚凌空連環飛踢，勢如瘋虎，銳不可當。

姚百變一劍得手正在慶幸，刹那雙脚已將至，姚百變驚呼一聲急退，可是鄒章來勢既快且猛，退之已不及！

蕭穆急呼臥下，姚百變慌亂中如奉綸音，千鈞一髮之際伏地臥下。鄒章吸氣沉身，如巨石般壓下，姚百變避無可避，長劍盡力上送，「噗」一聲長劍自鄒章胯間直刺沒柄，而姚百變手臂亦承受不住鄒章的壓力，手肘沉上擊在自己的脅上，「喀嗤」一聲，肋骨，已斷了兩根。

× × ×

次日管一見及沈鷹立即帶人向皖西急進。

白耀日的叛變使沈鷹及管一見心頭更加踏實。

「毒藥是梅傲霜趁秋菊不覺時傾下酒壺中的，秋菊也是她派鄒章去下手的，因爲她怕秋菊事後會懷疑她，所以把她辭退，而她亦早巳知道鐵凌威有外遇——女人對這方面是最敏感的，這事巳有四年之久她豈會不知！

「那條地道管一見那次沒有發現，那晚她却發現了，並從此而知道秋菊離開大江帮後住在那院子裏。

「梅傲霜是個敢作敢爲的女人，她年輕時巳對師兄有意思，發現了鐵凌威有外遇之後便與他魚雁相通，結果兩人勾結毒殺了鐵凌威，掌握了大江帮的大權。實現了嫁給鐵凌威的目的。

「她的野心很大，志在天下武林，她打算先取下長江，繼而逐鹿中原，決心要當上破天荒的第一個女盟主，她做事計劃周詳，沉着能做大事，所以我們便決定跟她闖天下……」

這是昨夜白耀日招的供。

沈鷹坐在馬背上，心中暗道：「恐怕鐵凌威機心雖深却遠不及她，而且連他自己的老婆也不了解，也因此才會死得不明不白，臨死還懷疑兇手是對他深情欵欵的郭小娥！」

秋風撲面，乾燥鋒利，裂人肌膚，也吹得衣袂獵獵作響，風雖急却阻擋不了十多騎逆風怒奔的駿馬，呼呼的勁風也吹不散羣英急切飛赴皖西的決心。

幾天的急馳越鄂過贛，皖境巳在望，大江帮的前敵指揮所設在安慶，離此只有一日之程了。

沈鷹不想衆人太過疲勞，傳令將馬速放緩，臨午更在一小集歇了個多時辰才再上路。

馳了十多里路後，前頭出現一座楓林，深秋時分楓葉紅得如火似血，紅得令人觸目驚心。

雲飛烟一指前頭對顧思南道：「看，那楓林多美！」

沈鷹沉聲道：「遠看雖美，只怕藏有風險！」提高聲浪道：「小心，前頭那座楓林貼路而生，大家盡量靠另一邊走，以免林中有伏猝不及防！」

雲飛烟咧嘴一笑道：「叔叔疑心未免太大。」

沈鷹正容道：「小心駛得萬年船，咱們毀了鄒章，梅傲霜難免有個耳聞，此地巳是接近安慶，她派人在此設伏又有何稀奇？」

說話間巳到楓林之前，近看楓葉更是紅得似剛裂膚而滴之鮮血，就好像千百把火傘張置在那裏。

秋高氣爽，藍天萬里無雲，一望無際。衆人聽了沈鷹之言盡量離開楓林，走在路的那邊。

「轟轟」幾聲路中沙石飛揚陷下幾個大坑，林中棲鳥齊相驚叫急飛，嘩啦啦地在頭頂上亂響，幸好衆人聽了沈鷹之言，只有一個管一見的手下陷了下去，隨即響起一聲慘叫聲，料坑下尚有其他埋伏。

管一見一拉馬韁將急竄的馬匹控着，

一片馬嘶聲後，衆人均巳停馬離鞍，顧思南第一個飛竄入林，烏金刀凌空急揮護住頭面。

雲飛烟急呼一聲小心，緊接着也射入林中。

其他人亦都不慢，眨眼之間颼颼連聲，先後射入楓林之中。

林中死一般寂靜，楓葉紅得刺目，衆人心頭倏地一緊，不約而同想起鮮血。

管一見沉聲道：「三人一組分開搜索，各組不可分開太遠！」

沈鷹同時高聲道：「小心地上還有陷阱！」

衆人想起剛才的情況都不禁一凜，落脚異常小心。沈鷹吸氣提升，雙臂一劃，級級升高，立於樹梢，雙目烱烱，極目望去，居高臨下監視一切。

管一見見狀依法劃葫蘆立於另一棵樹上。「小心注意樹葉深處藏人！」

刹那沈鷹見到十丈之外一棵樹無風自動，心頭大喜，示意管一見，兩人立即展開提縱術踏枝行去，去勢雖快，樹枝却絲毫不彎。

他倆一動蕭穆及端木盛即時發覺，不約而同展開身法掠去，他倆這一奔又使其他人迅即學樣一齊竄前。

十丈距離眨眼即至，沈鷹運勁於臂，凌空猛擊一掌，凌厲的掌風把楓樹枝葉吹飛折斷，跟着便見一團灰影墜地。管一見在一旁早巳全神戒備，見狀猛使個千斤墜，急速沉下。

半丈之前有一人剛從地上爬起向前逃跑。管一見一聲長笑，怪鳥般飛起，半空折腰沉身，右臂暴伸，鷹爪抓着那人的後衣領。

那是個粗壯的漢子，在管一見手中似乎龐鷹爪下的小鷄，被管一見一提雙脚離地，不料那漢子悍不畏死，右手鋼刀復翻疾劈管一見右臂。

管一見冷笑道：「米粒之明也放光芒！」左手曲起，雙指隨即一彈，錚一聲响，鋼刀被彈開三尺，那漢子一條右臂隱隱作痲。管一見見蕭穆等人趕至，隨手把他摔在地上。大漢痛得哼出聲來，蕭穆立即一脚踏在他身上。

端木盛急道：「此地還有沒有其他人匿藏？」

大漢不作聲，蕭穆足上使勁，大漢骨頭得得亂响。

只聽一聲怪笑傳來，跟着有個女人道：「好威風，這樣對待一個嘍囉不怕失了身份？」

管一見笑道：「不這樣怎請得你這大帮主？」

梅傲霜冷如寒霜，小嘴一撇，冷聲道：「笑話，我梅傲霜是何等人也，豈會作縮頭烏龜！」聲音未落，背後湧出一大批手下來。

沈鷹冷冷地道：「閣下在路上設伏似亦不高明，這對於路人產生不便，咱們只是對一個行兇作惡的人略施懲戒而巳，想不到反遭閣下倒咬一口！」

梅傲霜道：「閣下之口果然鋒利，可惜梅傲霜今日來此絕非爲了與你鬥口！」

管一見笑道：「此言正合老夫之意，老夫數十年的經驗屢次證明失敗者通常要作最後的掙扎，你也絕不例外！」

梅傲霜嗤地一聲笑了出來：「我失敗？此言說得未免太早！」

「起碼也是陰謀失敗，被人揭穿眞面目，大江帮兄弟將不會再聽你的話，而它亦再不能作爲你完成大志的工具了！」管一見道：「老夫此言可有說錯？」

梅傲霜神色一黯，澀聲道：「老娘的計劃天衣無縫，千算萬算算不到那壺酒本來巳被鐵凌威先下了『九天仙藥』，也算不到郭小娥那賤人死後還會留下一本日誌，若非如此，你，還有你沈鷹，你們自信能把這秘密揭穿麼？」

管一見及沈鷹都是心頭一沉，心念電轉之下，不能不承認她是平生所遇之中最爲厲害的一個女對手，這案子雙鷹齊出，還得在郭小娥那本日誌中發現了蛛絲馬跡，才把眞兇尋着，對他倆來說眞有雖勝猶敗之感！

管一見一怔之後，反問道：「你自信與你的手下能打敗我們麼？汝等來此豈非自投羅網！」

梅傲霜哈哈一笑，道：「你不必再費唇舌企圖奪我手下之志，他們都是老娘的死士！再說老娘即使明知不敵還是要來，一錯之後豈能再錯？老娘不在此刻把事情解決，將來豈非整天吃不知其味，不時要預防你倆找上門來？」

「你豈只一錯，」管一見冷笑道：「當日你聽石一平之言答應聘老夫調查此案已是一件大錯！」

梅傲霜猛打個哆嗦，目光露出的盡是怨毒之色。

只聽沈鷹接道：「你實在很聰明，機心深沉，老夫數次與你相見都看不出絲毫端倪，此刻老夫才想起大江帮總舵地下密室梨木桌上刻着的那個繭字可能就是你做的手脚！」

梅傲霜得意地笑了起來：「還是禿頭的比較聰明！」

這當眞是當着和尙罵禿頭，沈鷹平生最恨人罵他禿頭，聞言之後臉色迅即扳起，冷聲道：「老夫只得讓你嚐嚐徹底失敗的滋味了！」

梅傲霜恨恨地道：「不必恫嚇，梅傲霜做人一向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對我來說一次失敗已絕難忍受！破釜沉船不勝即亡，一夫拚死萬夫莫當，兩位可得當心啊，預防被蛇兒咬着了要害！」這女人果然厲害，針鋒相對絕不退讓。

管一見笑道：「如此讓老夫領敎你這毒蛇的厲害吧！」拍拍雙掌，運起勁來，骨頭像炒豆般亂响。他手下不由緊張起來，管一見平日輕易不用的鷹爪功，此刻已運了起來，看來梅傲霜絕對不是一個好相與的女魔。

沈鷹陡然道：「老管還是讓我來，此婦目中無人，老夫不給她點顏色瞧瞧，還眞會讓她看扁了！」

梅傲霜格格亂笑：「兩頭扁毛一起來吧，老娘量大容得下！」她直把雙鷹當作飛禽。

沈鷹怒道：「好個潑婦，鐵凌威娶你之後不一頭撞死，已算他大量！」

管一見長笑一聲道：「像你這樣毫無女子的溫柔嫵媚的悍婦，難怪鐵凌威跟郭小娥如此恩愛！娶個這樣的老婆乃人生最大的痛苦！」

他雖然在笑，但他手下人人俱知管一見此刻心中實在異常震怒！

管一見這句話深深刺痛了梅傲霜，鐵凌威生前曾多次笑說她可惜不是男人，使梅傲霜自尊心大受損傷，不過她機心深沉忍住不發，此刻被管一見一言中的，好像給人揭了瘡疤！神志立即瘋狂起來，她右手一按劍上彈簧，錚一聲拔劍而出。

血紅的楓葉襯在她臉上，更顯得灰白冰冷。「兩頭扁毛都得死！」劍一引一招分刺管一見及沈鷹兩人。

管一見鷹爪一展撲入劍圈內，左手抓她雙眼，右手鎖向她持劍手腕，雙手帶起的勁風使梅傲霜鬢髮亂飛。

沈鷹臉色一沉幾在管一見發動的同時，左掌拍歪來劍，左掌直切她玉臂，疾如星丸！冷不防管一見突起一脚，直踏沈鷹腰際，乍生變化，沈鷹大吃一驚，怒哼一聲退開半步，定眼一看，管一見與梅傲霜已打得難分難解。

他爭不過管一見心頭憤怒，對梅傲霜手下冷冷地道：「你們還想袖手旁觀？」手一揮傳令手下衝上去。

顧思南巴不得他下令，見狀第一個衝前，烏金刀帶起一道弧光斜劊一個虬髯大漢，那大漢手中熟銅棍，連忙迎起。

皇甫雪也不慢，快劍出手分刺兩人，他倆一發勁其他人也不打話，拔出兵器圍了上去。

管一見及沈鷹的手下都是萬中選一的好手，人數雖然少了一半有多，仍能大佔上風，可是梅傲霜帶來的私黨死士，人人悍不懼死，所謂一夫拚命，萬夫莫擋這倒使羣豪縛手縛脚，戰局一時呈膠着狀態。

沈鷹抽出烟桿裝了一鍋，抽吸起來，他見蕭穆及端木盛的對手都比較强，走前一步掠陣。端木盛道：「晚輩的對手是漢口分舵的韋堂主！」

沈鷹說道：「你退下，讓老夫收拾他！」烟桿一圈把韋堂主的鋼刀盪了開去！端木盛自不敢與他相爭，連忙退下另找對手。

顧思南的快刀一展開，一口氣劈了六六三十六刀，虬髯大漢極力抵擋，刀鋒擊在銅棍上，叮叮噹噹亂响，那大漢震得手臂酸痲，顧思南越戰越勇，三十六刀之後再猛劈一刀，「錚」一聲巨响，熟銅棍被刀勢盪開，顧思南左腿驀地端起，正中那人小腹！虬髯大漢啊地一聲，蹲了下去，顧思南烏金刀迴斬，噗！頭顱離頸衝天飛起，斷頸冲出一股鮮血，似小孩燃放的烟花！

顧思南一抹臉上被濺及的血珠，刀一拖走向雲飛烟身旁。

夏雷的彩雲追月刀法更玄，十三刀之後已撂倒一人，虬髯漢子的慘叫聲傳來，他又回刀斬了一人。

沈鷹面對韋堂主自然輕鬆，不過他心頭甚怒，對他絕不稍假留情，十招之後盡是攻勢，韋堂主一張馬臉拉得更長，這慘慘的臉色比灰水還白，他是梅傲霜的不二之臣，來此已立必死之志，因此一有機會便拚死回攻！

激戰中，沈鷹一烟桿擊出，韋堂主突地大吼一聲，鋼刀不架反攻，直劈沈鷹胸膛！沈鷹冷笑一聲：「米粒之珠也放光芒，今日叫你知道厲害！」脚步一偏，閃開一步，手腕一翻，烟桿改戮對方面門！

韋堂主仍是不閃不避，刀一轉改刺爲橫劈，「橫掃千軍」，鋼刀帶着一片風聲橫截而至！

沈鷹冷笑一聲，身子如老鷹飛起，手腕一沉，烟鍋改敲他頭頂。

韋堂主獰笑一聲，左手倏地射出一蓬鐵蓮子，上三下三，左四右四，十四粒鐵蓮子齊向沈鷹飛去！

沈鷹怒哼一聲，一擰腰在空中斜翻一丈，不料韋堂主發暗器的手法十分高明，鐵蓮子在空中互碰之中，突然四面八方分射而出，其中兩粒直擊沈鷹背後。

沈鷹冷笑一聲，衣袖一捲一翻，那兩顆鐵蓮子倒向韋堂主射去，去勢之速有增無減！身子也趁勢衝下！

韋堂主吃了一驚，閃開避過鐵蓮子！沈鷹用力在烟咀上一吹，鍋中的一團燒紅了的烟灰，倏地飛出射向韋堂主臉上。

烟灰沾肉，痛入心脾，韋堂主不由伸手去揩！刹那沈鷹已如痲鷹般衝至！韋堂主魂飛魄散，伏地臥去，沈鷹腰一沉，左脚仍能踹在他脅下！

「喀嗤」連聲，肋骨斷了三根，沈鷹把烟桿當作暗器脫手飛去，尖銳的烟咀自他胸腹直飛而入。

「啊——」韋堂主發出一陣撕心裂肺的驚叫聲，梅傲霜手下人人心頭大悸，手上一慢，刹那又連斃幾人。

梅傲霜充耳不聞，她像生了一副鐵打的心腸，劍法仍如前緊密，招法並不奇詭但法度嚴緊，一招連一招毫無破綻露出。

管一見更加沉着，他經年難得找個可堪一戰的對方，此刻遊戰興趣越濃，鷹爪手每發一招，勁力都激得空氣嘶嘶作响。

「嗤」一聲，梅傲霜長劍突破鷹爪直刺而入，劍氣嗤嗤作响，砭人肌膚，管一見不慌不忙偏身閃開一步，左手一沉抓向梅傲霜手腕，右手倂起雙指如戟疾點「肩井穴」！

梅傲霜手腕一圈，長劍抖了幾朶劍花，左手迎起，作拑形揑向管一見臂彎關節。她劍尖引而不發，像毒蛇吐信，使管一見不敢冒進。

管一見右手護胸，左手肘一沉撞開梅傲霜手臂，鷹爪迅速探前，嗤一聲撕下一片衣袂！

梅傲霜吃了一驚，長劍驀地劃出，管一見早已摸淸她的劍法變化，食中兩指扣起，緊接着彈在劍身上，梅傲霜意不及此，長劍盪了開去，管一見一掌直擊她雙乳之間，勢疾如電！

梅傲霜大吃一驚，閃身後退。她退管一見立進，右掌不離她胸前三寸。梅傲霜這一驚非同小可！脚下用勁倒竄而退，一退丈五，再退又是丈五！

管一見如附骨之蛆，兩個起落，右掌仍籠着她胸前七個大穴！刹那左手跟着擊出，梅傲霜急吸一口氣，長劍回轉前身，左手也跟着迎出，「啪」一聲，梅傲霜吃不住管一見掌上傳來之力，身子搖搖晃晃連退三步。

三步之後背後碰及一棵楓樹，樹梢紅葉簌簌落下！管一見長嘯一聲，右掌凌空劈出一股凌厲無匹的掌風，勁風連帶地上之沙石樹葉齊向梅傲霜飛去！

梅傲霜一咬牙偏身一閃，躲在樹幹之後，「喀嗤」一聲，楓樹齊中而斷，斷樹向樹後的梅傲霜壓下，梅傲霜急忙斜竄，管一見不容她喘氣，飛身攔截，梅傲霜迫得退後一步。

刹那楓樹已壓下，梅傲霜這一驚非同小可！鋼劍護頂不避反而衝天而上，長劍絞斷枝梢，人也破葉而出！

她雖然終能脫離險境，可是被樹梢攔阻，上升速度難免較緩，高度也大不如平日，管一見經驗何等豐富，一吸氣凌空折腰斜飛，雙手如爪抓向梅傲霜！

梅傲霜也非弱者，急切間左脚尖點在右脚面上，身子冉冉上升，刹那管一見身子與她斜錯飛過，梅傲霜暗中鬆了口氣。

她高興得未免太早，管一見就把梅傲霜的一切身法全算在內，說時遲，那時快，他猛地一曲腰凌空打了個後翻，又向梅傲霜射去，左手一抓握住她足踝，這才勢盡沉下。

這一劍異常兇猛，管一見如不放手，在足尖觸及樹枝時，身子不穩必然不能閃避，梅傲霜臨危不亂，右手劍鋒猝然下刺，好個管一見不讓雙足沾及樹枝，右手自腰上扯下一條鐵鍊，一翻腕，鐵鍊纏着一枝較粗壯的樹枝，身子借力盪了開去！

他身子移動時左臂難免地會跟着擺動，梅傲霜那一劍便刺空。

刹那管一見雙足已觸及實地。梅傲霜一咬牙，長劍亂斬，管一見左臂一掄，梅傲霜便像風車般在他手中打轉。

轉了三四十圈管一見手臂漸覺沉重，一擰腰把梅傲霜使勁向地上摔下！梅傲霜臨死仍不氣餒，手中長劍當作暗器脫手飛射！「砰」一聲，梅傲霜身軀觸地立即不醒人事，她的劍也同樣到了管一見面門！

這一手大出管一見意料，待他醒覺時，長劍離他只有三寸距離，端木盛及夏雷在遠處望見不禁驚呼出口，連沈鷹的心頭也是一沉！

管神鷹絕非浪得虛名之輩，千鈞一髮之際，張口咬住長劍，饒得如此，身子也被長劍傳來之力震得搖搖晃晃，似乎喝醉了酒般。此刻，羣英的心才放下。管一見伸手取下長劍，隨口吐了一口濃血，却是舌尖被劍端刺傷！

管一見雖然獲勝，可是毫無勝利的喜悅，他默默把輕易不使用的兵器——緬鐵鷹鍊纏回腰上，只在眨眼之間，他便像蒼老了十多年般。梅傲霜一敗，其殘餘的手下門志盡喪，不一會都紛紛被解决。

埋葬了死屍，雲飛烟托着被點了痲穴的梅傲霜出林上馬，衆人亦隨之而去。

沈鷹抬頭一看天色，殘陽如火，遠處炊烟冉冉，已是黃昏時分，他低叱一聲，雙腿一挾馬腹，率先向回路馳去。

刹那馬蹄齊飛，敲擊在地上，彷似打响起了得勝鼓。

雲飛烟一回首，楓林在夕陽塗染之下，更像火燒一樣。馳了近里，天地陡地一暗，暮色經已四合，她拿眼瞧一瞧顧思南，身子突然像跌下冰窖般顫抖起來。

人生的變幻難道眞如黃昏景色變化時那般急速！男女之情難怪也像黃昏景色那般美麗，而又那般短暫？

一陣風吹來，雲飛烟衣袂飄飛，但却吹不散她心頭的陰霾！

× × ×

快艇乘風破浪橫過長江，沈鷹不待小艇泊岸，略一作勢，身子飛越三丈左右寬闊的水面，立足岸邊，上了堤一陣大風吹來，風中帶着黃沙，令人幾乎窒息，急風吹在身上，皮膚乾燥欲裂。

沈鷹這才醒起，這件案子由始至終，幾乎花了他五個月的時間，這是絕無僅有的事，他不禁暗問一句：「人生幾何，餘下的日子又能再破獲多少案件？老夫尚能賺多少錢以作防老？」

幸好他剛走了幾步，立即見到一個手下迎面而來：「頭兒，洛陽發生了一件大案，事主出高價請你緝拿兇手！」

沈鷹聞言精神不禁一振，步履起落之間快速而又沉穩。

（本篇完。全文未完。請留意1129期刊出本故事之「血洞房」。）

精選短篇傳奇故事／

楊威·著
盧令·圖

天網恢恢

惡人遭報應

兩位少年意氣風發，兩匹馬神駿高大，躍馬揚鞭，在長安城內橫衝直撞，當然不會是普通人！

玉燕子柳青峯及無情判官高則正，長安城內，已經是家喻戶曉的聞名人物！

今天，二人一齊出馬，到關帝廟赴約，與一名初出江湖的女孩子決戰；此事在五天前已經轟動了長安城，人家自然相信二人不會太過份，欺負一名孤身少女！

少年人的心性，尤其是在美麗少女面前，自然會表現出風度！

二人此時正暗中盤算，要兩手絕招，讓對方欽佩，但又不能太過份，傷了對方自尊心，這如何辦呢？

蹄聲特別清脆，引起許多武林同道注意，已經有十幾人跟着，準備欣賞這幕精采比鬥！

「到了！」玉燕子柳青峯說時，人已飛離馬背，一個空心觔斗，翻過牆頭，輕巧的站在院中！

「好！」無情判官高則正喝了聲采，也騰身躍起，往前撲去。

靜蕩蕩的，沒有半個人影！

「她人呢！」玉燕子柳青峯轉頭望住高則正道。

這問題實在不容易回答，無情判官高則正只好搖了搖頭，表示不知道。

「這丫頭大槪害怕了，所以避戰！」玉燕子柳青峯永遠是那樣自負，語態中充了豪氣！

了却斷臂仇

「可能有事也說不定！」無情判官高則正道。

「嘿，這丫頭！」玉燕子柳青峯不見人，心底反而有股惆悵莫名的感覺，那女孩子相當美，吸引力很强，這三天來，時時刻刻都在想她，好不容易盼到今天，如果她眞個不來的話，令人喪氣呢！

「耐心等等，可能會來！」無情判官高則正淡淡道。

「只好這樣了！」玉燕子柳青峯口內說得輕鬆，心底下却盼望得緊呢！

關帝廟頓時熱鬧起來，人頭湧湧，想看熱鬧的人越集越多！

「怎麼還不來呢！」……許多瞧熱鬧的朋友也漸漸不耐煩了！

「聽說這小妞兒挺漂亮呢！」……旁人七嘴八舌地閒談，儘說些挑戰女孩子的事！

「颼！」一條人影從半空飛臨，身形輕盈曼妙，全身鮮紅的衣裳，更加刺目搶眼！

一名絕色少女，俏生生的站在院中；來時又露了那麼漂亮的輕功，在場之人，口怔目呆，全都傻了一般！

「你們都來了！」少女冷冷道。

「姑娘相約，怎會不來呢！」玉燕子柳青峯笑道，臉上盡量露出溫和的笑容。

「你們一齊出手吧！」少女冷冷道，眉頭微皺，似乎心內很不高興。

「姑娘是否太瞧不起人了，要我們二人一齊出手！」玉燕子柳青峯微笑道。

「你够胆的話，那就一個人先上，別嚕嚕囌囌惹人厭！」少女嬌嗔道。

玉燕子柳青峯臉上微微一紅，他想討好，誰知這位姑娘面前有道牆，令他根本無法越過半步；這時，他還有何法子，只有出手！

無情判官高則正站在旁邊，一言不發，好像是個局外人似的！

「老高，我先出手啦！」玉燕子柳青峯微帶歉意道；他認爲自己一身絕學，對付個大姑娘還不是輕而易舉之事，這種威風給自己一人獨享，似乎有點過意不去！

「嗤！」事先毫無徵兆，一條五丈餘長的軟鞭凌空飛至，鞭頭正停在鼻端，玉燕子柳青峯幾乎不相信眼前的事實，人家只爲了示威，並未施殺手！

但是，僅此一招，已看出對方鞭法如神，內功更加駭人聽聞，一條三丈長的軟鞭，隨手揮出，毫無聲响，又能停在你的鼻端前面，這是何等功力！

這一來，玉燕子柳青峯傲氣全消，通身冷汗，再不敢托大，立即抽出長劍！

「小心啦！」少女聲音更冷，那雙明如秋水的妙目，冷峻的盯着玉燕子柳青峯，仍然未有動手意思！

「看劍！」玉燕子柳青峯羞怒之下，立刻豁出去了，展開家傳靈猿劍法，連環三劍，全力進攻！

「哼，這樣武功，就在外邊招搖撞騙！」少女冷笑一聲，身形微微閃過，靈猿劍法頓時失效，連人家衣角也未沾着邊！

玉燕子柳青峯聽了這話，眞比殺了他還難過；心中本來的美夢烟消雲散，代之而起的是無限恨意！

颼颼颼，靈猿劍法中三大絕招——「靈猿獻果」、「八仙上壽」及「蟠桃會上」，迅速施出。

這三招是玉燕子柳青峯生平絕學，等閒不會出手，如今迫上梁山，不得不爾！

少女身形突然往後臥去，背心幾乎貼到地面，脚跟仍然未離開原地，就這樣簡單的勢子，玉燕子認爲十拿九穩的絕技，頓時化爲烏有！

窈窕的身段，鮮紅的衣服；像裝上彈弓，極快又恢復原狀，看上去絲毫未動模樣！

「好！」旁觀的人這下是由衷欽佩，掌聲雷動！

幾招一過，玉燕子柳青峯及無情判官高則正知道，這女孩子武功太高，偏又看不出她的武功來歷；既是指名挑戰，而且四路播散消息，旁觀的人極多，可想而知，人家有陰謀！

劍光在閃動，不明底細的人看了，只見玉燕子柳青峯劍光已罩住這名少女；事實上，人家應付得極其輕鬆，只是未曾還手，或者是不屑於還手！

「颼！」人影閃處，玉燕子柳青峯收劍退後五尺，臉色慘白，額頭見汗，啞然道：「你殺了我吧！」

「嘿嘿嘿！」少女聞言，發出一連串冷笑。

「你究竟要怎樣！」柳青峯急道。

「沒有什麼，你自斷左臂吧！」少女仰首道。

「你……」玉燕子柳青峯想說話，可是又能說什麼呢！

正在此時，少女又一指無情判官高則正道：「還有你，一樣斷左臂！」

「姑娘，我們可有仇？」無情判官高則正問。

「別嚕嚕囌囌的，說個不休；如果由我親自動手，就要加上利息，多斷一腿才算！」少女怒道。

無情判官高則正似乎一下洩了氣，連站都沒有力，搖搖幌幌說道：「看來我們二人眞要聯手應戰，無論是生是死，最少總要拚過再說！」

那兩柄一長一短的判官筆，在武林中也算少有名頭，多少綠林豪傑敗於筆下，今日却無力保護自己！

玉燕子柳青峯此時鬥志全消，懶洋洋的拿着寶劍，似乎隨時要掉下去！

少女見了二人神態，秀眉微皺，緩步走出場中！

二人圍着少女盤旋遊走，像兒戲般慢慢走動！

「看劍！」玉燕子柳青峯陡地大喝一聲，似乎要捨身衝上去拚命！

所有的人，那少女也不例外，眼角朝他掃一下，充滿着譏諷之意！

「嗤！」兩粒紅白小丸突從判官筆中射出。

這種强力彈簧發射力極强，所發出的彈丸較之人手發出快上了很多倍！

少女武功高强，聽覺亦較普通人好多了，彈丸破空聲極强，她立刻施展出救命絕招，右手疾抖，軟鞭佈起道城牆護起全身。

「砰！」的聲輕爆聲，兩顆彈丸立刻爆開團烟霧。

這下變化，令到所有旁觀的人大出意外，少女又何嘗不是如此，稍微吸了些烟霧，立刻感到頭昏腦脹，神經似乎也漸感痲木！

「殺！」玉燕子柳青峯精神陡長，猛喝一聲，靈猿劍法中的絕招源源施出，强烈的劍氣嗤嗤之聲不絕！

這次才是玉燕子柳青峯的眞實武功，剛才打了半天，只不過施展出五成而已！

那兩枝判官筆吞吐如電，配合着玉燕子的攻勢，發揮了强勁無匹的攻勢！

「呀！」少女左臂中劍，受創極重；而判官筆也連點三大穴。

「拿命來！」玉燕子柳青峯及無情判官高則正二人，狂性大發，恨不得將對方置之死地。

少女全力封閉，由於藥物影响，反應招式不敢硬碰，彼長此消之下，更加不繼，只怕再過十招，難逃毒手！

旁觀衆人看在眼內，心內頗不爲然，雖然未說出口，臉上已顯出鄙視神色。

「颼！」少女身形凌空飛起，極快翻過牆頭，受傷之下仍有如此輕功，可想而知，這少女本身武功，已到了駭人聽聞地步！

二人全力追趕，但遲了一步，剛追上牆頭，蹄聲答答迅速消失在前面牆角處！

「被她逃走了！」玉燕子柳青峯喃喃道，臉上神色灰暗，他想到對方武功，日後尋仇，那豈是好玩的！

無情判官高則正却是一言不發，望住少女離去的空間，臉上陰晴不定，心內在想什麼，却沒有人知道。

「唉，今日縱虎歸山，日後漏子大了！」玉燕子柳青峯有氣無力道。

「對方來歷不明，究竟什麼出身？使軟鞭的手法及輕功身法，全不屬於當今武林宗派；偏又武功那樣好，豈非怪事！」無情判官高則正喃喃道。

「回去想法子！」玉燕子柳青峯心情極壞，幾乎是舉步維艱，當然是心境不佳之故！

無情判官高則正永遠是不喜歡說話，只是默默的，跟在玉燕子後邊，找回馬匹，懶洋洋的離開關帝廟！

第二天，長安城中立刻轟動起來，身世神秘而武功奇高的女孩子，一下子又消失了，她到底受了什麼程度的傷，什麼時間再來，那種仇恨——遭受卑鄙手段暗算的仇恨，任何人都會傾全力來報復！

經此一役，玉燕子柳青峯及無情判官高則正，江湖上絕少看到他們的踪跡，簡直是連影子都不見，因此又引起許多好事人的猜測！

半年，仍然毫無訊息，大家也就漸漸淡忘了！

「太和會館」成立，又成爲轟動一時之大事！

會館的主人是一位年輕少女，她可不是沒有來歷，女藥師應天香，雪山神尼的愛徒，誰敢看小她！

她突然來到長安，立刻引起許多人的猜測，尤其是武林人士，更加惴惴不安！

只不過三天，女藥師應天香大宴羣雄，當衆宣佈：「各位前輩，各位師兄妹，小妹有一心願，決心創立太和會館，凡有一技之長，即任何武功，太和會館可待爲上賓；或者自認不怕苦的年輕人，可投來本會館學武功，而且是最好的師父！」

「這是一件好事，難得女藥師有此雄心壯志，凡屬武林同道感同身受！」金刀俠南宮清首先贊成！

一陣熱烈的掌聲，表示大家都同意這說法！

女藥師應天香很高興，喜形於色，盈盈站起，來了個羅圈揖，然後啓齒道：「太和會館秉承家師之命而成立，並有一大事宣佈，凡能够在江湖做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應天香即委身下嫁！」

「好！」喝采聲幾乎震塌了集英樓！

「多謝在塲各位前輩兄妹捧塲，敬各位一杯！」女藥師應天香舉杯勸酒。

「乾！」羣雄轟應一聲。

女藥師應天香的確有一套，雪山神尼在武林中輩份極高，憑這塊招牌，江湖同道也要賞三分薄面，女藥師再專程請客，令到所有被請之人，感到無上光榮，在江湖上混，講究的人捧人，就這麼一餐酒席，即取得武林同道的極大助力！

應天香的武功如何？既是雪山神尼之高足，還會差得了麼，但她本身才具，却很快收到功效，在座之人，打從心底下喜歡，只要姑娘開口，水裏火裏，他們也毫不推辭！

太和會館因人而興，在長安城奠下了基礎！

三天的忙碌，太和會館諸事就緒，內內外外的執事人員各就各位，開始工作。

一大清早，小張興冲冲的跑進來報告道：「館主，門外有人求見！」

「甚麼人？」女藥師應天香問。

「他不肯說，只說要親自見館主！」

「噢！」女藥師應天香漫應一聲，心內思潮急轉，微微點了點頭，示意小張請他進來。

「這人衣着襤褸，滿臉鬍鬚，看不清楚年齡多少，說話含糊，也不知是那地方的人！」小張又報告多些！

「請他進來再說吧！」女藥師應天香道。

「是！」小張恭應一聲，轉身就走。

正在這時，一條人影像經天長虹般掠過屋頂，輕巧落在院中，淡淡道：「我巳經來了！」

「好輕功，太和會館歡迎閣下光臨！」女藥師應天香抱拳爲禮。

「投奔太和會館，有甚麼好處？」來人問道。

「最起碼的，是衣食無缺，然後以客人本領定等級！」女藥師應天香答道。

「如何評定等級？」來人又問。

「這要看情形而定，」女藥師應天香道：「評定武功是第一步，或由自己顯示，或由對手比試，第二麼，即使到江湖上去做實際工作，那不僅要武功，還要聰明智慧，功成之後，自可定等級！」

「很好，先看看我武功如何？」來人道。

「正要請教！」女藥師應天香拱手說道。

這是太和會館第一位客人，但應天香却不敢怠慢，此人外表雖平庸，邊幅不修，根本看不出本來面目，却有種特殊氣質，自然而然表露出慴人的威嚴！

此時館中執事人員，聞訊趕來，其中幾位是聘請的敎頭，他們見了這位客人，也不禁暗自納悶，江湖上並未聽說有這號人物！

來人微一凝神，隨之便那麼一站，就像座山般，於人以不可動搖的氣概！

「嘿！」只見他開聲吐氣，右掌凌空擊出，「轟」的聲響，有如打了個悶雷！

咚咚咚，每拳發出，就像敲在鼓上，不僅特別响，而且像擊在你心口上，隱隱作痛，可想而知，其拳勢是何等强勁了。

「霹靂拳！」衆人叫起來！

前後只不過發出五掌，巳經足够，像這樣外門掌力，當今江湖上，還不容易找出幾位，有如此深厚的功力，大夥兒心內暗自震駭，此人貌不驚人，想不到却是位深藏不露的高手！

正在這時，他身形忽地凌空拔高三丈，雙掌虛接，又再升高二丈，看看去勢將盡，雙臂疾振，再翻高二丈，此時足足有七丈高，只怕幾位武林前輩，也不會有此成就，他到底是何人！

更令人驚奇的，他似乎停頓在半空，雖然只是短暫的片刻時間，却是輕功上面最難的功夫，靠着翻騰掠躍等身法，穿越空中，勉强可以，那怕是停留一霎那，也是任何高手不敢想像的武功！

今天，竟有人在太和會顯露一手好武

功，而且是第一位光臨的客人，衆人情不自禁轟然叫好喝采起來！

叫好聲中，來客身形急往下投去，七個身法展過，頭髮巳沾着地面時，「颼！」的聲响，巳安安穩穩站好，神定氣閒，像沒事人一般！

「好！」只要是有眼睛的人，誰也看得出這位客人，一身超凡武功，巳到了驚世駭俗地步，由衷欽佩下立即叫好喝采！

像這樣的本領，太和會館誰不歡喜，女藥師應天香更加眉開眼笑，走上前去，熱烈的鼓掌，表示歡迎！

「見笑方家！」客人淡淡道，並無絲毫傲色！

「擺宴，歡迎我們第一位客人！」女藥師應天香吩咐下去。

「是！」所有人轟應一聲。

「到這時候，可否告訴我們閣下的尊姓大名麼！」女藥師應天香溫柔問道。

「風萬里！」客人淡淡道。

「嗯！這名字氣槪不凡，配得上尊駕；請到大廳喝一杯，接受本會館的歡宴！」女藥師應天香當先領路，伴着風萬里往前走。

說起來，這還是早晨，辦理酒菜的確不合時宜，但太和會館全體上上下下的人合作，買菜的買菜，用一切的方法去買，甚至於强買，而厨房內更方便，升火待發，先弄幾樣下酒菜，當然不會是難事！

一桌上好的酒席，說來像神蹟，很快辦妥！

八位一桌，談笑甚歡！

突然，門口傳來喝罵聲。

女藥師應天香早巳聽到，秀眉微皺，朝座上一位中年武師望了望，雖未說什麼，那意思巳經很明顯，叫他出去瞧瞧，碍於客人在座，不好意思出面！

「失陪！」那位武師說時，人巳往外走去。

「這位武師是何來歷？」風里萬突然問。

「獵虎聖手朱羣！」女藥師應天香答道。

「只怕這位朱敎頭要失手，反正是一家人了，我們何不一齊出去看看！」風萬里微笑道。

「好吧，既然風大哥有興趣，小妹正是求之不得！」應天香這聲風大哥，顯然將距離拉近不少！

只不過三天，就有人來太和會館鬧事，雖然尚不知對方是甚麼來歷，所有會館裏的同事，無不心底大怒，決心給對方個厲害瞧瞧！

一出大門口，剛好看出這位獵虎聖手朱羣踉蹌後退，口角滲出縷縷鮮血，顯然受了極重內傷！

定睛望去，對方是一名高瘦子，就像枝竹竿，生像奇特巳極，正是江湖上有名的煞星，要命無常呼延泰，另外一名矮胖子，站在後邊，正是要命無常呼延泰的搭檔，地靈君焦平。

「二位今日上門欺人，是否太過份些！」女藥師應天香緩緩道。

「嘿嘿，太和會館大張旗鼓，也不通知一聲地方上的兄弟，我們只有登門拜候，伸量伸量你們目空一切的本領，明白了麼！」要命無常呼延泰冷冷道。

女藥師應天香心頭微怔，開山立寨，不拜會黑道上的坐地大哥，確實過份點，但對方既然上門欺人，再賠禮道歉，又似乎太軟弱些！

要命無常呼延泰及地靈君焦平，以爲太和會館不敢得罪他們，所以二人臉上驕傲之色不可一世！

深深吸口氣，女藥師應天香心內巳有計較，朝二人望了一眼緩緩道：「匆忙之間，我們疏忽了，但你們也應知會一聲，如今登門鬧事，今日却先要討還公道，否則，太和會館將何以面對天下英雄！」

「很好，敝兄弟今日登門鬧事，也抱着破釜沉舟決心，我們手底下見眞章吧！」要命無常呼延泰道。

女藥師應天香原本理虧，不想過份激烈行動，但對方二人耀武揚威，以爲太和會館不過如此，因此神色愈加氣焰滔天，決心給予對方一個教訓！

「讓我來會會高人如何？」風萬里低聲道。

「不用，風大哥今日是客人，怎敢勞動你？小妹不行時，再請你出手吧！」女藥師應天香說時，輕移蓮步往門外走去。

要命無常呼延泰身高八尺，較之應天香足足高出了兩尺，看起來就顯得愈加威風。

但是，應天香神色鎭定，似乎並未將對方放在眼中，要命無常呼延泰如何受得了這個，怒吼一聲，反掌凌空擊出，一股强勁的掌力挾着腥風捲到！

「小心！」風萬里看出對方使出邪門功夫，情不自禁出聲警告。

「諒此妖魔外道，尚不足以害得了人！」應天香回頭微微一笑，但那隻纖纖玉掌緩緩伸出，中指搖幌不定，正指向對方手心！

「颼！」要命無常呼延泰身形暴退，如見鬼魔，望住女藥師應天香，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還要打麼？」應天香望住對方，輕聲問道。

本來，要命無常呼延泰也是識貨之人，對方露了這手絕學，只要指尖發出眞力，他此時只怕巳經躺下，雪山神尼門下弟子，到底不同凡响！

就此退走，實在心有不甘，再打下去，只有自取其辱，高矮二怪實在是進退兩難！

「怎麼，你們二人臨陣逃脫，不敢動手啦！」這聲音似幻似眞！飄忽不定。

要命無常呼延泰及地靈君焦平聽了，那兩張鬼臉駭得變成綠黑色，二人眼中頓時露出驚慌欲抖的神色。

「我與你拚了！」地靈君焦平首先發難，着地滾去，手中一柄牛角刀，往前猛刺！

要命無常呼延泰配合着行動，快如閃電，直攻上盤，二人合作，配合得天衣無縫，威力無比！

女藥師應天香知道二人身不由己，因此心內巳有了計較，雙手疾揚，一股熱流橫洒開來，這是雪山派絕學——枯陽功，要命無常呼延泰及地靈君焦平，全是練的邪門功夫，碰到枯陽功，簡直糟糕透了！

砰砰砰，二人翻身倒地，全身抖個不停，似乎是凍得發抖一般！

「好！果然有點鬼門道，怪不得將天下人看低了，待老身來試！」人隨聲現，一名老得掉牙的老太婆在門口出現。

那副長像，也是奇特無比，整個天下，恐怕找不出第二位來，塌鼻子，兩隻耳朵像蒲扇，偏眼睛只有綠豆大，頭顱也小得出奇，像貌醜怪，在武林中人看來，只怕比魔鬼還可怕！

她就是鬼婆婆，全天下武林同道談虎色變的人，此時却在太和會館的大門口出現！

女藥師應天香眉頭深皺，她當然知道鬼婆婆的底細，太和會館怎會有此敵人，如此欺上門來，她只好硬着頭皮挺上啦。

所有執事人員及風萬里一樣全神戒備，鬼婆婆武功傳聞中實在太可怕了！

「老前輩，太和會館才開市三天，並未犯着老人家，何以今日興師問罪，晚輩實在不明白！」女藥師應天香計上心來，立刻探索對方動機。

「嘿嘿，女娃兒初出茅廬，目空一切，雙龍會是長安城內坐地大哥，太和會館遍請各路英雄，怎會忘了他們，至於我吧，只是客卿地位，他們請我主持公道，所以我今天來了！」鬼婆婆詳細道出根由。

「老前輩怎樣主持公道呢！」應天香又問。

「唉，老身一時也想不出辦法！」鬼婆婆突然來上這麼一句，全場衆人大感奇怪！

「看起來，女娃兒做我的曾孫差不多，老身豈能自貶身價，向一後輩動手，要你們向雙龍會陪禮吧，大槪也不會答應，左右爲難，老身也不管了！」鬼婆婆說到這裏，身形突然飛起，掠出五丈，頓時消失在前面。

誰也想不到脾氣古怪的鬼婆婆，竟會一走了之，愕然之餘，暗中又慶幸太和會館福星高照，才會轉危爲安，逢凶化吉！

「好險！」小張突然出聲道。

這本是大家要說的話，由小張代說出來，才喚回衆人，女藥師應天香即道：「大家回廳內，好好慶祝一番！」

經此一役，太和會的人興緻更高，歡暢的笑聲在大廳內迴蕩！

本來呢，得罪了雙龍會，應該謀求對策才對，但鬼婆婆都放手不管，諒來再不會有第二位高手，像鬼婆婆如此身份武功，還有什麼可担憂的呢！

「雙龍會由何人掌舵？」女藥師應天香突然問道。

在座之人面面相覷，似乎無人能回答，獵虎聖手朱羣見無人回答，才開口說道：「雙龍會雖然開舵立寨，很少招惹是非，更無人知道他們的會主是誰，所以太和會館邀請各位英雄，並未請他們，一來不知會主是誰，二來嗎，只怕一班成名英雄，不肯與他們爲伍，所以就忽略了，誰知竟會惹起一場風波！」

這時，風萬里突然站起來道：「待小弟去摸摸，雙龍會到底有多大氣候，竟敢到我們門口欺人！」

「風大哥，你又……」女藥師應天香感到不好意思。

「我順便去探探吧！」風萬里說時，昂然走出大門。

× × ×

太和會館的大門外，要命無常呼延泰及地靈君焦平，仍然躺在那兒，二人軟綿綿的，動彈不得，由於未得女藥師應天香的吩咐，所以執事人員未便輕動他們！

風萬里心頭一動，走上前去，分別在二人身上推拿了幾下，高矮二怪才感到眞力漸漸凝集，勉强可以站起，一時仍不敢走動！

「二位可以回去了！」風萬里說時，竟自走開去了。

地靈君焦平朝高個子望了望，得不到暗示，最多是個死字，反而豁開去了，大踏步往前走！

要命無常呼延泰心底本有懷疑，見地靈君焦平無事，他也跟着走，暗中仍然全神戒備，直跑到老遠，才算放了心！

「回去怎麼說！」好半晌，地靈君焦平詢問高個子。

「照直說，人家武功太高，我們根本不是對手，檢回一條命，已屬萬幸！」要命無常呼延泰道。

二人彎彎曲曲來到處大院子前面，又兜了三個圈子，確定沒有人跟踪，才推門進去。

其實，風萬里早已跟來，他不是用眼睛盯人，而是憑着敏銳的聽覺，所以很輕易找到這地方！

要命無常呼延泰長長吐了口氣，似乎放下了千斤重担，然後筆直往大廳內走過去！地靈君焦平一向把動腦筋的事交給高個子，他只跟着就是，現在高個子安全回家，當然更值得信賴！

「你們回來了！」一個冷峻的聲音響起。

「是！」二人恭敬回答。

「可有什麼收獲！」仍然是那冷峻的聲音。

「我們與對方大戰五塲，傷敵三名，最後敗在太和會館主人手下！」要命無常呼延泰道。

「他們怎會放人？」

這一問，令得要命無常呼延泰答不出來，因爲人家太好了，好得令他不相信，偏又事實俱在，這究竟是何原因？他的確回答不出，只有瞪着眼睛的份兒！

「嘿嘿，沒用的飯桶，引鬼上門，虧你們也在江湖上混了大半輩子，竟然是如此不中用！」聲音更冷，簡直令人聽了，混身直冒寒氣！

「哈哈……」一陣沖天的豪笑聲响起，「砰」大門給震得飛了起來！

人隨聲現，正是不修邊幅的風萬里，此時屹立廳內，夷然不懼，直視堂上。

「好胆色，單槍匹馬闖入本會，看來是不把本會放在眼內的吧？」冷峻聲音反問。

「任你怎麼說，本人今日來此，一是查清楚上門興師問罪的雙龍會，究竟是那位大英雄創設，拜會拜會！也算我們有緣，閣下就是大會主吧！」風萬里大聲道。

「先讓你見識一下本會的力量！」冷峻的聲音頗有怒意。

「既然如此，當然已經準備好！」風萬里神態輕鬆，隱然表露出干雲的豪氣。

嘡嘡嘡，三下雲板聲，响澈了整個大廳！

颼颼颼，十二人悄沒聲從四周趕來，漸漸圍近來，縮小包圍圈子。

由他們的步法看，全是高手，而且配合得天衣無縫，而且手中的單刀，發射出森森寒光，更增加了震攝敵人的威力！

風萬里赤手空拳，毫無懼色，冷靜望住十二名刀手，一言不發！

「咚！」鼓聲輕响，在沉靜的大廳內，却顯得特別响！

這鼓聲是一種發施號令的訊號，十二名刀手應聲發動攻勢，三人着地滾來，專砍下盤雙脚；三人凌空躍起，分三個方向劈下，再有三人找尋胸腹間的空隙！

還有五人站着，他們雖未參與攻擊，但站立的位置却給予最大的威脅力量！令得被圍之人，不敢全力應付九人的攻勢，還要分心防止突襲！

「好像伙！」風萬里雖然是藝高人胆大，見了這陣形，也不禁叫了聲好！

行動像電光火石般快速，虎虎刀風勢勁力足，看情形眞會將風萬里砍成肉醬。

突然，就像變魔術一般，在間不容髮中，風萬里身形暴縮，從兩柄刀縫中穿過，雙腿分掃，兩名刀手給踢得飛了起來，剛好撞中空中二位！

下砍的刀勢太急，一下子收不住勢，於是就老實不客氣，一個給砍中頭頂，另一位好些，劈上左肩！

「呀！」這叫聲劃破長空，令人聽來份外刺耳。

「小心些，別砍傷了自己人！」風萬里口內雖然說話，手脚更快，以敵制敵，前後只不過片刻光景，十二名刀手只剩下二人，像傻了般望住地上的同伴，不相信這是事實，呆呆的站着，像兩個木頭人！

「你不去扶他一把麼！」風萬里在他們耳邊輕聲道。

「呀！」二人像炮彈般跳高五尺，往後急竄，臨陣逃脫那是殺頭的死罪！

但是，他們一向認爲天下無敵的刀陣，給人不費吹灰之力徹底摧毁，如此以他們二人武功，如何去攻擊人家，想到此處，立刻又呆住了。

風萬里望住二人，露出和善的微笑。

「來人，將他們抬走！」又是那冷峻的聲音發施號令，他本人仍未現身！

風萬里像局外人一般，冷靜站在旁邊，望住他們抬走受傷的同伴！

「嗤！」一股尖銳的破空聲由後射到，跟着又有十幾柄飛刀連珠發出！

剩下的五人也不知情，待聽到暗器聲，他們都慌了手脚，四下亂竄，又給射傷了幾人！

「哈哈……雙龍會專打自己兄弟的本領實在高强，今天我見識到了！」風萬里笑道。

「哈，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這聲音突如其來，在身後不過八尺光景！

風萬里霍然轉身，心內暗凜，來人一身武功，已到了駭人聽聞地步，雙龍會果然不可輕視！

那位發施號令的人，此時也緩步走出，但全身籠罩在黑布下，除了露出兩隻眼睛，連手都看不到。

深入虎穴，風萬里似乎太自負了，他自信憑本身師門絕學，到任何地方去，全身而退，應該是足以自保，所以他由始至終，總是以遊戲人間的態度周旋！

但這人一出現，風萬里立即感覺到一股逼人的殺氣，通常只有尖頂高手才有此氣概，別說這雙龍會，即使九大門派現任掌門，一樣沒有如此威力！

「是何方神聖！」風萬里心內凜然生畏，收拾嬉皮笑臉的神態，臉色漸漸凝重起來！

那人也是邊幅不修，頭髮亂糟糟的覆住前額，看不出其容貌，更無法判斷其年齡！

一直站在那裏，紋風不動，有點殭屍味道。

風萬里全神貫注，不敢少懈，像這樣敵手，不動則已，一動就是石破天驚的重擊，兼且行動如電，試想，面對如此敵人，你能疏忽麼！

雙龍會本來還有幾人在大廳內，但這兩位特級高手，此時全身佈滿罡氣，而且越來越强勁，旁邊站立的人，漸漸抵受不住，除了那名發施號令者之外，大廳內再沒有其它的人了！

「接我一掌！」那人怪叫一聲，右掌揮出，一股絲絲聲响的勁氣，似乎是有形之物，迎面襲到！

風萬里不敢怠慢，吼道：「來得好！」右掌橫在胸腹前面，掌力頓時排山倒海般汹湧迎上去。

掌風相接，平空起了股黑烟，迅速旋轉，越轉越快，地上的石板漸漸給捲起層皮，愈捲愈深，最後石板穿個大洞，下面的沙土陷得更快，成了個相當大的深坑！

「好！」對方似乎大出意料之外，猛喝一聲，掌力頓時化爲寒冰冰的冷氣！

「毒龍功！」風萬里大驚，立刻運起師門絕學——太清眞氣迎敵！

二人相持不下，難分軒輊！

旁邊那位似乎忍不住了，由身上取出長短兩隻判官筆來！

風萬里雖然看到，但眼前的怪人武功太高，全力應付尚恐不虞，又如何兼顧另外的人！

拿判官筆的根本就是明目張胆的幹，緩緩逼近，停在八尺開外。

風萬里此刻不敢分心，暗中已經叫苦不迭！

正在此時，判官筆中突然射出兩枚紅白小丸，其疾如箭，射向風萬里身上！

二人身外罡氣極强，阻住彈丸停了一停，彈丸受不住壓力逼迫，「砰！」的一聲爆開來！

風萬里大驚，身形往後疾退，彈丸爆散的兩股氣流，透入鼻端，雖只一絲絲，已令他有種昏暈感覺！

較量內功，驟然退脫，受害更大，風萬里雙重打擊之下，口中鮮血狂噴，搖搖幌幌幾乎倒下！

哈哈……

哈哈……

二人發出得意狂笑，風萬里心內暗自焦急，今日一時大意，失陷雙龍會中，眞

是冤枉！

「小子，拿命來！」使判官筆的人笑聲倏停，身形急竄，判官筆疾點重穴。

「颼！」一道寒森森的劍氣由天而降，判官筆給蕩開，風萬里給人抬起，飛離雙龍會！

「那裏走！」怪人怒喝，起步急追。

「着！」來人隨手拋出一件黑黝黝的東西，怪人伸手接住看時，是一件竹牌，上面一個雪字！

怪人脚步一下子像釘在地上，望住虛空，怔怔的若有所思！

「師父，來的什麼人？」拿判官筆的問道。

「雪山神尼的信符！」怪人喃喃道。

「怎會是她呢？」拿判官筆的頹然說道。

「你這位無情判官，一年來埋頭苦練，也應該出去了，即使使鞭的仇人再度出去，相信你也可以應付了！」怪人笑道。

「多謝師父厚賜！」使判官筆的拱手答禮。

原來使判官筆的不是別人，正是一年前使用鬼計暗算那位女孩子的人——無情判官高則正。

自經過那次事後，二人知道惹了大禍，商量之下，立刻組織雙龍會，並拜在毒龍眞人門下，依爲靠山，二人才算性命有了保障！

太和會館的創立，有點古怪，主持人又是女的，雙龍會借故試探，女藥師應天香不是當日女人，但因此招惹了太和會館，引來風萬里！

一塊雪山神尼的信符，令毒龍眞人乍而却步，風萬里總算逃脫性命！

太和會館只不過開張三天，就發生了很多事。尤其是雙龍會，玉燕子柳青峯及無情判官高則正，埋名隱姓，拜在毒龍眞人門下，只不過懷疑女藥師應天香的身份，才引起糾紛。

風萬里回到太和會館，總算檢回條性命，但毒龍功的餘毒，却深入內腑，如任由它去，短期內會武功大打折扣，時間愈久受害愈烈，最後全身筋骨爆裂死去！

風萬里以太清眞氣對抗毒龍功，本來是難分軒輊，由於無情判官高則正的彈丸，致令風萬里分心，才遭受毒龍功侵入！

運功三匝，風萬里才睜開眼來，望見大廳內許多人的關懷眼光，不禁苦笑道：

「要不是館主相救，今天是回不來了！」

「這是什麼話，風大哥是爲了太和會館才去雙龍會，小妹如何不盡力相救！」女藥師應天香道。

「唉，這毒龍老賊無惡不作，今日隱身於此，給我們無意中發掘出來，也屬意外！」風萬里感慨道。

「今天，雙龍會自取滅亡，不出半年，自毒龍老賊以下，連那兩個小賊，不須我們費一兵一卒，他們逃不出仇家追殺的厄運！」女藥師應天香道。

「噢！」在塲的人似懂非懂，望住這位年輕貌美的女館主，等她進一步說明。

女藥師應天香道：「毒龍老賊在江湖上仇人無數，我們只要將消息傳出，至於高則正與柳青峯兩個又何嘗不是一樣！」

「館主神機妙算，人所不及。」太和會館的執事們齊聲贊揚。

「這是我們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人家如何對付，目前仍然未知，大夥兒花個工夫，研究個辦法，明日開始進行好啦！」女藥師應天香儼然掌管中軍的將帥，發施號令，自然有股威嚴氣概！

「是！」衆人轟應一聲。

雙龍會本來就不出名，江湖上還未知有這號組織，所以長安城內武林朋友當日推薦時，並未叫太和會館下請帖給他們！

毒龍眞人，玉燕子柳青峯及無情判官高則正三人，却是武林朋友所熟悉的名字，而且是許多人急迫追查的對象，消息一傳開去，立刻轟動了長安城！

太和會館表面上若無其事，暗自却在密切注視形勢的發展。

雙龍會果然引來大麻煩了！

尋仇的紛紛登門問罪，毒龍眞人及兩位徒弟，簡直是疲於奔命。

太和會館各人聽了，心內暗自高興。

五天後，剛吃完午飯，有三位特殊客人上門，獵虎聖手朱羣趨前接待！

當先一人就是捕頭——天羅地網郭正，後面二名捕快張小平及胡圖。

「三位光臨，有何指教？」獵虎聖手朱羣陪笑問。

「朱朋友，兄弟得到確切消息，有兩名江洋大盜已爲貴會收留，這事請貴會給兄弟一個交待！」天羅地網郭正開門見山問道。

「有這樣事！」獵虎聖手朱羣心內一跳，太和會館收容武林豪客，江洋大盜來投，不明底細時，當然是收容，官方追查起來，那的確是件麻煩事！

「翻山虎李如春及笑面狠向克強，這是他們的像貌，朱朋友先看看吧！」天羅地網郭正從懷中取出一張圖，端端正正查看兩個人像！

獵虎聖手朱羣心內一跳，完全正確，這兩人今早投到，由於像貌端正，談吐斯文有禮，而且拳脚功夫也好，太和會館自然收容下來。

天羅地網郭正既然追上門來，自然有把握，官方眞個追查起來，說太和會館是個窩藏江洋大盜的組織，那時不知如何辦好！

郭捕頭與兩名捕快似乎很有耐性，望住朱羣陰晴不定的臉色，沉住氣等待着下文。

「好吧，你們竟敢追上門！」兩人由後廳走出，正是翻山虎李如春及笑面狠向克強。

「朱朋友怎麼說！」天羅地網郭正好厲害，他根本不理會兩名江洋大盜，只問管事人。

獵虎聖手朱羣只覺渾身冷汗直流，額頭也是汗下如雨，他眞不知如何辦好。

「三名鷹爪孫，今天要他們來得走不得！」笑面狠向克強眞橫，衝上前去動手打人。

天羅地網郭正連眉毛都未曾動一根，笑面狠向克強那招「二龍搶珠」，極快襲到。

「砰！」獵虎聖手朱羣接了一招，將笑面狠擊退。

「怎麼啦，朱朋友要帮鷹爪孫抓人啦

！」笑面狠向克强怒道。

「我們就地比劃也好！」翻山虎李如春怒道，踏前一步拉起袖子就要打架。

「站住，你們先到後面去坐一坐，我先與郭捕頭商量商量再說。」獵虎聖手朱羣喝道。

「是否商量捉我們獻功！」翻山虎李如春冷冷道。

「二位，你們既然是太和會館的客人，總不能太過令主人難做，看兄弟三分薄面，到後邊去坐坐好麼！」獵虎聖手朱羣幾乎氣破了肚子，但在外人面前，只好捺下脾氣，反向二人求情了。

「不行，太和會館扣留客人，我們不會同意！」翻山虎李如春强硬起來。

獵虎聖手朱羣幾乎氣昏過去。

「再見啦！」兩人神氣活現，得意洋洋往門口走去。

「站住！」獵虎聖手朱羣怎會讓他們走，身形往前掠去，阻止二人去路。

「殺！」翻山虎李如春怒吼一聲，雙掌猛劈，完全是取人性命的狠着。

這時候，獵虎聖手朱羣只有放開手，不閃不避，迎將上去。

「砰！」大响聲中，獵虎聖手朱羣竟然吃不住勁，蹬蹬蹬連退六七步。

「再見啦！」翻山虎李如春洋洋得意，趾高氣揚往外走去。

天羅地網郭正及手下二名捕快，安然穩坐，眼瞪瞪望住兩位江洋大盜逸去。

朱羣僵在那兒，幾乎想撞死！

整個太和會館的人，武功高過朱羣的不知有多少，像館主應天香及風萬里，他們幹什麼去了？

「朱頭兒，今天已經證明，兩名江洋大盜爲貴會收留，兄弟只有據實回報，看上頭如何處理！」天羅地網郭正說時站起身來，準備辭去。

「郭捕頭今日親眼看到，他們二人經已離開，本會如何負責？」朱羣急道。

「這事我會呈報上去，告辭！」天羅地網郭正站起來，緩步往外走去。

「我們……」朱羣眞不知如何說好！

像這樣的怪事，的確少有，獵虎聖手朱羣本來經驗老到，應付事情能力極好，此時仍然無法應付。

幾人走後，獵虎聖手朱羣就像熱鍋上螞蟻一樣，急得在室內團團轉動。

太和會館今日有點反常，朱羣也給弄得昏頭轉向，心內煩燥焦急，不知如何辦好！雖然館內武林高手雲集，他們仍然處於客卿地位，而且翻山虎李如春等二人也是客人，自己打自己，似乎過份點！

經過這件事，其它人若無其事，仍然安靜寧謐。

黃昏的陽光普照西天，司事人員忙着安排晚飯，來來往往忙個不了！

突然，門外湧進三十幾人，一言不發，把守各個要道，如臨大敵。

最後，天羅地網郭正昂然走入，臉色陰沉，目光烱烱朝廳內一掃，冷峻問道：

「誰是主事人！」

獵虎聖手朱羣迎上去答道：「會主外出，尚未回來，不知捕頭有何事。」

「我們大人下令搜查太和會館。」天羅地網郭正雙眼望天宣佈。

「請，」獵虎聖手朱羣幾乎氣破了肚子，太和會館無論如何威勢赫赫，但一個官字壓死人，而且他們都是俠義道的正當人士，總不能施展武力！

這捕頭與手下又何嘗不是明白，才敢大模大樣帶人前來搜查，如果是什麼黑道上的山寨，或其它堂口，他們只怕望都不敢望一眼。十二人往各地搜查，不一會，有三人拿着幾樣東西，一件玉鐲，兩顆鷄蛋大的珍珠，另外一個玉獅子。

郭捕頭臉色更難看，冷峻問道：「這四件珠寶已經有人報失，今日在此尋出，你們作何解說！」

這時候，天羅地網郭正根本就把朱羣當賊辦，那神態眞令人受不了。

「我不知道。」朱羣愕然道。

「今天，我們很對不起，要將你和會館封閉，所有人也要帶去府衙審訊！」天羅地網郭正道。

「嘿嘿，一個小小捕頭，也敢在此耀武揚威，發施號令，老子看不過眼，你們這批鷹爪孫，立刻給我滾出去，否則，全都給我殺了！」一名彪形大漢越衆而出，滿面殺氣，看來他眞個不會忍耐這些！

「你是什麼人！」天羅天網郭正當了多年捕頭，當然看得出什麼樣人的脾氣，看神色，對方是言出必行，他們能受得了麼？

「無法無天秦偉，聽清楚了麼！」大漢宏聲道。

「我們是奉命行事，回去又如何交差！」郭捕頭苦着臉說道。

「那是你們自己的事，老子只看不慣那種死人相！」無法無天秦偉道。

這位捕頭當然聽到無法無天秦偉其人，硬來的話，三十名捕快只怕不容易安全回去，這又如何是好呢！

獵虎聖手朱羣趁這時走上前道：「頭兒麻煩你回去說一聲，這是笑面狠向克强及翻山虎李如春幹的事，太和會館負責捉他們歸案，三日後，我們來府衙交待！」

「好，拚着被上頭責難，也只好担待了！」天羅地網郭正只好先回去。

「慢走！」大門口站着的正是太和會館主人女藥師應天香，跟着是風萬里。

「館主！」獵虎聖手朱羣大喜，趨前迎接。

應天香臉色凝重，只點了點頭，算是答應，然後伸手往外一抬。

所有的人不知她攪什麼把戲，循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大夥兒瞪大眼睛，不敢相信那是事實！

笑面狠向克强及翻山虎李如春兩人，垂頭喪氣，無精打采走進來。

女藥師應天香轉頭道：「郭捕頭，這二人原屬江洋大盜，且受雙龍會主指示，陷害本會，又事先放好贓物，另使人到府台密報，他二人如今都承認了，你不妨當面問問，是否如此！」

天羅地網郭正暗道：「他們怎會承認呢！」

心內如此想，口中仍然問出來：「你們都聽到，館主的話可有錯漏！」

這二人平素强橫殘忍，向不服人，今天却像變成兩頭馴服的小貓，委婉的一齊點了點頭！

郭捕頭深深吸了口氣，向應天香拱手道：「如今我先將人帶去銷案，勞煩貴會館派一位大哥，到府衙辦手續！」

「我去！」獵虎聖手朱羣道。

應天香知道這只是手續，沒有什麼事，所以點了點頭，表示贊成！

× × ×

郭捕頭到太和會館，以及笑面狠等二人出現，應天香全都看在眼內，她知道有古怪，所以不出面，更知會各人不得出面，待二人恃强衝出會館，應天香即與風萬里跟隨在後，見二人直往雙龍會跑去，立即擒下，並施以分筋錯骨法逼問，二人吃不住勁，一五一十招出來！

待他們走後，女藥師應天香却招集會館中高手，人到齊後，立即宣佈道：「雙龍會一再陷害太和會館，要命無常的登門挑釁，笑面狠向克强二賊的栽贓，以後還有什麼陰謀毒計，防不勝防……」

「殺過去，這批混帳太過份了，我們不和他客氣！」羣情洶湧，全要報仇。

「今天我請各位商量，也就是決心同雙龍會拚；由於他們會中有兩人，毒龍眞人與鬼婆婆，全是當今武林中尖頂高手，硬拚之下，我們雖不致於落敗，但損傷甚至於兩敗俱傷的局面，極可能出現！」女藥師應天香沉聲道。

「館主又有何妙計？」衆人異口同聲問。

「以多吃少！」女藥師應天香道。

沒有人聽得懂，大夥兒一齊望着這位年輕館主！

「三天後，就是我們殲滅雙龍會之日，現在我們全部撤出太和會館！」

沒有人說話，由於變化太快，而且尙不徹底明白，所以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一座大院子，佔地極大，太和會館的全部主客搬進來住，竟然寬闊有餘，看來這位館主的確神通廣大！

長安城內這幾天特別忙碌，從四方八面來的武林人物，雲集城內！茶樓酒館全部客滿，不僅如此，還有人找不到客棧住宿，幾乎要露宿街頭的地步！

這時，就有人來迎接他們安排住宿！

當然不是人人如此，只有在江湖上頗有名堂的，以及武功高强之士，才能享受此招待！

招待的主人不是誰，就是太和會館！

與雙龍會的決戰序幕終於揭曉——

大廣場上，人山人海，臨時搭起來的兩座大棚，作爲敵我雙方安息之地！

毒龍眞人，鬼婆婆，玉燕子柳青峯及無情判官高則正，率領三十幾名黑道兇徒，齊集右邊竹棚！

太倉大師、鐵臂拳王徐伯祥二人爲主，率領中原武林同道五十人，齊集左棚！

太和會館的高手一個未見！

首先，太倉大師站起來，朝四周稽首爲禮，朗聲道：「雙龍會的四位主持人，全是我們仇家，今日能夠在此決戰，正所謂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各位心意相同，誰都不會客氣，但先後次序都不可錯漏，所以行動仍然遵守約束！」

「任憑大師調度啦！」衆人齊聲道。

大師似乎很滿意，隨即朗聲向雙龍會發話：「諸位有何高見！」

「哈哈，你們嚕里嚕囌，裝模作樣，臭架子十足，令人看了十分反胃！」毒龍眞人大聲道。

「混帳！」「老賊！」……一班人大叫大鬧。

「我們今日到此目的相同，想報仇，想殺死對方，所以不須麻煩，我和鬼婆婆二人出來，你們派人挑戰，多少人都行，直到雙方澈底解決爲止！」毒龍眞人道。

太倉大師微微一窒，對方殘忍成性，這本是他們一向的習慣與作風，還有什麼仁義道德可說呢，當下昂頭道：「很好，由我與徐大俠先來試試！」

「來吧！」毒龍眞人特別嗜殺，他似乎聞到血腥氣，精神抖擻，當先走出空地站好！

鬼婆婆却是神色冷冷令人望而生畏！

鐵臂拳王徐伯祥大踏步走向鬼婆婆，準備與這位怪傑決一死戰！

「殺！」毒龍眞人首先大喝一聲，縱身撲向太倉大師，毒龍功施展十足功力，存心取人性命！

「來得好！」太倉大師一步不退，揮掌相迎・砰砰砰，掌聲响澈全場，二人打得猛烈已極！

太倉大師在江湖上名氣不响亮，可是與毒龍眞人打得有聲有色，未遑多讓！

鐵臂拳王徐伯祥人如其名，雙臂揮動，比鬼婆婆那拐杖方便得多了！

玉燕子柳青峯與無情判官高則正見了心內焦急，二人彼此望一眼，微微點頭。

無情判官高則正緩緩從懷中掏出個小布袋，不知是什麼寶貝，只見他鄭重其事，生怕被人搶去似的！

「嗤！」一條長索穿過長空，輕巧無比將小布袋捲去。

「什麼人！」叫聲中，二人急往後退，定睛望去，面前三丈地方，一位妙齡少女俏生生站着，不發一言，望住二人！

「是你！」二人認出正是當日在關帝廟比武，受傷逃去的少女心內不由大驚！

緩緩打開小布袋，取出兩枚紅色丸子，少女倏地秀眉微皺，臉色倏變，嬌叱道：「拿去！」兩顆紅丸疾投棚中。

「轟！」那爆炸聲幾乎將天震塌了！

毒龍眞人與鬼婆婆聽到爆炸聲的地方不對，心神微分，想回頭望去。

試想，太倉大師及鐵臂拳王徐伯祥是何等人物，乘此空隙，全力擊出！

「砰砰！」兩聲大响。蹬蹬蹬，連退十八步，雖然未倒下，但他們眼中却露出茫然無神的眼光，知道去死不遠！

雙龍會就此雲消烟散！

「師姐！」女藥師應天香叫聲中，奔上前去，拉住那位使鞭少女的手。

「你拿住這袋東西，我走了！」使鞭少女說罷，緩緩往來路走去，左袖擺動原來巳是斷臂的人！這少女當日爲無情判官高則正所害，憑着一匹好馬，逃脫性命，但左臂却因此失去，因此才令這位師妹出馬，設計報斷臂之仇！

雙龍會消息靈通，查出太和會館的來歷，於是先下手爲强，設計陷害，如今是全盤落空！惡人終於遭受惡報！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似乎有點道理！

——完——

奇人奇技

莫清嬌金鷄啄喉

嚴霜・文

跟虎爪遙遙相對的武功叫做鳳爪，乃係女子練武的絕招，有很多人以爲鳳爪的威力比不上虎爪，由於虎爪有形，一個彪形大漢，伸出手來，前臂如鐵，五指如鈎，向對方一個虎爪迎臉拍下，不容易招架，如果橫臂擋格，擅長虎爪的人跟手抓住他的手臂，向懷裏一拉，仍用那一隻手向對方口鼻之間出擊，亦係虎爪，那就佔盡上風，往往一招打贏，故此，虎爪比較鳳爪厲害，不過，女子精於武功，又苦練鳳爪，威脅相當大，這種鳳爪除了練習指勁之外，還把十隻指頭削成三尖模樣，又用指頭插沙插石，務求十隻手指的三尖指甲有如鷄爪一般，鷄即是鳳，向對方出擊，快如閃電，倘若給它向眉心或額角之類的要害啄去，啄中了穴道，就會發生不測之憂，再者，五指撮合，有如鳳爪，向對方喉核出擊，如果啄中，一招致命，舊日威震南粵的女敎頭莫清嬌，不但擅長倀鷄脚，而且鳳爪亦係十分厲害，她曾經跟東莞的惡霸林大魁展開惡鬥，終於靠鳳爪把他擊倒，這一場搏鬥十分出色，充份反映出中國功夫的厲害，值得談談。

當時東莞有許多名惡霸，林大魁係其中之一，這傢伙身高頸大，雙臂如鐵，跟武林中人搏鬥，剛剛發招，就向對方中上門穴道連環打出，其快如風，他最喜歡用直拳兼橫拳的招式出擊，即是說，左手用直拳向對方打出之際，右手握拳橫掃，那一拳係在左拳之下的，屬於陰招，由於他的氣力强大，日日打沙包，橋手如鐵，給他橫臂打中肋骨，一招就使對方的肋骨折斷兩三條，受傷倒地，昏迷不醒，故此，鄉人畏之如虎，偏巧這傢伙到了中年四十多歲，仍未娶妻，但見有點姿色的婦女在大路或小徑行走，給他的爪牙看見，向他告密，他就率衆衝入村內强搶，起碼囚禁旬日，任意凌辱，然後把那一名少女或少婦放走，受害的人不敢聲張，立刻舉家搬走，這種事情，多次發生，有一天，莫清嬌的女徒莫蘭花，被他擄去，莫清嬌非常憤恨，當晚就登門找他查問究竟。

林大魁迎她入內，說：「莫敎頭，我不知道蘭花係你的女徒，如果我知道這件事情，一定不敢冒犯虎威，不過，凡係我或我的家丁邀請到來舍下作爲貴賓看待的婦女，决不會當晚放走，三天之後，包管她安然回去，絲毫無損。」

莫清嬌杏眼圓睜，說：「你這種人花言巧語，絕無信義，一個村女給你留在家內三天，必然毀了她的一生，這件事情我實在看不過眼，如果你識趣，立刻放人，否則，我就要跟你拚一拚。」

林大魁哈哈大笑，說：「莫敎頭，俗語說得好，男不與女鬥，我係男人，你係女人，彼此都是武林中人，兩虎相鬥，必有一傷，不管那一方面落敗，傳到外邊去，總是不妙的，照我看來，你還是息事寧人，就此罷手比較好些。」

莫清嬌大喝一聲，說：「混賬，林大魁，你想保持聲譽，只有一個辦法，把我擊倒，如果我死在你的拳下，半點不會後悔，有胆的立刻放馬過來。」

莫清嬌不過係窈窕少女，雖然輕功出色，硬拚之下，一定鬥不過彪形大漢，故此林大魁對她略存輕視之心，聽了，點頭說：「好的，我們到天階比武吧，假如莫敎頭有甚麼損傷，勿怪在下無情。」

他這樣說等於同意用比武方式決定勝負，如果莫清嬌打輸，立刻走開，蘭花就落在魔窟，任由林大魁處置，反過來說，林大魁輸了，就要把蘭花交出來，這樣子的條件倒是相當公平的。

兩個敎頭分別在天階站定，以石獅子爲界，那個地方長約三丈，闊一丈過外，倒是很理想的演武地點，假如用來比武，亦係相當理想，因爲夜間燈影朦朧，林大魁吩咐家丁燃亮了四盞大光燈，明如白晝，然後過招。

兩人都知道對方武功的特色是甚麼，故此，剛剛交手，莫清嬌就施展莫家的步法閃避，稍有機會，就側身踢出倀鷄腿來，由於她的脚法靈活，身形細小，閃避得好，幾次林大魁重搥出擊，仍是落空，兩人愈打愈緊張，莫清嬌到底是個女人，給他硬拳硬馬進迫，雖然多次閃避得好，沒有損傷，可是，她只有招架之功，並無出擊之力，看來仍是林大魁佔上風的，料不到相鬥了二十多回合，林大魁將莫清嬌迫到石獅子前面，一個雙龍出海，雙掌齊出，把莫清嬌推上空中，他不知道莫清嬌只是趁勢跳起，實際上並非給他擊中，她整個身子凌空，雙脚落在石獅子上面，便即飛躍下來，就在空中連環出擊，先用脚尖向對方額角點去，跟住轉身，快要落地的一瞬，左手以鳳爪出擊，剛剛啄中林大魁的喉核，只是一啄，林大魁就沒有聲色，就此倒下來，口角流血，這一招係莫家拳的「金鷄啄喉」，非常凌厲，由於喉核係一塊軟骨，負担氣管以及血管的壓力，喉核打爆，根本上無法呼吸，那是絕症，神仙也無法把他救治，莫清嬌只是施展這一招，已經大獲全勝，她雙脚站定之後，向倒地呻吟的林大魁望了一眼，跟住喝令家丁把蘭花送出來，讓她帶走。

林大魁本人受了傷，家丁不敢抗命，只好依言從事，讓莫清嬌帶走蘭花，數人昂然出門，至於林大魁，只係拖延了一個時辰過外，便即氣絕身亡。

莫清嬌只係教授莫家拳脚，從來沒有鳳爪這一招教給任何一個人，她認爲這種招式必須臨危施展，如果平時沒有苦練指勁，指甲不够銳利，啄中對方的咽喉額角，也是沒用反之，有這樣大的勁，能够一招傷人，受擊的人往往就此喪命，弄出人命來，牽累師傅，那就認眞不妙，故此她沒把這招鳳爪好好的傳授給莫家門人，至於倀鷄脚，却很樂意把它傳授。（完）

翟天星傳奇故事／

南宮宇·文
盧令·圖

劍飛星月絕妖魑

（上）

途經寂滅谷

一陣金鐵交鳴之聲，跟着便是塵頭大起。

翟天星呆着，勒停了馬，翹首遠望，那股塵頭向着東方移去，歷久不散。

還有廿多天便是一年之末，又有誰不想回到自己的家，過一個溫暖的年？

他正想勒馬向南而去，可是，那馬兒突然仰天長嘶一聲，竟然不理會鞍上主人之命，直向塵頭之處奔去。

翟天星心知這馬兒的性子，索性放開轠繩，任由牠向着東方奔去。

山路崎嶇，馬兒却越跑越快，彷彿有一股巨大的吸引力，把馬兒吸去。

過了一個小山崗，可以看到面前一片大叢林，靜悄悄的，沒有半點聲响。

馬兒氣喘如雷，但仍拚命的向着叢林而去。

翟天星心想：「難道這馬兒跟隨我日久，也會染上主人好奇的習性？」

這時正是未盡申初，天色有點暗晦，西墜的太陽被濃雲所蓋，突然，雲間透出一度金光，直射叢林，跟着便是一陣眩目的反射，翟天星忍不住闔上眼睛。

馬兒受了光綫的影响，也緩步下來。

翟天星睜開了眼睛，只見叢林之內，兵器交疊，散亂在草地上。

這耀眼的一閃，却原來是刀劍反射陽光。

兵器之旁，躺着至少也有三十個大漢，全是鏢師打扮，再行近兩步，一股腥臭之味傳來，翟天星禁不住立時屏着呼吸。

疑作刦鏢人

血，碧綠的草坪幾乎被染紅了。

更令翟天星震驚的，這卅個大漢幾乎沒有一個是完整的，有些沒有了手脚，有些被腰斬了，有些是肚破腸流，其中更有些是沒有頭顱的，一陣惡心，翟天星忍不住，幾乎要嘔吐。

翟天星並不是沒有見過屍體，但是他從來沒有見過這可怕的場面。

這叢林中的草坪，簡直是一個屠場。

翟天星忙下了馬，走近一個屍體之旁，蹲下身來，用手一按那屍體的胸口，還有微溫，用力把那人一推，却完全沒有反應。

翟天星再走前細看，十個大漢身上仍有血水流出，但却沒有一個是生還的。

細看他們的傷口，全是被沉重兵器所劈開，骨肉斷開之處，齊整而平滑，看來殺人的兵器是一雙利斧。

一雙利斧，沒有理由可以連殺三十個手執兵刃的鏢師，看來刦鏢的人至少也有十人以上。

草坪上的兵刃却全沒有血跡，似乎是沒有經過巨大的搏鬥，强盜便已經得手。

綠林道上，有那一顆强人是持利斧刦鏢的？

一陣微風吹過，草叢之中，有一塊黃色的小布隨風飄起，翟天星連忙上前，把布片抓在手上。

布片之上，繡着五個大字：

「保天下之鏢」。

是天下鏢局的鏢師！

黃河以南，長江以北，又有誰沒有聽過天下鏢局這响鐺鐺的名頭？近十年以來，又有誰聽過天下鏢局會被人刦鏢？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可是，事實却擺在眼前，卅個鏢師，血染草坪，而鏢車却是全無踪影。

如果這事實並不是翟天星親眼所見，就連他也不會相信，這件事傳出江湖，無論是黑白兩道的人，都會大爲震驚，連天下鏢局也不能保的鏢，還有那一間鏢局敢接受保鏢的生意。

翟天星在大漢的屍旁走了一會，看看有沒有熟悉的臉孔，他與天下鏢局的主人白成龍曾經有過數面之緣，雖算不上深交，但臉孔還是可以記得。

屍體面孔血肉模糊，白成龍却不在其中。

白成龍銀髮銀鬚，一眼便可以看出。

也許白成龍年紀老邁，退隱泉林，這幾年來，他的兒子白天朗任總鏢頭之職，翟天星也曾見過白天朗，雖然見他之時只是弱冠之年，但白天朗器宇軒昂，頗有乃父雄風，可是，卅個屍體之中，白天朗也沒有在其中。

正在沉吟之際，馬兒似乎有點不耐煩，虎躍長嘶，彷彿在叫翟天星上鞍。

東方的泥塵仍然隱約可見，翟天星連忙伏在地，側耳傾聽，仍可以聽見馬蹄之聲。

翟天星閃身上馬，一時也未能拿定主意，但那馬兒已不理會一切，向着泥塵湧起之處奔去。

刦鏢的人，既在不遠之處，何妨與他們周旋一着。

出了叢林，只見蹄印仍新，還有車輛縱橫交錯的痕跡，那一定是刦鏢强盜，拖了鏢車便走。

馬兒經過了一會的歇息，氣力已恢復，一口氣向着東方奔去，越跑越快，根本沒有理會主人轠繩的約束，彷彿有一股巨大的力量，令馬兒身不由己。

翟天星覺得有點奇怪，爲什麼這馬兒比自己更爲好奇，更心急要追到那刦鏢的人？

兩旁樹木急速倒退，虎虎風聲，翟天星根本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這馬兒一向馴良而聽教，而今狂奔之下難道是瘋了？

忽然，道旁閃出了一個黑影。

翟天星知道再不勒馬，一定會撞倒這個人。

雙腿一挾，雙臂一抽，馬兒有了反應，但不能立時停步，眼看便要撞倒那人。

只見那人屹然不動，在此電光火石的一刻，那人伸手一托，竟然把那馬兒的頸子硬生生托起。

馬兒去勢突然受阻，頸子又被托起，只好順勢向天一昂，雙腿一踢，長嘶震天，差不多把翟天星抛了下來，幸好翟天星鞍上功夫到家，仍穩坐鞍上。

站在馬前的人更是厲害，只見他紋風不動，一隻狂奔的馬，在他單手一托一按之下，突然立刻停了下來，這一手藝業倒不是隨便可見。

那人身材異常高大，站在那裏，竟然與馬頭的高度一樣，他身穿一襲黃衣，頭上却是牛山濯濯。

翟天星再小心一看，這高大的禿頭人，竟是一個和尚，那黃衣是他的僧袍。

那和尚微微弓身，合手道：「施主有禮。」

翟天星見他身高異常，有點錯愕，但聽他聲音，却柔和之極，聲音與人極不相配，也連忙拱手道：「大師有禮，在下莽撞，恐驚惶大師。」

和尚道：「這馬似乎有些狂性，看來施主還是小心些好，否則在這崎嶇狹路上，意外橫生。」

翟天星道：「大師臂力驚人。」

和尚道：「施主鞍上的功夫也非等閒之輩。」

翟天星道：「大師誇獎，還未請教法號——」

和尚道：「貧僧流淚四方，早已忘却賤號，江湖中人一向都以黃衣僧稱呼。」

翟天星連忙拱手，道：「恕在下眼拙，大名鼎鼎的『拾屍和尚』黃衣僧在目前，竟然也不相識！」

和尚聽見翟天星的稱讚，似乎無動於衷，合手道：「施主是——」

翟天星道：「在下姓翟，小字……」

黃衣僧口念佛號：「阿彌陀佛，施主是名滿江湖的『翟天星』翟大俠。」

翟天星連忙謙遜道：「在下翟天星，那配稱大俠。」

黃衣僧道：「恕小僧多見屍首，少見人倫，十分眼拙，施主莫怪。」

這號稱「拾屍和尚」的黃衣僧，早年不知做了什麼大的錯事，遁跡空門，但他認爲作了和尚也彌補不了他所作的孽障，於是雲遊四海，無論到了那處，只要見到有屍首的地方，他便立刻把屍體葬了，爲死者念一番倒頭經，他對所有屍體，一視同仁，無論是好人壞人，都一律好好爲他殮葬，於是江湖之人都稱他爲『拾屍和尚』，他從來也沒有介入江湖之事，很多人都以爲他是一個贖罪的和尚，並不知道他是個身懷絕藝的高人。

黃衣僧又問道：「施主何事馳馬狂奔呢？」

翟天星道：「前面是刦鏢之人。」

黃衣僧道：「那麼我不阻你了。」

翟天星道：「那叢林處有很多需要你的地方。」

黃衣僧道：「我也嗅到一些屍體的氣味。」

翟天星道：「大師，這附近究竟是什麼地方？」

黃衣僧說：「如果施主肯聽我的話，東面不宜追去。」

翟天星詫異道：「東去到底是什麼地方？」

黃衣僧已把一個小袋解開，那是他日夕不離身的裹屍袋，一面說道：「是一個名震江湖的地方，可是這地方却很少江湖人知道。」

翟天星道：「大師說話似是——」

黃衣僧說道：「並不矛盾，江湖中人，大槪都知道有這個地方，可是很少人去過，因爲踏入這地方的人，都是一去而不回的。」

翟天星好奇之心頓起，道：「這更要去看看。」

黃衣僧道：「以施主身手，也許是會破例的。」

翟天星問他道：「這究竟是什麼地方呢？」

黃衣僧把裹屍袋揚了一下道：「寂滅谷。」

「寂滅谷？」翟天星有點吃驚，道：「天下果然有這一個地方？」

黃衣僧道：「江湖之人，大多以爲這地方是一個謠傳，事實上寂滅谷就在東去三十里。」

翟天星道：「大師可曾到過？」

黃衣僧道：「人間苦處，天天有人棄屍荒山，我還有很多功夫要做，怎敢到寂滅谷？」

翟天星道：「這寂滅谷是否傳說一樣，到了附近，也會被一股吸力吸了進去，從此無聲無息地消滅了？」

說到這裏，翟天星心中一涼，因爲這馬兒狂奔，看似身不由主，難道這是寂滅谷的吸力？

黃衣僧合什道：「施主好自爲之。」

翟天星道：「後會有期。」

黃衣僧去後，翟天星呆呆的站着，陷入沉思，東去既是寂滅谷，賊人刼鏢之後，拚命向東而去，豈不是自尋死路？刼了那些鏢車又有何用？

難道這寂滅谷是那帮匪徒掩人耳目之所？

這幾年來，江湖之上傳言，凡人或物，經過寂滅谷都會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吸了進去，聽說已經有五十多輛馬車，二百個人左右在寂滅谷中死去。

翟天星一向好奇，但江湖上傳言，很難全部相信，而且一直都沒有人從寂滅谷走過出來，因此翟天星半信半疑之間，沒有想過到寂滅谷一行。

而今一塲罕見的刼鏢，翟天星那會坐視？寂滅谷在目前，那神秘的力量，翟天星更不會錯過。

那馬兒又狂嘶了幾聲，似乎十分不耐煩，翟天星一躍上馬，東邊泥塵已不復見了。

半個時辰之後，一個狹谷谷口已是在望。

蒼茫暮靄，四野靜寂無聲，沒有人聲，沒有風聲，連小虫唧唧之聲也沒有。

寂滅谷果如其名。

翟天星看看地上，馬蹄印與車輪痕就在谷口之前沒有了，走進這狹谷內，也見不到有什麼痕跡。

難道這羣刼鏢的人就在這寂滅谷口失踪？

人馬可以失踪，或者從他徑而去，但是，沉重的鏢車，又怎會立時不見，無跡可尋？

那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更奇怪的是，谷外之處，雖是秋末冬初之際，仍有幾株耐寒的小樹，但一進谷口，却連一根青草也不見，難道這寂滅谷內連草也不能生存？

翟天星下了馬，一步一步地走進這谷口。

馬兒到了谷口，却是停滯猶豫，剛才牠拚命奔來，而今到了谷口，却是踟躕不前。

動物比人更有靈性，難道這馬兒有什麼預感？

翟天星只好放下馬兒，單身走進這狹谷。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這是翟天星生來的好奇心性，這種心性令他發現不少神秘的事物，也爲江湖做了一番事業。

荒涼的狹谷，雖無冷風吹來，却使人寒意頓生！

這時夜色已是四闔，根本看不清楚前面是甚麼路徑，行了約有一柱香的時間，四周仍是那麼荒蕪，翟天星開始有點猶豫，難道刼鏢的人並非走進了狹谷？

他正要繼續前去之際，谷口隱隱傳來一陣馬嘶之聲，翟天星再凝神傾聽，再沒有甚麼聲響！

難道那馬兒在谷外看到甚麼？

翟天星連忙回身，施展「天星步」，直向谷口奔去。

狹谷之外，已沒有了馬兒的踪影，再走兩步，只見不遠之處，草坪之上，有一只四脚朝天的黑影！

可憐的馬兒，竟直挺挺的躺在那裏！

翟天星連忙上前，從身上拿出火摺子，燃亮一看，只見那馬兒已是氣息全無，可是，馬身由頭至尾，却沒有半點傷痕！

馬臉雖然沒有甚麼表情，但是馬兒跟了翟天星也有不少時日，他隱隱約約的發覺馬兒的雙目，略有異色，難道牠死去之前，果眞見到十分怪異的事情？

翟天星輕輕一推，那四蹄朝天的馬兒，彷彿是個洩氣的皮球，倒在地上！

一陣寒意在他心底冒起，如果他自己停在狹谷之外，倒在地上豈不是自己？

呆了一會，翟天星却不禁突然失笑，如果自己在狹谷之外，可能已把殺害馬兒的人殺過片甲不留！

翟天星把馬鞍上一些物品除下，猶有微溫的馬屍，使翟天星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傷感。

殺馬的人一定是個高手，否則，一匹三百餘斤的馬匹，爲何竟能在毫無傷痕之下逝去？

翟天星四撫馬匹的全身，骨骼依然，並沒有碎裂，這高手又用甚麼方法殺這馬兒？記得這馬兒臨死之前，還有過一些嘶叫！

難道殺這馬的並不是一個人？

天空沒有一片浮雲，也沒有月色，翟天星想到這裏，不覺又有一陣陣寒意在心中冒起，難道這寂滅谷眞是謠傳中所說的魑魅魍魎的世界？

一陣尖銳的聲音，忽然從谷內傳來。

翟天星連忙側耳傾聽，那不是鬼泣，也不是神嚎，而是一陣十分刺耳的簫聲！

這簫聲有如一口細針，直刺耳膜！吹簫的人內力充沛，否則這聲音不能從谷中傳來。

谷中既有吹簫的人，這一切疑問，豈不是可以從他口中得知？

翟天星再不猶豫，縱身一躍，已至谷口，再施展天星步，身如疾矢，直向簫聲傳來之處奔去。

這荒蕪小徑，翟天星剛才已經來過，

雖在黑夜之中，仍然毫無困難，況且更有簫聲可循。

忽然，這簫聲突然停了。

翟天星站定，只見磷火點點，却沒有吹簫人的踪影！正在錯愕之際，那簫聲又起！

但這簫聲似是在右面傳來，凝神一聽，却又像從左面傳來，正想向左面奔去，右面簫聲又起。

翟天星突然仰天長嘯，這聲音蓋過了簫聲，而且在谷內盪漾，餘音嬝嬝！

翟天星這聲長嘯，是凝聚了丹田之氣，普通的人聽了，一定會心神欲裂，功力較差的人，更要掩耳離去！

嘯聲過後，再沒有簫聲傳來。

進入這狹谷只有這一條小徑，翟天星再也沒有其餘選擇，既來到虎口，豈可退縮？

走了百步左右，簫聲又起！

但是，這簫聲不再是飄忽無定，刺耳難聽，而是柔揚悅耳，從山谷之下飄來！

好一曲九轉流雲！

陽春白雪，這簫聲豈是人間所有？

翟天星實在忍不住，施展天星步，向着簫聲而去，過了一條小徑，又是另一條小徑。

忽然，前面小徑敞開，簫聲之外，更有水聲。

翟天星躍上一塊突起的大石，往下一望。

只見下面是一片磷光，雖然沒有月色，這藍藍湛湛的光綫之中，竟然可見到一片池塘。

池塘之上，舖滿了巨大的浮萍！這些浮萍只有八尺直徑，當中一個，却有一人坐着！

這人在磷光之中，面目模糊，但可以清晰地看見他手持竹簫，正在吹奏！

聲如大珠小珠走玉盤，使人悅耳而受用！

翟天星沒有出聲，又有誰會打亂這曲高山流水？

一曲既罷，坐在大浮萍上的人仍是不動！

翟天星忍不住，現身說道：「前輩高人……」

那坐在浮萍的人，仰首說道：「翟天星！」

翟天星十分驚詫，這人竟是認識自己！只好拱手道：「前輩……」

那人說道：「你可知道這是甚麼地方嗎？」

「在下曾聞，這是寂滅谷！」

「既知是寂滅之地，難道你也活得不耐煩，要在谷內寂寂而滅！」

「在下聽見簫聲，誤闖高人，恕罪恕罪！」

「我不能破例——」話猶未上，只見身坐浮萍上之人，雙手一揚，七七四十九點寒光，直射翟天星上中下三路。

翟天星連忙垂袖左拂右擋，一陣勁風，把這四十九點寒光盡退，紛紛落在咫尺之前。

那人見寒光不能刺中翟天星，有點驚奇，也有點意外，大喝一聲道：「好！」

這「好」字的聲音還未了，那人已從浮萍之上，淩空而起，半空之中，寒光又至。

翟天星根本看不清楚這人在半空之中如何發放暗器，但再沒有思索的時間，因爲寒光已至，這次他不敢再用袖風擊下寒光，雙掌在倏忽之間挺出！

這次的寒光，足足有上次一倍之多，不單是從上中下三路而來，更多了左右兩路！

「天星掌」有如霹靂靈光，把這點點寒光完全包裹着，再度紛紛落在翟天星的前面！

那人看見翟天星雙掌一擊，竟能把他九十八點寒光盡退，不再單是驚奇，簡直是大吃一驚！

翟天星定睛一看，只見那人已站在池塘的岸上，可惜兩人距離十分遠，又是黑夜，看不清楚那人的面目，只知道他是一個瘦削的老年人！

翟天星見他沒有異動，拱手道：「前輩……」說了這兩字，竟然不敢再說下去，因爲那人又再淩空一躍！

寒光有如烟花亂墜！

翟天星不敢怠慢，縱身一躍，「旱地拔葱」，竟躍起三丈有餘！

那人見他不再使「天星掌」，連忙一個旋身，一陣刺目寒光向着半空而去！

翟天星人在半空，眼看再無法避去。只見他淩空一翻，飄身而去，輕輕落在一個小丘之上！

翟天星不禁脫口而出道：「銀河傾天塹！」

那人聽了，仰天長笑，道：「想不到而今還有人知道這是『銀河傾天塹』！」

那笑聲本是十分雄偉，忽然，笑聲未止，但聲音却變得異常，充滿悲苦！

笑聲在谷中迴盪，聽了實在使人毛骨悚然！

翟天星根本從未見過這種稱爲「銀河傾天塹」的暗器手法，據前輩所述，這種手法已經失傳，據說「銀河傾天塹」一次可以發放九百多支暗器，包括銀針、火星石，金剛沙這類細小的暗器，如果這是屬實的話，看來這老人仍未練得十分成功！

悲苦的笑聲又再停止，那人喝道：「小鬼侍候！」

就在池塘草叢之中，突然躍出了十個黑影，這些黑影雖有人形，但高度却只有普通人的一半！

那是一羣黑茸茸的東西！一陣「吱吱」的聲音，翟天星連忙戒備，看這老人又使甚麼怪異招式！

那羣黑茸茸的東西已經漸漸來近，翟天星看得清楚，這羣東西竟然是一羣小猿猴！

「吱吱」之聲越來越近！

翟天星有點生氣，想不到這人口中的小鬼，竟是猿猴，而且正向自己躍來！

看這羣猿猴，似乎訓練有素，牠們一前一後，步伐十分有勁！

對付高手的攻擊，翟天星一點也不畏懼，可是，對付猿猴，他實在沒有經驗，站在小丘之上，竟有點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猿猴漸近，忽然，牠們匐伏在地，一動也不動！

忽地，一聲唿哨，那羣猿猴，便立即躍起！

十隻猿猴，分作五組，分向翟天星的上中下左右五路攻去，翟天星見牠們進攻的手法，異常熟練，並不如一般猿猴的亂抓亂挖！

最厲害的是下路攻來的兩隻！

一隻使出一招「猴子偷桃」，另一隻却是「撩陰腿」，一先一後，翟天星避開了第一招，險些中了「撩陰腿」，幸好他身高，而猿猴脚短，雖然避過，却也使他一陣慚愧！兩隻猿猴，見兩招落空，順勢從他腿間胯下向後竄去，然後同時迴身，又向他臂部攻去！

本來，翟天星對這一羣畜牲，是不屑使出那套名聞遐邇的天星掌，但是猿猴攻勢凌厲，而且先後有序，恰似一羣亡命之徒，更令翟天星難堪，便是那些招式，俱是十分陰毒，翟天是被纏得不耐煩，一招「天星亂墜」，再使一招「星消雲散」，已把整羣猿猴擊出十丈之外！

羣猿並不氣餒，又分五路進攻！

兩隻撲向眼睛，兩隻抓向喉嚨，兩隻分別直取雙脅，還有四隻向着下盤，這種死纏爛打的招式，無論是個甚麼高手，也會狼狽不堪！

翟天星應付過的高手無數，所經歷的艱苦更是屈指難數，幾時有過這樣尷尬的局面！

猿猴前仆後繼，翟天星知道如果不再使出致命的招數，很難把這羣猿猴退却！

他突然一個凌空，半空之中，身如風車轉動，全身運勁，十隻猿猴，遇此情境，連抵抗的能力也沒有了，勁力在空間瀰漫，震得牠們癱瘓在地上！

那人見猿猴倒下，似乎十分痛惜，一聲叫喝，雙掌暴出！

翟天星又以爲他發出那些寒光點點的暗器，正要避開，只見一陣狂風而來，其中並沒有甚麼暗器！

掌風十分強勁，而且帶來一陣異香！

香風沁入心脾，使人感到全身舒泰無比，翟天星早已提高警覺，可是香氣襲人，一陣暈眩，立即倒在地上。

原來那人一掌發出，掌風之中帶着一種強烈無比的迷魂藥「毒芙蓉」，只要吸進一口，任你是武功蓋世，都會骨軟肌酥，頹然倒下，據說這種毒物，已沒有在江湖出現，差不多有一百年之久，而今竟又在這神秘的寂滅谷內出現，這吹簫的老者，一連使出兩種絕世奇功，究竟他是何方神聖？

× × ×

翟天星被一陣徹骨的寒風冷醒，睜開雙目，只見自己仍在寂滅谷口！

他正要挺身起來，一陣奇臭，順着微風飄來，中人欲嘔，只好掩鼻而起。

環視四周，臭氣却是從身畔而來，那氣味發自翟天星的馬屍，他覺得十分奇怪，馬兒昨天在谷中無端死去，一夜之間竟會發臭！

天氣已是十分寒冷，無論如何，屍體並不會在一夜間便會腐壞，再看看自己，並沒有任何損傷，只覺腹中隆隆作响，飢餓加上寒冷，翟天星打了一個寒噤！

他緩緩地站起來，首先看看馬屍。

馬兒死時並沒有甚麼傷痕，而今發出腐臭，看來已是過了幾天！難道自己嗅了香氣之後，已暈倒了幾天？

馬鞍之上，還存有一些乾糧，可是，翟天星却不敢再吃，恐怕這些乾糧也有毒物。

忽然，空中傳來一陣「呱呱呱」的聲音。

擧頭一看，三隻兀鷹正在上空盤旋，翟天星知道，這些兀鷹全是食屍鳥，被馬身上發出的腐屍氣味吸引而來。翟天星看着乾糧而不敢吃，更是飢腸轆轆！

兀鷹正向谷中盤旋而下。

他突然心生一計，連忙翻身滾開，躺在馬屍一丈之外，一手抓了兩顆細石。

那兀鷹見地面再無動靜，緩緩地降在地上。

馬屍腐臭氣味對人來說，是十分難以忍受，但對這些扁毛畜牲，却是無比的香氣！

兀鷹不愧是鳥中殺手，雖是美味當前，仍是從容以待，牠漸漸走近，突然一躍而起，啄向馬屍，然後便一飛冲天！

可是，到了半空，兀鷹却突然下墜！「砰」的一聲，跌在地上。

翟天星看得眞切，這兀鷹只啄了馬屍一口，爲什麼竟會在半空中跌下？

走近兀鷹一看，只見那扁毛畜牲，全身抽搐，已是死了！

翟天星至今才明白過來，馬兒是被毒物所殺，而這兀鷹啄了一口馬屍，也就被毒死了，怪不得這馬兒死時，身上全無傷痕！

兀鷹是孤獨的殺手，一只倒下，其他的並沒有離去，仍在半空盤旋。

翟天星仍躺在地上，緊扣兩顆細石。

兀鷹甚具靈性，見同伴倒下，知道這馬屍不可以再啄，立時，已把目標轉移在翟天星的身上。

盤旋復盤旋，翟天星忍耐着，如果在這毫無把握的情況下扣殺這兀鷹，自己反而會陷入危險，他一定要等到兀鷹撲下俯衝之時，才放出手中碎石。

兀鷹冷靜而機智，半响，終於忍不住飢餓的煎熬，才毅然以高速向下衝去。

翟天星已有準備，雙手一揚，兩只碎石粒已向兀鷹而去，說時遲，那時快，兀鷹已應聲倒地。

翟天星鬆了一口氣，這扁毛畜牲並不是好對付的！而且這是一頓豐美的午餐，有了食物到肚，翟天星精神抖擻，把昨夜所遭遇的事情，重新想了一遍。

這吹簫的老者實在是手下留情，否則自己早已人如谷名，寂寂地毁滅於谷內。

可是，這人究竟是正是邪，實在使人弄不清楚！翟天星是個好奇的人，不能把事實的眞相找出來，他一定會心癢難熬，況且這寂滅谷實在是個神秘的地方！

於是，他決定再入寂滅谷。

夜色蒼茫，翟天星吃完了一塊兀鷹肉，把火弄熄，便向着寂滅谷進去。

一路上，翟天星小心翼翼地走着，他希望聽到那簫聲，只要見到那吹簫老者，他一定要好好問他一番。

道路崎嶇不平，但對翟天星來說，那並不算是什麼阻礙，轉眼已到了那池塘，

可是，並沒有老者的蹤影！

翟天星再到四周走走，完全沒有發現，甚至一頭夜梟也沒有！

這是名副其實的寂滅谷，一切都是了無生氣，寒氣漸濃，夜露凝重，翟天星不禁打了個寒顫。

既來之，則安之，翟天星躍過小徑，池塘已是在望，流水淙淙，巨大的浮萍仍安穩地浮在水上，而今唯有再向前走去，因爲昨夜既見過吹簫人，說不定今夜又可以見到另一個人！

沿着山徑而走，越走越是荒凉，按照自己心中推算，應該走了十里以上。

翟天星正要停步下來，休歇一下，可是，耳畔又傳來了潺潺的水聲。

躍過小丘，又見一片池塘，池塘之上也是浮着巨大的浮萍，這環境十分熟稔！

再小心一看，那根本是剛才到過的池塘！翟天星以爲已走了十里，却原來又回到原來之地！

在江湖上，懂得使用五行迷宮之法並不出奇，最奇的是，這附近根本沒有什麼障碍之物，連一草一木也沒有，那麼，佈置這迷宮的人用的是什麼技倆？

翟天星頹然坐在石上，腦海中一片空白。

難道這寂滅谷內眞有使人神智不清的遊魂野鬼，使自己在朦朧之中，白白走了十里？

翟天星對五行八卦之理，也有七分明白，可是，他一路上根本沒有發現什麼障碍，有的只是嶙峋怪石，在一個山谷之中，亂石隨山，又算得什麼？

佈置這迷宮的人，實在是個高手！

看來再在谷中盲目亂撞，只會更添糊塗，而今要把這寂滅谷的眞相弄清，看來一定要從谷外着手。

既然有了決定，翟天星不再猶豫，站了起來，吸了一口寒冷的空氣，向着谷口的地方而去。

來到谷口，馬屍仍在，兀鷹的屍體却沒有了！看來那幾隻未死的兀鷹，早已把同伴屍骨作爲口糧！

翟天星感到一陣不可言喻的悲哀，扁毛畜牲不懂物傷其類的道理，然而人呢？江湖兇險，又有幾個人眞眞正正了解到這簡單而顯淺的道理？

東方已露出魚肚白色，翟天星在馬鞍之上，找回一些日常行走江湖的用品，向着晨曦之處而去。

走了兩個時辰，已開始看見田野和荷鋤的農夫，再走半個時辰，熙來攘往的市集已在目前。

翟天星暗裏計一下時間，相信而今已是臘月之始，市集內鷄鴨牛羊，無一不備，一年辛苦，總算可以把自己的心血出賣，換幾個銅錢，好好的過一個春節。

既有市集，附近一定有食肆與旅店，翟天星正想向一個趁墟的人詢問，就在這時，一陣馬蹄聲突起。

得要分辨蹄聲來處，已見一羣騎着高頭駿馬的人衝入了市集，一時兒啼喚母，呼天搶地之聲驟起。

那十餘匹駿馬，沒有理會道上擺賣，也沒有理會行人，就一直向着北面而去。

馬匹去後，那些販賣的人們紛紛起來，指着已遠去的馬匹，不斷叫罵，但馬匹已是遠去，斥罵又有何用！

一個老農人從地上站了起來，看看自己的羊羣，一隻也沒有少去，才自言自語地道：「今年不知撞着些什麼霉鬼，昨天是這樣，今天也是這樣！」

翟天星連忙搭口道：「昨天也是這樣嗎？」

那老農人抬起頭來，道：「老兄一定剛到此地，昨日是墟期第一天，一早便遇上了五個騎馬的，今兒又有十幾個，幸好我沒有損傷，可憐老五的鷄鴨已被踏死了一籠！」

翟天星道：「騎馬的是甚麼人？」

老農人道：「天知道，也許他們是趕着赴閻王的約會！否則那會這樣蠻横！」

翟天星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老農夫看了翟天星一眼，道：「這只是個小地方，怪不得你老兄不知道，相信你也聽過鄭州？」

「我竟然到了鄭州？」

「不，這裏並不是鄭州，是鄭州南面一個小鎮，名叫風陵渡！」

「離鄭州有多遠？」

「大約有百餘里，如果是快馬，也要走足一天一夜！」

「看來這些人都是向鄭州進發！他們去鄭州作甚麼？」

老農夫笑着道：「到了鄭州，他們想到甚麼地方也可以，可以南下，也可以北上！」

翟天星謝了那老農夫，在這市集內找到一間旅店，胡亂吃了些東西，換過衣服，購了一匹馬，向着鄭州而去。

跑了一天一夜，到了鄭州之時，已是萬家燈火之時，鄭州是個大都會，南北商旅必經之地，因此仍是人聲沓雜，到處燈火輝煌。

走進城中，已可以看見不遠之處，有一間美侖美奐的客店，上面寫着「鄭州第一樓」。

翟天星來到店前下馬，一個小二模樣的人已經奔上前來，滿臉笑意地道：「客官……」

翟天星道：「我這馬已跑了一天一夜，快給他上好的草料！」

小二道：「客官，眞對不起，小店已被人包下！」

「包下？」

「是的，客店與酒樓已全被包下，客官請往別家！」

「什麼人包下？」

「聽說是鏢局的人——」

「哦？一間鏢局竟會包下你們鄭州第一樓？」

「不是一間鏢局！」

「十間鏢局？」翟天星開玩笑地說。

「客官，你猜的沒有錯，是十間鏢局包下了！」

翟天星心中覺得奇怪，有什麼貴重的鏢車要十間鏢局聯保？

「他們有很多鏢車？」

「沒有，一輛也沒有！」

翟天星更覺得奇怪，沒有鏢車，十間鏢局的人來這鄭州爲的是什麼？

那小二見翟天星沒有說話，便滔滔地

道：「客官，這十間鏢局都是從江南來的，據小人得知，他們聚首在此，明日便要北上京師！」

「十間江南鏢局的鏢師，他們要同上京都？」

小二續道：「是的，客官看來也是江湖中人，難道你沒有聽到最近江湖發生了一件大事？」

「什麼大事？」

「天下鏢局的鏢車被刦，三十個鏢師全被利斧砍死，只逃出了一人！」

聽到天下鏢局四字，翟天星已是心中一凜，再聽到逃出了一個活口，翟天星更是側耳凝聽。

小二道：「逃出的人叫白天朗，據說是天下鏢局的少東主，他是被一個和尚救了出來的！」

「是個黃衣僧人？」

「是的——你又說不知道這件震動江湖的事？」

「也聽人說過，不過沒有你說得那麼清楚！」

小二聽見翟天星讚許他，更是口沫橫飛地道：「那白天朗立即飛鴿傳書，知會他父親，而且連夜投奔了淮南鏢局……」

「小二——你可說完了嗎？」一個蒼老的聲音從樓上傳來，翟天星連忙抬頭一看。

只見二樓之上，朱色欄杆處，已站了十個人，他們都是背光站着，看不清楚他們的面貌，但霎眼一看，其中有年老的，也有年青的，站在東角飛簷之下，竟然有一個是女子！

小二惶恐地道：「小的只是告訴這位客官……」

那蒼老的聲音說道：「這裏沒有你的事！」

小二慌忙的鑽入店內。

蒼老的聲音又道：「過路的，你還是改投別店吧！」

翟天星無可無不可的道：「在下人生路不熟——」

老者接口道：「鄭州這麼大，客店酒樓，到處都是！」

這老者的語氣倒也隨和，但另有一番威嚴，翟天星牽了那匹倦馬，走了兩步，可是，心中實在按捺不住那種好奇，忍不住又道：「你們十個人，何必包下這第一樓？」

一個年輕的聲音道：「過路的，你還是好好的走你的陽關道，大爺們正在心煩意亂，否則……」

那老者道：「小魏，別多言！」

那叫小魏的果然沒有再說下去。

翟天星牽着馬匹，昂頭望着那個年青人。

剛巧店中一盞大大的燈籠，照着他的臉上。

「翟天星！」彷彿是那女子的聲音。其餘九個人，聽了這兩字，都似乎吃了一驚，可是，翟天星仍是從容的牽馬而過，既沒有承認自己是翟天星，也沒有否認。

「翟天星——」是老者疑惑的聲音。

話猶未止，那朱欄杆畔的十個人已齊躍于地，團團的把翟天星圍在中間。

那時路上還有很多人，見九個大漢，一個女子，從二樓躍下，圍着一個漢子，都紛紛停下，駐足而觀。

那蒼老的聲音道：「各位，這是我們朋友之間的事，過路的過路，沒有什麼好看！」

衆人聽到那威嚴的聲音，竊竊私議的慢慢散開。

翟天星也牽着馬兒開步！

那老者走前一步，道：「請這位朋友慢走一步！」

翟天星停了步，說道：「我也是過路的！」

老者忙說道：「高人不露相，佩服佩服！」

翟天星道：「我並不是什麼高人，不會什麼露相不露相。」

那首先呼喚翟天星的女子，似乎按捺不住，一個縱身，已站在翟天星的前面。

翟天星看看這女子，一身紅衣勁裝打扮，尖聲道：「翟天星，我雖在十年之前見過你，但我沒有忘記你的面貌，你何必否認？」

翟天星笑着說：「我並沒有否認！」

衆人聽了，都齊按兵刃。

那名紅衣女子突然雙手一揚，金光閃動。

翟天星看得眞切，昂首一避。

那紅衣女子並不是放暗器，而是手執一雙金色的短刃，再小心一看，那並不普通短刃，而是一雙金釵。

那雙金釵比普通女子插在髻上的稍長，髻髮之處十分鋒利，既可刺人，也可作為七首之用。

這紅衣女子的出手十分迅速，她既是慣使短刃的人，一定講究快捷而確切，因為兵家有云：「一寸短，一寸險。」如果招式不快，根本沒有機會攻到敵人身上。

翟天星一連避開她三十招，紅衣姑娘見他只閃避而沒有出手，心頭氣憤，招式更快，有如暴雨打梨花，一片金光閃躍，耀眼生輝。

翟天星一面閃避，一面笑着說：「你十年前見過我，而我却認不得你，那麼，你定是個無名的小丫頭！」

年青人好勝好強，紅衣女子聽了這話，氣憤地說：「翟天星，學無前後，達者為師，我要你嚐嚐我的鴛鴦釵！」

翟天星聽了，笑着說道：「啊，原來是近年震撼江南一帶的女鏢師鴛鴦釵應絳仙！」

應絳仙聽了，手下並沒有放緩，一連使出幾招「釵分南北」「燕子穿花」「鸞鳳齊鳴」「刳心挖膽」。

這幾招咄咄迫人，可是，翟天星的絕佳「天星步」，從容的在她招與招之間飄過。

凡是使短兵器的人，頭腦一定要機靈，反應一定要迅速，如果心中有氣，心念一亂，招式便亂，應絳仙自出道以來，幾曾使過百招以外才擊倒敵人，而今，使了百招，翟天星非但沒有被刺中，而且並沒有還手，加上圍觀的是大行家，心中之氣更為凌亂，漸漸，她出招的雙釵，氣度仍勁，但法度已亂。

翟天星畢竟是個久臨戰陣的人，那會不明白，心想：如果再讓她久纏下去，旁邊的人定會加入戰圈，那時，既不能明白這十人聚首在鄭州第一樓的原因，也會被他們弄得難以脫身，有理也說不清。

既是如此，倒不如先制服這小妮子，立威示人，那才有機會打探一下他們攔着自己去路的原因，也許他們是與天下鏢局之事有關。

心意既定，翟天星提起右指，使出「天星指」的「撥雲見月」，一招化為兩式，向着她雙腕點去。

應絳仙見他不再逃避，反守為攻，立即使出兩招，一招「梅櫻落盡」，一招「柳眼初開」，這兩招都是她最有把握的招式。

只是金釵揚起處，翟天星的右指也如影隨形，一個欺身，已點了她的左腕「會宗」穴，右腕「外關」穴。

應絳仙雙手一軟，幾乎連握着金釵的力也沒有了！

可是，翟天星並沒有停下身來，一招「移宮換羽」，已游身到她背後，輕輕一拍，那左右手腕被點的穴，已被解開！

這點穴解穴，只是電光火石一刻，除了應絳仙本人親身體驗到之外，其餘圍觀的九個人，看來只有三個可以窺到其中奧妙！

那老者臉色一凜，隨即道：「絳仙，你先退下！」

應絳仙滿臉通紅，幸好她的衣服是紅色，而且樓前燈光沒有直射在她的臉上，圍觀她的人難以看到，否則，她眞不知道應該把臉擱在那裏。

那老者說道：「翟天星果然是名不虛傳！」

翟天星笑着道：「那只是姑娘手下容情！」

應絳仙聽了，心中又憤慨，又是感激，憤慨的是翟天星只見出手一招，便已點中她雙腕穴道，感激的是他並沒有使她在衆人面前出醜！

只見她紛臉低垂，退在老者身旁，其餘的人，反而以為那老者喝退應絳仙，紛紛叫囂，拔出兵刃。

那個叫小魏的青年人，最是按捺不住，提氣一縱，已到翟天星身前，使出長拳，一招「青獅張口」一招「餓虎撲食」，兩招都是虎虎生風。

翟天星不慌不忙，踏着天星步，小魏的兩拳，連翟天星的衣角也沾不着。

小魏正要再出招，那老者喝道：「退下！」

那老者的聲音，既威嚴又雄壯，小魏只好快快後退。

老者道：「翟大俠——」

翟天星望着老者，心中感到十分奇怪，剛才他是直呼自己的名字，為何如今又以大俠相稱？

老者繼續道：「翟大俠，相請不如偶遇，既然路過鄭州，何不就在這第一樓喝杯？」

翟天星道：「這第一樓被你們包起，在下——」

老者道：「剛才誤會，就讓我賠罪！」說罷此語，眞的拱起雙手，打起揖來。

翟天星見他如此，連忙拱手道：「那麼，得罪了各位，在下就此告辭！」

老者連忙說道：「翟大俠，何必忽忙！在下魏苔青，請大俠痛飲三杯，聊作謝罪！」

翟天星詫異道：「原來是淮南鏢局的『降龍拐』魏大俠！在下眞是有眼不識泰山！」

這魏苔青，正是淮南鏢局的東主兼總鏢頭，成名已有卅年，使得一手降龍拐，以兵器為外號，江南一帶的鏢局，都是以他為首。

魏苔青仍拱着手道：「請！」

店內的小二倒也機靈，已奔至前來，牽了翟天星的馬匹，翟天星見如此，也只好隨他上樓。

鄭州第一樓，果是氣派不凡，可惜偌大的廳堂，只得堂中一席，其餘的枱上，都是空置！

魏苔青走在前面，指着首席，請翟天星坐下。

翟天星道：「天涯過客，不敢！」

幾番推辭之下，魏苔青終於坐在首席，翟天星坐在他身旁，其餘的九位，也紛紛坐下。

魏苔青站起來，道：「翟大俠，讓我介紹一下！剛才得罪的是小徒應絳仙，翟大俠的『天星指』果是不同凡响，這位是小兒魏瀚，他年少不知天高地厚！」

翟天星拱手道：「魏兄，請恕在下魯莽！」

魏瀚本是有點怒意，但看到父親的眼色，也只好拱拱手為禮。

魏苔青續道：「這位是淮南鏢局的秦臻！身畔兩位是他的二位公子，一位是秦漢，另一位是秦堂！」

翟天星拱手道：「原來是大名鼎鼎的荊棘螯手秦大俠，兩位公子，合稱『銅琶鐵板』，俱是名重一時！」

這位外號荊棘螯手秦臻，外貌和善，實在不似一個保鏢之人，而他兩個兒子，都是神豐俊朗，這幾年來，憑着他們使的兵器「銅琶」與「鐵板」，也在江南一帶，漸露頭角！

秦臻聽到翟天星的稱道，滿臉笑意，和善的臉孔，更是喜氣洋溢，兩位公子，早已聽過翟天星其人，想不到他也知道兄弟外號，也是滿臉笑意。

魏苔青又道：「另外四位都是名重一時的鏢師，這位是鎮遠鏢局的總鏢師劉天遠，威寧鏢局的馬立威，震宇鏢局的高奔，還有這位是安邦鏢局的施吼！」

這四位鏢頭，也是環目大口，燕頷虎額，在江湖之上，雖算不得上一流高手，但在保鏢行業之中倒也算是出色的鏢師。

翟天星一一拱手為禮，本來這些鏢師對翟天星並無惡感，而今見他禮儀週到，謙順和氣，倒也產生了好感！

介紹已畢，魏苔青首先舉杯，道：「翟大俠，在下先乾為敬！」

翟天星見他盛意拳拳，也一飲而盡。

衆人寒喧之際，小二也呈上佳餚多款，菜香撲鼻，餓了多天的翟天星也不再客氣。

飽餐之後，各人又暢飲多杯。

應絳仙突然站了起來，舉杯向着翟天星道：「翟大俠天星指獨步天下……」

翟天星連忙舉杯，插口道：「雕虫小技，不足掛齒！」

正要飲酒之際，魏瀚突然也站起來，道：「小輩也要敬大俠一碗！」

那魏瀚一直看着自己的師妹，發覺她在飲食之時，雖是粉臉低垂，但目光仍離不開翟天星，這位年青小伙子，自幼與師妹青梅竹馬，兩人雖沒有什麼山盟海誓，但心目中早巳把師妹當作未來的夫人，魏瀚出道日淺，功力有限，以爲師妹一時失手，敗在翟天星手下，而最令他憤憤不平的，他並不清楚師妹怎樣敗下陣來，加上少年人妒忌之心，在這時刻再沒有忍耐。

翟天星聽見魏瀚要敬酒，倒也不大爲意，可是，當他聽到最後一字是個「碗」字時，他巳知道這一敬定是不懷好意！

只見眼前閃現，一隻滿盛了酒的大碗正向自己飛來，翟天星不慌不忙，把手中小杯向上一拋。

那大碗巳臨目前，翟天星頭却微昂，那大碗立時一側，只見一條酒柱，從半空而下。

翟天星仰着口，剛巧接着這傾下來的酒，大碗隨着酒而下，眼看那碗便要碰在他的臉上。

可是，那大碗剛接近翟天星的口唇，竟然順勢滑落枱上，大碗之內，早巳滴酒全無。

翟天星笑道：「好酒，好酒！喝了大碗，應姑娘，我決與你乾這小杯！」

原來翟天星把小杯拋起，並沒有跌了下來，而是擱在一條小橫樑之上。

只見翟天星把右手輕輕一按桌面，一顆小小的骨頭便從桌上彈起，剛巧彈上橫樑，碰着酒杯。

那橫樑上的酒杯受到那片小骨頭的一碰，立時傾下，酒又剛巧落在翟天星的口裏。

那小杯隨着而下，小杯也好端端的排在大碗之側。

衆人見翟天星露了這一手，都忍不住的轟然叫好！

翟天星剛才與應絳仙對手之時，點穴解穴的手法是極其迅速，魏瀚根本上無法看清楚，而今翟天星喝這大碗小杯的酒，都是遊戲一般，動作雖快，但在旁的人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連那小二也看得口呆目瞪。

最令魏瀚驚異的是，大碗小杯重量不同，但落在桌上，却是同樣無聲無息，那手控制杯碗的功夫，任是小孩子看見，也知道是不同凡响。

本來，翟天星還可以弄更多花樣，使魏瀚折服，但翟天星爲人敦厚，知道這年青人脾氣，只是一時衝動，對自己並無多大惡意，因此才讓大碗小杯自然地排在桌上。

衆人叫好之際，只可憐魏瀚，一時不知要把臉擱在那裏，滿臉通紅侷促不安。

恰巧那時，外面來了另外一個老僕，道：「魏爺，外面有人求見！」

魏苔青正要答話，魏瀚早巳搶着道：「讓我去看！」話未說完，他巳經奔出大堂。

魏苔青滿臉歉意道：「小兒……」

翟天星道：「我向來喜歡與年輕人玩耍，大碗敬酒，令郎眞是豪氣迫人！」

翟天星豪放一語，也使魏苔青臉上好看。

翟天星立刻轉了話題，道：「應姑娘，我們還有兩杯未乾！」

應絳仙立刻起來，恭恭敬敬的斟了酒，道：「翟大俠，海量汪涵！」

兩人連乾兩杯，應絳仙本是一身紅衣，而今連整個臉頰都跟衣服一樣通紅。

翟天星道：「應姑娘，恕在下眼拙，你什麼時候見過在下？」

應絳仙道：「記得十年之前，你在我爹新店開張之日，前來道賀？」

翟天星奇怪道：「你爹是個什麼生意人？」

應絳仙道：「我爹也是保鏢的！」

翟天星道：「保鏢？難道是威震黃河的應震天應老前輩？」

應絳仙笑道：「那正是家父！」

翟天星道：「原來你便是應鏢頭的千金，令尊想巳有七十，身體可好？」

應絳仙道：「托賴托賴！」

魏苔青道：「我們設宴鄭州第一樓，爲的正是等候應總鏢頭！」

翟天星道：「聽說應鏢頭，早巳封刀歸隱，爲何竟會南下？」

魏苔青說道：「那是爲了天下鏢局之事。」

翟天星道：「天下鏢局？」

魏苔青突然收斂了笑意道：「翟大俠也聽過天下鏢局之事？」

翟天星道：「我正想知道這事！」

魏苔青道：「翟大俠，恕在下直言，你來鄭州之前，到過什麼地方？」

翟天星說道：「說來也奇怪，我是在天下鏢局被刦之地而來的，是在寂滅谷附近！」

衆人聽了，不約而同地問道：「寂滅谷？」

翟天星道：「這寂滅谷在江湖上早有傳聞，我初以爲那是個子虛烏有的地方，而事實上那是眞有此谷！」

一直沒有發言的荊棘螯手秦臻突然道：「那麼，翟大俠，你既從寂滅谷而來，天下鏢局刦鏢之事，任憑你如何說，你不能置身度外。」

翟天星聽了此話，頓時一頭霧水。

其他四位鏢局的鏢頭，也異口同聲地說：「我們的猜測並沒有錯了！」

翟天星是何等玲瓏剔透的人，在這三言兩語之中，早巳猜測到他們話中之意。

翟天星道：「難道你們以爲我是刦鏢之人？」

秦臻道：「未見翟大俠之前，我們胡亂猜測，但見了大俠之後……」

魏苔青接口道：「一見了翟大俠之後，我們更是無法相信。」

這魏苔青，畢竟是老於江湖世故，他恐怕秦臻一時氣憤，激怒了翟天星，如果他一走了之，在場雖有江南六大鏢頭，但並無把握把他留下。

翟天星道：「我從寂滅谷趕來，正想經鄭州北上，找天下鏢局的白老前輩。」

魏苔青道：「那最好不過了。」

翟天星說道：「難道白老前輩也會南下？」

秦臻說道：「還有其他五間鏢局的鏢師！」

翟天星聽了，心中一動，原來天下鏢局之事，竟然震動了南六北七十三間鏢局，這刦鏢之事其中當然大有文章，否則十三間鏢局的主持人不會約定聚首在鄭州。

翟天星站起身來，座中衆人同時站起，並且不約而同的按着兵器。

翟天星笑道：「各位，我翟某既然來到，也不會一走了之！」

魏苔青苦笑道：「大俠威名震四海，當然會爲我們弄清楚天下鏢局之事！」

魏苔青這話，表面看來是奉承翟天星，而實際上却是以退爲進，迫使翟天星留下。

翟天星心中也明白，只要北方六大鏢局來到，有了白成龍，應震天，要留下他當然更有把握。

正在此時，魏瀚巳從外面入來，手中捧着一埕酒。

魏苔青道：「瀚兒，什麼人來了？」

魏瀚道：「應老前輩來了！翟大俠，這是他帶來的罕有名酒『瓔珞瓊漿』！」

魏瀚把小埕放在桌上，開了泥封，立時芬香撲鼻，滿室馥郁。

魏瀚又道：「本來，這絕世之酒，是應老前輩送我爹的，但我得罪大俠在先，先敬翟大俠，想爹亦必讚同！」魏瀚望了老父一眼。

魏苔青道：「那是應該的！」

魏瀚倒了一杯，香氣從杯內傳出，就算是不喜歡喝酒的人嗅到了，也想要試一口。

魏瀚恭恭敬敬地把酒杯舉至額前，道：「請翟大俠恕過！」

翟天星見他一片眞誠，而酒香確實誘人，只好把杯子接過，放近鼻子一嗅。

翟天星道：「果然是好酒！」

魏瀚道：「翟大俠只嗅而不喝，豈不是暴殄天物？」

翟天星道：「絕世名酒，魏前輩應先嚐！」

魏瀚道：「如果翟大俠不肯盡此一杯，豈不是並沒寬恕在下之心？」

翟天星見他如此說，只好拿杯而飲。

瓔珞瓊漿果是名不虛傳，入口芳香醇郁，齒頰留香，魏瀚見他盡了一杯，又再斟滿一杯。

翟天星正要推辭，只覺滿天星斗，天旋地轉，瞬間，他似乎不勝酒力，倒在桌上。

魏苔青詭異地道：「咦？這酒究竟是什麼名釀，翟大俠竟然一杯而醉，讓我也試試！」話猶未了，便要伸手接過魏瀚手中的酒。

魏瀚急道：「這酒中有毒！」

魏苔青道：「有毒？爲什麼你……」

魏瀚道：「那不是我的主意！」

魏苔青憤然道：「誰下的毒？」

魏瀚正要分辯，樓梯之處巳傳來一陣笑聲。

「賢弟，那是我的主意！」

衆人朝梯間一望，只見一個滿臉紅光，一身青袍的老人正沿梯而上。

「應大哥！」

這人正是震天鏢局的應震天，外號威震黃河。

「爹！」應絳仙排衆而出迎接老父。

魏苔青也走上前道：「應大哥，是你的主意？」

應震天笑着道：「是的，那是我下的毒！」

「爲什麼？大丈夫頂天立地，爲何……你……」

應震天收斂了笑容，道：「賢弟，如果對付一個普通江湖上的人，我不會用此下三濫的手法，但這個却是名震江湖的翟天星！」

應震天是黃河一帶坐第二把交椅的鏢師，北方鏢局的名頭一向比江南一帶的鏢局响得多，況且應震天與魏苔青二人，是八拜之交，心中雖不同意大哥的手法，但一時也不想與他分辯，臉上仍然露出不悅之色。

應震天道：「賢弟，我知你一向光明磊落，但這事事關重大，如果我們不能查出天下鏢局被刦的鏢，那麼我們以後還有什麼面目在江湖立足！」

應絳仙插口道：「現在還沒有證據證明那是翟大俠刦走了鏢車！」

應震天望了女兒一眼道：「絳仙，你在江湖日淺，不知江湖之中，風波險惡，而今，天下鏢局鏢車被刦，只有翟天星一人最受嫌疑。」

魏苔青道：「你怎會知道？」

應震天道：「我收到你的飛鴿傳書之後，立即南下，而且魏賢侄也把事情告之一二！」

應絳仙望了魏瀚一眼，心想這位師兄，在人前丟了臉，便在自己的父親面前添鹽加醋的說了一番。

應震天笑道：「絳仙，你不要怪責魏賢侄，在我到鄭州之前，巳畧知此事的大概！」

魏苔青道：「這事極端保密，除了在座江南六大鏢局知悉之外，還有誰知？」

應震天道：「你們又怎得知這事？」

魏苔青回答道：「是白天朗告訴我們的！」

應震天道：「天朗賢侄又怎樣得知的呢？」

魏苔青道：「他是被黃衣僧，那個叫拾屍和尙救起告訴他的！」

應震天道：「對了，我南下之時，也遇見了黃衣僧！」

魏苔青道：「他把這事告訴你！」

應震天道：「是的，因此，我們一定要留下翟天星，但不瞞賢弟，天下鏢局的白大哥來到之前，你我二人，也無把握叫他留下，如果他作賊心虛，一走了之，我們又如何向白大哥交待？」

魏苔青沉吟半晌，一時之間也無言以對。

應絳仙不以爲然道：「這位翟大俠，名震江湖，行事俠義爲懷，他怎會是刦鏢之人？」

應震天道：「人心不可測，就算他不是刦鏢之人，但他是唯一在現場的人，如果他走了，那麼，唯一的綫索也沒有了，那時候，我們怎能够再進一步找出刦鏢之人？」

（未完）

武器科技

美國未來的太空軍事基地
由第二代的太空穿梭機完成

刀戈譯

美國軍部的佛羅烈達州，是舉世矚目的地方，早在一世紀之前，著名的科學幻想小說之父范爾納即把這裏作爲他幻想月球旅行的出發地。結果，在本世紀的五十年代，美國果然在這個州的卡納維拉爾角建立了太空中心。在這個後來被命名爲肯尼迪太空中心的所在地，美國發射了它的第一顆人造衛星，第一艘月球太空船。去年（一九八〇年）六月九日，一種新型的太空交通工具——太空穿梭機又由這裏首航試飛了。這架被命名爲「哥倫比亞號」的太空穿梭機從這裏起飛，穿過稠密的大氣層，飛到幾百公里以至千公里的高空，在地球外的軌道上進行空間作業，然後再次穿過大氣層，重返地面。太空穿梭機試飛成功，人類到空間去旅行，將會像目前乘坐一般飛機那般愜意了。

美國這項太空穿梭機計劃，開始於一九七二年，經過了八年的奮鬥，幾經挫折，試飛日期曾一拖再拖，費用幾乎超過預算三十億美元，起飛重量也超過原設計的好幾噸。

據報導，截至前年（一九七九年）八月底，太空穿梭機已經接到國內外十三個商業性運載任務，加上美國軍航局和國防部五十多個研究性和軍事性運載任務，把一九八三年的航運班機也排滿了，但後面還有數百個用戶在等着呢？

太空穿梭機是現代尖端技術和先進工藝的結晶，許多技術方面的問題，沒有前人的經驗可供借鑑，只得不斷嘗試和不斷改進。

太空穿梭機到底是怎麼樣的飛機？它和一般的飛機有什麼不同？它爲什麼這般吸引人？看來這是人們十分關切的問題。

太空穿梭機，顧名思義就是在太空穿梭來往的飛機，這跟一般的飛機有什麼不同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便得從「空」談起。地球表面被一層上千公里的大氣層圍住，因此有人主張把天空這個籠統的概念分開，稱大氣以外的是「太空」，大氣以內的是「空中」。一般飛機是靠空氣舉力飛行的，故只能在「空中」飛，原因是大氣越是往上，越是稀薄，同時舉力也越來越小，所以飛機不能飛得太高。目前最高的紀錄是四十公里，幾乎是在大氣層的腳跟上徘徊，面對大氣之上的「太空」，只好望「空」懷想了。

後來，人們便想到了使用火箭，因爲火箭是靠噴氣的反作用力飛行的，它本身帶有燃料和氧化劑，不必依靠大氣中的氧來求助燃，所以可以在沒有空氣的太空飛行，迄今爲止，宇宙航行的飛行器——衛星和太空船等，都是用來運載火箭送到太空的軌道上去的。

但是，一枝火箭只能使用一次，不能收回再用，這是很不符合經濟原則和使用上的方便。因此，人們早就盼望有一件飛行器，既能像火箭那般直飛天上，而又能像飛機那般自由起落，任憑使用，是以，除非是一種能够和飛機相結合的新型飛行器的火箭設計出來，否則太空穿梭機是無法實現的。

早在四十年前，便有許多科學家提出用火箭發動機來作飛機的動力，使飛機能在沒有空氣的太空裏飛行了。但是，火箭發動機的工作時間是不會很長，只能用分秒計算，無法保持長時間的動力飛行。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曾經計劃在V－2型火箭上裝上機翼，使它成爲一種火箭飛機，但這種飛機，實際上只是一種有翼的飛彈而已。

不久，美國便製造了類似的X系列火箭飛機，它也是一種外形像飛機的火箭而已。它帶有用液體作推進劑的火箭發動機，懸掛在其他的飛機上面，再發射出去。到了一九四七年，美國第一架X－1型火箭飛機由B－29型飛機帶到高空之後，再發射出去，得以超音速飛行。一九六二年，另一架X－15型火箭飛機由B－52型飛機帶到高空飛出去，創造了時速六六一〇公里，高度九五．九公里的世界紀錄。但是，火箭飛機只是一種研究機，除了創造世界紀錄之外，並沒有什麼實用價值。

從此之後，世界各國，才開始研究實用性的太空飛機。到了一九六九年，在華



Ⓐ一九七二年壹月，尼克遜與福萊柴爾商談太空穿梭機的發展

Ⓑ子母式的太空穿梭機

Ⓒ太空穿梭機推進器的一項新設計，由液態氫去燃燒液態氧

Ⓓ將於二千年投入服務的太空穿梭機

盛頓召開的太空航機的會議上，歐美許多國家都提出了具體的方案，這麼一來，研製太空飛機的條件開始逐漸成熟，到了一九七一年，美國總統尼克遜發表聲明，決定着手進行研製太空穿梭機，第二年，這研究計劃正式開始。

那麼，太空穿梭機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呢？

太空穿梭機基本上是火箭和飛機的綜合，它是由軌道器，助推器和燃料箱三部份組成。軌道器是飛機的主體，實際就像一架三角翼飛機，它就是將來要發射到地球外的軌道上去的部份，助推器就是兩枝固體火箭，它們是輔助飛機闖進太空裏的：燃料箱是供飛機主體發動機時放推進劑的。軌道器分三段：前段是駕駛艙，供駕駛員用，中段是貨艙，是裝載衛星，太空船以及其他航空設備用的。尾段是動力艙，是裝上發動機的。助推器裝在軌道器機體下方兩側，爲了節省動力艙的空間，燃料箱放在軌道器機體正下方，夾在兩枝固體火箭中間，當燃料用完時，可以隨時把燃料箱甩掉。

整架太空穿梭機祇是用固體火箭馱着三角翼飛機，好像一個人騎在馬上一樣。

太空穿梭機的飛行情況是這樣的，起飛時，把軌道器和助推器的發動機都打開，穿梭機垂直上升，飛至五十公里高空時，助推器軌道器分離。助推器完成了助推任務後，離開機體，打開降落傘返回地面，回收的助推器可以重覆使用。

這時，軌道器靠自身的主發動機繼續上升，到達百公里以上的地球軌道上，機體外燃料恰好已經用完，可以把燃料箱甩掉，於是，關閉主發動機，由另外的發動機把機體推進地球軌道。

在軌道上，太空穿梭機即可按計劃執行各項任務，可以把衞星發射出去，也可以用機械手把原來軌道上的衞星收回。不但可以在軌道上進行各種探測試驗，還可以由此過渡到太空站去工作。軌道器在軌道上飛行數周之後，就可如期返航。

開動推出軌道的發動機，軌道器出軌道之後，就可以從幾百甚至上千公里的軌道上作無動力的滑翔飛行，飛回地面來。回來時穿過大氣層，是太空穿梭機歸途中的重要關卡。因爲機體和大氣高速磨擦，就會產生一千多度的高溫，這麼一來，製造機體的材料，就必須要極耐高溫的能力，過了這一關，太空機才可以平安地滑翔到地面上。

迄今爲止，太空穿梭機的主要問題雖然已經解決，但是還有一些困難，依然是需要克服的，比方熱防護系統，主火箭發動機，機上計算機的程序設計，以及機內結構的强度等，都是先決的條件。

其中熱防護系統的問題最爲嚴重，目前，整個系統由三萬多塊熱防護瓦組成。這種純石英纖維的小瓦片很脆弱，緊貼在太空穿梭機的腹部、頭部、機翼及操縱面上。重返大氣層時，太空機將遇到攝氏千度以上的高溫，要是有一塊防熱瓦脫落，該處的鋁製機身殼皮就會溶化，附近的防熱瓦也會隨之脫落，其結果是不堪設想的。因此，必須確保每塊防熱瓦能平平地黏在機身上。

太空機的機體形狀多變，數萬塊防熱瓦的外形就必須按機身形狀製成，才能使防熱瓦黏結平穩牢固。對於這種黏結的要求，每塊防熱瓦間的空隙，不得大於零・七五毫米，黏結後外表必須十分平滑，以免產生過大的空氣阻力。舖設防熱瓦的工作非常辛苦，順利的，每個星期也只能黏六百塊。

防熱瓦是不是黏牢了呢？這是需要逐塊進行試驗的，以每平方英寸六磅的拉力，逐塊檢查，發現有不合格的，馬上重新黏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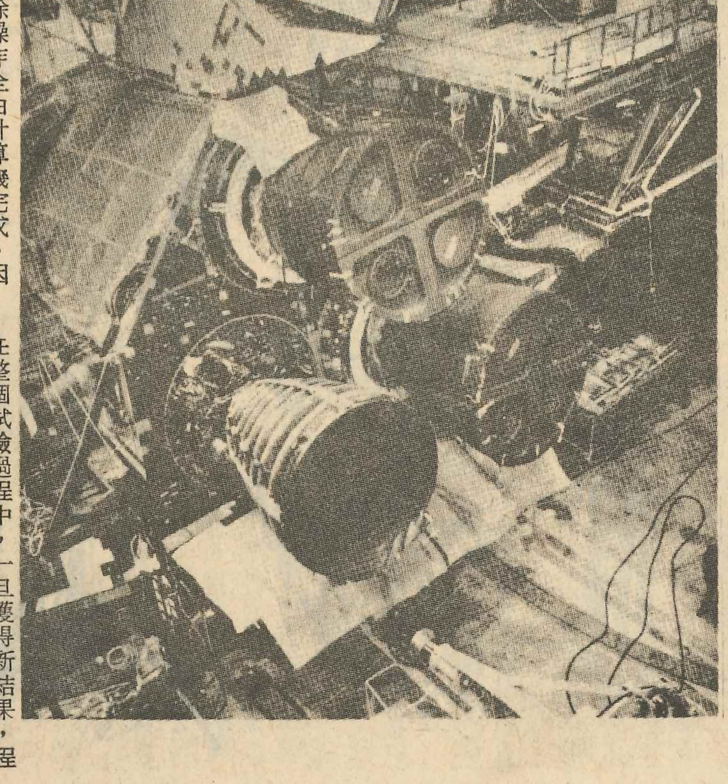
最初的防熱瓦是用泡沫硅酸鹽製成的，質地雖輕，但强度較差。工程技術人員業已研究出一種新的防熱材料：採用百分之二十的鋁硼硅酸鹽纖維和百分之八十的純石英纖維加工製成。這種材料强度大，既能進行機械加工，又能用硅基膠合劑黏結。第二架太空穿梭機將部份採用這種防熱材料。第三架，除了在耐溫部份用這種材料外，其餘部份可用大塊的石英織物，這樣不但成本低，而且容易解決防熱瓦的黏合問題。

太空機的火箭發動機也存在一些問題有待解決。在前年（一九七九年）七月份的一次試驗中，因火箭爆炸引起的一場大火，人們至今仍記憶猶新。大火燒毀了卡納維拉爾角太空中心的一個火箭試驗台，使試驗延誤了四個月之久。十一月修復使用後，一台發動機因渦輪泵的閉斷，液氧輸送管道破裂，又招致一場駭人聽聞的大火。主火箭發動機共三台，它們是太空機的心臟，按技術指標，要求發動機推力大，體積小，但實現起來並不容易。例如爲了使發動機獲得足够的推力，它的燃燒室的壓力便要高達每平方英寸三千磅。這壓技術指標超過了以往任何的發動機。用於飛往土星的J—二助推火箭，燃燒室壓力每平方英寸只有七百磅。

主火箭發動機中，高壓燃料渦輪泵是最基本的部件，却也是最叫人傷腦筋的東西。這種泵的體積很小，功率却很大，雖然經過設計者一再改進，但仍然不斷出事，原因在那裏呢？原來軸承是用液氫冷却的，這些液氫因旋轉而成渦流，處於渦流中間洞眼處的軸承得不到冷却而過熱。解決辦法是在輸液管出口處插入一片槳葉，破壞渦流。軸承損壞的另一個原因是由於用作燃料的高壓液氫的自旋，這種不穩定是衝擊造成振動，毀壞軸承。解決辦法是提高軸承的强度。

別的問題也不少，不是和渦輪泵有關，便是和其他部份有關。前年十一月發生的那場大火，一開始便由於液氧燃料泵的第二級密封墊的問題。因密封不嚴，液氧進入火箭內部空隙，使壓力升高，自動檢測系統立即關閉發動機，這倒沒有造成多大的損害，但隨之而來的却是始料不及的災難。發動機的竇口是由流進很多小管子的液氫冷却的，煞停時所產生的突然振動，造成管子的焊縫裂開，溢出的液氫立刻燃起熊熊大火，雖然這場大火很快便被撲滅，但發動機却損壞不堪，因此使計劃推行遲了好幾個星期。

太空機上的計算機需要十分先進，操縱員做的只是抽起放下操縱桿，或者用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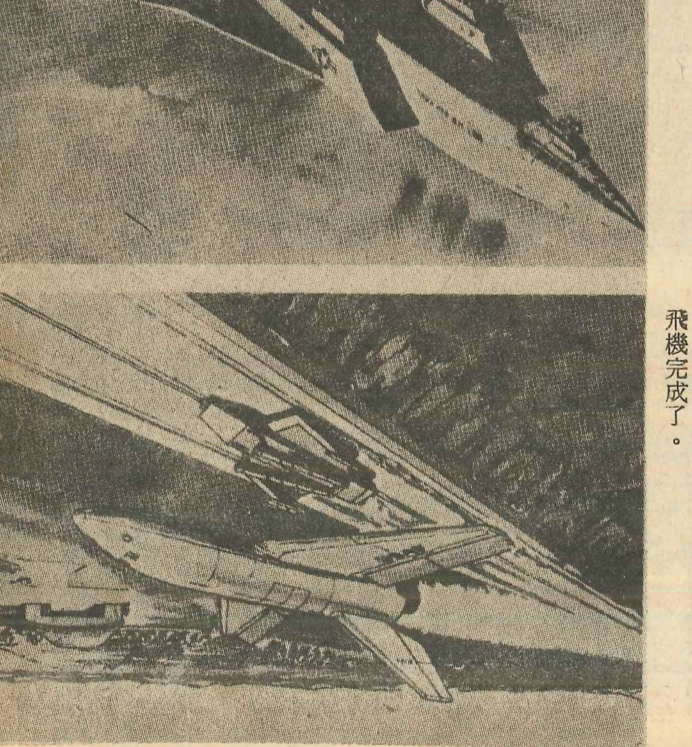


踏踏刹車，其餘操作全由計算機完成。因此，自動化程度越高，對菲林設備的要求也就越高，這是說，編製程序時必須把一切因素，大的小的，主要的和次要的，統通都要加入考慮，任何細節都不能漏掉。

在整個試驗過程中，一旦獲得新結果，程序就得另編。這種情況是經常發生的。比方，最初是讓三台火箭發動機同時點火時，這樣做等於同時引爆三堆烈性炸藥，使發動機艙壁壓力突然增加，十分危險。不得已，惟有重編程序，使每台發動機的點火有四十毫秒的間隔。

現在已經有六十多萬條指令代碼被存入機上計算機的磁帶。這些工作是由美國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四百多位熟練的程序編製人員完成的。這複雜的程序有如人的神經系統，控制住太空機的一切，諸如起飛，導航，高度控制，以至降落等等。

此外，由於重量不斷增加，太空機必須承受愈來愈大的壓力。工程師在查看了最新的程序數據資料之後，發現一個可怕的事實：强度不够。按照目前的情况，太空機如果作機動飛行，弄得不好就可能會因過載而解體。



一九七七年，美國「企業號」太空穿梭機首次進行了載人着陸的飛行試驗。試驗方法是用波音——七四七型大型噴流式飛機代替火箭的助推器，把軌道器馱到高空，然後使它和波音飛機分離。軌道器載着人成功地降回地面。

但是，這架太空穿梭機「企業號」要退役了，幸而美國已經掌握了更多的技術，準備把第二代的太空穿梭機發展爲可作軍事用途。附圖是畫家筆下未來太空穿梭機的形象，預料在一九〇〇年末及二〇〇〇年初即可投入服役。

屆時美國的太空軍事基地，便由這種飛機完成了。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武林一條街（一）

人如黃鶴去

一張小方桌。

一罎好酒。

幾碟鹵菜。

林歌，水蜜桃。

金糊塗，凌波仙子。

這兩對夫婦圍坐在大樹下。

夜涼如水，眉月高懸其上。

× × ×

這是八月初五的深夜，屋子裏那幾十個孩子全都睡着了，由於夜色甚美，又一天之中最寧靜的時候，他們不願錯過享受這份寧靜，因此整治酒菜，悄悄的在院子裏一棵大樹下喝酒，聊天，賞月。

賞的是眉月。

眉月恰似一把彎刀，可是它那麼柔美光潔，那麼富有詩情畫意，林歌就特別喜歡這樣的眉月，他不是把它當作一把彎刀來看，而當它是人生某一個階段的一種極致。

他認爲人的一生就如月亮，每個月只有一兩天是月圓的日子，所以該重視的不是「圓」的月，而是「缺」的月，因爲有「缺陷」的月每月有二十多天。

這樣的論調頗不能爲新婚不久的金糊塗和凌波仙子所接受，金糊塗就對他嗤之以鼻道：「你這種說法完全是幸災樂禍，花好月圓，花朝月夕，此乃人間之良辰美景，誰不喜歡呢！」

林歌輕啜了一口酒，慢慢的嚥下，然後才微微一笑道：「咱們共同對付過武林

倚門盼夫歸

第一殺手宋七刀，共同嚐過關對大戈壁之苦，也共同在那冰天雪地的長白山渡過一段日子，你覺得那種生活好麼？」

金糊塗道：「不好，那太苦了。」

林歌道：「有意義麼？」

金糊塗點頭道：「雖然太苦，却有意義。」

林歌又微微一笑道：「對，那種日子太苦，却有意義，因此我喜歡眉月。」

金糊塗哈哈大笑起來。

水蜜桃聽了這話，對他斜視冷笑道：「你的意思是你喜歡那種生活？」

林歌很機警，忙道：「這倒不是。」

水蜜桃不放過他，追問道：「長白山回來到現在幾個月了？」

林歌說道：「屈指一算，已經七個月矣。」

水蜜桃冷笑道：「很久了是不是？」

林歌搖頭道：「不不不。」

水蜜桃戟指他道：「林歌！我告訴你，你心裏想着甚麼，老娘清楚得很！你大槪覺得呆在家裏太久了，又想往外跑了，是不是？我再告訴你，你敢動起這個歪念頭，老娘頓足就走，那幾十個孩子老娘不管了！」

林歌連忙陪笑道：「瞧妳疑神疑鬼緊張兮兮，我何曾想往外跑？妳放心，這足足七個月兩百來天，咱們這兒平靜得像個死湖，足見江湖上忘了我，而我……嘿嘿，我當然也忘了江湖，看來江湖上從此沒

有我林歌這號人物啦！」

水蜜桃撇唇冷笑道：「聽起來好可憐的！」

林歌不敢接腔，舉杯對金糊塗道：「朋友，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乾杯！」

「碰！」

忽然大門口傳來一聲響。

凌波仙子嚇了一跳道：「噫，此聲也，胡爲乎來哉？」

水蜜桃說道：「不用管它，八成是野狗。」

這句話剛完，大門上已響起「砰砰砰」的三下敲門聲！

林歌聳聳肩道：「如今的野狗愈來愈聰明，居然會敲——哎唷！」

水蜜桃在他大腿上擰了一把，把他下面的話「擰」掉了。

金糊塗道：「如此深夜，何人造訪及人善堂？莫非是五絕來了？」

水蜜桃道：「我跟你打賭絕對不是朱五絕，若是他，早就不聲不響溜進來了，一定又是棄嬰！」

凌波仙子一怔道：「棄嬰？」

水蜜桃嘆了口氣道：「自從我們在這兒建蓋了一間及人善堂，頭一年平均每個月就有人送來兩個棄嬰，最近雖然少了些，但我猜定是棄嬰！」

林歌起身道：「我去看看。」

水蜜桃似又覺得有些不妙，在後叮嚀道：「小心一些，別忘記你得罪的江湖人物已經不少！」

「我知道！」

林歌來到大門前，開聲問道：「哪一位？」

「我……」

很虛弱的聲音！

林歌心弦微微一緊，又問道：「你是何人？」

「請……請……開……開門……我……我……」

聽聲音，竟是個患了重病的人！

林歌立刻打開大門，一看門階上倚坐着一個中年人，看他面貌瘦削憔悴，渾身似沒半點力氣，分明是個病人不錯，連忙伸手將他扶起道：「來，到裏面來歇歇再說話。」

中年人作文士打扮，雖然患了重病，手軟脚軟，行動困難，但仍然殘留着一些高貴的氣質！

林歌將他攙扶到大樹下，讓他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倒了一杯酒給他，道：「你先喝下這杯酒，也許會好過一些。」

中年人伸出顫抖的手，接過那杯酒喝下，然後上身往後一靠長長透出一口氣。

水蜜桃和凌波仙子帶着驚疑的表情看着他，金糊塗則再爲他倒上一杯酒，說道：「賈兄再喝下這一杯，保證你精神大振，恢復昔日雄風。」

他這一說，林歌才知道他們是認識的，便望着金糊塗問道：「這位是……」

金糊塗指了指天上的眉月，微笑道：「前些日子我跟你提過的，猜一猜看。」

林歌順着他的手指抬頭望望眉月，突然省悟，心中着實吃了一驚！

眉月刀神？

眼前這個病得奄奄一息的中年人竟是名列十大高手的「眉月刀神」賈彎刀？

這個人怎麼病成這個樣子？

賈彎刀又喝下了那杯酒，精神果然好了一些，他這才向林歌微微點頭致意道：「你是林歌？」

林歌點頭道：「我是。」

賈彎刀道：「謝謝你了。」

林歌道：「不用客氣，我聽金糊塗提起過你，他說你的刀法在趙虹之上！」

賈彎刀嘆道：「別提了，好漢不提當年勇，當年的賈彎刀已經……死了！」

金糊塗道：「去年我聽朱五絕說你生了病，到底生的甚麼病把你折磨成這個樣子？」

賈彎刀道：「腎虧。」

金糊塗一怔道：「腎虧麼？」

賈彎刀頹喪地道：「大夫是這麼說的，可是我不服氣，我……我賈彎刀怎麼會腎虧呢！」

金糊塗啞笑道：「既然大夫說是腎虧，那就一定是腎虧。」

賈彎刀對「腎虧」這兩個字顯然感到很難堪，大聲道：「不！我不相信，我只是太過勞累，再加上經常失眠，以致攪得耳鳴眼花……我現在最痛苦的就是耳鳴，每當聲音一大，我就頭暈嘔吐……」

金糊塗道：「好了，我不管你得的是甚麼毛病，此事反正與我無關，現在我問你，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裏？」

賈彎刀道：「聽朱五絕說的，幾個月前，我在揚州碰到他。」

金糊塗道：「他又去揚州？哼哼，這像伙遲早也要患腎虧。」

凌波仙子含嗔白了他一眼道：「甚麼時候我拿針綫把你的嘴縫起來。」

金糊塗嘻嘻一笑，又向賈彎刀說道：「賈兄，你也許知道我這個人口沒遮攔，心裏想到甚麼，不說出來就不舒服。」

賈彎刀道：「不妨，不妨。」

金糊塗道：「現在我又有話要說了，希望你聽了別見怪！」

賈彎刀道：「不會，不會。」

金糊塗道：「我在想：咱們雖然相識多年，但其實算不得好朋友，今天你不遠千里而來，不知有甚麼貴幹？」

賈彎刀沉默下來了。

金糊塗也沒有再開口，靜待其答覆。

賈彎刀似有難言之隱，沉默良久之後，才開口道：「我……我……想請你幫個忙……」

金糊塗問道：「甚麼事？」

賈彎刀看了在場的林歌，水蜜桃和凌波仙子三人，低下頭去。

水蜜桃聽到「請你幫個忙」時，就開始担心林歌又要插上一脚，這時看到這情形，心中大喜，立刻起身道：「林歌，讓他們談談，咱們去看那些孩子有沒有踢被子。」

不容分說，拉着林歌入屋而去。

凌波仙子知道賈彎刀只想和金糊塗單獨交談，隨亦起身入屋！

她和金糊塗成親之後，因見水蜜桃天天要照顧幾十個孩子實在忙不過來，便要求在及人善堂住下，水蜜桃自是高興，而她也確實喜歡孩子，天天幫着水蜜桃燒飯

洗衣照顧孤兒，樂此不疲，與在長白山廣寒谷所過之生活相比，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她，而且已經懷孕了！

今夜，突然來了這個賈彎刀，她當然也猜到賈彎刀要求丈夫帮忙可能將促使丈夫離開自己，不過她個性較水蜜桃溫柔，不會哇啦哇啦的叫嚷，凡事都放在心裏，是個相當懂得婦德的女性。

她回到房中，從窗口遙望丈夫與賈彎刀坐在大樹下低聲交談，忖度不致發生甚麼意外，也就先解衣上床睡覺了。

一覺醒來，天已破曉！

金糊塗適於此時回到房中。

她連忙起床，急問道：「你們談到現在？」

金糊塗道：「是的。」

「他呢？」

「走了。」

「究竟是甚麼事情，你們竟然談了一整夜？」

「……」

「他要你帮甚麼忙？」

「……」

凌波仙子見他不作答，甚爲迷惑道：「我不能知道麼？」

金糊塗上前親親她的面頰笑道：「妳去盥洗一下，等下咱們去跟林歌說話。」

凌波仙子便去打水盥洗，然後便與他一起來到堂屋，這時林歌已坐在堂屋上，他好像已料到金糊塗有話要對自己說，早就在等着他了！

金糊塗道：「他走了！」

林歌微微點頭道：「我知道。」

金糊塗嘆道：「這個人眞可憐，三年前還是個生龍活虎的人物，不料如今竟一蹶至此……」

林歌道：「看樣子，他眞的已不是昔日的賈彎刀了。」

金糊塗微愕道：「你……」

林歌一笑道：「不要緊張，我沒有偷聽你們的說話，不是我不想偷聽，而是我那位賢妻良母不讓我偷聽，整個晚上她都用眼睛釘住我。」

他聳聳肩，接着道：「我說他已非昔日的賈彎刀，是因爲發現他已不帶刀，你曾告訴我他有一把『眉月寶刀』，乃是唐朝名匠蒲三公的傑作，他以前一直寸步不離的帶在身邊，是麼？」

金糊塗點點頭。

林歌道：「身爲武林人，尤其像他那樣名滿天下的人，應視兵器如自己的生命，人在刀在，刀亡人亡，所以我說他已非昔日的賈彎刀了。」

金糊塗神情嚴肅地道：「林歌，我已答應帮他的忙，必須離開及人善堂三個月，我不在的時候，拙荊還請你們夫婦多照顧一下！」

林歌道：「這個你倒別發愁，不過你能不能把——」

金糊塗截斷他的話道：「不，我已答應他不告訴任何人！」

林歌一怔道：「這麼神秘兮兮啊？」

金糊塗點頭道：「是！」

林歌道：「有沒有危險？」

金糊塗道：「我會克服。」

林歌道：「三個月？」

金糊塗又點頭道：「是！今天是八月初六，到十一月初五我就回來，萬一沒有回來，那就表示事情有些麻煩。」

林歌道：「那個時候，我該去何處尋你？」

金糊塗沉吟道：「這個……你別担心，我一定會在十一月初五回到這裏！」

林歌道：「不怕萬一？」

金糊塗道：「沒有萬一！」

凌波仙子忍不住啓口道：「眞的沒有麼？」

金糊塗搔搔頭道：「這樣好了，萬一過了十一月初五沒見我回來，你便去找五絕，他對賈彎刀的一切比我清楚得多。」

林歌說道：「你至少也該把方向告訴我。」

金糊塗道：「南方。」

林歌道：「今天就動身？」

金糊塗道：「等下就走。」

林歌轉望凌波仙子說道：「嫂子答應了？」

凌波仙子臉上浮起一絲無可奈何的苦笑，說道：「自從嫁給他後，他便將長白山廣寒谷的一切忘記得乾乾淨淨了，他很會行使一家之主的權威呢！」

金糊塗聽到這話，不禁有些不好意思起來，連忙向她深深一揖道：「我的好娘子，論武功，妳確實比我高明得多，但妳要知道，自古以來男主外女主內，有些事情你們女人是不便過問的。」

凌波仙子微微一笑，說道：「我知道呀！」

金糊塗道：「妳放心，好好在家歇着，妳丈夫在江湖上還相當吃得開兜得轉，大家一聽到『金劍葫蘆客』五個字，還會談虎色變哩！」

凌波仙子輕輕啐他一口道：「少嚕嗦，滾你的吧！」

× × ×

金糊塗離開及人善堂後，林歌夫婦依然日日過着平靜無波的生活，唯一使林歌稍感「刺激」的是每天跟狠童「打架」。

狠童是他們從長白山帶回來的一個野孩子，由於其父狠人是山狠哺乳長大的，他從小又常跟山狠在一起，因此野性仍在，頗難馴服。

林歌替他取了個姓名叫「林再造」，是希望把他再造成人之意。

但林再造却不領情，對人類仍滿懷敵意，見到生人就露出利牙狺狺欲噬，林歌怕他傷人，只好將他單獨禁錮在一間房子裏。

爲了磨掉他的野性，林歌最近採取一種很特別的方法，每天放他出來與他搏鬪一番，每次都「打」到他無力還手才罷，這方法頗爲有效，現在林再造見到他已有些畏怯了。

他的畏怯，也就等於林歌建立了自己的威嚴，於是林歌開始強迫他開口學習人語，從「人之初，性本善」教起……

這是一項很困難却有意義的事，林歌最喜歡這樣的事，是以日子過得相當愉快，不知不覺三個月過去了。

這天上午，林歌正在訓練林再造講話，只見水蜜桃和凌波仙子手上各提着幾隻

鷄從外面進來，水蜜桃老遠就叫道：「林歌，來替我們宰鷄。」

她們敢殺人，却不敢殺鷄，每次要殺鷄打牙祭的時候，都是由林歌或金糊塗操刀。

林歌一看那麼多隻鷄，便停止教學，將林再造送回房子，隨即轉到厨房來。

他問道：「今天誰過生日？」

水蜜桃笑道：「沒人過生日。」

林歌道：「拜拜麼？」

水蜜桃道：「不是。」

林歌道：「那幹麼宰這麼多隻鷄？」

水蜜桃看了凌波仙子一眼，微笑道：「你知不知道今天是甚麼日子？」

林歌道：「今天……」

凌波仙子羞笑一下道：「今天是十一月初五，金糊塗將在今天回來。」

林歌「啊！」了一聲，心中不但沒有高興反而慌了一下，因爲他認爲金糊塗雖說將在三個月後的十一月初五回來，其實這十一月初五是個極限，如果他能夠在今天趕回來，就一定可以提早幾天回來，而既然不能提早幾天回來，今天就未必能夠回來，所以他斷定今天金糊塗不會回來。

而金糊塗今天不能回來，它意味着甚麼呢？

意味着：金糊塗碰上了麻煩！而且可想而知是個很大很大的麻煩！

林歌當然不便將心中的憂慮說出來，當下佯裝高興的說道：「對啊！我最近忙着跟林再造厮混，一時意忘了這件事。」

於是動手宰鷄。

金糊塗夫婦在及人善堂雖只住了數月，却已贏得孩子們的好感，幾個年紀較大的聽說「金伯伯」將在今天回來，均爲之雀躍，紛紛跑入厨房帮着拔鷄毛……

凌波仙子不時的探頭向外張望，林歌看在眼裏，心裏有些替她難過，暗忖道：「古人說：『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這話眞是不錯，這位凌波仙子在未嫁給金糊塗之前，是武林中一位高不可攀的姑娘，如今嫁了金糊塗，日夜心繫者莫非丈夫一人而已！難怪水蜜桃怕我出遠門，以後沒事還是少出門爲妙，免得她担心受怕……金糊塗啊！你最好趕快平平安安的回來，莫叫你嬌妻操心！」

這眞是漫長的一天，好不容易盼望過了中午，然後黃昏終於也來臨了，却不見金糊塗歸來！

凌波仙子表面上故持鎮靜，仍然在厨房裏帮着水蜜桃燒菜，水蜜桃反而沉不住氣了，道：「林歌，你到門口去等一等，他應該快到家了。他是最守信諾的人，說今天回來，就一定會回來！」

林歌笑道：「妳找錯人了，應該由嫂子到門口去等才對呀。」

水蜜桃便向凌波仙子笑道：「嫂子，林歌說的是，妳去門口守候，看見他回來，大叫一聲讓我們知道。」

凌波仙子禁不住心中的懸掛，便到門口去倚門翹望了。

水蜜桃見她去了後，才向林歌道：「到現在還不回來，我覺得有些不妙了，你呢？」

林歌表情也轉爲嚴肅，道：「不錯，是有些不妙，不過妳在她面前最好表現得輕鬆一些，今天不回來不要緊，明天不回來也不要緊，要是後天再不回來，到時那就……」

水蜜桃嘆道：「那個賈彎刀眞不是東西，平白無故要金糊塗帮甚麼忙？如今可好了，金糊塗要是碰上甚麼麻煩回不來，咱們可到那裏去找他呀？」

林歌道：「先別想的太多，說不定等下就回來了呢！」

正說着，門口傳來一聲大叫！

是凌波仙子的叫聲！

水蜜桃大喜道：「回來了！回來了！回來了！」

夫婦倆立刻衝出厨房，向大門外奔去，趕到大門口一看，只見凌波仙子一個人呆立在門外，臉色一片慘白，手上則提着一隻長布袋。

金糊塗呢？

沒有！

水蜜桃見她神情慘然，顯然情緒受到很大的打擊，連忙上前扶住她道：「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視綫投到那一隻長布袋，登時面色大變！

那長布袋的袋口是開着的，一眼望入，很清楚的看出袋中有兩樣東西——

一把金劍。

一隻金葫蘆。

正是金糊塗數年來片刻不離的東西！

林歌也見到袋中的金劍和金葫蘆，心頭怦然大震，失聲道：「誰送來的?!」

凌波仙子眼淚掉了下來，緩緩答道：「是前村的李大叔，他說有人……一個陌生人託他帶來。」

林歌道：「李大叔呢？」

凌波仙子說道：「走了……林歌，你說過的：人在刀在，刀亡人亡……他……他……」

說到這裏，身子一軟，昏厥在水蜜桃的懷中。

× × ×

人沒有回來，回來的是他隨身携帶的金劍和金葫蘆，這又意味着甚麼？

林歌和水蜜桃都不敢說出來，只是一再的想些理由來安慰凌波仙子，說金糊塗劍術高強，在大江南北的武林中已找不到敵手，而且他聰明機警，經驗豐富，不可能遭到不測，必是着了歹人的道兒，一時失去自由而已等等的話。

凌波仙子一味流淚，一句話都不說，水蜜桃只好一直陪着她，後來忍不住了，大叫道：「林歌，你也出個主意啊！」

林歌皺眉道：「別叫，我正在想。」

水蜜桃道：「還想甚麼！趕快打點行裝，馬上動身！」

林歌道：「我就是在想這個問題，三個月前，金糊塗不肯透露他的去處，如今出事了，却要我到哪裏去找人？」

水蜜桃道：「南方啊！」

林歌道：「我的娘子，妳知道南方有多大？要是沒有一個確定的地點，那豈不是大海撈針？」

水蜜桃道：「你動動腦筋呀！」

林歌道：「我正是在動腦筋……金糊塗說要出去三個月，三個月九十天，假定其中的十天是在帮賈彎刀解决困難，其餘

八十天往返趕路……嗯，他是騎馬出門的，去是四十天，回來也是四十天……想想看，騎馬走四十天，那……妳知道那將走到哪裏去了？」

水蜜桃道：「哪裏？」

林歌道：「走到南方的海上去啦！」

水蜜桃一呆道：「他會去這麼遠的地方？」

林歌嘆道：「現在就是不知道，不過他說萬一今天不回來，要我去找五絕，他說五絕對賈彎刀這個人十分了解，可以我在想是不是應該先去找五絕？可是……五絕目前的行踪我也不知道，妳說這該怎麼辦呢？」

水蜜桃道：「去揚州找他！那傢伙下流，身上有銀子就往揚州跑，你去揚州定能找到他！」

林歌苦笑道：「如果妳這樣想，那就錯了，五絕不會老呆在揚州。」

水蜜桃怒道：「我不管他在哪裏，反正你非替我找到他不可！」

林歌道：「別急，冷靜一些，再聽我分析一下，我覺得有人託李大叔將金糊塗的金劍和金葫蘆送回此處，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語聲微頓，接着道：「這兩件東西當然不是金糊塗託人帶回來的，假如他有時間和機會託人帶回這兩件東西，一定還有書信或口信……」

水蜜桃打岔道：「當然不是金糊塗託人帶回來的，他一定是遇上困難落入歹人手中了！」

其實，她心裏認定金糊塗必已遇難喪命，只是不敢在凌波仙子的面前說出來罷了。

林歌點頭道：「不錯，這兩件東西是別人送到的，但那人此舉用意何在？如果出於善意要通知咱們金糊塗遇上困難，何不親自送來及人善堂？因此我猜那人此舉不是善意，可是，他爲甚麼要送上這兩件東西？這是黃金打造的，價值上萬啊！」

水蜜桃聽他這麼一分析，也覺此中必有緣故，不由得發怔道：「依你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林歌沒有回答，搓手來回踱步沉思。

凌波仙子忽然坐起來道：「我要去找他！」

水蜜桃慌忙把她按回床上，說道：「不成！妳有孕在身，千萬動不得，這件事由林歌來處理，他有點小聰明，一定會將金糊塗找回來的！」

林歌也連忙說道：「嫂子，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與金糊塗是生死之交，絕不會坐視不管的，我只要求嫂子一件事。」

凌波仙子道：「你說。」

林歌道：「嫂子身懷六甲，不宜勞動奔波，妳答應不要出門一步，我才放心得下。」

凌波仙子淚如雨下道：「我……我是他的妻子，如今他生死不明，你說我能在此住得下麼？」

林歌堅定地道：「嫂子如不答應，那我又要尋找金糊塗又要担心妳的安危，心懸二事，那我只怕甚麼也辦不好。」

凌波仙子已有六個月的身孕，腹部已隆起甚高，她當然自知不便長途跋涉，當下點點頭，含悲道：「好，我答應你！」

林歌道：「我現在先去前村問問李大叔，了解一下託他送金劍二物來此的那人的模樣，然後再作別的打算。」

語畢，隨即出門而去。

他走後不久，忽聞大門口有個熟悉的聲音叫道：「林歌！金糊塗！我來啦！」

繼聞幾個孩子大叫道：「朱伯伯來了！朱伯伯來了！」

水蜜桃一聽是朱五絕來了，立刻衝到房門去，大聲道：「五絕，你快來！」

朱五絕手上提着一隻大包袱，笑嘻嘻的走過來，道：「水蜜桃，我給妳帶來了南京板鴨，蘇州雨前茶，一品香的瓜子，還有揚州的花生酥，洞庭山的枇杷——咦，妳在生誰的氣呀？」

水蜜桃冷冷道：「生你的氣！」

朱五絕着慌道：「妳別誤會，這回我來開封，絕對不是要拐林歌離家的，我只是想念老朋友，專程趕來跟大家聚一聚的呀。」

水蜜桃柳眉倒豎道：「五絕，你交的好朋友！」

朱五絕滿頭霧水道：「我……我交了甚麼好朋友？」

水蜜桃道：「賈彎刀！」

朱五絕一怔道：「賈彎刀？誰說賈彎刀是我的好朋友？我跟他只不過是泛泛之交罷了，妳提這個人幹麼？」

水蜜桃道：「既是泛泛之交，爲何告訴他金糊塗住在這裏？」

朱五絕又是一怔道：「我告訴他金糊塗住在這裏？這話從何說起？我沒有告訴他金糊塗住在這裏呀！」

他忽然生起氣來，一頓足道：「豈有此理，我朱五絕今天不遠千里而來，剛剛一跨進門，妳就跟我生這麼大的氣，妳要是討厭我，我馬上走就是了！」

說完，扔下那隻大包袱，氣呼呼的掉頭便走。

水蜜桃道：「回來！」

朱五絕腳下一煞，回過頭道：「怎麼？還罵的不夠麼？」

水蜜桃道：「金糊塗出事了！」

朱五絕聽了大吃一驚，急忙轉回來問道：「他出了甚麼事?!他的妻子凌波仙子呢!?」

他和林歌、金糊塗三人是莫逆之友，曾經共同經歷過許多可歌可泣之事，時至今日，三人的交情已比親兄弟還要親，是以聽說金糊塗出了事，心弦大大的震盪起來。

林歌剛好於此時回到及人善堂，一見朱五絕到達，大喜過望道：「五絕，你來了！」

朱五絕上前一把握住他的手，神色激動道：「金糊塗出了甚麼事?!」

林歌拉着他走入金糊塗夫婦的房子，先讓他和凌波仙子相見，然後再將賈彎刀前來要求金糊塗帮忙，以及今天有人送來金劍，金葫蘆的全部經過說出來。

朱五絕跳脚道：「賈彎刀說謊，我何曾在揚州見過他？我和他已經快一年沒見過面了，怎麼可能告訴他金糊塗住在這裏呀！」

林歌面色微變道：「這麼說來，金糊

塗的一去不返，竟是賈彎刀所設計的陰謀了？」

朱五絕激憤地道：「不錯，你們上了他的當了！」

凌波仙子目光一凝，臉上浮現一層冷霜問道：「他和我丈夫以前有過節麼？」

朱五絕道：「沒有。」

凌沈仙子道：「那麼，他憑甚麼要設計陷害我丈夫？」

朱五絕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凌波仙子道：「賈彎刀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物？」

朱五絕道：「在沒有發生這件事之前，如果妳問我這話，我的回答是：他爲人還算不錯，沒聽過甚麼惡聲，只是性情較爲陰沉，不是性情中人，因此我不大喜歡他罷了。」

林歌問道：「他是哪地方人？」

朱五絕道：「雲夢。」

林歌道：「有無妻室？」

朱五絕道：「沒有。」

「一向幹甚麼行當？」

「他曾經中過武狀元，在朝廷幹過錦衣衞，後來不知怎麼攪的流落到江湖上來了。」

「他生病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何處可以找到他？」

「只好到他家裏去找找看了。」

「金糊塗說你對他的一切很清楚？」

「我對他確實了解頗深，只是我知道的事情，跟這件事都沒關係呀。」

林歌沉思半晌，才又開口道：「我剛才去問過李大叔，他說託他送來金劍和金葫蘆的人是個中年男子，身材中等，面貌瘦削，皮膚很白，操鄂人口音，照他所形容的樣子聽來，那人倒很像是賈彎刀本人了。」說完這話，便轉對凌波仙子道：「嫂子，如今五絕剛好來此，事情就更好辦，等會我和五絕動身趕去雲夢……我認爲要找到金糊塗的下落，唯有先找到賈彎刀，妳看如何？」

水蜜桃道：「還問什麼，趕快去打點行裝，馬上給我動身！」

× × ×

於是，林歌和朱五絕連夜乘馬離開及人善堂，星夜南下。

以前，林歌每當有事出門，總是徒步趕路，很少有馬可騎，這因爲他的及人善堂太窮，收養幾十個孤兒所費不貲，生活的重担常常壓得他透不過氣來，所以能省就省，捨不得買一匹馬。

但自從金糊塗夫婦加入及人善堂的行列之後，情況便完全改觀了，原來凌波仙子從長白山廣寒宮帶來的一批財寶，折算銀子價值竟在五十萬兩以上，因而林歌從此脫離貧窮，再不須要爲養活幾十個孤兒而外出奔波賺銀子了。

幾個月前，有一天凌波仙子和金糊塗去開封城裏購物，回來的時候，牽騎了四匹健馬回來，從那時候開始，林歌就有馬可騎了。

現在，他和朱五絕所騎的馬便是四匹馬中的兩匹，兩人平時難得騎馬奔馳，這回爲了金糊塗，而且夜間路上沒有行人，兩人於是快馬加鞭而進，都覺十分過癮。

快速的奔馳了一個更次，林歌發覺坐騎已有乏力之象，乃將速度放慢下來。

朱五絕道：「林歌，凌波仙子快要分娩了，金糊塗若有個三長兩短，那豈不糟糕？」

林歌嘆道：「但願不會。」

朱五絕道：「那天，賈彎刀是不是跟金糊塗一道走的？」

林歌道：「不是，賈彎刀先走，金糊塗天亮才動身。」

朱五絕道：「他媽的，眞不知賈彎刀葫蘆裏賣的甚麼藥？」

林歌道：「五絕，我心裏很不安，感覺好像又有某種不幸事件要發生似的……你說說看，那人爲甚麼要將金糊塗的金劍和金葫蘆帶來及人善堂？」

朱五絕道：「我想不通。」

林歌道：「我担心這可能是一項陰謀，只是想不出陰謀所在。」

朱五絕道：「江湖上的鬼門道多得很，咱們在明處，他們在暗處，要想知道他們在玩甚麼鬼花樣，實在很難啊。」

林歌道：「當然，不過總脫不出三十六計的範疇，你能不能把三十六計一個一個唸出來？」

朱五絕道：「第一計瞞天過海，第二計一箭雙鵰，第三計借刀殺人，第四計是以逸待勞……」

「似乎都與發生的事無脗合之處。」

「第五計趁火打刦，第六計聲東擊西，第七計無中生有……」

「好像也不是，再唸下去。」

「第八計暗渡陳倉，第九計指桑罵槐，第十計借屍還魂……」

「再唸。」

「第十一計順手牽羊，第十二計明知故昧，第十三計調虎離山……」

「調虎離山！」

「嗯？」

「那人將金劍和金葫蘆送去及人善堂的目的是甚麼？」

「讓你們知道金糊塗出事了。」

「金糊塗出了事，我們會怎樣？」

「會立刻出發尋人。」

兩人說到這裏，不約而同的立刻撥轉馬頭，望原來的路上全力飛馳。

趕回到及人善堂時，天已破曉，林歌很担心及人善堂可能已變成一堆灰燼，甚至担心會看到滿地屍體，這時遠遠一看及人善堂還在那裏，頓時放心不少。

兩人在門口下馬，不及敲門，便越牆而入。

及人善堂一片靜謐。

地上沒有屍體，一切如故。

林歌不由得面紅耳赤，覺得自己太多疑了，爲了怕受水蜜桃責罵，忙向朱五絕一打手勢，示意他勿開聲，免驚動水蜜桃和凌波仙子而難堪。

兩人正要悄悄退出，忽聽見房中有人說道：「你們回來幹麼？」隨着話聲，水蜜桃和凌波仙子從房裏轉了出來。

林歌羞待無地自容，尷尬的笑了笑道：「我們……唉，是我想得太多了，我們趕了幾十里路後，我忽然想起這可能是歹人的一項調虎離山計，所以急急忙忙趕了回來。」

（未完）

劍仙列傳故事之三

塞外飛虹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雷姑婆與杜鐵池相遇，仇人見面，份外眼紅，蓋杜鐵池曾誤殺雷姑婆的兒子，所以雷姑婆一見到殺子仇人，便即施展無尚大法，想把杜鐵池擒拿，捉往仙山，務使對方受煉魂之苦，為兒子報仇。杜鐵池自不甘束手被擒，乃施用師門法寶抗拒。於是兩人便鬥起法來，結果，杜鐵池因道行稍遜，終於墮入對方的法寶囊中。但因杜鐵池是七修眞人的傳人，而且與當今崑崙七子又頗有淵源，因此雷姑婆投鼠忌器，不敢親手加害杜鐵池，她想了一個兩全之策，將杜鐵池送與「妖屍」朱申，由朱申借屍還魂。朱申收下杜鐵池之後，即行作法……

鬼谷看煉魂

杜鐵池如今已是頗具道力之人，只是凡事缺乏經驗而已，這時定下心來，默默運用智力暗一推算，才瞭解了一個大概！情知朱申如今即使再厲害，亦不脫鬼魅之身，此類魂煞只宜日落之後才得出現，此刻陽罡初盛，旭日東昇，彼類焉有不懼避之理？

這麼一想，心裏不禁越見鎭定，只是環身碧火烈焰熊熊燃燒個不住，實在不知如何才得擺脫！

心中正自苦悶，無計可施，耳邊上卻聽見一聲嘆息，一個十分蒼老的聲音道：「姓杜的——剛才你所說的一切都是實在的麼？」

杜鐵池心中一驚，四下顧盼了一陣，只以環身四周皆為碧火環繞，什麼也看不見！

——然而在靜寂的空間，對方話聲，聽來有如醍醐貫頂，實在是再清楚不過！

他此刻極力思脫，乍聽此言，不覺精神一振！

一目一驚心

當下頓了一下道：「你是那個？為何知道我的姓氏？」

那人「嘿嘿」的發出了一陣低沉的笑聲——

「我只問你，方才你說是七修門的再世傳人，這話是眞的麼？」

杜鐵池怔了一下道：「自然是眞的，你到底是誰？」

那人又嘆了一聲道：「老夫姓石，名水，唉！你問這些幹什麼，你我原是素不相識的！不過，你既是七修老仙師的轉世弟子，只憑着這點淵源，我就不能對你相應不理！蘭兒你去把他帶來見我！」

杜鐵池正在狐疑，只聽見一個少女的聲音嗲聲道：「是——爹——只是爹爹，你老人家莫非忘了當年伏魔仙師的告誡！我們……」

先時那個蒼老的聲音冷笑一聲道：「不要多說了，為父自然知道，叫妳去妳就去——」

被稱為蘭兒的少女又應了一聲是！

老人石水又道：「朱申的丹氣厲害，小心不要招着了！妳只用『巽風』把他弄來這裏，我自有道理！」

蘭兒嬌聲道：「我知道了！」

杜鐵池聽對方父母這一問一答，偏偏隔着層層障碍，根本就看不見一些踪影，心裏好不納悶。

正思念間，那個叫蘭兒的少女，顯然已來到了自己身邊——

「喂——你可練過道家吐納功夫？」

杜鐵池怔了一下，這才發覺對方像是在跟自己說話，忙道：「練過，練過，姑娘偏勞！」

那個叫蘭兒的少女道：「練過就好，你聽着，我現在用提吸巽風，將你身子引動，到我爹爹坐處，你只施展吐納功夫就是了！」

杜鐵池頓時領悟道：「姑娘小小年紀竟精於『氣悉』之功，眞難得了！」

蘭兒嗔道：「你少廢話，哼，你怎麼知道我小小年紀？告訴你，我歲數可比你大多了！再多話，我可就不管你了！」

杜鐵池碰了個釘子，也就不再多說，當下依對方所言，施展七修門基本坐功，練起吐納之術！

——他這裏方自練了幾回，外面的蘭兒已驚呼的道：「啊——原來你道法如此精湛……其實不須我接引，你自己也可以移動哩！」

話雖如此，她到底也施展出內悉功力中之「巽風」，隔着朱申所噴出的毒火丹氣，二人心靈相接——

杜鐵池遂即覺得整個身軀輕飄飄的浮了起來，連同着身外的重重碧火，俱都跟隨着蘭兒的「巽風」，緩緩向前移動！

如此前進了一段相當距離，身邊上似乎聽見陣陣的流水聲，才停了下來。

蘭兒的聲音道：「到了！」

杜鐵池遂即停止吐納！

即聽得前此發言的老人石水出聲道：「你記住了，我現在即用『太乙靈泉』，將妖屍朱申所噴之毒火丹氣化除，容我去盡餘毒之後，你再收起你的防身寶物，便可見面一敍了！」

杜鐵池忙即稱謝道好！

石水遂喚道：「蘭兒，打捲晶簾！」

蘭兒答應了一聲，如法施展——這一切杜鐵池卻是無法看見身邊上祇聞得嘩啦啦泉水聲響，似乎先時近在足前的水聲，轉移到了另一處高地！

——同時之間，杜鐵池只覺得身上一片清涼，耳邊上一片「哧！哧！」聲響，再看帳外那片熊熊碧火，又吃一片法泉澆熄，幻化成片片黑烟！

至此影像漸漸清晰，碧火既去，已約能窺知外面景相！

杜鐵池留神細看，即見面前顯然是一道十分壯觀的瀑布。

只是此刻瀑布的下頭，不知怎地倒捲而上，有如一條倒捲飛龍，搭上背後的高峯。

雨新霽，映着朝陽，變幻出兩道交揷的彩虹，更形壯麗！——

卻在原先那落瀑後方，廣闊的青石壁內，嵌有一間石室，一個通體赤裸不着片縷的白皙老人，面向自己盤膝趺坐！

老人一手拿着一個羊脂玉瓶，一隻手掐着靈訣，即見由那羊脂玉瓶之間噴出手指粗細的一道白氣。

那道白氣一俟接近杜鐵池身邊，即行擴散開來，將那團環繞杜鐵池體外的熊熊碧火緊緊裹住，一片「嗞嗞」聲裏，遂即化解了一個乾淨！

那些熄滅的綠色火焰，即形變為陣陣黑烟，卻結為兒臂粗細的一條，亘蛇也似的飛向一邊！

杜鐵池循着這道黑氣看過去，不由大吃了一驚——

只見一個細腰長身少女，正自立在石上，兩隻手上捧着一個黑漆葫蘆，那股黑氣即是被她收向葫蘆——

使得杜鐵池吃驚的並非是少女這番動作有什麼奇怪，而是她那身奇異的裝着。

天曉得，那裏有什麼裝着！

敢情這個細腰長身的姑娘，也同她父親一樣，全身竟是赤裸的！

膚色既是那般細白，腰肢更是那般的纖細。

隆胸，豐臀，再襯以均勻適度的一雙修長玉腿！簡直像似巧奪天工的一尊象牙雕像！

自然，眞的一尊象牙雕塑，顯然是不能及其萬一的！

這個赤裸的姑娘，在其裸裎的玉體上，並非絲毫沒有牽掛！——

胸間一串五顏六色的石串，纖腰上配有一口短劍，股肱間有一個百葉寶囊，除此之外，全身上下便是片縷不沾！

杜鐵池一驚之下，自是不敢以凡俗視之——對方姑娘的落落神態，反倒使得他油然生出情意！

這一對像是隔絕於人天之外的父女，顯然是在此過着無人無我的神仙歲月！

然而，卻又似有些不像……且定下來，看他父女如何處置自己再說吧！

轉眼之間，餘火盡熄，所化黑烟，亦為蘭兒手中黑漆葫蘆全數收起！

石水老人這才微微點頭道：「好了，你可以收起你的法寶，咱們見面了！」

杜鐵池依言收起了兩刹神珠，上前一步，此身已在瀑布之前，卻只覺眼前人影略晃，敢情那個叫蘭兒的赤身少女，已站在老人石水身邊！

父女二人均似現出無比好奇的目光，正自向着杜鐵池全身上下打量不已！

老人石水看來貌相清癯，白面無鬚，雙頰極高，正面直視時，可見其正面由腦門直下鼻端，現有約二指寬的一道青色印痕，怪在那道青色標記看來卻係透明，如是連他腦內一切皆隱約可見。

石水一面打量着他道：「小道友，你叫什麼名字？」

杜鐵池遂即道出了自己名字。

石水道：「你自有異采，莫非有穿石透霧之功麼？」

杜鐵池點點頭說道：「不錯，確是如此！」

父女二人對看了一眼，臉上俱都現出稀罕之色！

石水輕輕哼了一聲道：「這麼說我父女皆在你的視覺之中了？」

杜鐵池點點頭道：「正是！」

石水一笑揚起一隻右手道：「那麼你看我在做什麼？」

杜鐵池道：「你正在抬起右手——咦？慢來，你老人家何以少了一根手指？」

老人石水由是不再多疑，匆匆放下右手，連連點頭道：「誠然——誠然——這麼說，你必然是服食過千載難得一現的『靈石仙乳』了？」

杜鐵池也不便扯謊，當下點點頭道：「我確是服用過，你又怎麼知道？」

老人石水聆聽之下，臉上益加現出驚異表情，情不自禁的偏過臉來，看了女兒一眼——

嘆息一聲之後，石水才點頭道：「我父女在此已禁錮七個甲子，平素足不出戶，從來也不曾接見過外客，小女蘭兒，更是生長於此，不沾世故，你不要見笑！」

杜鐵池道：「你老說那裏話，賢父女一片眞樸，分明神仙中人，在下好生敬佩之至！」

石水聆聽之下，臉上洋溢起一片笑容，頻頻點頭道：「說得好，說得好！蘭兒，此人與我們似有素緣，去，妳我就破例接引他一見吧！」

他身邊的少女蘭兒點點頭道：「好是好，只是爹爹你難道忘了……時候……快到了！」

石水嘆息一聲，冷冷的道：「顧不得了……我還有話要關照他，時候一到可就不及多說了！」

一面說，即見老人石水手勢微揚，身勢後移，遂即消逝不見——眼前白光微閃，再看，赤裸着玉體的蘭兒已站在眼前！

杜鐵池甚感窘迫的打量了對方一眼，蘭兒却是滿臉眞摯，一派自然！

向着杜鐵池微微一笑，露出了一口潔白的牙齒——

「你這個人眞是怪有意思的……我爹要你進去哩！」

杜鐵池簡直不敢與她對面接觸，偏偏蘭兒一片純眞，分明不識羞恥！

即見蘭兒探出一隻手，抓住杜鐵池一腕，另一隻手作法的四下劃了一下，咀唇微微動了動，霍地探手指向正前壁，只聽得一陣克克聲響，當前青石岩壁間，遂即分開了一道大小不足二尺的石縫！

「跟我進來！」

說了這句話，蘭兒即率先向壁縫間走進去，杜鐵池略一遲疑，再聽得克克聲響，眼見着那敞開的壁縫，似乎又有合攏之意。

蘭兒回身催促道：「你——快呀！」

杜鐵池才不再遲疑，快速向石縫空隙內踏入！

他脚下方自一邁入石縫，即覺得身上一輕，耳聽得一陣隆隆聲響，彷彿敞開的石隙，已自合攏在一塊！

怪在石縫雖自合攏，而眼前却另有蹊徑。

一道曲徑迂迴着，直向前方展伸而出，兩壁青色紋石，打磨得異常光潔，光可鑑人。

蘭兒快步前行，在前面帶路，却在一堵黑色高壁前停了下來。

杜鐵池跟上來奇怪的道：「姑娘，這是什麼地方？」

蘭兒手指那黑色的石壁道：「這邊危險，去不得，我爹爹在這邊，跟我來！」

一面說身子一轉，向着側壁上一貼即行無踪！

杜鐵池忙即上前，見蘭兒所貼身之石壁處，現有一團紅色大如桌面的標記，也不知是什麼路數，當下學樣的把身子向上一貼，只覺得眼前光華一閃，足下彷彿爲一物托住順勢轉了一轉，已換到了另外一個場合。

那是一間頗稱寬敞的石室，裏面佈置着石几、石櫈、石桌、石榻，總之一切的日用器皿都是石質的，除却眼前這扇竹簾在外！

竹簾顯然自室頂下垂，將石室中分爲二！

老人石水就坐在竹簾前面，蘭兒俏立在他的一邊，却把一雙脈脈含情的眸子，頻頻的向着杜鐵池他全身打量不已。

室內垂有一顆鵝卵大小的明珠，散發出皎皎清光，光彩正適照明之用。

杜鐵池心中暗自納罕，想不到在此煉魂谷，窮山石壁之中，竟然會藏居有如此奇人異士，也算是匪夷所思了。

老人石水一雙眸子，似乎含有無窮智慧，在他直直逼視向杜鐵池時，肯定的他必然在思索着一些深奧的問題，只是誰也猜不到他是在想些什麼罷。

足足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他沒有說一句話，只是用一雙眼睛向杜鐵池直直的逼視着。

杜鐵池一時被他看得心裏直發毛，身中却不時的聽見咕嚕嚕水響冒泡之聲，似乎由竹簾另一面發出，猜想着竹簾所掩飾的另一面，很可能是一汪山泉——引泉入室，倒也是一樁奇思妙想了。

二人正面相對，少不了彼此注視一番，石水既目不轉睛的看他，他也只好回頭過去——

那裏知道，杜鐵池向對方這一注視之下，却爲他看出了許多奇怪地方。

老人石水顯然過於削瘦，一身排骨，根根「不」見肉。

但是看上去精神絕佳，尤其是那雙烱烱瞳子，光銳奪人，最稱奇特之處，是在他前額兩眉正中「祖竅」部位所現出的那塊青色透明印記！

當時由於距離遠，隔着重重山石，杜鐵池尚還未能看清楚，這時正面近看，才發現到有些格別。

——原來石水腦門正中那塊青色透明印記，所顯示的內部結構，十分奇怪——透過那片綠色的透明體所見對方的腦內，像是滿着清泉，却在波動蕩漾的腦水之間，載沉載浮着一個小人。

那小人盤膝合十而坐，模樣兒看來竟與石水一般無二，全體赤裸，大小不過兩寸！

杜鐵池三世修爲之人，初初一看，不覺有些奇怪，再一想過，也就明白！

——顯然對方老人石水元胎已成，貯放在上丹田「祖竅」之內，元胎既成，飛昇在即，何以仍然困居在此石室之內？誠然令人不解了。

緊接着，他遂即又發現了一件奇怪之事，在老人赤裸的一雙足踝之處，隱隱束

紮着一雙白色的光帶，光帶一端紮在老人雙足踝處，另一端顯然隱約的通向竹簾內的那半間暗室之內！

這個無意的發現，不由使得杜鐵池心中一驚，由此而想到老人石水方才所謂的「禁錮」之說，當係指此而言了。

石水這時才微微點了一下頭道：「杜鐵池，我相信你說的一切都是眞話，只是，你又怎麼會落身在此煉魂谷內？却要實話直說！」

雖然老人石水父女本身的出現，就是一個足以引人的謎團，但是眼前情形，杜鐵池在性命攸關之際，也只得暫時先壓制着本身的好奇，回答對方的問題爲要了。

他覺得很奇怪的道：「方才發生的事，仙長莫非沒有看見？」

石水搖搖頭道：「如果我看見了，也就不會再問你了，我只知道朱申那個魔頭把你困住，只是你怎麼會來到這煉魂谷，我却是並不知道！」

杜鐵池輕輕一嘆，遂即將與雷姑婆邂逅之一段經過道出，提到雷姑婆，少不得把二人之結仇經過簡略道出。

老人石水聆聽之下，這才點點頭說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這就難怪了！」

杜鐵池道：「老仙長，這件事你看怎麼好？我要怎麼樣才得脫困而出？」

石水慨嘆一聲，搖搖頭道：「難！」

杜鐵池驚得一驚，道：「那麼，可否請仙長代爲設法給我崑崙山的幾位前輩道長通個消息……？」

石水冷冷一笑道：「我所說的難處就在這裏——看來你對於這裏一切還不大清楚……」

頓了一下，他才接道：「我不妨告訴你實在情形吧，此處四面環海，乃是地處南海的一個孤島，由於島上瘴氣過重，地處僻遠，不要說人跡罕至，就連飛鳥走獸也是難得一見——哼哼，這些也許並不奇怪，怪在這島上四週，終年都沒有當年伏魔眞人所設的障眼法，任何人乍然看去，只是一片海水，是以千百年來，不爲外界所知，你方才說到的那個雷姑婆怎會把你送來這裏，實在令人奇怪，她又是怎麼會知道這麼一處所在，實在令人不解！」

杜鐵池道：「這我就不知道了……」

心裏未免浮起了一片失望！

石水忽然似有所悟的點點頭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雷姑婆之夫司徒元，原是伏魔眞人早年一個棄徒，哦哦……這就難怪了……」

杜鐵池頗爲失望的道：「煉魂谷既是地處極秘，不爲外人所知，難道却能阻止仙長對外通遞消息麼？」

石水冷笑道：「這就更難了——」

停了一下，他苦笑道：「當年伏魔眞人，爲鎭壓這些寃魂厲鬼，不惜發動了地心元磁眞力，凡屬五行之物，落地生根，休能隨意離開——這也就是你何以不能離開這裏的原因之一了！」

杜鐵池聽他這麼說，心裏着實驚悸，轉念再想，事已至此，急亦無用，倒不如鎭定下來，靜以思變吧！

這麼一想，果然就心裏泰然——

「這麼說仙長與令嬡，也是不便移動了？」

石水道：「誰說不是？……」說到這裏，眸子裏現出了一片慈藹，轉視向身邊的蘭兒，無限的感慨的道：「我固是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只是可憐了這個孩子……」

「可憐這個孩子……自幼失母……在此人天不着的地方……眞是糟塌了……糟塌了……這孩子！」

——慈祥的父愛在在顯示在老人清癯的面頰上，喃喃的繼續說道：「……這個孩子……她原是應該更有長進的，只因爲跟了我這個老子，害得她……唉唉！什麼都躭誤了！都躭誤了……」

「爹……」蘭兒把身子伏在父親身上，呢喃着道：「你就不要再說這些了，蘭兒一輩子也不要離開爹爹！」

「傻丫頭，當着外人的面，妳也不怕人家笑話！」

「我不怕人家笑話……」

蘭兒給爸爸扮了個鬼臉！

老爹爹給逗笑了，無可奈何的搖搖頭，却把一雙淒涼的目光轉向杜鐵池，甚是認眞的道：「你當然不知道，我被困在這裏已經整整七個甲子了……」

「哦——」杜鐵池心頭一震，一甲子是六十年，六七四十二，那就是四百二十年了。

一個人在全然與外人無接觸的情況下，穴居四百二十年，誠乃不可思議之事！

杜鐵池幾乎忘記了本身的立場了，強烈的好奇與同情心意，油然而生，不禁痴痴的望向這對父女！

「信不信由你！」石水吶吶的道：「這麼些年以來，你是我父女所看見的第一個活着的人！」

說到這裏，他情不自禁的、淒涼的笑了。

「然而……」杜鐵池終於忍不住問道：「這……是爲了什麼呢？」

石水嘿嘿一笑，眨了一下眸子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有機會慢慢我再告訴你！」

杜鐵池苦笑了一下道：「只是我並不打算在此久居！」

石水看了他一眼，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是麼？那就往下看吧！你還不明白，不是你打不打算的問題，而是你能不能的問題！」

老人看着他淒涼的笑了笑道：「我方才已經說過了，落地生根——你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吧？當你雙脚踏上了煉魂谷這塊泥土之後，你就很難出去了！除非……」

「除非怎麼樣？」

「除非！」石水冷冷的搖了一下頭道：「這幾年是不可能的，因爲天地之間的萬物，都與五行相關聯，除非能找到一撮屬於五行之外的物什，能夠隔離了這個谷底的元磁眞力，才有脫困而出的機會……當然，除了地下的元磁眞力之外，這個島上更佈署了許多厲害的禁制，這些禁制，皆是伏魔眞人殫精竭慮所構思，除非你本身通曉逃出之法，否則即使能擺脫地底的元磁眞力，也是妄然！」

杜鐵池聽他這麼說，心裏着實一陣子發涼，半晌作聲不得！

石水苦笑了一下吶吶道：「……你也用不着難受，表面上看，這裏情形正是如此，然而，每個人的機運是不同的，吉人自有天相，往後的事誰也難說……就像我吧，……我只以爲在我脫困飛昇之前，是不會再遇見什麼人了……然而，我却遇見了你！」

微微頓了一下，他才慨然的道：「這就叫做緣……這份緣份是難能可貴的！」

說到這裏，他那張看來清癯苦澀的臉上，却帶出了一抹微笑，頻頻點着頭道：「你也許還不知道，我的苦難日子已經不多了，我就要走了！」

他這裏所謂的「走」，當然是飛昇的意思——這一點，杜鐵池可以由他已經成形的元嬰猜知！

對於石水來說，這正是過去數不清的日子裏；日夜在企盼的，在逐漸接近這一天的來到之前，他的快樂誠然可以想知！

杜鐵池也不禁在失望之餘，沾染了一些喜氣，爲他暗自高興不已！

石水在喜悅之餘，似乎不無遺憾——當他那雙悲喜交錯的眼睛緩緩移向身邊的蘭兒時，那種深摯的依依之情便昭然若揭了——

對於一個修道人；尤其是一個距離飛昇不遠的有道之士來說，這種情緒的變化是不可思議的，即使是父女之間的親情，也是不易多得。

「這個孩子……」石水終於說出了他內心的隱憂：「我所以放不下心的，就只是這個孩子。」

「爹——爲什麼？」

蘭兒一臉稚氣的睜着一雙大眼睛，竟然不能體會出父親的心意，這就使得老爸爸更爲之担心了！

石水微笑的目光由蘭兒臉上轉向杜鐵池，含着傷感的情緒緩緩說道：「……她太純了……這是可怕的，我走了以後，她的歸宿是我最不能放心的事。」

蘭兒眨着一雙大眼睛，天眞的問道：「什麼叫做歸宿，你又不放心我什麼？」

石水苦笑着搖一下頭，看向杜鐵池道：「你看？這就是我……唉，對不起，我是不應該跟你第一次見面就說這些的！」

蘭兒睜着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一會兒看看石水一會兒又看看杜鐵池，一臉希罕之色。

就在這時，杜鐵池發覺到老人石水面色之間現出了一片痛苦表情，眼看着束綁在他足踝處那一雙白色光帶，忽然閃出了刺目的奇光——

像是一種奇熱的火焰，那雙白色的光帶每一閃爍，即爆灼出「哧哧……」的火花之聲。

石水那等功力道術之人，竟然忍耐不住，一霎間痛得臉色在變。

他緩緩的由位子上站起來，這麼短的一霎，他臉上已佈滿了汗珠！

「快……」石水手指向杜鐵池道：「蘭兒，你……快送他出去……快……」

蘭兒答應一聲，方自奔向杜鐵池身邊，其勢已是不及！

先時，杜鐵池耳中只聽得竹簾呼啦一聲，一片青光閃起，那片間隔在室內正中的垂簾已自行捲起，緊接着石水身形已被足上那一雙白色光帶給凌空倒吊了起來，成了頭下脚上之勢。

看到這裏，蘭兒也顧不得再送杜鐵池出去，慌不迭閃身而前，照顧父親要緊。

杜鐵池原來無意窺人陰私，只是眼前的這個突然發展，不啻使得他大大爲之吃了一驚，也就情不自禁的定住脚步，繼續看下去——

這一霎當眞是嚇人極了。

竹簾既捲，掩藏在簾後的勾當，也就暴露無遺。

但見簾後所掩爲一地穴，深及地心，却由那地穴之內噴出大股藍色火焰，杜鐵池離着老遠，即能感覺到灼灼逼人的火勢熱風，烤得人面部生痛，可見熱度之高！

令人驚駭的是老人石水這時頭下脚上的已被高高吊起，不偏不倚的正好垂吊在火穴當口，兩者距離不及一丈，更有緩緩下降之勢。

霎息間，只見石水頭臉上一片赤紅，强烈的火勢，直把他全身上下烤得像是要燃燒了起來！

石水足踝上的那條白色吊帶，敢情深具伸縮之性，一端緊繫石水足踝，另一端却高懸石頂，此時緩緩下降，直到石水頭部幾與火穴平齊才行止住，至此石水全身已在藍色火焰包圍之中！

這番猝發的景象，使得杜鐵池大大爲之吃了一驚，身形一晃，已縱身過去——

他原意湊到近前看個仔細，不意身方撲前，霍地面前光華一閃，身上同時感覺到一陣清凉，即見蘭兒當前而立，正自以一副驚慌失措的表情打量着自己，同時自他右手指尖處，射出一道青濛濛的光華，這道光華待到與杜鐵池身邊接近時，倏地轉化爲一片青霞，把杜鐵池與火穴內的石水分隔爲二！

杜鐵池原本感覺到的奇熱氣息，由於這片青霞的居中隔離，立刻便有了凉爽的感覺。

蘭兒一面以青霞分隔開雙方，不使杜鐵池擅入火穴禁地，一面心懸父親，來不及與杜鐵池說話，遂即匆匆轉身，奔向父親！

是時火穴現場的石水，顯然情形也有了轉變——

原來石水就在身子幾乎已將接近火穴口的一霎間，像是懼於火勢的奇熱無可忍受，咀張處，即由其口內噴出了一股白色霞氣！

石水內丹早結，元嬰已成，這股白色看似霧氣一般的東西，其實正是他所練的丹元之氣，自是彌足珍貴，設非是萬般無奈，挺受不住，他也捨不得就此施展！

即見那股白氣一經出口，迅即將其全身上下團團包住，雖然如此，亦難挨火穴之內所噴發出的强烈火焰，眼看着那薄薄的一層護身丹元之氣，在强烈的藍色火焰噴烤之下，蒸騰出陣陣水氣，益加顯得薄弱，如此情況之下，自是萬難久挨！

倒吊着的石水，在這番火勢燻烤之下，全身抖成了一片，雖在丹氣護體之下，亦不禁汗下如雨，看來簡直像煞一隻吊爐烤鴨！

蘭兒臉上雖然面現悲戚，到底習以爲常，只見她雙手合十冉冉向着那處噴火井

口拜了三拜，這才轉過身來，走向杜鐵池，微微擺了一下手！

杜鐵池到底已非早先孟浪，這時見狀略運玄機推算了一下，便已知獲了一個大概！

當下他點點頭道：「我明白了！」

蘭兒半嗔道：「你明白什麼了？」

杜鐵池輕嘆一聲說道：「好在你父親刦數將滿，倒也是一件可喜之事，只是這麼多年以來地火焚身之苦，實在太過淒慘了！」

蘭兒奇怪的看了他一眼，道：「咦！你怎麼知道？」

杜鐵池正要說什麼，蘭兒以手指按唇，輕輕噓了一聲，又回頭看了一眼——

只見吊在火口的石水，雖然在丹氣維護之下，全身上下却似一塊炭一樣的燒成了紅色，不時的發出呻吟聲——那燒紅的軀體，時而恢復原狀時而又轉變成紅色，陣陣油脂氣息，隨着火勢散播室內，聞之令人作嘔！

設非是親眼看見，杜鐵池簡直不敢想像世間還有這麼淒厲的刑法，自然設非是像老人石水這般已具有半仙之分道力精湛之人，換了別人那是萬難當受的！

即見蘭兒含着滿眶熱淚，向着那口火井又拜了兩拜，咀唇微動，像是與父親說了幾句，這才轉過身來，右手微揚，收回了隔離在杜鐵池與火井之間的那片青霞，匆匆走過來！

杜鐵池也實不忍再行目睹，當下轉身步出，蘭兒就跟在他身後。

二人一前一後，一直走出了這間石室，來到先時進來的那道石弄道內！

蘭兒站住脚道：「你已經看見了，我爹爹生性最是要强，不要說你一個外人了，就是我，平常在他受刑之前，也不許我在旁邊多看！——你剛才說我爹爹刦數將滿，你怎麼知道的？」

杜鐵池道：「我怎麼不知道？不要忘了我只是一時失算，被那個老妖婦誘騙來此，若不是眼前受困於元磁地精之力，那一個又能困得住我？」

蘭兒聽他這麼說，似乎將信又疑的樣子，眨了一下眼睛道：「就算你說的是眞的，可是在這個煉魂谷裏，你却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一面說，她那雙美麗的眼睛頻頻在杜鐵池身上轉着，微微一笑，點着頭道：「你眞是一個奇怪的人……」

杜鐵池道：「奇怪？」

「可不是嗎！你長的樣子很好看，不像那些人那麼難看！」

「那些人？」杜鐵池怔了一下：「難道這裏還住的有外人？」

「哦！我說錯了！」蘭兒含有稚氣的笑了一下，伸手向谷裏指了一下：「我說的是關在太陰十三極的那些鬼魂！爹爹說一個人的魂是什麼樣，他本人的樣子就是什麼樣，所以我一直也就把他們當成了人了！」

杜鐵池實在不習慣面對面的跟一個全身赤裸的姑娘說話，因此每一次他都是把頭轉到另一個方向，即使非看着她，也是視而不見！

蘭兒忽然覺察出來道：「咦——你爲什麼眼睛不看着我呢？難道我長的不好看麼？」

杜鐵池搖搖頭道：「那倒不是！」

蘭兒眨了一下大眼睛：「那麼我長的美麼？」笑了一下道：「我爹說我是個很美的女孩子，你說呢！」

杜鐵池點點頭道：「妳爹說的不錯，你確是一個很美的姑娘！」

蘭兒臉上立刻綻開了笑容：「你眞好——我現在比較喜歡你了！」

杜鐵池就身脫下了一件外衣，遞過去道：「拿去！」

蘭兒接過來奇怪的道：「這……幹什麼？」

「穿上它！」杜鐵池微微皺着眉毛道：「一個美麗的姑娘是不可以光着身子的！穿上衣服會變得更漂亮！」

蘭兒楞了一會兒，先把衣服舉了起來，四下打量了一番，才好奇似的穿在了身上！

杜鐵池身材很高，蘭兒穿上身幾乎都拖在了地上，所幸腰上那根紅絲帮了大忙，繫起來倒也麗質翩翩！

對於蘭兒來說，這件衣服帶給了她無窮快樂，高興得眉飛色舞，就地翩翩打起轉來。

杜鐵池道：「妳是個女孩子，原應穿女人的衣服，這件衣服是男人穿的，不過總比妳光着身體好看，以後如果妳能出去，到外面換上女人的衣服，那就看起來更漂亮了！」

「眞的呀——啊——你眞好！」

一面說她情不自禁的撲身而前，一把緊緊的抱住了杜鐵池，就像親她爹爹一樣，在杜鐵池臉上親了一下！

杜鐵池既已瞭解她的稚氣未開，只覺得她一片天眞純樸，倒是不以爲怪！

當下微微一笑道：「不要胡鬧了，妳爹爹怎麼樣了？」

蘭兒這才想起，搖搖頭道：「還有一陣子呢！現在時間還早，我們可以隨便走走！」

說着忽似觸及一念，附身杜鐵池耳邊小聲道：「你想不想看看那些鬼魂怎麼受罪？」

杜鐵池驚道：「難道妳能進太陰十三極？」

蘭兒笑道：「我要是進去那裏可就糟了，我是說另外有一條路，進去以後可以看見一切，我們可以看見他們，他們却看不見我們，多好！」

杜鐵池心裏動了動，却問道：「妳是怎麼知道這個地方的？」

蘭兒道：「當然是爹告訴我的，這裏什麼事都瞞不過他，他是這裏的總管！」

對於老人石水，杜鐵池確是充滿了好奇，譬如他的受刑就足足發人疑忠，只是對方既似不願深談此事，想是其痛心之事，倒不便問及了。

「你到底想不想走嘛？」

蘭兒天眞的笑着：「現在去不是時候，這些精靈鬼怪正在受刑，要是去晚了，想看還看不成了呢！」

杜鐵池腦子裏想到妖屍朱申那個老魔，便問道：「朱申那個魔頭可在裏面？」

蘭兒道：「怎麼不在，這個老鬼和另

外一個叫『金頭蜈蚣』的大壞蛋，兩個最壞了！」

杜鐵池固不知誰又是「金頭蜈蚣」，只是這太陰十三極之內既是專爲這些妖魔鬼怪而設，少不得各式各樣的精靈鬼怪都有，自己眼前既然脫身無望，倒不如深入這太陰十三極之內，看個究竟再作打算！

「好吧！」杜鐵池點頭道：「我們就去看看，只是姑娘妳却要答應我，千萬不要惹事！」

蘭兒笑道：「這個我知道！」

一面說，即見她在左手心裏寫畫了一些什麼，又向杜鐵池道：「把你的手伸出來！」

杜鐵池想到可能是進出的符咒，遂即伸出手來，蘭兒遂即用尖尖的指甲，在他手心裏畫了幾個圓圈，又寫了兩個莫名其妙的怪字——

她這才笑了笑道：「好了，現在可以走了！」

一面說，左手向外一揚，足下輕輕一頓，二人又冉冉昇空而起！

杜鐵池低頭看時，見二人足下被一團青氣托住冉冉前行，其速不緩不急——

他如今功力較前自是不可同日而語，略一忖思即判定出足下那團青氣，乃是所謂的山靈之氣，蘭兒方才所施展的其實正是左道旁門中的「鬼催駕」，無端的押住了一個山靈小鬼，强迫他爲己服務而已！

不大一會兒的工夫，二人已來到了彼岸，緩緩落在一堵山岩之上！

杜鐵池仔細打量眼前，正是前番所見所謂的「太陰十三極」各個入口處！

蘭兒道：「這些門戶都可以進去，只是一經進去之後，再想出來可就難了！」

杜鐵池點點頭道：「這麼說，我們必須要找到通向裏面的一道石脈，才可以自由進出了！」

「咦——你都知道！」蘭兒驚奇的道：「你剛來怎麼會知道？」

杜鐵池證明自己所料不差，正不必過於謙虛！

當下並不先答蘭兒的話，只是運用慧眼，細細在四下裏打量！

蘭兒雙手抱懷道：「你要是能看出了山脈入口之處，我才佩服你！」

杜鐵池微微一笑道：「這有何難？」

他原是三生慧根，爲七修眞人衣砵傳人，只是吃虧在塵刧未了，今世入門，法力尚未能完全恢復，自崑崙閉關以來，雖說是短短時日，却已大有進展，靈思妙想每如泉湧，而本身並不事先得知！

眼前杜鐵池這一運神觀察，果然爲他看出了前所未見的奧秘！——

當下點頭道：「這就是了，這裏有三條山脈皆可進入，看來第三條入口出入較便，我們就由這一條進去吧！」

蘭兒驚訝的道：「跟我爹說的一樣，看來你果然本事不小哩……我們這就進去吧！」

一面說遂即用手一指，只聽得「吱！」的一聲，先見的那團青氣，重復出現，只是在眼前團團打着圈兒！

蘭兒嗔道：「這一會工夫你還想偷懶，你跑得了麼？快帶我們進去！」

杜鐵池見狀不忍道：「何必難爲他一個山靈，這條路我大概已可以看出。」遂即向那團山靈所幻化的青氣團揮手道：「你去吧！」

那團青氣聆聽之下，打了個旋風遂即無踪！

蘭兒急道：「呀！你幹嘛把他放走了，等一會兒有很多事還要用他呢！」

杜鐵池道：「不要緊，這裏地勢我已大概知道，妳又何必爲難他一個小鬼！我們走吧！」

說罷借行山遁之法，用手一指，二人足下立時被一股地氣托住，緩緩前移直向那處山脈入口處行去！

眼前石壁間遍生刺花，偏偏竟是所謂山脈入口！

二人借山遁之術來到了眼前——

杜鐵池道：「是這裏吧？」

蘭兒點頭笑道：「你不是什麼都知道麼？」

杜鐵池一笑道：「我只是初次行走，要有什麼地方錯了，妳却要告訴我！」

蘭兒笑道：「好吧！」

杜鐵池遂即仔細端詳着眼前這塊石壁，伸出手來，在壁間四個方位各指了一下，復以山遁之術，脚下微微一頓，即覺得身形猝轉，眼前一暗，已經變換了一個現場！敢情已進入山脈之內！

蘭兒昔日隨同父親石水，曾經進入多次，倒也無足爲奇，杜鐵池却是前所未經，乍然來到此鬼魑世界，未免心內惶然！

却見眼前一片昏黯，彷彿由白日忽然來到了黑夜那般感覺，心內正自吃驚，只覺得一隻手已爲身邊的蘭兒握住，同時傳出了蘭兒吹氣如蘭的聲音——

「不要怕——等一會再走！這條路我熟得很呢！」

杜鐵池心裏暗自慚愧，三世修練，空居七修門下，如今遇事還須仰仗一個女孩子，更爲痛心的是看來如今魔難重重，更不知何日能脫離眼前之困，得證金丹大道？想來却是够人心煩！

眼前自然不是感嘆的時候，杜鐵池心神微定之後，再看眼前，情景略有不同！

只見眼前黑沉沉的石壁之內，却有三道青紅黃不等的光條穿行其間，除此之外，別無異狀！

蘭兒手指其中那道黃色光華道：「我們要走的該是這一條路，等一會還要經過一道門，裏面就可以看見『太陰十三極』了。」

說罷，手拉着杜鐵池輕輕一縱，已來到了那道黃色光華當頭首端！

杜鐵池這才發覺，敢情眼前所現的這道黃色光華，其實是圓形的，只是方才角度不對，只能看一個側面而已！

像是一泓活水，眼前黃光只是首尾相啣的交流運轉不息，是以只消站立其上即能自行爲其帶動！

杜鐵池方自奇怪，蘭兒已拉着他踏上光帶，此身遂即隨着光帶的流動，緩緩向前移進！

眼前景像遂即有了極太的轉變！

隨着身勢的前進，首先感到一陣奇熱氣息，人還未來到眼前，先自烤得膚面生疼，耳聞得一陣轟轟聲响，即見正前方開有一方佔地甚大的火口，大片火光熊熊自地上冒出！

杜鐵池心中正自駭異，隨着足下黃色氣脈的流轉，此身已緩緩來近，雙方距離越來越近，也就更加易於觀察！

那處先見的噴火地方，其實並非火口，等到近前，杜鐵池才看出來，竟是一處滿盛赤流岩漿的火池，整個池子就像是一隻巨釜，在一陣咕嚕呼啦聲响裏，滿地岩漿有如開鍋的稀飯，蒸騰起一個個巨大的氣泡，隨破隨興，池面上火蛇亂竄，赤焰橫流，四週山石映得一片赤紅！

令人驚嚇的是，就在這個滿盛火焰赤漿的池子裏，竟然游行着無數痛呼哀號的人影——

這些人一個個形相駭異，男女老幼都有，赤着全身，看來聲嘶力竭，却不得不掙扎於火海中！

當眞是前所未見的奇慘之境！

杜鐵池心中已猜知，這座烈火岩漿煉池，正是太陰十三極之一，池中那些掙扎游行之人，其實只是空具人形的厲鬼惡魔而已！

耳聽得男呼女叫陣陣痛澈心肺的啾啾哭聲，自池內散出，那些游身池內的厲鬼惡魔，一個個身着赤焰烈火，悲嘶厲嘯中兀自不得不奮力前游！

——那是一個兩端細尖，狀如橄欖的火池，游行於池中的衆多鬼魔，之所以拚死搶命的游向兩端，自然有其原因！原來在兩池尖端頂上各自懸掛有一面三角形的青色怪樣古鏡！

此時此刻，却由那兩面三角古鏡之內分別射出一道青濛濛的光華！

這兩道青色鏡光，正所謂清凉之劑；救命的源泉了，那些游行火池之內的鬼物，一個個之所以拚死游向兩端，無非於一息尚存之先，爭個不死而已！

在大片凄厲哭聲裏，眼見着冒死搶游上岸的凶煞厲鬼，一個個全身着火，看來精竭力弱的奔爬向青色鏡光下爭相沐浴！

說也奇怪，那道青色鏡光，看來像是一道透體的冰泉，無論那般凶煞惡鬼看上去已是奄奄一息，只要給鏡光一照，立時精力大振，看上去神色煥然！

敢情那鏡光每次只能容得一人，一候對方精力恢復，緊接着鏡光一轉，那名站立於鏡下的魂魄，即會不由自主的又被打進了火池，如是又復痛哭哀號；狀如前樣的直向着另一端游去！

整個火池子裏，看來爲數百十個厲鬼惡煞，別無選擇的只是從事着這個一定的方式，彼此來回奔命，看來像是愚不可及，事實上却又不得不如此耳，否則便只有爲烈火岩漿焚化之一途！

杜鐵池心內明白，悉知這看來凄慘絕倫的刑罰，其實正是伏魔眞人居心善良表現的一面！

要知道眼前火池之內的這般凶煞惡鬼，生前在陽世之間，俱不知爲惡多少，正所謂百死不贖其罪！是以眞人才設下這「太陰十三極」，一來罰其應得之罪，同時利用各類刑罰，煉其魂魄，以收新生！正是用心良苦！

有了此番瞭解，杜鐵池內心也就處之泰然，再看那些疲命於火池內的凶鬼惡煞，雖然一個個都是具有人形，却是狀極猙獰，尖咀猴腮，青面獰牙，滿面乖鄙陰狠，一看之下即知俱是窮凶極惡之輩！

蘭兒女孩兒家，雖說隨同父親已看過多次，但是每一次都心懷不忍，眸子裏淚光瑩瑩，不敢多看！

足下地氣流動，在這裏躭擱不久，遂即把二人又帶到了另一個世界！

杜鐵池彷彿看見隱約在森森鬼氣之間的兩個大字——「黃極」，那字體看來亦森森可怖，分明似野地燐光拼湊而成，觸目生怖！

蘭兒早巳緊緊偎向杜鐵池懷裏——

眼前一黑，在一陣啾啾鬼泣聲中，即見眼前半空中，索吊着數千具鮮血淋漓的人體！

空中穿梭飛馳着萬點銀星，形成一天流螢，只是看來其勢極快，形同流矢，事實上較之流矢更要狠厲十分，這麼一來，無形中那些吊在半空中的人身，便成了活的箭靶子！

事實上這些空中飛矢，絕非無的而放，每一枝都準確的命中空中人體，頭、臉、胸、腹、背、手、足，不一而定，一經命中勁道極猛的透射穿過，却由中者傷處，汩汩的淌出鮮紅的血！

再看那些被吊着的人——鬼魈的化身，一張張慘白的臉，雖有呻吟之微巳失哭號之力，每人只延一臂，被吊繫者僅僅只是一根拇指而已！

空中更吹刮着陣陣陰風，直將那些吊着的活死人也似的血軀吹得滴滴溜溜打轉，乍看之下，那裏像是人身，簡直像煞一塊塊風乾的臘肉！

杜鐵池正自看得凄涼，耳邊上却聽得一人冷森森的笑道：「兩個男女小輩，你們從那裏來的？你家祖師爺爺在這裏受罪，你們倒來看熱閙……火了老子，把你兩個生吞活啃了才行快意……」

二人俱不禁爲之吃了一驚，循聲看去，即見一個大頭獨眼的精瘦漢子，霍然凌空吊現眼前！

這漢子雖然一樣的吊在空中，身上也有幾處血漬，只是却遠較其它衆鬼看來要好的多，定神看時，才見他全身上下隱隱裹着一層灰白色氣息，雖纍纍中矢，却能隨中隨補，是以失血不多，可見即使降魔有術，也有投機取巧之輩！

杜鐵池只看了對方一眼，不與計較！

蘭兒却氣不過的啐了一口道：「原來是你，上一次被捉回來，受的罪還不够麼！小心我告訴我爹，把你分到十三極去，要你永遠也不得超生！」

大頭漢子聆聽之下，桀桀怪笑了兩聲：「原來是妳呀，石姑娘……怪道我認不出來妳了，敢情今天不是光屁股了，穿上衣服了……」

一面說由不住向裏面喝風且似的「喝喝！」大笑了起來！雖在極刑痛苦之中，却還忘不了自己找樂子！

蘭兒氣得扭過臉去，一面向杜鐵池道：「別理他！」

大頭漢子翻着那隻獨眼，一個勁兒的往這邊瞄着，咀裏含糊的嚷着：「大姑娘妳別走……求求你們，幫我個忙好不好……好不好……？」

（未完）

文·黃鷹
圖·盧令

香飄血雁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常護花本想夜探書齋，但當他遙見秋雁正進入書齋內，即判斷伍鳳樓一定巳在裏面。於是他便改變主意，轉往佛堂偵察。他撬開一個窗子，一掠而入。這時，佛堂內一片寂靜，燈光掩映，巡視一番後，竟無任何發現，正想退出時，突聞異响，隨即見到八個白衣人出現眼前，神壇前的長明燈同時熄滅。黑暗中，常護花遭到來自八個方位的攻擊，他迫得施展生平本領，與這八個人周旋。苦戰一會，才趁機亮着火摺子，點着神前燈，他這才看清八個人都是盲女，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動作，連續將七個盲女的穴道點了，餘下一個想逃，但……

猛虎剛出柙 又遭羣犬追

那個女人知道阻止不了常護花，倉皇急退，常護花身形一滾，立即撳進去。

那是一道石階，常護花手脚並用，一隻壁虎也似爬下去。

那個女人回身一棒，從常護花頭上穿空，常護花左手一扳，在那個女人收棒之前巳然射到，劍柄一長，正中那個女人的穴道。

那個女人悶哼一聲，仆倒在石階上，常護花半身一弓，一把將那個女人抓起來，劍柄隨又將她的穴道解開，接問道：「托歡囚在什麼地方？」

那個女人乳白的眼瞳一亮，面上露出了惡毒已極的神色，道：「地獄！」

語聲甫落，一縷黑血從她的嘴角流下來，她的頭接一側，竟已氣絕。

「好毒的藥。」常護花接將那個女人的嘴巴揑開，只見一顆牙齒已然碎裂，一陣杏仁也似的氣味飄出。

他搖頭，將那個女人放下，放目望去，只見石階直往下伸展，隔不了多遠就嵌着一盞長明燈，燈光不怎樣强烈，看來很舒服。

石階的盡頭是一個平台，放着一個不太大的銅鼎，常護花掠到平台上，只見左右都有一道拱門，前面一面石屏風之上各寫着一個字，左是「生」，右是「死」。

常護花左右看一眼，怔在那兒，兩旁也沒有任何的聲響。

「生死門——」常護花忽然一笑。「非生則死，這是別無選擇的了。」

語聲一落，他隨即伏下來，耳貼着地面細聽，却就在這個時候，秋雁的聲音隱約傳來。「常大哥——」

常護花方待應聲，石階上那道暗門巳然關起來。

——難道有人在附近窺伺？常護花心頭一凜，但沒有動，仍然伏在地上傾耳細聽。

他終於聽到了一陣「錚錚」的聲音從死門那邊傳來，那就像是鐵鍊子在地上拖過。

「錚錚」聲不絕，常護花抬頭望了那個「死」字一眼，長身站起來，向那邊拱門走去。

轉過了石屏風，常護花看得很清楚，拱門並沒有關上，一條甬道直往前伸展，也是每隔不遠，便有一盞長明燈。

常護花緩步走前，終於走進去，前行不到一丈，那道拱門左右突然各彈出了幾條粗大的圓柱，橫裏將門封閉，一陣軋軋聲接從頭上傳來。

與之同時，前面亦落下了一道鐵柵。

常護花抬頭望去，只見一道刀閘正在落下來。

那道刀閘也不怎樣寬闊，只是常護花置身的空間一樣。

常護花雖然藝高人胆大，這片刻之間，亦不由一陣心寒。

那道刀閘下落的速度雖然緩慢，可是却巳予常護花以死亡的感覺。

他手中劍雖然鋒利堅硬，但要削斷前後那粗大的鐵柱却是絕沒有可能的事情。

一陣陰森的冷笑即時傳來。「常護花，明知是死路你還要闖進來，那是自己找死，怨不得別人囉。」

這聲音常護花並不陌生，一聽便認出是冷冰如的聲音。

冷笑一轉便變成刺耳的狂笑。

× × ×

佛堂中常護花遺下的那個火摺子本來仍亮着，但秋雁那邊一叫，立即被一隻脚踩滅。

那隻脚的主人一雙鐵手，正是雷破山，那邊暗門一關上，他便從另一扇暗門竄出來，雙手亂抓亂擲，將那幾個被常護花封住穴道的女人擲進暗門內，脚一踩一踢，亦將那個火摺子踢了進去，身形一動，接亦掠進暗門內，反手將門關上。

火摺子的光芒並不怎樣强，秋雁來的方向一共有二進，在佛堂外根本看不到這兒的亮光。

埋伏花暗椿內的天地會衆也沒有現身攔阻秋雁，方才他們都聽到打鬥聲，但也都沒有動，只因爲早巳有命令吩咐下來，除非有暗號示意他們動手，否則絕不許輕舉妄動。

在天地會中，服從是最重要的，殺敵反而在其次。

秋雁一路走來，並無任何發現，來到了佛堂門前，也仍是一樣，不由得大感詫異。

難道常護花還沒有到來，秋雁相信伍鳳樓的判斷，也實在不知道常護花什麼時候採取行動。

正當此際，佛堂門閃起了燈光，秋雁脫口又是一聲：「常大哥——」

門應聲打開，一個老婦人手持燈籠現身出來，一面問道：「是那一個在大呼小叫。」

秋雁目光一落。「姜大娘，是我。」

姜大娘這才看清楚。「小姐，這麼晚了，還到來佛堂有什麼事？」

秋雁一面往內望，一面問：「常大哥還沒有到來？」

「常大哥？那一個常大哥？」姜大娘反問。

秋雁一怔。「不就是哪個常護花。」

姜大娘搖頭。「沒聽過這個人。」

秋雁一想，事實亦沒有帶常護花來見過這個姜大娘，轉問道：「那你有沒有見過什麼人進來佛堂？」

姜大娘搖頭。「那個常護花到底是什麼人？」

秋雁道：「我們的客人。」

姜大娘又問：「是侯爺叫他來佛堂這兒？」

秋雁搖頭，姜大娘頷首。「難怪老婢完全不知道這個人的了，這兒一向不許外人出入，他既然是一個客人，又沒有得到侯爺的許可，怎會跑到這兒來？」

「你不知道那許多的了。」秋雁也懶得多說什麼，一把將燈籠奪過。「我進去瞧瞧。」

姜大娘沒有阻止，她是這兒的老僕人，秋雁的脾氣怎樣，怎會不清楚？

秋雁也沒有多說，拿着燈籠直往內闖，穿過珠簾來到佛堂內，既不見有人，也沒有發現任何異狀。

姜大娘跟了進來，奇怪的望着秋雁。

轉了一個身，秋雁忽然問道：「怎麼不將燈光亮着？」

姜大娘抬頭望一眼。「油盡了，這麼晚也不想要別人厤煩……」

秋雁揮手打斷了姜大娘的話。「你眞的沒有看見有人溜進來？」

姜大娘搖頭。「誰有這麼大的胆？」

秋雁想了想。「也許他晚一些才來，我就在這兒等他。」一頓轉問：「燈油放在那兒？」

姜大娘掌燈引路，油燈也就放在佛壇之後的架子上，秋雁取過，幾個起落，盡將佛堂的所有燈盞都燃點起來。

姜大娘沒有阻止，連話也沒有多說一句。

秋雁在佛堂中打了幾個轉，走出佛堂外，索性就在堂前石階坐下來，靜待常護花，怎也想不到，常護花這時候正在堂下密室甬道面對死亡的威脅。

× × ×

那道刀閘終於壓到底，在距離地面一寸不到之處停下，燈光下，那一排排尺多長的利刀閃動着寒人的光芒。

冷冰如的冷笑聲響徹整條甬道，暗門一開，人像鬼魅也似閃出來。

雷破山亦在另一邊出現，一雙鐵手「叮叮」的互敲，一臉得色，忽然道：「這小子倒是一條鐵漢，死前連叫也不叫一聲呢。」

冷冰如道：「幸好他並不是眞的鐵打的。」

「也不能變成一張紙那樣，緊貼地上。」雷破山鐵手一揮，擋在前面那些鐵柱縮了回去，冷冰如身前那道鐵柵亦升了起來。

目光再落下，冷冰如不由打了一個寒噤，面上却仍然一片殘忍巳極的笑容。

雷破山接道：「這小子，我也有些佩服他的了，好像這樣視死如歸的人我這還是第一次看見。」

冷冰如道：「若是你，只怕巳經慘叫連聲，大叫饒命。」

雷破山道：「彼此彼此。」

冷冰如仰首轉吩咐道：「將刀閘升起

來。」

語聲一落，那道刀閘緩緩往上升起，冷冰如即時道：「你若是胆子小，最好將臉別轉。」

雷破山笑道：「大不了大吐一頓。」

目光再落。

刀閘已升起了兩尺，二人既看不見常護花的屍體，也看不見如潮血湧，只看見三四十截斷刀散落在地上。

冷冰如雷破山不由轉身望去，一條人影也就在這剎那從刀閘底下滾出來，寒光一閃，一支長劍已刺到了雷破山面門。

雷破山眼快手急，鐵手一擋，迎着來劍，「錚」一聲，那條人影已然在他身旁掠過。

「常護花——」雷破山脫口一聲，一蓬劍芒已然向他身上襲來，一雙鐵手急擋，「錚錚」聲中，連接了二十七劍急刺。

常護花劍勢未絕，身形一長，劍一引，從雙手中穿過，直取雷破山的咽喉。

雷破山雙手一托，將劍及時封開，常護花劍接向胸膛刺來，迫得他倒退一步。

冷冰如那邊看得清楚，卻呆在那兒，猛一個冷顫，如夢初醒，側首望去。

刀閘這片刻又升高了三尺，冷冰如看得清楚，刀閘那些一排排的刺刀正中赫然被削出了一個人形的缺口。

刀長尺三，常護花看準了缺口的位置，臥倒地上，刀閘雖然落下，刀鋒卻沒有插進他體內。

他的劍雖然砍不破刀閘，砍不斷那些鐵柱，但貫進內力，要削斷那些利刀，卻還不是一件怎樣困難的事情，他只是削出一個人形的缺口，那刀閘即使落下來，也有其他的利刀抵着。

那尺許的空隙已足以保住他的生命。

他的劍不錯是一柄好劍，但那道刀閘若不是落下得那麼慢，一樣也救不了他的命。還有他那一份冷靜也是很重要。

冷冰如一看那缺口，知道是什麼回事，一個身子立時就像在烈火中燃燒，那當然是怒火。

那枝銅管終於在他手裏出現，他一聲暴喝，偏身從刀閘下穿過，「嗤」的一响，那柄鉗子也似的劍從銅管中射出，射向常護花後心。

常護花回劍一擋，雷破山一雙鐵手立即搶回，風聲呼嘯，攻向常護花。

常護花劍左拒右擋，三個照面，偏身撳入刀閘底下，冷冰如雷破山雙雙追前。

雷破山一雙鐵手展開，當真是勢足開碑裂石，銳不可當，常護花若是沾上去，勢必皮開肉綻。

冷冰如一支劍吞吞吐吐，亦是遠近俱宜。

二人顯然是常有合作，配合得恰到好處，也不用說話，一齊向常護花靠近，若是靠邊肉搏，二人所用的兵器更就盡佔優勢。

常護花明白二人的意圖，身形展開，飄忽不定，冷冰如雷破山的身形雖然也不慢，但竟然不能夠將常護花的身形固定下來。

常護花每一劍都是攻向要害，甬道雖然狹窄，但承德行宮三個月的嚴格訓練，即使在更窄的環境，他也不難將一身本領施展出來。

雷破山冷冰如越戰越奇怪，更不敢輕視，全力進攻。

急驟的脚步聲也在兩邊傳來，奔來的是數十個錦衣武士，部份手執連弩。

那數十個錦衣武士隨即在甬道兩邊列開，連弩一排，刀盾一排，長槍一排。

不用說，這都是伍鳳樓一手訓練出來的，與一般江湖人不一樣，完全是戰陣排列。

雷破山冷冰如一看陣勢已擺開，相顧一眼，左右便要退開。

冷冰如退得最快，雷破山也不太慢，常護花一劍却正向他刺來，劍勢一引，如影隨形，緊追在他身後，接連刺出了十三劍。

一劍急一劍，雷破山不得不停下來封擋，常護花搶制先機，劍勢綿密，一下子將雷破山圈在劍光內。

雷破山一雙鐵手急忙招架，鐵手雖重，在他施展起來却輕如無物，但先機已失，便只有挨打的份兒。

冷冰如那邊看見，忙掠回來，他身形雖快，到他掠回來，常護花前後已然攻出了一百七十二劍，最後一劍刺進了雷破山脅下。

雷破山悶哼一聲，左右鐵手齊落，常護花回劍雖快，但劍尖仍然給雷破山右手一把抓住，雷破山落空的左手立時一翻，身形同時欺進，左手砸向常護花胸膛。

常護花劍被抓住，身形亦大受影响，要閃開這一砸便非要棄劍不可。

他果然棄劍，只是棄得比雷破山意料中的要快，在雷破山右手把他的劍抓住同時，他的劍便已鬆開，身形亦一轉，正好從雷破山左臂下穿過。

雷破山冷眼瞥見，暗呼不妙，腰身也就在那剎那猛一緊，常護花也竟就在那剎那雙手往他的腰一搭一送，將他往上拋起來。

他身軀魁梧，馬步一穩，等閒七八個大漢也休想移動，可是這時身形變動下盤虛浮，又何況動他的是常護花這種高手。

那之上若是沒有刀閘倒還罷了，常護花這一送，正好將他送往那道刀閘去。

雷破山不由驚呼失聲，這一聲才出口，身子已撞在刀閘上，最少有三十柄利刀同時刺進了他的身子內。

驚呼立時變成了慘叫，雷破山身形落下的時候，已變成了一個血人，伏地一連三個翻滾，當場氣絕。

他的右手已鬆開，常護花讓開冷冰如一劍偷襲，探手正好將劍拾回。

冷冰如引劍急退，他退得雖然快，常護花也不慢，緊追冷冰如身後，一齊來到了連弩之前，那些錦衣武士投鼠忌器，連弩雖然已蓄勢待發，如何發得了出去，陣勢不攻自亂。

冷冰如常護花一齊撳入，常護花劍勢一轉，兩個弩箭手首當其衝，浴血倒下，冷冰如回劍急攻，一心將常護花迫到刀盾之前，常護花才接一劍，却便已從旁掠開，擋着他去勢的幾個弩箭手一挨上，立時飛摔了出去，其中兩個撞向冷冰如，一個撞向旁邊那一列盾牌。

冷冰如回劍以肘將飛來的弩箭手撞飛

，撞向盾牌的那一個弩箭手，亦同時將一個刀盾手撞退，常護花乘隙撳入。

左右兩個刀盾手刀還未斬下，已中了常護花一劍，慘叫倒下。

三支長槍隨即向常護花刺來，常護花矮身揮劍，槍桿盡斷，身形一偏，已穿過己一排長槍手。

冷冰如面色一變，大喝一聲，身形凌空，便要掠過那三重錦衣武士，那知道就在這時候，常護花踢起了兩個錦衣武士，凌空向他撞來。

那兩個武士扎手扎脚，冷如冰半空中變化雖未盡，但要避開越過他們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悶哼聲中，身形不得不落下。

常護花再砍倒兩個武士，人劍直向前衝，當者披靡。

甬道前面陸續有錦衣武士奔來，但又怎擋得住常護花。

冷冰如身形一落又起，緊追在後面，其他錦衣武士同時追上，脚步聲，叱喝聲，震撼整條甬道。

常護花頭也不回，筆直向前，人劍有如一道飛虹眨眼間已射出十丈。

前面是一道石門，幾個武士正從門外殺進來，冷冰如那邊看見，大喝道：「將門關上。」

那幾個武士應聲連忙退回，左右將門推上，常護花身形的迅速却是在他們意料之外，就在兩扇石門關到還有一尺空隙的剎那，偏身疾竄了過去。

門剎那隆然關上，那幾個武士發覺的時候，常護花已然凌空落下，不由得失聲驚呼。

常護花回身一劍，刺倒了一個武士，左手一扳，鐵門落下，將冷冰如一夥盡擋在門後。

其餘幾個武士左右連隨撲殺過來，常護花輕描淡寫，隨便幾劍，便已將他們刺倒，再往前掠。

當前是三道珠簾，穿過珠簾，赫然是一個華麗寬敞的大堂，常護花放目望去，不見有人，周圍却隱約有脚步聲傳來，「軋軋」機括聲接响，他當機立斷，竄到一幅幔幕後。

「軋軋」聲才停下，珠簾一開，冷冰如掠進來，那條甬道絕無疑問，並不是只得那一個進出口。

那些錦衣武士相繼湧進來。

冷冰如放目四顧，把手一揮，幾個武士隨即拿出竹哨狂吹。

四面八方同時有竹哨傳來，冷冰如聽得清楚，面色驟變，道：「你們四下搜清楚。」

武士四面散開，冷冰如在堂中一張椅子坐下，握劍的右手，青筋蚓突，回應的竹哨聲意思就是並沒有發現任何人闖入。

這座地下莊院只有那幾條通道，竟然都不見常護花經過，那常護花必然還在附近，到底是藏在什麼地方？

冷冰如才坐下又站起身子，縱目再四顧一眼，看見還有四個武士侍候在一旁，脫口叱喝道：「你們呆在這裏幹什麼？還不去將那個姓常的搜出來。」

兩個武士看見冷冰如那麼暴躁，不敢多說，左右慌忙退下。

冷冰如在堂中快步踱了一圈，心亂如麻，一時間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是好，也就在這時候，一陣脚步聲傳來。

冷冰如循聲望去，那邊帳幕一開，韃靼王子托歡在兩個侍衞侍候下走了進來。

「發生了什麼事？」托歡隨即問。

冷冰如冷然應道：「有敵人闖了進來，閣下最好回去自己的地方。」

「敵人？」托歡一笑。「那是龍飛的人了？來了多少？」

冷冰如道：「多少也是一樣，難逃一死。」

「不管怎樣，龍飛既然已知道我在這兒，我看你們都很難安寢的了。」托歡好像很高興。

冷冰如冷笑：「你莫要忘記，我們在合作，我們不能夠安寢，也不值得你這麼高興。」

托歡搖頭。「你們若是連這點小事也應付不來，還談什麼合作？」

冷冰如面容一沉，轉顧那二個侍衞。

「是誰要你們將人帶來？」

那兩個侍衞悚然方待解釋，托歡已然道：「是我要來的，他們也阻止不了。」

冷冰如面罩寒霜，沉聲道：「入境問禁，閣下……」

托歡笑笑。「我記得伍鳳樓並沒有說過這地方是禁地。」

冷如冰一怔，下面的話再也接不上來，托歡目光一掃，接道：「給人闖進來這裏，若不是你們太無能，就是這個敵人太厲害了。」

這句話入耳，非獨冷如冰，其他人亦勃然大怒，盯着托歡。

「倒要看看那是什麼人，若只是名不經傳之輩，對於天地會，我們倒要重新考慮了。」托歡笑顧冷如冰，完全是毫不在乎的樣子。

冷如冰也知道拿他沒辦法，轉向那些武士叱喝道：「你們不去搜索，呆在這裏幹什麼？」

那些武士急急退下，只剩冷如冰托歡二人，托歡突然又道：「人說中原是君子之國，果然不錯，若是在我們那兒，就是方才那幾句話，已經有一場決鬥的了。」

冷如冰冷笑。「以閣下口齒的鄙薄，竟能夠活到現在，可見得閣下一身武功，非一般能及，有機會倒要見識一下。」

托歡一仰首，傲然應道：「我是不同的，在那兒，只有我殺人。」

冷如冰道：「你在那兒是王子，在這兒是貴客，細想果然不同。」

托歡大笑。「你的話我明白，最低限度，在這個局面還未改變之前，我還可以維持現在這種態度。」

冷如冰冷笑不語，托歡身子一轉，又道：「闖進來的莫非真的只是一個人？」

冷如冰道：「這有什麼關係？」

托歡道：「果真只是一個人，這個人的武功胆識顯然都絕非尋常可比，我族最欣賞的就是勇士有機會倒要結識一下。」

一個聲音即時傳來。「殿下一定有這個機會的。」

珠簾應聲掀開，兩排侍衞護着伍鳳樓走進，托歡一見大笑。「怎麼？連侯爺也驚動了。」

伍鳳樓接道：「那個人進來，目的當然在殿下，他若是被我們抓住，我們當然會請殿下前去一見，相反殿下給他抓走，更就不在話下了。」

托歡忽然問：「以侯爺的意思，我應否跟那個人離開？」

伍鳳樓道：「那要看殿下的選擇。」

「選擇什麼？」

「生與死。」伍鳳樓笑笑。「殿下若是跟他走，我們當然要阻止，刀箭無眼，他自顧不暇，又如何兼顧得了殿下。」

托歡面色微變，但面上仍然有笑容，道：「這對你們沒有什麼好處。」

「殿下被救出去對我們却是更糟。」

托歡頷首道：「龍飛毫無顧忌，以他的力量，相信不難夷平這座莊院。」

「所以殿下在這裏平安無事，對我們對殿下都只有百利而無一害。」

托歡道：「那你們要趕快將那個人找出來了，否則他冷不提防來將我拿下，一定要我走，可由不得我。」

伍鳳樓搖頭。「若是這樣，殿下只有怨自己運氣不好的了。」

「什麼？」托歡瞪大眼睛。

伍鳳樓道：「除非我們不發覺，這種可能不大。」一頓接道：「否則，我們只有痛下殺手。」

「你們——」托歡面色一變。

伍鳳樓笑截。「不管殿下被迫還是自願，他若是企圖以殿下要脅我們，那是白費心機，有這種情形出現，我們只有將殿下擊殺，別無他法。」

托歡道：「我若是死在這裏——」

「那裏也一樣，令尊知道，一定會揮軍南下，我們大可以坐收漁人之利。」

托歡面色一變再變，大笑道：「那何不乾脆就這樣將我殺掉，省得麻煩？」

伍鳳樓道：「天下間有什麼事沒有麻煩？只要還有好處，就是麻煩一些，也不要緊。」

托歡怔怔的看着伍鳳樓。「侯爺深謀遠慮，佩服！」

伍鳳樓道：「那雖說坐收漁人之利，却是下下之策，沒有必要，我們當然不願出此下下之策。」

托歡冷笑道：「看來我非獨不能到處亂闖，而且最好還是躲回房子裏，燒香拜佛，拜望你們趕快將那個人抓起來。」

「固所願也。」伍鳳樓轉過身子吩咐。「你們小心護送殿下回去。」

「殿下請——」伍鳳樓接一擺手。

托歡一聲「好」，往來路走回，伍鳳樓看着他走遠了才道：「你們怎樣了？」

他的語氣很平和，冷冰如聽着却心裏寒出來，道：「屬下無能。」

伍鳳樓道：「我實在不明白，常護花怎能夠這樣快闖到這裏來？」

冷冰如摘要地將方才發生的事情說了一遍，伍鳳樓越聽笑容越盛，那種笑容却是令人不寒而慄，連冷冰如這樣的人看着亦感覺如同置身冰窖之中。

聽罷，伍鳳樓笑容滿面，嘆道：「可惜——」

冷冰如知道他可惜什麼，道：「我們若是不那麼快移動那個千斤閘，他那麼臥着內功再好也施展不開，還不是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

伍鳳樓道：「這種機會不是常有的，實在可惜。」

冷冰如道：「姓常的那樣應付，也實在太出我們意料之外。」

伍鳳樓道：「這個人胆大心細，臨危不亂，機智過人，實在是一個人才，龍飛獨具慧眼，不由人不佩服。」

冷冰如滿不是味兒，道：「他的運氣也很不錯。」

伍鳳樓笑笑。「那麼說，你們的運氣却是糟透了，尤其雷破山。」

冷冰如沒有作聲，伍鳳樓接道：「那個千斤閘能夠要雷破山送命，可見得也不是全無用處，只是缺點可也不少。」

冷冰如道：「閘上的利刀短一些，就不會有這種事發生了。」

伍鳳樓道：「這一點可以慢慢改善，不會太麻煩，鐵石死物，要將之改易，遠比改變一個人的性格缺點容易得多了。」

這句話有感而發，冷冰如以爲只是說他，道：「屬下一向很冷靜，這一次不知何故，變得如此浮躁，若是多待一會兒，那……」

伍鳳樓道：「一個人成功得太快總不是一件好事，甚少人能够在那個時候仍然能够保持清醒。」

冷冰如無言垂頭，伍鳳樓又道：「常護花也許是例外的一個，所以能成功從刀閘下逃出來，到現在我們仍然未能將他找到。」

冷冰如道：「屬下已經吩咐將所有通道的門戶關起來，嚴加守衛。」

伍鳳樓目光一掃。「這座地下室未免大一些，可以躲藏的地方也實在不少。」

冷冰如道：「在這座地下室，姓常的插翅難飛，我們一定能够將他找出來。」

伍鳳樓目光一回，道：「你們追到來這裏，常護花便已失去踪影，而四面通道的侍衛也沒有任何發現？」

冷冰如道：「事實如此。」

伍鳳樓看着他，搖搖頭。「你平日的冷靜那裏去了？」

冷冰如一怔。「屬下不明白。」

伍鳳樓道：「你若是能够冷靜的想一想，不難就發現這個廳堂其實有一個很好的藏身地方。」

冷冰如目光隨着伍鳳樓的視綫上移，脫口道：「是承塵之上？」

伍鳳樓道：「那些承塵除了令這座廳堂看來更華麗，更美觀之外，並沒有其他好處。」一頓一歎。「外表好看，沒有實用，却偏要加上去，人就是這樣，總有點貪慕虛榮。」

冷冰如怔在那裏，他甚少聽到伍鳳樓說這種話，却不能不承認，這些話都有些道理，發人深省。

伍鳳樓目光一落，踱了開去，冷冰如看看，身形陡然拔起來，推起一塊承塵，竄了進去。

那些武士四面散開，其中八個都緊護着伍鳳樓，亦步亦趨。

伍鳳樓沒有理會，背負雙手，繼續踱步，彷彿有許多心事。

幾個武功較高的武士先後亦拔起來，各推開一塊塊承塵，竄進去幫助冷冰如搜

查。

× × ×

承塵內並不怎樣黑暗，燈光從彫花的空隙透進，不難看清楚周圍。

冷冰如還是第一次置身承塵內，放目望去，不由得一呆，那些承塵四面伸展開去，竟沒有盡頭的一樣，也是說，常護花若是眞的竄進承塵之內，這時候應已去遠，那些承塵如果有這座地下密室那麼廣闊，要將之搜遍，絕不是幾個人能够做得到的事情，而比起在地面搜查，也必然辛苦得多。」

那幾個跟着竄進來的武士亦呆在那裏，目光最後都集中在冷冰如面上。

冷冰如呆了一會，歎了一口氣，推開承塵，躍下來。

伍鳳樓已停下踱步，目光落在冷冰如面上，忽然問道：「你知道我爲什麼不阻止你掠上去？」

冷冰如道：「那是要屬下看清楚承塵內的情形。」

伍鳳樓道：「那你說，常護花現在會在什麼地方？」

「會在任何地方。」冷冰如歎了一口氣。「要將他找出來，果然不大容易。」

伍鳳樓道：「這座莊院是我設計的，每一個地方沒有人比我更清楚的了。」

冷冰如方待說什麼，伍鳳樓已道：「你大概不會否認這座地下密室非獨秘密而且華麗非常。」

冷冰如沒有否認，伍鳳樓又道：「由地面到達這座地下密室，每一條通道，都有十三道機關埋伏，你應該知道，要通過那十三道機關埋伏如何困難。」

冷冰如道：「那若是外人，可以說是絕無機會。」

伍鳳樓道：「我也是這樣想才聽由承塵造成這樣，可是竟然給人闖了進來。」

「屬下該死。」冷冰如頭上已冒出冷汗。

伍鳳樓搖頭。「現在就是將你殺掉也於事無補，至於如何將功贖罪你應該懂得的了。」

冷冰如頭垂得更低，伍鳳樓歎息。「你先後已犯了兩次過失，若是不能够將常護花解決，能够保得住你性命的人，相信只有一個。」

冷冰如知道那一個人就是會主，司馬縱橫無情的行事作風他當然也很清楚。

但方待告退，兩個武士已匆匆奔來。

伍鳳樓還未開口，冷冰如已搶着問：「可是發現了常護花的踪跡？」

一個武士應道：「東廳屏風後面發現了一個兄弟的屍體。」

冷冰如衝口而出：「一定是常護花殺的。」

伍鳳樓淡然笑道：「難道除了常護花，還有第二個給闖進來？」

冷冰如一呆，忙道：「屬下立即帶人到那邊搜索。」便要舉步。

伍鳳樓揮手阻止。「你冷靜一些，可不可以？」

冷冰如又是一呆。「屬下不明白。」

伍鳳樓接問：「你應該先想想，常護花爲什麼要殺那個人。」

冷冰如只是呆望着伍鳳樓，伍鳳樓笑笑。「你沒有說是因爲他給那個人發現，總算沒有令我太失望。」

冷冰如苦笑，他的確很想那麼說，伍鳳樓又問：「那麼，常護花爲什麼要找住那個人？」

「這個——」冷冰如心念一動。「當然是要打聽托歡的所在。」

伍鳳樓微一頷首。「那你現在應該知道該到那兒去的了。」

冷冰如點頭，一揮手，帶着一羣武士疾奔了出去。

伍鳳樓以目遠送，歎了一口氣，到這個時候他仍然能够保持冷靜，也難怪他能够高據這個位置。

他的面上仍然有笑容，可是眼中已一絲笑意也沒有，現在他總算知道自己錯在什麼地方。

他的確沒有輕視常護花，却將冷冰如雷破天他們看得高了一些，這其實並無分別。

侍候左右的武士一聲不發，只是看着伍鳳樓，靜候差遣。

伍鳳樓的目光終於轉回，一掃，歎息道：「好些道理早已存在，却是要經過教訓，吃過苦頭，才會穩記在心。」

一個武士大着胆子問：「侯爺這句話是何所指？」

伍鳳樓道：「美麗的東西大都不大有用。」

「侯爺是說那些承塵？」

伍鳳樓頷首，接又嘆道：「貴精不貴多。」

那個武士閉上了嘴巴，他實在有些懷疑，伍鳳樓是說他們人是多了，却都不管用。

伍鳳樓自顧接道：「這座地下室其實用不着弄得這麼大，否則最低限度，現在要將一個人找出來也沒有這麼麻煩。」

衆武士一齊鬆過口氣，那個武士隨又道：「其實侯爺也不用担心，所有門戶都已緊閉，那個姓常的不能够離開，早晚還不是落在侯爺的手上。」

伍鳳樓道：「如果是一般高手，我們的確用不着担心，但是這姓常的不同，連抱一那種高手也倒在他劍下，合冷冰如雷破山兩人之力，再配合這兒的機關也困他不住，可見他實在有幾下子，若是將他迫急，走投無路，向我們反撲，即使能够將他擊倒，我們相信也要付出相當代價。」

「我們拚了命也要將他拿下。」

伍鳳樓歎息。「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看來也就只有這個辦法了。」一轉身，在旁邊椅子坐下。

那個武士隨又問：「侯爺不要到那邊瞧瞧？」

伍鳳樓搖頭。「沒有好瞧的，常護花即使去了那兒，也不會呆坐在那裏等我們去拿。」

「那侯爺的意思……」

伍鳳樓揮手截住了那個武士的話，身子一靠，閉上雙目，在他已有了主意，未知取捨，準備作出决定之前，通常都是這樣。那些武士都是他的心腹，都知道他這個習慣，一齊靜下來。這片刻之間，伍鳳樓已變得一具石像也似，全身的肌肉彷彿都已經硬化。

（未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無名鎮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大廟前的廣場上人頭攢動，熱鬧非常，有如趕盛集一樣。呂炮也在這裏開檔，擺賣黃酒和豆子，生意很好，一下子就賣了三担酒和豆，將要收市時，却還有兩名中年漢子仍在他的檔口喝着悶酒。致使呂炮無法收檔，於是便和這兩名漢子搭訕起來。才知他們是四海鏢局的鏢師，遠從鎮江押運了一批銀子到無名鎮來交與「玉樹公子」謝雨燕和「多事公子」高凌峯兩人，尚未找到這兩位公子交割。雙方胡扯了一陣，結果談入正題，如果能帶他們找着兩位公子，願輸五十六兩銀子，呂炮即帶了他們走到一處山區，果然見到謝、高兩人……

連番風雨後 葉落花已殘

呂炮等一行走近，謝雨燕、高凌峯表兄弟倆聽到脚步聲，不約而同，雙雙霍地一躍而起。

這對表兄弟當然都認得槓子頭呂炮這個黃酒販子，但當兩人看清呂炮身後還跟着兩名陌生的漢子時，表兄弟兩人臉色均不禁微微一變。

呂炮機警過人，他見表兄弟倆神色不對，便知道事有蹊蹺，忍不住轉向佟羅兩人道：「你們不是城裏四方鏢局的人？」

羅石山陰陰一笑道：「四方鏢局？嘿嘿，他們局主尹老頭兒，就是替咱們哥倆提草鞋都不配。」

呂炮故意裝出生氣的樣子道：「你們說話不老實，這種東道賭了也沒意思，算我槓子頭倒楣，銀子你們拿回去，我可要走了。」

他將對方放在酒担子上的五十六兩銀子，取起放去地上，挑起酒担子便跑。那兩名身份不明的漢子居然沒有加以攔阻。

不料呂炮返身才只邁出兩大步，耳邊便響起了一個冰冷的聲音道：「站住！」

呂炮一個哆嗦，乖乖站住。

他站定了，才慢慢抬頭，如今，擋住他去路的，是另外兩名壯漢，這兩名漢子雖沒見過，看上去却很面熟。

呂炮眼珠一轉，忽然想起來了，兩人正是方才在大廟口那批布販子中的兩個。

原來自稱鏢局伙計的兩個傢伙，跟今天那些布販子，都是一夥的。

這時其中一個臉如核桃殼的漢子沉喝道：「這就是你這廝貪財的報應，現在替老子站去一邊，等解決了那兩個小子，老子還有話要問你，你他媽的最好老實一點，只要稍為動一動，我們就會要了你的狗命！」

呂炮百依百順，立即遵命退去一旁。

羅石山和佟八雙已分別拿出一副烏鋼虎爪，正以捉對兒的姿態，分別釘牢玉樹公子和多事公子。

玉樹公子氣色極佳，一身功力顯已完全復原，多事公子的臉色則仍然透着一抹蒼白，內傷似乎尚未痊癒。

羅石山道：「只要你們說出我們萬頭兒那天究係死於何人之手，我們並無意一定要跟你們這對表兄弟爲難。」

萬頭兒？萬人屠？

原來這四個傢伙，竟是雙龍堡十八虎衞中的另外四名虎衞？

羅石山，羅「十三」？佟八雙，佟「十六」？

玉樹公子衣袖微微一抖，右手已多了一根長約八尺，烏黑發亮的軟鞭，上次跟冷血殺手萬人屠相遇時，他們表兄弟倆已受過一次教訓，這次他不想再蹈覆轍了。

多事公子高凌峯一向沒有使用兵刃的習慣。

他擅長的是輕功，暗器、擒拿、和點穴手法。他見謝雨燕拿出軟鞭，立即暗暗吸氣運功，準備配合表哥的行動，隨時展開攻擊。

謝雨燕目蘊精光，持鞭冷冷道：「殺死萬人屠的人，就是我玉樹公子謝雨燕，誰要想替姓萬的報仇，只管請便！」

羅石山側目將這位玉樹公子上上下下打量了兩眼，以充滿不屑的神氣，嗤嗤冷笑道：「就憑你小子這瘦瘦弱弱一副骨架，眞有這等能耐？」

謝雨燕冷冷道：「如不相信，何不出手試試？」

羅石山道：「當然要試！」

他不是個歡喜多說廢話的人，一句當然要試出口，一對尺半長的虎爪也跟着出手。

虎爪，是短兵器中的一種。

這種短兵器，最利於貼手拚纏，要訣便是一個快字。所以他身形一動，右手虎爪即已逼近謝雨燕面門。

這種虎爪係精鋼鑄造，堅實鋒銳無比，只要一經搭實，任你功力如何高强，也難逃皮翻肉綻，筋斷骨碎之厄。

謝雨燕自然識得這種奇門兵刃的厲害，雙肩微微一晃，身形斜斜引開，雙足略一沾地，旋即欺步復進。

軟鞭一掄，帶起重重疊疊一串鞭影，有如飛輪般，或大或小，忽上忽下，不是罩向羅石山的雙爪，便是罩向羅石山的頂門。

這位玉樹公子如今施展的，正是他那套仗以列名武林五大公子的「飛花無影鞭」法。

× × ×

羅石山一出手，佟八雙也跟着發動。

多事公子高凌峯雖然手無寸鐵，體力

尚未完全復原，但仗着身形靈活，不時以零星暗器化解敵人的攻勢，佟八雙空具一身蠻勇，急切間亦對這位多事公子無計可施。

× × ×

一旁觀戰的兩名虎衛，眉頭則愈皺愈緊。

核桃臉的那名虎衛忽然扭頭道：「十四哥，我看這兩個小子比咱們原先估計的要强多了。」

十四號虎衛點點頭，唔了一聲道：「如此纏鬥下去，十三哥這邊還不怎麼樣，十六弟遲早恐怕要吃虧。」

核桃臉道：「可不是麼，姓高的小子雖然帶着病容，武功也不及姓謝的，但這小子油滑得很，暗器手法不弱，十六弟一不留神，即有中算危險。」

十四號虎衛道：「照目前這種情況看起來，若說萬頭兒是死在這對表兄弟手裏，似乎也並非全無可能。」

核桃臉道：「其實，人都死了，追究下去，不僅不會有結果，而且也無甚意義，我看不如先宰了這兩個小子，反倒實惠些。」

十四號虎衛點頭道：「是的，愚兄亦有此意。」

核桃臉欣然道：「那還等什麼？幹他娘的，走！」

就在這兩名虎衛分別亮出一把利斧和一口單刀，正待落場之際，槓子頭呂炮忽然插咀道：「如今場子裏是半斤八兩，你們二位一過去，那兩位公子哥兒就要凶多吉少了。」

核桃臉愕然道：「這老小子這話是什麼意思？」

十四號虎衛微微一笑道：「你忘了他是無名鎭上有名的槓子頭？這老小子一張咀巴又臭又硬，一刻也閑不住，你可以砍了他的頭，可沒法叫他不說話。」

核桃臉忍不住打了個哈哈道：「聽說這老小子爲了打賭，甚至會把圓的鷄蛋說成方的，要不是老子們有事待辦，我倒眞想跟這老小子打個賭，逗逗樂子。」

呂炮搶着接口道：「想打賭麼？好極了，橫豎場子裏一時高下難分，打個賭再過去也不遲。」

兩名虎衛說什麼也無法相信這位槓子頭死到臨頭，居然還有這份「雅興」。

核桃臉一怔止步，道：「賭什麼？怎麼賭？」

呂炮一臉的正經道：「賭注大小隨意，我賭場中這兩位公子哥兒今天一定死不了。」

核桃臉不覺又是一怔道：「你——你賭兩個小子今天一定死不了？」

呂炮道：「不錯！」

核桃臉道：「你老小子方才是怎麼說的？」

呂炮道：「方才是方才，現在是現在，虛虛實實，實實虛虛，早晚市價不同，這便是打賭的樂趣。」

核桃臉轉向十四號虎衛道：「十四哥，你聽得懂這老小子在說些什麼鬼話？」

十四號虎衛笑道：「你沒聽人說，這老小子一旦抬起槓來，能把活人氣死，死人氣活？」

核桃臉道：「我怎麼想，也想不透這老小子爲什麼會賭兩個小子死不了？」

十四號虎衛道：「你爲什麼一定要先想透它？如果你想知道究竟，下賭注就是了。」

核桃臉果然又轉向呂炮道：「老小子，這一注你想賭多少？」

「全部。」

「什麼叫全部？」

「帶不走的，全部留下。」

「什麼叫做帶不走？」

「等會你就知道了。」

鬥場中突然傳來了一聲尖叫。

接着有人破口大罵。

尖叫和破口大罵的人，都是佟八雙。

這邊的兩名虎衛料得一點不差，佟八雙一不留神，果然中了多事公子高凌峯一枝小銀鏢。

這支小銀鏢射中的部位，是佟八雙的左手背。

手背不是要害，但由於疼痛難忍，顯然已減低佟八雙不少氣焰。

核桃臉也忍不住開口罵道：「操你奶奶的，都是這老小子害人。」

當下顧不得再跟呂炮嚕嚕嗦嗦的打什麼賭，單刀寒光一閃，騰身便向場中竄了去。

呂炮大叫道：「不行，你這一過去，我的東道就輸定了！」

核桃臉當然不會理睬他。

呂炮一時情急，突然掄起扁担，向核桃臉雙腿掃去。

這位槓子頭不知道是那裏來的力氣，這一扁担掃得又快又猛，核桃臉雙足剛剛離地，竟遭他斜刺裏掃個正着。

扁担不是武器。

但是，誰都不難想像，一個人雙腿被一根桑木扁担奮力掃中的滋味。

撲——禿！

核桃臉人從半空中帶着一聲慘嚎摔落，落地之後，就伏在那裏無法動彈，兩條小腿向前倒彎，壓在兩條大腿下面，原本是堂堂七尺之軀，這時看上去，竟像個身長不滿五尺的侏儒。

十四號虎衛幾乎瞧呆了，等他聽到核桃臉的哀吟之聲，才像從惡夢中突然驚醒過來。

他衝向呂炮，揚斧便劈：「我操你娘的，操你祖宗十八代。」

呂炮掉頭便跑，邊跑邊叫道：「誰叫他跟我打賭的？我槓子頭跟人打賭，從來沒輸過，可不能任他壞了我的名頭。」

他奔跑的速度，當然無法跟一名虎衛的輕功相提並論。

十四號虎衛僅僅兩個起落，便將兩丈開外的距離一下縮成三尺不到。

「奶奶的，你跑？」

利斧再度揚起，照準呂炮後腦勺一斧劈下。

呂炮腦袋一縮，大叫道：「救命。」

他以前大概也曾見過人家耍弄長棍一類的把式，口中喊着救命，旋身又是一扁担掃了出去。

不曉得是這位槓子頭眞懂個三招兩式，還是十四號虎衛太大意，這一扁担居然又沒有落空。

十四號虎衛像受驚的青蛙跳入池塘似的，雙臂張開，身子向前一傾，叭的一聲，仆伏下去。

雙龍堡兩名身懷絕藝的虎衛，就這樣簡簡單單的被無名鎭上一個黃酒販子兩扁担給擺平了。

另一邊，場子裏纏鬥的雙方，自從佟八雙中了一鏢之後，情勢本就已對佟羅二人不利，如今因這邊兩名虎衛雙雙折腿，更使佟羅兩人心驚胆寒，鬥志完全喪失。

羅石山因扭頭掠顧分神，第一個先遭謝雨燕一鞭捲緊脖子。

鞭起，人起。

鞭落，人落！

活生生的一個羅石山，一轉眼便給摔成一團大肉餅。

多事公子高凌峯眼看已無後顧之憂，立即跟進。右手銀鏢，左手鐵丸，如蜂飛蝶舞，毫不保留地一齊出籠，佟八雙閃避不開，踉蹌絆出幾步，終告栽倒。

佟八雙雖然受傷倒地，却未絕氣，謝雨燕趕過來又補了一鞭，戰事方告全部結束。

名震一時的雙龍堡十八虎衛，至此又去四個。

高凌峯的臉色更蒼白了，但雙目中却煥發着愉悅的神采，他喘了幾口氣，才遙指着槓子頭呂炮，道：「表哥，你想，要不是這位呂大仁兄……」

謝雨燕收起軟鞭道：「我們快過去謝謝人家。」

× × ×

這一邊，槓子頭呂炮正在忙着收取他的賭注。

他一面抄搜着兩名虎衛身上的暗袋和荷包，一面笑着道：「這就叫做『帶不走的，全部留下。』現在兩位該明白我方才說這兩句話的意思了吧？」

十四號虎衛掙扎着從面上扭轉臉孔，呻吟似的道：「老實告訴我，姓呂的，你他奶奶的究竟是何方神聖？」

呂炮笑嘻嘻道：「打賭名人，抬槓專家！」

十四號虎衛語氣一轉，像哀求似的又道：「不，你一定得告訴我，否則我死不瞑目。」

呂炮嘻嘻一笑，正待開口之際，忽然瞥及謝雨燕和高凌峯兩表兄弟正朝這邊走來，連忙挑起酒担子道：「這表兄弟倆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我捨命換來的賭注，要給這兩個小子搶跑了，那可大大的划不來，咱家得快走才是！」

他走得不慢，一霎眼工夫，便到了山坡。

「呂兄慢走。」

「呂兄留步！」

呂炮聽如不聞，頭也不回一下，身形迅即於坡後消失。

× × ×

呂炮走出大廟後的小巷子，脚步立即放緩。

他從容的回到了他的住處。

那是大發財小客棧後面的兩間舊茅屋，由於茅屋旁邊就是豬舍，老遠便可嗅到一股冲鼻的怪味。

好在這位槓子頭人緣欠佳，平時連鬼也不會上門，否則他的黃酒茴香豆是否有人光顧，實在頗成疑問。

呂炮放下酒担子，走進堂屋。

堂屋裏一人含笑起身相迎。

如果有人跟着這位槓子頭回家，跟着這位槓子頭跨進堂屋，這時一定會嚇得目定口呆，以爲自己是白日見鬼。

因爲如今起身迎接呂炮的這個人，頭戴一頂舊毡帽，敝衣粗帶，足登草鞋，竟赫然又是一個槓子頭呂炮。

兩個槓子頭呂炮，相對哈哈大笑。

今天天氣好哈哈式的大笑。

沒有殺人的呂炮先開口道：「當一名黃酒小販的滋味如何？」

殺了人的呂炮道：「過癮之至。」

沒有殺人的呂炮眼珠子一轉，忽然壓低聲音道：「我敢打賭，你老弟今天化裝呂某人的模樣，並以五十兩銀子租下我的酒担子，一定不是只爲了嚐嚐當一名酒販子的滋味！」

從語氣上不難聽得出來，這個沒有殺人的呂炮，顯然才是貨眞價實的正牌槓子頭。

殺人的西貝呂炮笑笑道：「我也敢打個賭。」

呂炮道：「賭什麼？」

西貝呂炮道：「賭你把酒担子租給我，並且同意我以你的替身出現，絕不是只爲了貪圖我那五十兩銀子。」

呂炮不禁瞪大了眼睛道：「除了輕輕鬆鬆的發筆橫財，我還貪圖個什麼？」

西貝呂炮道：「你貪圖的是『樂觀其成』。」

呂炮眨了眨眼皮道：「今天幾担黃酒，你是零沽了出去，還是被你自己喝掉了呢？」

西貝呂炮只當沒有聽到，接下去道：「當我向你洽租酒担子時，你其實就已知道了我的用意。我今天在大廟口玩的這套把戲，實際上也正是你一直想做，而始終有所顧忌，以致遲遲下不了手的事情。」

呂炮閒道：「你今天玩了一套什麼把戲？」

西貝呂炮笑笑道：「哄死了四頭大瘟貓。」

呂炮道：「你殺死了雙龍堡的四名虎衛？」

西貝呂炮道：「是他們自作聰明，自己找上門來的。」

呂炮道：「你認爲我呂某人也有除去這些虎衛的願望？」

西貝呂炮微笑道：「難道你不想？」

呂炮詫異道：「我槓子頭只是無名鎭上一個無拳無勇的黃酒販子，就算這些虎衛個個都不是東西，我呂某人又憑什麼敢跟這些江湖上的有名人物作對？」

西貝呂炮忽然輕輕嘆了口氣道：「你當然不敢。一個拐跑了天雷門掌門人天威老人獨生掌珠的天雷門劣徒，埋名隱姓還來不及，又怎肯爲了小表妹受的一點小小委屈，輕易暴露自己的身份？」

呂炮臉色一變，怒目瞋叱道：「你的醉話說完了沒有？」

西貝呂炮點點頭道：「快說完了。」

他朝布幔低垂的裏屋溜了一眼，輕咳了一聲，緩緩接着道：「等會兒請轉告你

那位美麗的大表妹，她的麻煩，有我負責。侯門公子顏名揚今晚在百花院大宴佳賓，我已代她接受了主人的邀請，希望她到時候別讓我這個火種子下不了台。」

× × ×

當天晚上，唐漢像變戲法一般完成了他對無眉公子張天俊的承諾。

他眞的爲無眉公子找來了那位巳失踪了好幾天的風流娘子。

天黑不久，酒席排開，客人尚未完全到齊，風流娘子岑今珮即如花蝴蝶似的，帶着一臉迷人的笑容，嬝嬝娜娜，翩然涖臨。

當這女人出現時，無眉公子的表情實在很難形容。

他望向唐漢的眼光，驚疑之餘，已近乎崇拜。

他找藉口將座位移來唐漢身旁，顯然很想知道，唐漢是從什麼地方以及用什麼方法找到這女人的。

但是，唐漢不理他，只顧跟那位太原馬主人花槍金滿堂大談賭經。

這一晚，筵開三桌，無名鎮上有頭有臉的江湖人物，幾乎都到齊了。

該到而沒到的客人，仍然是昨天即未找着的三位名公子：玉樹公子謝雨燕、多事公子高凌峯，以及黑笛公子孫如玉。

燕京三鳳，亦在被邀之列，而且跟風流娘子岑今珮被排在同一張桌子上。

然而，說也奇怪，這四個私下裏彼此疑忌得如有不解之仇的小娘們，在酒席上竟親熱得像親姐妹似的，姐姐長，妹妹短，一杯來又一杯去的，熱絡得不得了。

主人侯門公子顏名揚以及無眉公子等人看在眼裏，都爲之暗暗納罕。

外間傳說的種種，難道都是謠言？

只有唐漢面露會心的微笑，四個小娘們會化敵爲「友」，似乎早在他意料中。

今晚，無眉公子表現的風度也不錯。

他沒有找唐漢鬥酒，也沒有跟唐漢抬槓，院子裏那個昨晚跟他睡過覺的雅芳姑娘坐來他身邊時，這位名列武林五大名公子之首的無眉公子，居然脹得滿臉通紅，顯出一副坐立不安的樣子，平常那股瀟灑勁兒，不知道都到那裏去了。

惟有唐漢惡習難改，美人窩那個江玲姑娘來到後，他迫不及待的，又摟又抱，又親又嗅，火爆得就像是巳八百年沒碰過女人。

依了玉鳳錢宛男的脾氣，這丫頭如今就是走過來一掌劈了這名美人窩的紅妓，也絕不會有人感覺意外。

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這位玉鳳對唐漢跟江玲姑娘之間的種種火熱動作，居然只是遠遠的睇着眼瞧，臉上旣無怒意，亦無醋意。

到後來，她轉過頭去不知跟風流娘子低低說了幾句什麼話，幾個小娘們，竟切切格格的，全給笑彎了腰。

這是一次場面盛大豪華，氣氛融洽，舉辦得極爲成功的宴會。

× × ×

江湖上不分男女老少，如果每個人都能像今晚這樣和睦相處，那該多好。

江湖上無止盡的恩恩怨怨，打打殺殺，究竟是那一類人給製造出來的？

× × ×

第二天，無名鎮上忽然出現了一幅奇景。

先是從鎮上緩緩出現三名青衣老人。三名老人之中，一個挾着曆書，一個捧着羅盤，另一個則扛着一大綑細蔴繩。

當這三名老人經過大街，走向鎮尾時，並未引起鎮上人多大注意。

但緊接着，一陣隆隆轆轆之聲傳來，無名鎮上每個人的眼睛都突然瞪大了。

一種格式相同，由兩頭健騾拖拉的四輪平底大板車，就像一隻徐徐爬行的大蜈蚣，一輛接一輛，由鎮頭駛向鎮尾，足足過了一個多時辰，全部騾車方才過完。

這總數約有三百多輛的騾車上面，裝載的只有四樣東西。

大理石。

紅磚。

石灰。

各種巨幹原木。

用不着問，鎮上的人馬上就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情。

這是一個大喜訊。

很明顯的，不知是那一位大官或富豪，要在這片山區裏大興土木了！

無論這位要建宅第的主人是誰，此舉無疑都會爲無名鎮帶來蓬勃與繁榮。

就拿眼前來說吧！三百多輛騾車，六百多頭牲口，以及總數近千名的工人，這每天的酒食、草料、雜支就够瞧的了。

結果，正如大家所猜想的，鎮上的糧行、糟坊、油坊、雜貨舖子等，沒等到天黑，各類貨品就會被搜購一空。

丁麻子豆腐店裏積存的豆腐皮豆腐乾，老胡兎肉店裏八隻尚未宰殺的大灰兎，以及蔡瘸子兩畝田的青菜蘿蔔，也在幾名管事人員軟硬兼施之下，全部給買走了。

有生意做，固然是好事。但是，接着來的後遺症，也着實令人頭疼。

無名鎮遠離省城，脚程快的，也得兩三天才能打來回；鎮上各種日用必需品一下全買光了，明天本鎮的人日子怎麼過？

食物是個大問題。

水的問題更嚴重。

無名鎮上用的全是井水，出水量有一定的限度，如果突然增加一千多人的用量，這些水去那裏汲取？

於是，有井的人家，井口一律加蓋，拒絕供水；後山有兩條小溪流，路是遠了一點，但那也沒有辦法，只有勞動他們自己派人去挑水喝。

另一方面，鎮上的人黑夜奔赴省城；凡是有幾斤氣力的漢子，都被央求陪同出發，以便一次能多帶一點貨物回來。

除了普通商店，鎮上另有一種行業，也是憂喜參半。

窰子。

美人窩和百花院兩處受的影响不大，因爲那不是一個人人去得起的地方。即令夢鄉那種不算高級的小酒家，要進去都得先問問自己的荷包。

因此，大廟後面，胡大娘那家論「回」計「酬」的「半開門兒」，便成了那些工人競相趨赴的目標。

胡大娘手底下只有七八個姑娘，平時生意並不怎麼樣。

而這天晚上，却幾乎每個姑娘的房門口，都排了一條長龍。

胡大娘起先是笑得合不攏嘴，但慢慢的一雙眉頭便皺了起來。

因爲長龍才去了一個龍頭，她便聽到好幾個房間裏都傳來了飲泣之聲。

她自己也曾當過姑娘。

她知道要吃這一行飯的姑娘流眼淚，並不是一件容易事。

不過，如今胡大娘心頭升起的並不是憐憫。

這些姑娘一個個都是她花了大把銀子買來的，無論那個姑娘受了傷害而不能接客，都是一筆很大的損失。

她担心的，並不是姑娘們的本身，而是担心情況會不會惡化到影响她的收入？

× × ×

第三天，胡大娘的妓院終於被迫關門。那些姑娘經過粗暴而持久的摧殘，次晨已沒有一個還能下得了床。

胡大娘本人也幾乎下不了床。

那是天快亮的時候，幾個排尾的傢伙實在蹩不住了，他們見老板娘白白胖胖的，年紀也不過四十出頭，於是眼色一使，不由分說，將胡大娘拖進了房間……

這種事情是不便說出來的，胡大娘除了咒罵，只有自認晦氣。

鎮上大門之後，胡大娘懷了一包碎銀，去找鎮上的吳老大夫。

吳老大夫因鎮上環境不宜，巳於三天前搬去省城。

胡大娘無可奈何，只好咬緊牙關去找長安生藥房的「猴子精」。

「猴子精」聽她結結巴巴吞吞吐吐的說明來意，腦袋搖個不停，幾乎沒把那副破眼鏡搖落下來。

他說他沒治過這種「病」，他店裏也沒有治這種「病」的「藥」。最後經胡大娘一再糾纏哀求，他才告訴了她一個「秘方」：「讓她們休息一個月，多吃鷄鴨魚肉，好好的靜養。」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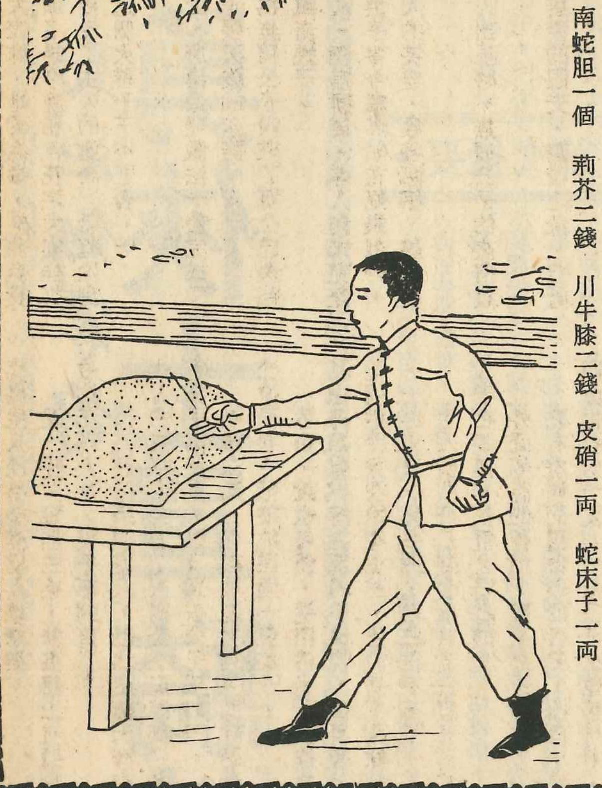
練功秘訣之五十

琵琶功

靈空子・文

琵琶功亦名指頭彈，專用指頭外面之第一節指甲部彈擊之法也，指頭彈多用一指，（或用食指或用中指隨練習者之意而定）此琵琶功則四指並用，陸續彈之，有如彈琵琶之掄指故名。然而指甲外彈之力，至爲微弱，欲利用此微弱之部分，練成一種足以制敵之功夫，談何容易？雖有志者，持其歷久不渝之精神，勤習苦練，恐其成功，亦非若其他功夫之易也。於是不得不借重於藥物，以輔助其不足，用後面所附之練指藥方，依其分量配製，外加白醋十斤，白鹽十斤，入銅鍋煎煮半個時辰，取出藥渣，更加潮沙十斤，入石臼中擣得極爛之後，裝入長布袋內，放於木板上，按之使平，待其風乾凝成一塊之後，即可應用。練者用大拇指將其餘四指靠指甲處，緊緊扣住，四指則用力陸續向外彈出，由小指而無名指中指食指，如此每日晨夕各向藥袋彈三百下，三年之後，即可成功，用以彈人，雖不似點石功等之能穿胸洞脅，實足以制人之死命，而無藥可救。蓋被其彈着之後，外部並無若何現象，內部却受重傷，與一指禪等陰功，一般狠毒，故拳家每戒人勿習也，但練成此功者，有一特別標記，即其四指之指甲，皆成黑色，且烏晦異常，而大拇指，則猶是常人，一望可知學技之人。凡見敵人，有上述異點者，務宜立刻避去，切不可與之較量，否則必受其害，而且肇殺身之禍也。煉指藥方如下：

前虎掌一對　黃荊子二錢　血竭五分　生半夏三錢　白蛋子一錢　川續斷去油二錢　油松節五錢　甘草二錢　老鴉草六錢　茜草根三錢　大力根五錢　桂枝尖五錢　石菖蒲二錢　青木香三錢　沒藥去油二錢　自然銅二錢　鵬爪二付　猴牙虎刺醋煅研末二錢　蒼朮耳二錢　海銅皮二錢　紅花二錢　五加皮五錢　核桃皮三錢　沙木皮五錢　白鮮皮二錢　防風二錢　乳香去油二錢　紫苑茸二錢　石兒穿二錢　千年健二錢　杜仲二錢　仙鶴草四錢　當歸身二錢　川石斛三錢　熟地二錢　南蛇胆一個　荊芥二錢　川牛膝二錢　皮硝一兩　蛇床子一兩



密勤池劍客傳

勇俠士單騎救公主

蹄風·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楊雲表被李闖所俘，遭酷刑拷打重傷，關在監牢裏，已昏暈過去。及至他悠悠甦醒後，却見一位麗人爲他敷傷，垂問之下，原來這位麗人竟是陳圓圓，並告訴他此處是靈鷲上院，是一位文士從牢裏把他救出，帶來這裏療傷的。數天後，楊雲表經已復元，那文士突然而至，楊雲表除致謝救命之恩外，並請示有關諸事，原來這位文士乃是密勤池劍客之一，他奉命下山尋訪具有慧根的人，皈依三寶，使將來成爲密勤池弟子。楊雲表經他一番說法，表示願意皈依。於是那文士便教楊雲表一些密勤池的法力——吐納、易容之術，又授他一口寶劍……

且說當日少林派劍客白雲黃梅二人，打算把陳圓圓送返吳三桂軍中，勸他不可借滿清兵入關；誰想中途被紅雲和尚刦去陳圓圓，二人懊喪當中，忽然來了一個白衣秀士，言談之間，暗說楊雲表在京裏出了事。白雲黃梅半信半疑，心想：橫豎無法向吳三桂交代，不如逕返京中，看看楊雲表是否眞的被李自成抓去，再作打算。他們趕到東直門，還幸城門未閉，想起本無禪師日裏和楊雲表約過相晤，他定然知道消息。

二人匆匆來到城北法通寺，這小寺地方僻靜，本無抵京後就在此處藏身。他們暗向寺僧一問，才知本無日裏探到楊雲表進宮之後，便沒了音訊，料是凶多吉少，因此回來換過夜行衣裝，便到外間探訪去了。

白雲二人這時才驚詫那文士似有前知之術，又念本無單手獨拳，怎能和東廠裏一班劍手對敵。隨即換過短衣，乘夜展開輕功，前往東廠探一下動靜。

這時正是本無偷進東廠之後走了風，給朱衣道人幾個門徒圍着厮殺，忽然一陣風起，眼前一個白衣影子把他挾起，轉眼間已越過高牆，落到民房上面。正感驚奇，前面衣帶風响，簌簌地又來了兩人。本無以爲是賊將追到，只聽來人一聲暗號，認得是同幾中人，臨近一看，才知是白雲黃梅二人趕到。當下閃到暗陬，問過剛才情形，白雲道：「師兄，那個救你出來的是怎樣的人呢？」

本無道：「我就是看不到，這人的輕功快如輕烟，如果不是身歷其境，眞是難以相信呢。」

三人正在進退兩難，遠望東廠高牆之上，一條影子如飛縱出，還似帶着一個人，眨眼已失所在。三人暗暗駭愕，本無道：「這人料是武林裏絕頂高手，本領還在我們師傅朝元長老之上，你們看到他挾走的是誰人嗎？」黃梅應道：「這一霎之間，如何能看得出，我猜他是爲救楊公子來的。」

白雲忽地記起日間遇見的文士，對本無略說一遍。又道：「這書生來得太突兀，而且道破我們的行踪，看來是個俠隱之流，剛才所見，可能也是他未定呢。」

說話間東廠門外亮起火光，人馬出動。本無道：「我們快走！留在此間也沒有作爲的了。」

他們回到法通寺，一夜睡不闔目。

第二天出外打聽時，剛遇見譚民佑的老家人，才知譚民佑父女二人都已遇害，二人禁不住吊下一點同情之淚。

這時北京城廂內外，賊兵來去匆匆，進城的車子載的盡是受傷將弁。三人略一打聽，才知吳三桂已率領部下精兵，從山海關殺回來，李自成幾次派人勸降，吳三桂把來使殺了。

李自成大怒，拿出吳襄一家斬首，還把首級懸在城頭。早有探馬飛報吳三桂，三桂大叫一聲暈倒。左右忙把他救醒，三桂咬牙切齒叫道：「爹爹恕孩子不孝，闖賊弒君犯上，孩兒如何能夠從賊，致受後世千萬人唾罵，孩兒如今誓要掃滅李闖，爲明復仇，爲父雪恨。」即日素服掛孝，率領五千輕騎，直衝城外賊兵營寨。

李自成早已起齊各部賊兵，不下二十萬人，親自統率上到前綫，軍威大震；明朝降將唐通白廣恩二人，日前奉了李自成之命，接收山海關，後來給吳三桂逐走，李自成暗命二人埋伏關前，等候大軍到時兩翼包抄。吳三桂還未知道李自成佈下伏兵，帶着五千馬隊風捲殘雲一般衝陣，怎知一聲炮响，盡是空營，賊兵漫山遍野殺到來，個個執着長柄大刀，把馬隊迎着亂斬亂搠，五千騎一時大亂，四散奔開，兩邊又有唐通白廣恩二枝伏兵抄出，三桂左衝右突，看到高陣上旗幟飛揚，隱隱露出黃蓋，一個鬚眉如戟，戴了氈笠的人居高臨下督戰，料是李自成。一時怒從心起，回顧左右諸將道：「你們隨我拿着闖賊，把他碎屍萬段！」一馬當先，銳不可當。一忽兒已衝開一條血路。

李自成見吳三桂突向土坡衝過來，立刻揮動紅旗，下令把他包圍，一面上馬撤走。吳三桂彎開連環大弩，瞄着他發射，弓弦响處，颼的一箭把黃蓋射落，李自成一驚，策馬退走。三軍失了主帥，攻勢頓時鬆弛，吳三桂急的鳴金集隊，一起殺出重圍。

當下一點精騎，已損失了千餘人，遂連夜退回山海關前，傍徨無計。忽報前方探馬到來，三桂急問有何消息？這些探子是沿途伏下來打探軍情的。他們走來稟道：「將軍，昨天小路上來了幾騎人馬，其中一個女子分明是將軍的如夫人，那知追來賊營的紅刀子，把護送陳夫人的兩位武士殺退，轉眼間又竄出一個頭陀僧人，把陳夫人刦走了。」

吳三桂聽了大叫一聲：「眞有此事！」旋又道：「是了，那兩位少林俠士料必中途失手，所以不敢前來相見，如今圓圓落在賊人手裏，如何是好！」

他不時搔首頓足，沉吟一會，便道：「闖賊闖賊！你奪去我的圓圓，我不把你殺絕，誓不爲人！」又轉念道：「大明江山橫豎已經七零八落，且看朝裏食祿公卿，個個都已投降闖賊，我還顧得什麼。」立刻叫左右擺開文房四寶，拿起筆來，親自修了一封書，寫給大清攝政王多爾袞。書道：「大明總兵平西伯吳三桂，致書大清國攝政王麾下：三桂蒙大行皇帝拔擢，座鎭山海，防守東陲，不意闖賊披猖，稱兵犯闕，亡國奸臣，開門揖盜，致有三月廿九日之變。今逆賊僭號稱尊，屠殺刦掠，天人共憤，中外同仇。敝國積德累仁，謳歌未泯，勤王義師，遠近興起。三桂身受國恩，率兵討賊，縞素臨陣，無奈賊兵勢大，以久疲之師，恐不能滅賊朝食，忖思我朝與貴國通好，垂二百年，今覩先帝罹難，九廟盡灰，生靈塗灰，扶危仗義，人有同心。爰敢不避小嫌，效包胥秦庭之哭，如蒙眷念夙好，速發精兵，入關討賊，義師所至，民望雲霓。三桂不才，願效前驅，合兵破賊，行見妖氛盡掃，大義得申，貴國威德，亦將垂於後世。我朝所以圖報者，將惟力是視。臨書傍徨，佇候明教。」

寫罷，傳令副將楊坤，赴寧遠城外，向清軍乞援。那時滿清攝政王多爾袞，自得了范文程洪承疇二人投順，對於謀奪中原，早有佈置。

當下依了范文程獻計，回書三桂，令他先和李自成接戰，日夕出擊，等賊兵疲乏之際，清軍從旁暗襲。

吳三桂即日獲得回書，不禁轉悲爲喜，等待清兵到來。楊坤又傳洪承疇祖大壽二人說話，要三桂撤去邊關守卒，讓清軍分幾路進入關內。

洪承疇往日是薊遼督師，三桂是他部下，祖大壽又是三桂的母舅，有了這二人在多爾袞身旁，更覺安心。

且說白雲黃梅二人，在京裏四處打聽一番，正想回到法通寺。白雲忽覺身後有人暗把他一扯，回頭一望，瞥見一個人閃到橫巷去了。白雲忙的撇開二人，跟到小弄裏一看。他才踏進弄口，便給人一把揪着衣領道：「你好大胆！」白雲待要出手撩開，身子早給人帶到一所破屋裏去。定睛一看，站着的正是昨天遇看的文士，一身儒巾素服，含笑相對。

白雲縮身後退道：「閣下是誰？爲何將我戲弄？」

那文士道：「外間耳目衆多，所以把兄台引到這破屋來，有事相告。」

白雲問道：「先生究竟是誰？如果有心仗義相助，何妨示知來歷。」

文士道：「我們都是修道之人，山人這番來京，欲圖挽救世運，無奈大明氣數已盡，山人與兄等不過聊盡人事，道兄就稱我作同道是了，何須問到姓名。」

白雲道：「既然如此，道兄定是世間高人，昨天蒙把楊公子出事的消息見告，未知如今已否被害？」

文士微笑道：「實告道兄，楊公子和陳夫人都已平安脫險了，如今正好好地住着。」

白雲有點不相信，問道：「能否引我見二人一面呢？」

文士道：「道兄原諒，楊公子現在創傷未復，但陳夫人現有手書在此，山人特來投書。」

說完即從袖內取出一張花箋，上面寥寥幾字，正是陳圓圓的手筆。內裏謝過白雲前天相送，又說當日幸得一位文士從紅雲和尚手裏救出，請不必掛慮等話。又說書到之日，賫書人還有要緊之言奉告，請不必見疑。

白雲暗驚這位同道的本領，連忙一揖道：「道兄眞是世間奇士，請受在下一拜，如有差遣，定不推辭。」

文士回禮道：「道兄不必拘禮，今日道上相逢，未便細說，改天定到法通寺相訪。」說完擰身縱上屋簷，一晃已失去踪影了。

白雲連忙走出小弄，看到黃梅二人正在街頭尋覓，白雲忙打個眼色，先後回到法通寺，才把剛才所遇的事，告訴二人知道。

等了幾天，還沒有消息，正在焦急。一夜，三人在靜室裏談論着外間消息，室門突然推開，掩進一人，正是他們日夕思念的文士。

白雲黃梅忙起座廂迎道：「道兄來得正好，弟等正在思念着。」

本無也上前相見。大家敍話一番，本無細看這人，年紀不過三十，儀容秀逸，神氣清爽，髮向上梳，結上儒巾，身上寬袍緩帶，飄飄出塵。暗想：「那晚東廠前所見的影子，好像就是他。」連忙上前拜謝道：「那晚若非道兄相救，小弟定然落在兩個賊黨的手裏了。」

那文士遜謝一過，對三人道：「李自成不出七天之內，就要敗退了，如今朱衣道人已暗地離開禁宮，這人懂得六壬神算，大概也占出李賊氣數已盡，因此預謀脫身未定。」

本無道：「道兄有預知之能，如此看來，大明存亡絕續，還有一綫希望。」文士搖首不答，只道：「天數如此，未知人

事能否勝天，山人今夜到來，有一事相煩三位當中，最好選定一人去幹。」

三人一齊問道：「道兄有命，我等誓效微勞。」

文士在三人面前低聲說了一番話，又道：「這裏有陳夫人親筆信在此，吳三桂見了，定必奮起齊心，回師殺敵，但望他能够先進京畿，讓清兵向西追趕，那就局面還有改變之望。」一面從袖裏取出密扎，把眼望着三人。白雲上前接書道：「這任務讓小弟去幹吧！」黃梅待要爭着去。

文士道：「白雲道兄前往就好，多人同行，反引起賊黨注意。」白雲收過圓圓的信，文士道：「白雲道兄即夜便要取出長平公主，到時拿出憑記在手，自有人把你接進去，事不宜遲，祝道兄此去成功。」他掏出一枚鐵符，只有銅錢大小，上面鑄有一個山字形的三叉，背後還有幾個蝌蚪文鑄上。

三人從未見過這枚奇怪的鐵符，又不敢問。白雲伸手接了，文士說聲後會，閃身出室。三人趕忙相送，只見一條影子，在院裏縱起，瞬已遠去。

天交五鼓，白雲看看已是時刻，把文士交他的鐵符和一封密扎，一起藏在身上，又把軟鋼劍繞在腰間，掛上暗器囊。黃梅見師兄起程，約定備好馬匹在城外等候。白雲竄身上瓦，望着安定門縱去。那裏地方偏僻，街道上靜寂如死。

白雲來到靈官寺旁一片菜地，辨認一下方向，菜地上滿是瓜棚豆架，旁邊幾間土屋，板扉射出一點火光。他看看左右沒人，急步閃進瓜棚。土屋的門呀的推開，出來一個老叟，像是田舍間起早的，望了前邊茅屋一眼，口裏喃喃地在道：「天時不早了，小黑子還未起來呢。」

白雲聽出這說話正是暗語，連隨答話道：「小黑子來了。」老叟打量他一眼，向屋裏一指。白雲跟隨進入，老叟回身掩上板門，白雲才拿出鐵符遞給老叟道：「天時不早，在下要在天亮前出城呢。」

老叟只是點點頭，持着油燈，帶白雲轉過屋後，穿過一片曠地，園角處有一所小穀倉，推門逕入。室裏陳設簡陋，榻上躺着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子，旁邊禾草堆上坐着一男一女，都是上了年紀的人。白雲細看一眼，這女子雖然容色憔悴，還是神氣清秀，連忙上前跪下道：「貧僧白雲向公主請安！」

那女子望着他發楞，旁邊漢子道：「公主勿驚，這位少林俠士是來接你的。」

白雲低聲道：「王公公，貧僧先把公主送到吳將軍大營，避過些時，待賊兵破了，那時再把公主接返京畿。」

老叟也在旁道：「快給公主穿衣，遲些天亮，便難出關了。」

原來這個躺在穀倉內的女子，就是長平公主，賊兵臨城之日，崇禎忍痛拔劍斬她，悲聲道：「女兒，你不該生長在帝王之家！」一劍剁去，手顫起來，僅斷了長平公主的一隻手臂，暈在地上，崇禎掩面不忍看。那時宮裏已一片混亂，公主的乳娘田氏背了公主逃出宮門，血染衣衫，路上遇到太監王俊，見了忙割破衣襟，給公主裹了傷口，帶二人回到他的家裏，就是靈官廟後的菜園。王太監給公主換過衣服，把她收藏在穀倉裏。

靈官廟裏住着一位老道士，平日替人治病，不取分文，附近的人都稱作王道士。這時賊兵四處奸淫刦掠，王道士改穿了俗裝，着婦女避到廟裏躲起，他守在門外，賊兵走過，似乎看不見靈官廟一般，隣近坊衆才曉到他是個有道術的人。這事傳到王太監耳裏，暗把長平公主匿居自己屋裏的事說出，又告訴他如今公主傷重，昏迷不省。

王道士便道：「怪不得貧道推算，王公公家裏來了貴人，原來你把金枝玉葉藏在屋裏。」當下給長平公主治好創傷，不上幾天，臂上創痕漸漸平復。王公公又道：「道長是個活神仙，如今公主匿居我家，究非長策，且恐賊兵搜查到來，未知道長有何妙計，把公主送到安全之境。」

王道士想了想道：「貧道自小在天台山修道，懂些六壬神算，奇門遁甲的道術，並不是什麼活神仙，公公要救長平公主出險，要有奇人俠士相助才能出走。」

過了兩天，王道士來道：「王公公，貧道算出日間有聖僧路經此地，公公不妨依我的指點，前往求他，看看你的運道如何。」

這天，王太監依言等在靈官廟前，午間果然有一書生走過。王太監忙上前扯着書生的衣袖道：「相公進來喝杯茶，替老夫寫封家信。」把書生扯進廟裏，跪下叩頭，把王道士敎他的話稟告一遍，求書生搭救公主逃出城去。

那書生笑道：「王道士多管閒事，但貧僧知道了，也不能不管。」即在王太監耳邊吩咐如此如此，到時自有人持一面鐵符到來，帶公主離開這裏。

白雲見到的老叟，就是王道士的化裝，當下背起長平公主，展起輕功，乘天色未明之際越過城牆，繞着城根走去。一會，找到樹林下拴着的一匹駿馬，這是黃梅約定接應的。白雲教公主不要露出斷臂，飛身上鞍，讓公主坐在前邊，向小路飛馳。前面就是清河鎭，正走之間，草叢裏突然躍出幾個漢子，叫出一聲：「來騎停步！」這些都是李自成手下報探，埋伏在各處路口，搜查可疑的人。

自從京裏走了楊雲表，賊將劉宗敏已通令所有關卡路口，留意緝捕。白雲見他們來勢洶洶，有些手裏執着搭鈎飛索，心想：「還是先下手爲强。」暗裏掏出幾枚鐵蒺藜，這暗器就是後來鐵鴛鴦的變相，看準向前打出，幾點流星，直奔賊人。

那幾個賊黨不提防有暗器打到，給鐵蒺藜射到面門，一齊翻身栽下，其中有二人忍痛叫出一聲「救命！」前面山坡之上，剛來了兩個紅刀子營的劍手，奉命埋伏要道，防吳三桂率兵繞道攻城。

這二個劍手，是單齊雲部下的二流人物，聽見探子喊救，一齊拔出刀劍，看看白雲乘着一匹馬，挾着一個女子，衝起一陣塵頭奔來。他們以爲這女子是陳圓圓，立刻大喝「賊子休走！」把兩旁巨石推下，直滾到白雲馬前。刹那間，白雲展起馬上功夫，雙足一夾，勒着馬韁一齊縱起，那匹馬也是久經戰陣的良駒，四足騰雲一般，飛身躍起五六尺，打下來的石塊就在馬蹄之下滾過。白雲一縱丈餘，覓路飛奔

。那二個紅刀子如何背捨，風一般從坡上衝落，白雲就在馬上低身，暗裏拉出軟鋼劍在手，看到兩條人影奔到，寶劍迎風一晃，一記「馬後鞭絲」，光影向後一旋，劍風過處，二個賊子的人頭立刻飛高。長平公主回頭一望，看見那兩個賊子沒了腦袋，還在地上滾來滾去，不由驚呼一聲。

奔馳至午，已來到吳三桂大營，早有哨兵上前攔着。白雲報了名字，說長平公主脫險到來，着通報吳三桂將軍迎接。吳三桂派出親信人出營察視，果然認得是崇禎帝的女兒長平公主，不敢怠慢，連忙整衣跪下迎接。

公主早經王太監敎導，慰問過同三桂一番，請起來說話。三桂把公主迎進帳中，又問過白雲如何知道公主下落，白雲一一說過，只道：「吳將軍，散人這番還帶了陳夫人的手扎到來。」三桂聽了，連聲問誰個陳夫人？白雲道：「就是將軍的如夫人呀！」

吳三桂驚喜若狂，也忘却了公主在旁，即時扯着白雲衣袖道：「先生的話可眞？書在那裏？」

白雲不慌不忙，自懷裏取出密扎，三桂打開一閱，認得是圓圓手筆，不禁心花怒放。書裏寫道：「賤妾陳沅跪稟，書致郎君吳將軍帳下：妾以蒲柳弱質，滯留都門，魂夢縈思，常隨左右。詎料三月中旬，闖賊犯闕，事起倉卒，奔避弗容，君之全家，遽遭毒手，妾以曾侍將軍，亦難倖免，本欲一死殉君，奈何未見夫子，無以明志。其後闖賊屢圖相犯，幸得少林俠士夜進禁宮，携妾出走，正擬送返君前，半途又遇賊派妖僧刦持，遑急待死，料無生望。突來世間奇俠，寶劍奔騰，賊衆辟易，遂得突圍脫險，匿居佛門勝地，一息尚存，皆賴將軍洪福所賜也。惟闖賊未除，人心遑遑，身陷水火，日夕盼待將軍回師清亂，如望雲霓。將軍若於此時，奮身討賊，上報國恩，下雪父仇，則逆賊指日可平，賤妾亦得重見天日，相逢旦夕，望勿以妾爲念，書不盡意，佇候旌旗。」



暗裏將鐵蒺藜向前打出。

這封書就是那天密勒池劍客投意陳圓圓這樣寫來，鼓勵吳三桂回師殺賊，希望他一心盼望和陳圓圓重敍，振奮雄心，一戰功成，那就不至於借清兵入關。可惜這時三桂已和多爾袞約定，所謂人謀不如天算，作書人補入這一筆，就是說明當日稗史所說，陳圓圓從李自成手裏逃匿民家，後來清兵入關，才找到吳三桂相見。試問一個弱質女流，如果沒有人相救，能夠這樣容易脫出李自成的禁錮嗎？後人怎知中間有過如許的曲折呢。只可嘆當日一些英雄志士，從中挽救，結果仍是白費心血，滿清終歸取去大明江山，統治了漢人二百多年這不是天意嗎？

吳三桂接閱了陳圓圓來書，果然熱血沸騰，又想到白雲等不愧江湖豪俠之士，當日約過把陳圓圓從闖賊手裏救出，並非徒託空言，雖然功敗垂成，也見得他們守信不渝，是武林裏有肝胆的人物。於是對白雲道謝一番，正要把他留在帳下。

白雲道：「散人是個無拘無束的人，這番冒險到來，一則求將軍保護長平公主的安全，二則替陳夫人帶書，請將軍不要讓滿清兵馬全部入關，否則將軍便會受制於人，這點務求將軍卓奪。」

吳三桂點頭道：「先生金石之言，三桂敢不接受，無奈闖賊兵力衆多，日前接過了幾仗，雙方互有傷亡，所以才修書向多爾袞求助，我想兩國盟約，不易推翻，三桂惟有處處關防便是。」外間忽報山海關外滿洲軍已經紮下大營，攝政王多爾袞派人請吳將軍過營相見，歃血加盟。白雲還想出言勸阻，吳三桂已匆匆出營，臨行說一聲「先生請便」！上馬而去。白雲見滿洲大軍突然開到，吳三桂已是勢成騎虎，料勸無及，也就上馬登程，取道回京。

假劍客偏逢真劍客

且說楊雲表死裏逃生，匿跡靈鷲高峯，那晚幾給陳圓圓美色所迷，還幸臨崖勒馬，沒有犯了淫人妻子的罪名。他在出走當中，又給那書生模樣的人半途截着，這時書生才道出身份，有意點化他拋却紅塵，做一個救世扶危的密宗劍客。

楊雲表給這書生說得有點心動，可是還拋不開英雄思想，當下說出一些心願來

：首先是報仇雪恨，其次是男兒壯志，所謂富貴榮華誰不想？那書生知他還未能「出世」，便約他十日之後再來樹林相見。

楊雲表這時心裏如桀絲一般，想起以前，也念到將來，他不禁自問道：「一個人爲什麼總脫不了喜怒哀樂，情慾愛惡？昔日偷進禁宮，見到譚青青面時，那甜蜜歡欣的心情，是沒法形容的；但那天眼看她死於亂刀之下，血肉横飛，這情景畢生難忘，心中創痛也永遠㥘着。我所受到的悲哀，决非快樂能够補償的，假如人生沒有悲，也沒有喜，那不是更合理嗎？但怎樣才能免却七情六慾，使人無動於中呢？」

他從這天起，便終日躲在室裏，把這問題反覆思量。那時候，陳圓圓雖然還住在隔院，但自從那晚酒醉之後，見面時像是無限羞慚。楊雲表欣幸未曾鑄成大錯，見了她反爲安慰，表面像沒有經過那晚同榻的一回事，因此二人還是有說有笑。陳圓圓初時恨不得一口把他吃掉，到了第二天，神智清醒，如楊雲表一般，覺得幸未受了玷汚，心裏暗感他是個世間偉大的英雄，便生出敬仰之心。這一男一女，都非尋常可比，否則陳圓圓後來也不會成爲歷史上的女人，而楊雲表日後也不會作了密勒池的劍客了。瞬巳過了十天，楊雲表記起書生之約，早就到樹林裏等候。林木蕭瑟，殘葉飄落，雲表默想之中，身後似有人影一晃，愕然回顧，樹下站着一人，穿的儒巾素服，白襪雲鞋，以爲那書生到了，待要上前作禮，怎知看清楚時，來的竟是另一個人，不禁當堂一楞。

那人巳出言道：「楊公子不用驚，我是你師靈筠的同門，今夜他有點事不能到來，着我前來帶你前往見他。」

雲表細看說話的人，年紀比那位先生略長，裝束相同，雙目烱烱有神，不同的是頷下長了短髭。

便問道：「前輩說的靈筠是誰？在下還未拜過什麼人作師傅呢。」

那人忙答道：「日前救公子來這裏的先生，不是密勒池劍客靈筠嗎？你雖未拜他作師傅，可是靈筠巳對我說，他這番下山，在萬千人中選到你一個人，可以作密勒池的下代弟子。」

楊雲表巳信了幾分，暗道：「原來那先生道號靈筠。」一看那人把目光注到自己身上，忙作禮道：「前輩旣是靈筠先生的同門，請示尊號？靈筠先生如今又在什麼地方呢？」

那人應道：「貧僧是靈筠的二師兄靈光，他如今在拓潭寺等候，請公子即行。」雲表心想那天先生說過要自己等候，他爲什麼不親自到來，一時遲疑不走。

那叫靈光的人道：「公子不用生疑，待貧僧施一手魔火劍給你看，這是密勒池劍客獨有的絕技，公子看了，便要隨我往見靈筠師弟了。」說完從身上抽出一口劍在手，劍把刻了符籙篆文，那人把劍剹出，盤空一轉，跟着左手向空發出一掌。這剎那，他的劍察的劈在樹上，立刻蓬的爆出一响，火光閃出，跟着便見他的掌風打去，一陣白烟冲起，霎時間化作一團烈火，樹枝劈拍地焚燒起來。雲表縱身退後，看着他的動作。那人突然竄近雲表身旁，拉着他一同穿進火林裏，說道：「你看貧僧把魔火弄熄了。」雲表覺得一股冷風，似從自己身上發出，轉眼間烈燄驟歛，樹林的火一時全部熄滅。楊雲表覺得奇怪，心想：「這人眞有一手本領，而且能够乘夜到來，也怕有點來歷的吧。」那人見他沉吟，便一手挽着他出了樹林，脚下輕功展出，一起一落，瞬巳下到山麓。

楊雲表驀地想起，剛才那人不過借自己身上的寶劍滅去火燄便了。連忙把那人的手摔開，說道：「我不走了，還是你去把靈筠先生請來吧。」

那人面色一沉道：「你要和貧僧開玩笑嗎？再走不遠便是拓潭寺，靈筠在那裏等你呢。」

雲表道：「我看你不是密勒池上的劍客呢，識相的不要再來惹我了。」

那人到了這時，凶相畢露，叱道：「你好不識抬舉，靈筠竟會選中你這沒出息的人，也辱沒了那一口寶劍，我今天要替他把劍收回，免給你玷汚了。」

楊表這才明白，先日那位先生給自己的一口劍，是明宮避火劍，先生臨行叮囑不要拿出來讓別人看到。如今這個冒充是先生的同門，定是爲騙取劍子而來的。

楊雲表也大怒道：「你這騙子，如今狐狸尾巴露出來了，我楊雲表不是傻子，你想取得寶劍時，拿腦袋來換取好了。」擰身把佩劍掣出，他這口不過是普通利劍，當日那先生給他的一口避火劍，長僅尺餘，他收藏在腰帶裏，沒有露出。

那人見他動手，竟獰笑道：「楊雲表，這是你自來討死，若不把避火劍拿出來，休要怨我施出毒手。」話猶未了，楊雲表早巳一個箭步，一記「柳絮迎風」的快剹向前掃出，那人閃身跨步，馬走偏門，袖子展開，蒙頭一拂，即時一股風簌簌吹來，把楊雲表吹得身形輕盪，脚下飄浮，他的劍跟着也剹了個空。那人很快來一個碎步，雙袖一揚一捲，楊雲表第二劍才撤出，巳給他的袖子搭着，剎那間把他的佩劍奪去了。楊雲表剛才給衣袖風一掃，立刻想起那晚夜探明宮，給朱衣道人掃出的袖子風如出一轍，當堂省悟面前的人就是這妖道的化身，心裏一驚，知道中了詭計，三十六着，還是走爲上着。一看山坡之下就是大路，連忙抽身縱起，半空翻腰，順勢縱下山坡。

那人似乎發覺這口劍不對，即時怒得雙目火赤，喝一聲「好小子！」身形一晃，驀地把劍向空投出，夾着衣袖風一送，那劍嘶的騰起，向坡下的楊雲表刺落。

這一手正是「玄門脫手劍」的投射，十數丈之內，可以貫穿首級。楊雲表剛翻身站起，眼前光影一閃，那劍像飛蛇一般從後奔襲。上文巳經說過，楊雲表練的只是馬上功夫，對於江湖俠士具有的接放暗器，夜行輕縱等本領，還未升堂入室。當下眼看飛劍隨風而來，不知如何閃避才好。危急之間，路上忽來了一條白衣影子，遠遠叫出：「傅山休得猖狂！」半空來了一縷光影，如電火一閃，立刻把追逐楊雲表的劍撞落。楊雲表揑了一把汗，擧頭望去，先日見到的文士巳站在面前，神氣如常，臨風屹立。他喜的如遇救星，忙叫道：「先生救我！」一聲未罷，先前的妖人巳追到，眼見書生在旁，連隨却步。那書生道：「傅山，你要欺負我的朋友嗎？」

那人奸笑道：「靈筠道兄，你知道明天是闖王登極，貧道奉命到來取回那一柄明宮寶劍，重放上乾清門，作爲大順萬世基業。這小子却不肯交還，貧道才逼得動手。」

書生聽了狂笑道：「什麼！李闖打算開萬世基業？我看大順朝的命運，一天還覺得太長了！傅山，你不用騙我，李闖明天僭號稱尊，後天便要焚城西走，那一口明朝鎭宮避火劍雖是李闖奪取於先，惟是當日你的同門紅雲和尚巳和陳夫人打賭，誰能拔出寶劍的，那劍便歸誰所得，後來陳夫人贏了，你還敢替李闖到來刦取？」

這個冒認密勒池劍客來騙楊雲表的人，就是朱衣道人傅青主。這人的一生實在撲朔迷離，至今還成爲懸案。據說傅青主原是陽曲縣書生，單名一個山字，別號青竹，後改青主，生有異稟，從小便隨山左沈玄練武技，傳得一手無極劍法，不久拜了天南派外道高手黃衫客，改習左道旁門之術，練氣吐納，用符籙治人。其後爲李自成所擄，甘心從賊，怕武林人恥笑，特改名朱衣道人，李自成佔據明宮時，封他國師爺。日後李自成兵敗西走，朱衣道人見大勢巳去，隨同流竄至湖北，改易士子裝扮混入四川，回復傅青主之名，隱居不出。十年之後，他又以謀士身份佐吳三桂、李定國等反清，行踪詭秘，神出鬼沒，所以許多人不知道朱衣道人就是他。直到康熙平定三藩之後，搜出一些證據，才知傅青主就是隨過李闖的朱衣道人，當時下令通緝，懸賞萬金，傅青主之名，竟因變成反清的英雄豪傑，是否眞的如此，好在稗官小說，忠奸邪正，都無須說到考據兩字，作書人只有依書說下去好了。

朱衣道人正發出一掌，那書生立刻把楊雲表一推，送到樹上。

書接上文，當下傅山聽了，不禁老羞成怒，狠狠的道：「靈筠，你是方外之人，豈不知物各有主，如今闖王取了大明天下，一草一木，都歸大順朝所有，你再不識相的不把寶劍交回，勿謂貧道不給你幾分薄面。」（註：大順是李自成僭號所改的朝代，登極一天便離京西走。）

書生應道：「好個傅山！你口出大言今天我就是不識相，看你能奈我何！」楊雲表站在一旁，看見二人就要動手，上前低聲道：「先生，寶劍在我懷裏。」書生把他向後一推，驟覺身子呼的飄起，眨眼巳坐在樹梢之上，才知朱衣道人剛才正發出一掌，劈頭暗襲，那書生怕傷了他，所以運出掌風把他送到樹上藏身，不覺又驚又愕。

這時書生和傅山雙方各施掌力，楊雲表居高下視，看的驚心動魄，但見二人身形亂轉，衣袖迎風，傅山使出外家無極掌，劈空發响，書生衣袂散開，他似乎要把傅山戲弄一般，轉來轉去，傅山發掌雖密，却無法打到書生的身上。

過了半晌，書生忽道：「傅山，我巳讓你十招了，再不滾開時，勿說山人手無情！」

傅山像氣急敗壞地全身拔起，作出「大鵬張翼」的姿勢，雙掌疾轉，急如車輪，帶起一股旋風，迎頭向書生劈落。這一手旋風掌，力可塌壁穿牆，就是平常習武的人，若給掌風在一尺之內掃到，也要筋骨折碎，內臟傷殘。

書生哈哈笑道：「傅山，這掌法在我們密勒池裏，守山童子也懂得，你却在我面前賣弄，眞是學院門前賣文章呢。」才說得一半，就聽到拍的一响，傅山雙掌巳打在他的左右肩膊上，他還是像沒事一般，接着說下去。

楊雲表在樹上，看了一驚，心想：「先生怎麼中了他的掌！」眨眼之間，忽見傅山成個人定着不動，額上汗珠像白豆大的滾下來。原來他的一雙掌巳給書生的肩膊緊緊吸着，如同生了根一般，雖然使出全身氣力，還沒法收回來，所以急得滿頭大汗。俗語說：猛獸臨終還思反噬。惡道見書生四平立馬，立刻沉氣下墜，雙足運上千斤之力，乘書生不覺，斜轉半身疾施一記下椿腿，使的是「吊馬插花」毒着，察的一踏一鈎，眞是動如兔脫。若在別人，經他一脚千斤，足背早巳碎裂，再給他一鈎，任何武功超卓的人也要仆倒地上。

可惜傅山對着的是世間的一流劍客，

就算大家單憑拳脚功夫交手，他也沒法把靈筠挫倒。那時候，楊雲表伏在樹上，瞥見傅山風一般的打出一記下樁腿，不禁替靈筠先生揑了一把汗。

說時遲，那時快，忽聽傅山叫出一聲，一隻脚已陷在泥土裏，無法拔出。靈筠肩膊還是吸着他的雙掌，這時擰身一摔，傅山幾乎給摔折了腰骨，痛得雙淚直流，叫出饒命。

靈筠不爲已甚，罵道：「傅山，你是武林裏成名的人，爲什麼易名從賊？須知李闖是個殘民以逞的混世魔王，他帶領的不過一班流寇，雖然攻佔北京，壽命豈能得久？山人今天饒你一命，若果下次再遇到你爲虎作倀時，定不將你放過。」說罷雙肩一聳，傅山當堂仆開七八丈，倒身地上，氣喘如牛，書生向楊雲表招手，等他從樹上落下，立刻挽着他縱身而去。

那時李自成正在關內交鋒，連日給清兵殺得屍積如山，灤水盡赤。他忽忽逃回京畿，吩咐丞相牛金星收集所有金銀珠寶，把金銀熔成一塊塊，共成數萬餅，載了二十大車，準備逃亡。但一面仍然定期登極，希望安定人心。這天在武英殿受一班衣冠禽獸的朝賀，御座前忽然升起一股白烟，李自成看到烟霧當中，一個白衣人對他撲擊，叫出一聲，左右忙上前護衞，只見李自成拔劍亂斬，就把李巖剁傷，後來逃至中途，不治斃命。

那天晚上，李自成聞報清兵已到了城下，商議竟夕，下令把崇禎的太子和永定二王挾逼上馬，向西逃遁。臨行放起一把火，焚燒宮闕，那些賊將在起程之前，大刦一通，連往日明宮閹臣也給他們用燒紅的鐵烙着，逼將家財獻出，街上盡是死屍，景象蕭條。直到賊兵全部走清，已近黎明，城外清軍主帥多爾袞，前鋒吳三桂才發覺，遠望城內火光燭天，城上守卒也不見了，知道李自成已逃。多爾袞立即下令進城，軍士緣繩開了城門，吳三桂一馬當先，衝入城去。只見家家戶戶都閉上門，街上隨處丟棄輜重。入到皇城，正焚燒得烈燄飛騰，一座宮闕已變成火堆。三桂一面命令兵士救火，四處找尋，不見了陳圓圓，心裏大急，連忙領了五十名部將，風馳電掣的趕出西門。

多爾袞率領的清兵，隨後入到城來，出了安民告示，探報李自成帶領了無數金銀珠寶，向西突圍。多爾袞聽到這偌大的一筆財寶，滿洲國庫一向就清貧，從未想到有這麼多的財富，立即帶領祖大壽、孔有德兩員大將，向西追擊。出城未幾，後面一陣馬蹄聲，只見范文程氣急敗壞地追來，滾身下馬，抱着馬脚道：「王爺，大明天下是滿清的了，王爺不要垂手讓了他人！」

多爾袞道：「李闖餘衆未除，終爲後患，而且他刦走了京中數世積聚的財寶，怎能眼看着大筆金銀被搬走！」

范文程急道：「王爺，這區區財物，中原還多着呢！王爺回去下令，着吳三桂追殺李闖好了。」

多爾袞頓然省悟，忙下馬把范文程挽起道：「先生眞是大清開國功臣，本爵幾乎糊塗起來了。」當下回馬入城，特封吳三桂爲平西王，着即日領兵窮追李自成。隨命大將軍阿濟格、多鐸二人，率大軍在後接應，其實是監視着吳三桂的行動。

李自成逃走時，還領着十餘萬賊兵，向西流竄，沿路設了十二座營寨，抵擋追兵，怎知吳三桂大奮神威，半月之間，把十二座營寨完全衝破，逼得李自成走投無路。黃河沿岸，又是兩路清兵包抄，殺得他落魄亡魂，遁到陝西，聚集殘兵把守着潼關，作背城借一。

他手下不少出身流寇的部將，眼看他帶着無數金銀，其中珍珠寶石種種稀有奇珍，也有十幾箱。這些賊將在戰勝時還受他的指揮，希望封侯列土，如今看着大勢已去，便有不少覬覦那些金銀財寶的。

當日封作國師爺的朱衣道人，已失去踪跡，好些近在身邊的人，也都偷的偷，搶的搶，把金銀帶走一部。一天，紅刀子營裏首領單齊雲，女魔王黑夜叉，和李自成的先鋒宋孩兒，暗裏開了寶庫，把兩大箱最值錢的珍寶偷了出來。箱裏的全是往日各處進貢明朝的寶物，什麼翡翠瑪瑙，寶珠鑽石，琳瑯滿目，多是無價之寶。他們三人知道李自成難再興起，官兵就要攻進來，當晚把兩箱珍寶帶走，用四匹馬來馱着，沿小路奔向南行。

這裏正是華山地面，兩邊崇山峻嶺，他們三人各有一手武功，打算出了華山，到秦嶺後把財物分開，各自散夥，憑這些珍寶可以富捋王侯，數世享用。黑夜裏山風虎虎，馬蹄得得聲響，破了山間的沉寂。忽聽崖頂哈哈一陣笑聲，縱下一個人，頭戴竹笠，圓領縹衣，年紀才過三十，巨目虬髯，外貌是個山澤英雄，正在橫劍怒目，擋着去路。

單齊雲等三人，本能地一齊拉出武器在手。黑夜叉左手持鞭，右手提劍，和水烟劍單齊雲左右掩護馬背上的箱子。宋孩兒掣起一對五行輪，上前喝道：「朋友，咱們也是同路，幹買賣別處好下手，不要吃到老虎頭上來了。」那人提劍一指道：「宋孩兒，俺不管你們同路不同路，好好地留下一隻箱子，放你們過去！」宋孩兒聽大漢喊出他的名字，不禁一楞，知道來者也是江湖裏有數的人物，若在平時，他已不待打話，五行輪早已劈頭掄下去。如今因帶着一批珍寶，只得捺着性子道：「老兄既曉到咱的名字，諒是江湖上頂尖兒的人物。那麼識英雄重英雄，咱隨闖王打遍天下，今天才得來這一點東西，好漢爭氣不爭財，老哥也不是小心眼的人，還是給小弟賣個交情，日後也好相見。」

宋孩兒說了一遍江湖漂亮話，帶着央求的語氣，他不是怕和這漢子交手，而是怕躭了時刻，給李自成派人截回這批財物。怎知那大漢把眼一眨，喝道：「你這些搜掠得來的財物，還說是打遍天下得來的，嘿！俺懂不得交情不交情，若要放你們過去，那就得問過俺手裏的寶劍！」

宋孩兒給他氣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立刻把五行輪左右掄起，驟來一勢「鳳凰斂翼」，衝着那漢子劈去。他在李自成部將中，是有名的好臂力。

只見那竹笠大漢寶劍一晃，側身跨步，施出「李白伸腰」的姿勢，劍向上撩，「分花拂柳」，嘩啦一响，當堂把五行輪擋開。他的劍怎樣出式，宋孩兒直是看不

出，但覺虎口生疪，知道勁力勝過自己，連忙斜飛單劈，把十六度「紅炮鎚」的本領展出，一輪急攻，但見輪盤亂轉，虎虎生風。

這一種獨門兵器勁度非凡，手力弱的人，常常給五行輪撞得刀劍脫手。

這時漢子騰縱閃躲，走着梅花樁步，寶劍封門，宋孩兒的五行輪左遮右劈，一半打個空，其餘一半給那漢子一口劍着着卸開，轉眼間宋孩兒已把十六度招數出齊，兀自取勝不得。

水烟劍單齊雲看見情形不對，細視這漢子的出手，又有點和崆峒本門相似，却猜不出是什麼來頭。心想：「宋孩兒本領不在自己之下，也自勝他不得，我何不乘機把金寶帶走。」於是向黑夜叉打個眼色。這個混號「女魔王」的黑夜叉，原是海盜巨魁的女兒，生性淫蕩，在紅刀子營裏早已和單齊雲兜搭上了，結成霧水姻緣。黑夜叉當下會意，暗地割開兩匹的轡繩，馱着一隻箱子掉頭便走，單齊雲等到黑夜叉走開，才抽身溜去。宋孩兒正在拚命抵擋着面前的漢子，還沒發覺二人把他出賣。那大漢驀地來一記「姜尙沉鈎」，劍光下扎，剪着宋孩兒右邊五行輪，疾喝一聲，猛向左邊壓落，眨眼間把一對五行輪一齊撞落地上。

宋孩兒也給來劍一震之力，被顚開幾尺。

只見一縷劍光如流螢閃動，撲奔面門，劍風過處，頭上丫角髻已給剁去，嚇得他驚叫一聲，滾身地上。

那漢子冷冷一笑道：「宋孩兒，俺留下你的性命，讓你曉到你的朋友把你出賣了。」

宋孩兒這時才知這漢子還是手下留情，又見單齊雲把一箱珍寶奪去，氣的目定口呆。

那漢子躍上馬背，趕着那馱了珠寶的馬一起飛奔，宋孩兒那敢追去，一陣蹄聲，人馬瞬已消失在黑暗裏。

看官們，這個竹笠縹衣的漢子，就是三十年後靑龍會掌印的盤龍大俠田六郎。

可是如今他還是武林後輩，江湖上沒幾人認得他，已是敢作敢爲。這番探悉李自成敗走西安，一路跟踪到來，有意幹一宗震驚江湖的勾當。

因爲綠林裏從來就是黑吃黑的，一些初出道（初闖江湖）的人，專向老虎頭上動土，若果成功了，他的名兒就立即響遍江湖。

這番田六郎就是要乘李自成亡命之際，幹他一宗大買賣，剛巧宋孩兒單齊雲三人盜出兩箱珍寶，所以他便追踪到來攔途截奪。

田六郎奪得一箱寶物之後，乘夜奔向秦嶺。

他心裏正想着箱裏的珍寶價值多少，將來怎樣拿出來濟助山陝貧民。

走到天明，已將近劍閣，這處山頭險峻，走的都是架在峭壁間的棧道，只得下馬，小心前行。

崖頂突然一股風吹下，棧道的支架吹的瀝瀝發响，正感驚奇，後面兩匹馬突然嘶叫起來。

崖頂之上，像有一條巨蟒的影子繞空盤下，霎眼間馬背上的箱子凌空便起，繩索盡斷。

田六郎定睛看時，才知道崖頂上站着一個人，使出「懸空飛索」把那箱子奪去了！當下一驚非小，這處懸崖平滑如鏡，就算施展輕功，也不易攀登。

人急計生，連忙在八寶囊裏取出套索，飛身上馬。到了山口，上面剛有一塊岩石，他把飛索拋到半空，套着岩石在馬上緣繩攀上峭壁。

當他到了峯頂，一望山脊之上，遠遠一個道士背着箱子向前縱去，因爲箱子沉重，所以走起來脚下緩了。

田六郎展出輕功翻山越嶺急縱，約過了半頓飯時光，已經趕上。他怒從心起，在後喝道：「那裏來的野道！敢把俺的東西刦走！」

那道士突然把頭轉過來，停步叱道：「六郎，你看看我是誰！」

田六郎放眼望去，不禁大驚，這個來的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師伯蒼耳子眞人，連忙跪下道：「大師伯，你老人家爲什麼來到這裏？」

蒼耳子道：「六郎，你且起來，讓我告訴你。」

田六郎站過一旁，對蒼耳子道：「這箱子是李闖搜刦明宮之物，姪兒跟踪奪取，無非想救川陝各地連年受害的窮民。」

蒼耳子截着他的話頭道：「你一個人幹得什麼？六郎，昔日我們崆峒門人，帮助魏忠賢，却落得一個悲慘的收場，這番總算把明室江山弄倒了，那李闖又不爭氣，前幾天，朱衣道人跑來見我，說李自成注定敗亡了，但他帶走了無數財富，將來我們要創立教派，就得手上有一筆龐大的金錢，所以我才親自趕來，把這宗財物弄上手。」

田六郎聽了，不覺一驚，暗想他的消息好靈通，要是和他爭奪，自己功夫如何敵得過他。於是忍氣道：「大師伯既然要拿這筆財物來興起教派，那就再好不過了，讓姪兒和師伯馱回去好嗎？」

蒼耳子道：「你幹你的去罷，我拿『一臂扛千觔』的外功扛這箱子回去，就如同馱個包袱一般，那算得什麼！」

田六郎知道這位師伯是怕他把寶物拿走，所以不信任他來扛。

又念到蒼耳子歷來很少幹這黑吃黑的勾當，這番親自動手，也可能眞的爲了連結各地帮會設立秘密的教派，才覬覦到這宗財寶未定。

當他正在想着，山頭上傳來說話的聲音，清晰入耳。

那聲音道：「蒼耳子眞人，你的『一臂扛千斤』那算得什麼本領，且看山人的『一指頂千斤』吧！」

蒼耳子當堂面色轉變，回身四顧，一刹那間便有一條白衣影子從峭壁底下冒出，輕烟一般隨風升起，却是一個人。

這人足未着地，袖子一揚，便有一股怪風旋轉奔來，蒼耳子叫聲「不好！」他扛着的箱子已隨風捲起，在半空裏連翻帶滾的落在那人的手裏。

只見那人一手接着，輕輕拋起，豎起大拇指來把箱子一頂，果然承着不動，田六郎這下子才看出來的是個文弱書生，儒

巾素服，白襪布鞋，迎風立着，望着二人微笑。

蒼耳子似是失神一般，田六郎從未見過師伯這樣下氣的。老道對那書生稽首道：「道兄來自何處名山？請不要給小道開玩笑了。」

那書生應道：「眞人多禮，山人和你不是同道中人，這箱子裏的東西，是人民的膏血，應該散給天下貧窮之人，誰也不能據爲己有。」

蒼耳子含慍道：「你是何方神聖？敢來管貧道的事？」身形一晃，展起「隨聲易位」的超卓輕功，打算出其不意把箱子奪回來。

怎知書生緩緩走了幾步，已到了另一個山脊，這一門「縮地成寸」的稀有功夫，令到蒼耳子目定口呆。

那書生遠遠傳音道：「眞人後會有期，山人不暇奉陪了。」晃眼已是不見。

田六郎驚奇地問道：「大師伯，這來的是誰？師伯怎麼讓他把寶物拿走？」

蒼耳子道：「你闖江湖的日子還少，自然不知天下之間，還有許多奇人怪客，聽說西域境內，有一種潛修密宗的劍客，在朝代轉變的時候，偶然一現，這書生可能就是此類的人了。」

田六郎又問道：「這人的武功比師伯如何？」

蒼耳子答道：「這如何能够相提並論，他們修的是密宗精神功，和中土練的內外家不同，說好一點，他們就是往日人們所稱的劍仙之流。碰上時誰也要倒在他們的手裏。」

蒼耳子猜想的不差，這書生就是密勒池劍客靈筠。

他把一箱子金寶化整爲零，盛在兩個大麻袋裏，馱在馬上，夜裏來到藍橋小鎭，客舍之內。

楊雲表正在處守候，燈光暗淡，外面微風吹進，瞥見人影從窗口縱入，正是靈筠先生，兩手挾着二袋東西。

楊雲表喜道：「先生來去只是兩天，便把要取的東西帶回來了。」

靈筠點頭道：「還有一隻箱子給單齊雲這廝弄走了，我也携帶不得這許多呢。」一面道：「雲表，你在天明之前，把這兩袋子東西帶到嵩山上去。」

楊雲表又驚又喜，問道：「先生，你打算把袋裏的東西全都送給少林寺？」

靈筠點頭道：「你不會知得許多，天機也不能泄露，你對朝元長老說，包裏的東西，將來自會用得着。」

鷄聲初唱，楊雲表結束起程，先生忽然將一袋子打開，看得雲表眼花繚亂，擺在眼前的都是明宮收藏的金珠寶石，玩賞奇珍，珠光寶氣，燦爛奪目。

先生拿起一顆圓溜溜的寶石道：「這東西就是安南王進貢的貓兒眼寶石，隨着十二個時辰射出的寶光不同，眞是世上難得的東西。」

雲表以爲他看中了這寶石，便道：「先生拿一枚來自己把玩，也不爲過呢。」

那先生正色道：「雲表，你不要見財生心，遲些時我帶你回密勒池去，你會看到池水之下，鋪滿了金剛寶石，我輩出家人也視若無睹，你若決心做一個密勒池弟子，就要視金錢如身外之物，」

楊雲表口裏雖然唯唯應諾，手裏仍然拿起各種珠寶，欣賞不置，靈筠本來就要試他一下，如今看出他還脫不了利祿之心，便決意要他日後花盡千萬金錢，打破俗世貨財之念。

楊雲表依着靈筠吩咐，帶了兩袋金珠寶物送到河南。

他往日曾避難嵩山，認識道路，不日已來到了少林寺，只見白雲黃梅二人在山門外相接。

雲表忙施禮道：「兩位大師怎會知道小可到來？」

二人微笑未答，又見本無大師從寺裏走出，才知他們都已回到嵩山多時。

雲表把兩袋珠寶交下，隨各人進入大殿，參謁過三寶，便到寺後毘盧閣拜見朝元長老。當他踏進禪房，使他嚇得一跳，室裏朝元長老坐在下首，雲床之上，盤膝坐了一位白衣秀士，正是靈筠先生。

他不禁楞住了，對二人先後見過了禮，心想：「怎麼朝元長老也要讓先生坐在上首呢？」

當下說道：「晚生不知先生到來，還幸日期未有躭誤了。」

靈筠道：「山人一路隨着護送，你自然不知。」

雲表暗驚，還好自己對這兩袋珍寶，未曾有過絲毫歹念。

朝元長老道：「雲表，你今番遇到聖僧，是百載難逢的幸會，快上前對聖僧重新叩頭！」

雲表見長老尙如此尊重，連忙三拜道：「聖僧在上，弟子給你叩頭。」

朝元長老道：「善哉，貧僧喜見少林門下，能够有緣到密勒池上修練，將來做個救世扶危的俠士。」

靈筠合十道：「山人這次奉命下山……」說到這裏停着，把眼望着楊雲表。

朝元僧會意，吩咐楊雲表道：「楊賢姪，聖僧初蒞少林，你到香積厨去，泡一壺猴子採下來的新茶，讓聖僧解渴。」

楊雲表知道長老要把自己遣開，於是躬身退出。

朝元僧待他出室，對靈筠道：「聖僧是說這孩子可以造就嗎？」

靈筠點頭道：「山人奉了掌院之命，甄選下代弟子回山，所物色的人，要備嘗人世間的酸，甜，鹹，苦，辣，各種人生滋味，和受過折磨的人，這樣才能看破七情六慾，洞澈塵世虛妄，然後帶他回山潛修藝業，將來捨己爲人，如今總算找到了楊公子，只可惜他恩仇未了，物慾難忘，這點是修道人的魔障，因此山人還打算給他置身風月場中，享盡紙醉金迷，窮奢極侈的生活。」

朝元僧聽了連說：「阿彌陀佛！罪過罪過，聖僧這樣做，貧僧眞是莫測高深，一個生長在公侯富貴之家的年輕公子，怎能禁得住燈紅酒綠的引誘呢？」

靈筠道：「長老能和山人打賭嗎？一個根基穩固的人，正如蓮花之出淤泥而不染，楊雲表年紀雖輕，已是飽經憂患，將來定能參透人生眞理。覷破紅塵……」

說話間楊雲表已捧茶進入，靈筠便不再說下去。

——未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一指紅（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七劍莊七位莊主在龍門街的臨時住所聚首，共商抗拒無常殿之策，童巨臣決定親赴香山寺向聽禪方丈索取火藥，準備用火攻。翌日，當他前去後，至中午時分，涂淩與趙芳楠正在閒聊，一位弟子突然入報，有公孫紹、葛玉郎、陳紫台、荊妙娥及樓蒙等人求見，涂淩以事非尋常，於是便率同衆莊主及獨孤嬋等出見。原來這些來人，都是來意不善的。公孫紹指名方旋約於明午在邛山決門，而陳紫台則邀約獨孤嬋也於明午在三山村了斷過節。均被邀者接受，而樓蒙正待再邀門方旋時，却爲荊妙娥勸阻，俟樓蒙離去後，荊妙娥乃向涂淩陳以利害……

掃蕩無常殿　一鼓奏膺功

涂淩冷冷道：「這沒有甚麼，七劍莊沒有貪生怕死之人。」

荊妙娥道：「好氣魄，可惜閣下不是大莊主……」

葉楚材大喝一聲道：「住口，七劍莊血肉相連，衆人一心，大哥不在，二哥可以全權作主，這不是任何人可以挑撥的，荊姑娘就不必枉費心機了。」

荊妙娥喲了一聲道：「四莊主好大的火氣，其實小妹是同情貴莊，說的也是事實……」

葉楚材道：「多謝同情，姑娘芳駕龍臨，必然不是爲同情敝莊而來的吧？」

快刀葛玉郎哼了一聲道：「別人既不領情，妙娥姑娘不必浪費唇舌了，令師不是要他們後天辰初在邛山翠雲峯了斷麼？快交代了咱們走吧。」

涂淩道：「這就怪了，咱們與八卦門河井不犯，幾時結下樑子的？」

荊妙娥道：「當年邛山之會，八卦門也是受害者之一。」

方旋道：「很好，後天辰初愚夫婦當準時候教。」

荊妙娥說了一聲多謝，立即與葛玉郎聯袂而去。

獨孤嬋目射殺光，瞅着荊妙娥的背影道：「江湖道上原來都是不明是非之人，這就怪不得我了。」

趙芳楠道：「五弟妹不必生氣，依我看，他們是有計劃的對付咱們，啊，大哥回來了，咱們正好來個從長計議。」

他們將童巨臣迎進大廳，再由涂淩將公孫世家等門派約門之事一一說明，童巨臣略作沉吟道：「你們有甚麼意見？」

趙芳楠道：「小弟認爲這幾個互不相屬的門派，可能已經聯手對付咱們，他們的約門是經過周密計劃的。」

童巨臣道：「不錯，明天分兩地將咱們各個擊破，後天由辰到戌，再接連兩次搏殺，看來是不容許本莊生存下去了。」

獨孤嬋道：「對不起，大哥，事由小妹而起，小妹願意一身承當。」

童巨臣搖搖頭道：「這不關妳的事，七劍莊如是答允充當無常殿的分殿，這些事就不會發生了，所以妳勿須不安，最要緊的是咱們如何安排拒敵之策。」

葉楚材道：「小弟認爲公孫世家、盧山及八卦門，對咱們只是一種消耗戰術，最可怕及決定性的一戰，還是黑煞樓蒙之約。」

童巨臣道：「是的，這幾場搏殺，可能一場比一場兇險，咱們要保存實力應付最後一戰，在出場人選上必須多費一點斟酌。」

方旋道：「大哥，咱們在未來的搏殺中，可不可以使用一指紅？」

童巨臣一嘆道：「咱們的生存巳經受到威脅，如果不能在未來的幾場搏殺中獲得勝利，咱們兄弟就要埋骨此間了，勢態如此兇險，還有甚麼好顧慮的？」

方旋道：「既然如此，那就好辦了，小弟也習會了一指紅，明日不必勞師動衆，由小弟與嬋嬋出戰，就可以讓他們片甲不留。」

童巨臣大喜道：「好，五弟，試試你的功力，讓咱們開開眼界。」

方旋緩緩立起身形，待他舉起右手，食指巳經通體血紅。

他指着庭院中一株大樹，挺指一吐，一縷紅光急逾閃電，嗤的一聲輕响，紅光便巳消失。

方旋抱拳一拱道：「獻醜。」

此時大廳之上，除了方旋夫婦，一起奔到庭院，當他們查看那顆大樹之後，竟然一起目瞪口呆，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那棵大樹徑約一尺，它那堅實的樹幹之上，現出一個對穿的小洞。

一指擊穿如此般大的樹幹，這是何等驚人的武功，縱然是彈丸，也難有此等威力，血肉之軀的人類，如何能够承受？

童巨臣一行回到廳上，每一張面孔都是一片興奮之色，因爲江湖之上原是一個弱肉强食的所在，七劍莊具有獨步江湖的絕藝，他們自然要興奮不巳了。

不過在選派人手之際，童巨臣還是沒有讓方旋夫婦單獨赴約，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多兩個人也好有個商議。

因而他派遣涂浚趙芳楠隨同方旋赴邙山之約，葉楚材藍玉圳跟着獨孤嬋到三山村應戰。

× × ×

由洛陽西工北面的史家莊上山，經過許多歷代帝王及名人的陵墓，就到達龐屯了。

龐屯是一個山鎭，人口並不太多，山鎭的四周還散住着一些居民，其中以農家及獵戶爲多。

在龐屯以西的一個山谷之中，此時正瀰漫着一片殺機，因爲公孫世家將此地選爲對付七劍莊的戰場。

前來赴約的方旋等三兄弟，是在龐屯遇到公孫門下，被他引來山谷的。

這是一個出口很小，內部只有三十丈方圓的山谷，兩側及谷底的山壁都不算太過陡峭，以方旋兄弟的武功來說，就算堵住谷口，只怕也困不住他們。

但趙芳楠却眉峯一皺，悄聲對涂浚方旋道：「二哥五弟，公孫勛不懷好意，他可能想將咱們留在這裏！」

涂浚笑道：「這些山壁能够留住咱們麼？」

趙芳楠道：「山壁留不住咱們，如果其中藏有炸藥伏弩，或是意想不到的厲害埋伏，那就很難說了。」

涂浚面色一變道：「那怎麼辦？」

趙芳楠道：「擒賊先擒王，只要不讓公孫勛父子逃出手去，咱們就不會遇到危險。」

他們說話之間，巳經來到公孫門下的大隊人馬之前，公孫世家當得是精銳盡出，除了公孫勛父子，還有厲萬邦，吳文功，海拐子等三大護院，總管剝皮秀士，以及精銳弟子三十二人。

這是一個頗爲龐大的陣容，七劍莊前來赴約的，只有三個，公孫勛似乎有些失望。

七劍莊的兄弟三個在對方一丈之處停了下來，雙拳一抱，浚涂冷冷道：「公孫大俠有何指教？涂浚兄弟在洗耳恭聽。」

公孫勛道：「公孫世家的門下，喪生在方五莊主劍下的不少，血債血還，咱們的要求不算過份吧？」

剝皮秀士冷冷道：「可惜才來了三個，倒叫咱們小題大作了。」

涂浚道：「公孫大俠，咱們似乎不必逞口舌之利，閣下不妨劃下道來。」

公孫世家三大護院之一的厲萬邦道：「笨鳥先飛，屬下請令。」

公孫勛點了一下頭，厲萬邦立即提着一對短戟，奔出幾步道：「那位先來？」

趙芳楠道：「二哥，讓小弟會會這姓厲的。」

涂浚道：「好的，不過此人外門功力巳達爐火純青之境，三弟要多加小心。」

趙芳楠道：「小弟會留心的。」

他踏前幾步，抱劍一拱，說道：「請賜招。」

厲萬邦道了一聲「有僭」，左手戟平胸急點，刺向趙芳楠的心窩，來勢之速，宛如電逐星馳。

趙芳楠久走江湖，身經百戰，自然明白這只是一記虛招，如果出劍封架，他右手的短戟必然以雷霆萬鈞之勢當頭猛砸。

他不肯出劍招架，身形却巧妙的一轉，以急如飈風的速度，轉到了厲萬邦的身後。

臨場搏殺，除了考驗本身的修爲，經驗與機智，也是勝負的重要因素。

趙芳楠不與敵人硬拚，這一巧妙的轉身，使敵人失去攻擊的目標，他却掌握了主動。

七劍莊三十六式追風劍法飲譽天下，江湖中的高手頗多，能够避開三十六式追風劍的却找不出幾個。

現在趙芳楠掌握了主動，長劍立即以驚濤擊岸之勢攻了出去。

厲萬邦能够當上公孫世家的首座護院，自然也不是簡單人物，眼前的目標消失，他就知道大事不好，突然一伏身，急竄五尺。

此人的搏殺經驗也極爲豐富，他如果轉身招架，就難逃這一刦了。

雖然他見機逃出五尺，趙芳楠絕不讓他獲得喘息之機，彈身一躍，如影隨形的

追了上去。

在一陣金鐵交鳴之中，厲萬邦再退三步，右肩衣裂肉現，鮮血不斷的湧出。

他果然無法逃過七劍莊的三十六式，雖然他還在作困獸之鬥，遲早他都會落得一個敗字的。

公孫勛一見出師不利，立即向剝皮秀士道：「總管，勞你的駕……」

剝皮秀士道了一聲「好」，一搖三擺的走了出來，瞧他那副斯斯文文的模樣，當眞像是擁有幾分書卷氣息似的。

可惜他兩手血腥，殺人無數，手段的殘酷，使人聞名喪胆。

方旋存心不讓他再活下去，也好爲世人除害，因而對涂浚道：「二哥，咱們不能讓這個魔頭留在世上害人，待小弟將他除去。」

涂浚道：「好的。」

方旋拔出長劍，迎着剝皮秀士道：「朋友，請賜招。」

剝皮秀士嘆了一聲道：「世界美好得很，你的年紀又如此之輕，咳，可惜，可惜……」

方旋冷冷道：「壞事做多了，遲早會遭到報應，這有甚麼可惜的？」

剝皮秀士一怔道：「原來你做過很多壞事，這倒有點瞧不出來，不過你既是如此坦誠，倒引起老夫的興趣來了，說說看，你究竟做了一些甚麼壞事。」

方旋道：「其實說來也不算太多，最感不安的也只有一件……」

語音未落，寒芒突然一閃，在一聲悶哼之中，一隻其黑若墨，形似鳥爪的手掌吧的一聲掉在地上。

這隻手掌是剝皮秀士的，因爲他殺人太多，而且喜歡剝皮，所以他的手掌才會如此難看。

一個殺人無算，喜剝人皮的魔頭，功力必然很高，如果一招之中就被人斬下一隻右手，他這個剝皮秀士的大名，豈不是唬人的字號？

不，盛名並無虛致。

剝皮秀士的確有一套眞才實學，只是他太大意了。

他忘記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的道理，也絕未想到方旋巳經探得追風三十六式的神髓。

及方旋的長劍飛出，他也展出他的鬼爪，待他瞧出不妙，一隻手掌巳經送給人家了。

他忍痛暴退五尺，方旋却如影隨形的跟了上來，同時面色一沉道：「你適才誤會了，在下是說你會遭到報應，也爲遲至今日才殺你有些不安，還有一隻手一起交過來吧，剝過人皮的手應該剁它下來。」

寒芒再一閃，另一隻魔爪也被剁了下來。

這回剝皮秀士再也忍不住了，痛得青筋暴露，冷汗被體，同時像殺豬般的叫了起來。

「姓方的，給我一個痛快，否則老夫要罵你了。」

「你剝人皮的時候爲甚麼不給人一個痛快，難道斷腕比剝皮還要痛苦？」

「這……姓方的，我求你……」

「好吧，不過有一件事，你要實話實說。」

「甚麼事？」

「你跟公孫勛應該是道不同不相爲謀，就算湊在一起，你也不該當他的下人，可是……」

「我是太原分殿的殿主，公孫勛只是副殿主，我自然不是他的下人了，你還有甚麼要問的？」

「沒有了，我送你回老家吧。」

長劍一揮，割斷剝皮秀士的喉管，同時返身一躍，攔住公孫父子的去路。

原來此時鬥場之上，業巳展開扣人心弦的混戰。

厲萬邦及吳文功巳經分別喪生在趙芳楠及涂浚的長劍之下，趙芳楠還在獨鬥海拐子，公孫門下的武士，則分批向涂浚衝殺。

及剝皮秀士被殺，公孫勛不禁心頭狂震。

他估不到方旋的功力竟然如此高明，再留下去，他們父子必難倖免。

而且四週山坡之上的弩箭手正在待命發射，他們父子如是不離開，他就無法發出射擊的命令。

在全場混戰之際，正是悄悄溜走的最佳時機，可惜他時運不好，偏偏被方旋一眼瞧見。

「想溜！那有這麼便宜？咱們的賬今天應該算一算了。」

公孫勛的劍拐雙絕，名滿天下，方旋的功力雖高，他們父子聯手，並不一定當眞害怕。

不過他是一個十分惜命的人，所以不想跟方旋以死相拚。

「方五莊主，你說笑話了，要算賬的應該是咱們，七劍莊盡佔了便宜，莫非你還要趕盡殺絕？」

方旋輕蔑的撇撇嘴道：「閣下對顚倒黑白，翻雲覆雨，倒是學有專長，只是在下有點不解，公孫世家譽滿武林，一向被人們尊奉爲白道的霸主。閣下居然自甘墜落，當上了無常殿的副分殿主……」

公孫勛大喝道：「住口。」

方旋道：「怎麼？你能做，我就不能說？」

公孫勛明知不一定鬥得過方旋，却不能再讓他說下去，看來這位公孫世家的主人還是有一點羞恥之心的。

可是這一點羞恥之心，却激發了他的殺機，在大喝一聲的同時，長劍帶着輕嘯，急奔方旋的喉際。

公孫勛以劍拐雙絕飲譽江湖，可說他對劍與拐這兩件兵刄，全都下過了一番功夫。

此時一劍刺出，勁風四溢，而速度之快，又如電掣星馳，這位公孫世家的主人，果然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不過他這快速凌厲的一劍，方旋絕對不會放在心上，但方旋却不能留意他那含勁未吐、俟機而動的鋼拐。

因此方旋不肯出劍招架，身形一旋，轉到公孫勛的左側去了。

這裏正是公孫勛鋼拐可及之處，方旋如此避讓，豈不是避輕就重，自找麻煩？

他果然是自找麻煩，送上門的便宜，公孫勛焉能放過。

鋼拐挾着勁風，攔腰一拐掃到，公孫勛已經使出全力，專心將方旋擱在這裏。

噹的一聲巨响，方旋竟然以長劍接了一招。

鋼拐是重兵刃，而且公孫勛是以全力揮出，按常理來說，方旋的長劍不是折斷，必然會被鋼拐砸飛。

方旋不傻，他絕對不會連這一點都不相信，因而他使的是柔勁，長劍一阻鋼拐的攻勢，追風三十六式也同時使出。

但見晶芒耀眼，劍氣瀰空，刹那之間他已揮出六劍，這六劍是一氣呵成，就像使出一劍一樣。

沒有人能够破解這追風六劍，因爲它快如閃電，急逾飇風，如同六個人同時攻擊一個目標，攻擊一個部位，除非生有六條手臂，就無法接下他這追風六劍。

公孫勛果然沒法接下，但見血光一閃，一條斷臂與鋼拐同時砸在石地之上，他已經痛得面無人色。

方旋沒有繼續出手，後退兩步，橫劍而立，道：「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這你可怨我不得。」

公孫勛咬牙切齒的道：「算你狠，姓方的，有種你就殺了我！」

方旋冷冷道：「別執迷不悟，公孫勛，你那些弩箭手算不了甚麼，咱們照樣可以衝上山去，殺他們一個片甲不留，還有一點，你沒有想到，我如果用你作擋箭牌，弩箭又能有甚麼作用？」

公孫紹雙拳一抱道：「殺人不過頭點地，請方大俠手下留情。」

方旋一嘆道：「公孫世家倒行逆施，自趨絕路，在下縱然手下留情，公孫世家還能够厚顏無恥的留在江湖之上？」

公孫紹神色沮喪的道：「是咱們錯了，但武林之中，錯的並不只公孫世家，除了……」

公孫勛道：「紹兒……」

公孫紹道：「爹，這片山谷就是咱們父子埋骨之地，江湖上今後不會再有公孫世家了，你老人家還怕甚麼？」

公孫勛雙目一瞪道：「很好，咱們就跟七劍莊同歸於盡吧。」

公孫紹道：「爹，就算弩箭手當眞傷得了方大俠他們，七劍莊也沒有遭到毀滅，咱們父子則淪入魔道，遺臭千古了，爹，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咱們爲甚麼不死得轟轟烈烈一點？」

公孫勛長嘆一聲道：「爹後悔以前沒有聽你的勸告，這最後一次，爹不能再讓你失望了，孩子，咱們上山去。」

公孫紹道：「好的，爹。」

他先發出一聲長嘯，使搏殺中的門下弟子停下手來，可惜他們只剩二十六個，其中還有不少帶傷的。

海拐子已經死在趙芳楠的追風劍下，到目前爲止，七劍莊的三位莊主毫髮無損，而且掌握了鬥場的全局，只不過對方還有無數的伏兵，如是萬弩齊發，他們能不能全身而退，就很難說了。

當七劍莊的三位莊主在會合之際，公孫勛父子已經帶着二十六名門下撲上了山頭，山上的伏兵原先不明白公孫父子想作甚麼，等到刀劍加身，他們才弄明白，原來公孫世家倒戈相向，對無常殿的伏兵展開了無情的屠殺。

此時七劍莊的三位莊主倒變作局外人了，他們向那人影幢幢、喊殺連天之處瞥了一眼，方旋忽然大喊一聲道：「咱們不能袖手旁觀，讓天下之人恥笑。」

語音未落，忽然彈身而起，以風馳電掣之勢，向搏殺之處狂馳而去。

涂浚與趙芳楠互相瞧了一眼，也只得跟踪向山頭撲去。

無常殿的伏兵大有能者，絕不只是弓箭手而已，因此公孫門下遭遇到嚴重的傷亡，除了公孫勛父子都已受到創傷，門下二十六名弟子也只剩下十四人了。

此時一名黑衣老者已將公孫勛的長劍引開，然後一個跨步，將雙方的距離拉近了一尺，左臂急吐如風，一拳搗向公孫勛的脅門。

公孫勛適才丢掉一條左臂，負創如此之重，功力自是大不如前，黑衣老者又是一個頗爲罕見的强敵，這一拳他如何能够避開。正當千鈞一髮、生死一綫之際，一條奪目的紅光，有如長虹經天，一閃而逝，黑衣老者如遭雷殛，口中一聲慘呼，便已倒地死去。

公孫勛呆了，眼巴巴的向紅光飛來之處瞧着。

他瞧到了，來人竟是他的仇家方旋。

「啊，方少俠，你也會……」

「魔道武功，一指紅。」

「這……請少俠原諒老朽無知……」

「前輩言重了，你請歇着，這般賊人交給我兄弟就是。」

七劍莊的三兄弟像三條出柙猛虎，追奔逐北，痛殲殘敵，轉眼之間，除了倒在地上的已經找不到一個敵人了。

此時公孫紹已經替老父重新裹好了創傷，然後向方旋抱拳長揖道：「救助家父之恩高如雲天，大恩不敢言謝，今後公孫世家當惟七劍莊馬首是瞻，無論水裏火裏，絕不敢辭。」

方旋道：「不敢當，但願咱們能够聯袂江湖，爲天下蒼生盡點心力就是。」

趙芳楠道：「五弟，愚兄担心五弟妹他們，此間既已無事，咱們快去三山村瞧瞧。」

公孫勛道：「三莊主說的不錯，三山村也是個陷阱，咱們得快點前往支援。」

方旋道：「前輩知道不知道是什麼陷阱？」

公孫勛道：「老朽聽說他們運去不少沙袋，是效法水淹七軍的故智，詳細情形就不得而知了。」

方旋大驚道：「好歹毒，二哥三哥，咱們走。」

公孫紹道：「小弟去過三山村，願爲各位帶路。」

涂浚道：「多謝。」

語音一頓，隨即向公孫勛雙拳一抱道：「前輩與貴門下如果沒有理想的療傷之處，敝莊在龍門街的臨時住處倒是頗爲適合，不知前輩意下如何？」

公孫勛道：「好，老朽就去龍門街，告辭。」

方旋一行四人由邙山馳往三山村，待趕到地頭，已經日影西斜了。

三山村在洛河的西北岸，依山面水，

是一個頗具形勢的鎮集。

在三山村的上游，有一段頗爲狹隘的河面，在此處以沙包阻止水勢，就可實施水淹七軍的故智了。

對付七劍莊的是盧山，其實盧山只是傀儡，他們還有主子「無常殿」。

無常殿興風作浪，志在江湖，但無論他們如何狂妄，對官府，他們不敢不心存顧忌，因此，他們水淹七軍的法子，出現了兩項破綻。

一是他們以沙包阻水動用的人手不足，未能造成江河倒瀉，萬馬奔騰的威勢。

二是他們忽略了下游還有一個突出的沙洲，如非江河倒瀉的急劇水勢，落水者就可以游上沙洲，獲得棲身之處。

事實已是這樣，當河水突發之際，葉楚材、藍玉圳以及獨孤嬋等三人在水流不太勁急的形勢之下，奮力的逃上了沙洲。

無常殿自然不願讓煮的鴨子飛掉，他們調來弩箭手，向沙洲之上攢射。

其實萬弩攢射也只是浪費人力物力，葉楚材等在沙洲上掘起一個坑道，弩箭根本傷不到他們。

當方旋等趕到之時，無常殿正在搬運柴草，配製火箭，看來他們是要用火攻的了。

方旋一聲清嘯，首先撲了上去，涂浚，趙芳楠，與公孫紹也同時投入戰圈。

迎戰的是盧山掌門陳雨時，率領一子三徒，攔住他們的去路。

約戰的原是盧山一派，這般人出現不足爲奇，只不過還有一批身着白衣的無常殿門下，他們正在將柴草搬上竹筏，準備點火之後，由上流漂向沙洲，另有一些人手挽火箭，擬配合着火的竹筏，向沙洲展開猛烈的火攻。

更令人不解的是，火攻的指揮者竟然是名列九大使刀名家之一的快刀葛玉郎。

沙洲原本不大，無法抵擋火攻，被困沙洲上的獨孤嬋等就危若累卵了。

方旋平時是不願傷人的，此時却顧不得那麼多了。

迎着他的，是盧山掌門的兩名弟子南漢及卜廣文，他們在盧山門下是兩個傑出的人材。

方旋不願浪費半點時間，長劍追風，劍芒以浪趕千重之勢連續急閃，兩具屍體已然倒了下去。

一劍飛出，連殺盧山門下的兩名高手，此等威勢，焉能不震撼全場。

他劍劈兩名强敵，並未阻碍他多少時間，脚下一點地面，騰身向河邊猛撲。

盧山少門主陳紫台勃然大怒，彈身一躍，攔住方旋的去路，劍光急閃，一連劈出三劍。

盧山以降龍伏虎劍法馳譽武林，陳紫台業已獲得該套劍法的神髓，此時連發三劍，是以全力出招，方旋竟然被迫得連退三步。

三步之後，方旋立即展開反擊，在劍氣瀰漫之中，傳來一陣金鐵交鳴的音响，最後劍氣突斂，一個人頭帶着一溜血雨飛了出去。

它是陳紫台的大好頭顱。

因爲方旋還站在那兒喘着氣，顯然，方旋又殺了一名敵人，他已浪費了不少眞力。

雖然心急獨孤嬋的安危，但仍然不得不喘息一下。

其實他只是略微調勻了一口眞氣，立即騰身而起，以蒼鷹搏兔之勢，撲向那些準備點火的匪徒。

他已經殺紅了眼，此時出手狠毒，招招見血，一劍揮出，必然有一個人體仆倒下去。

經他這麼一陣無情的屠殺，無常殿的門下不由陣容大亂，他們多數丢下柴草及火種，向荒野之中逃命。

這般人領頭的是快刀葛玉郎，他也被方旋的神勇震嚇得神色一呆，不過快刀葛玉郎是武林高人，無論方旋如何武勇，他必須出手一搏。

他奔過來哼了一聲道：「你是七劍莊的五莊主方旋？」

方旋道：「不錯。」

葛玉郎道：「你的劍法雖是不錯，只是殺機太重了一點，這樣對你並沒有甚麼好處。」

方旋道：「在下不想殺人，但你們却逼得我非殺不可，在下殺人實在是無可奈何。」

葛玉郎冷笑道：「你殺了別人，別人就會殺你，我也是無可奈何，出招吧，方少俠。」

方旋道：「別忙，在下有一點不解之處，想向閣下請教。」

葛玉郎道：「甚麼事？」

方旋道：「如果在下沒有猜錯，閣下必然是當今武林九大名刀之一的快刀葛玉郎了，武林九大名刀，譽滿江湖，身份何等崇高，閣下竟然投身邪惡，爲虎作倀，使名刀蒙羞，江湖惋惜，請問這是爲了甚麼？」

葛玉郎呆了一呆，道：「人各有志，你不必說廢話了，接招。」

他不願再聽方旋的廢話，因而一刀揮出。

快刀葛玉郎果然名不虛傳，方旋沒有瞧到他取刀，也沒有瞧到他出招，當「接招」二字還停留在耳畔，刀風已經奔向他的胸膛。

方旋知道他是快刀，自然早有提防，不待刀風迫體，他的長劍也已推出。

快刀與追風劍法，講的全是一個快字，現在他們以快制快，打得驚險之極。

此時盧山掌門陳時雨，及第三弟子秦耀東，已被涂浚趙芳楠所殺，他們再全力掃蕩無常殿的匪徒，經過一陣追奔逐北，再也找不到一個活着的敵人了。

涂浚吩咐趙芳楠與公孫紹尋找船隻，接運沙洲上的同門，他則懷抱長劍，在一旁替方旋掠陣。

這一對搏殺者拚鬥已近五百招，他們的速度逐漸慢了下來，但見內力激盪，勁風四溢，他們由招式的變化繼而拚起內力來了。

鬥招式，他們是半斤八兩，誰也佔不到便宜，比內力，似乎也相差不多，短時間內只怕不易分出勝負。

拖下去對快刀葛郎是不利的，因爲他的同伴無一倖存，一旦筋疲力盡，豈不是要任人宰割？

不能拖就只有走，現在敵衆我寡，只有逃走才是上策。

於是在一招硬拚之後，他立即倒縱而起，他想腳板心抹油，來個溜之大吉。

這是他的打算，可惜並沒有瞞過方旋的觀察。當他騰身而起之際，方旋也同時躍了起來，這樣一退一進，依然保持着適才的距離。

方旋希望找到一個活口，自然不願讓葛玉郎逃出手去，腳尖剛剛着地，再度騰身而起，長劍同時斜斜推出，封着葛玉郎的長刀，左掌倏的一吐，扣向對方的肩井重穴。

這一記擒拿，快得如同閃電，葛玉郎一個失神，果然被方旋扣到肩頭。

此人身經百戰，應變之快也非常人可及，方旋的五指剛剛搭上肩頭，他竟然全身向下一倒，一個懶驢打滾翻了出去。

方旋沒有找着他，却將他的衣衫撕了一半，由肩頭到前胸幾乎全部裸露。

這是一項意外，但却使方旋爲之大吃一驚。

快刀葛玉郎是一個男人，這個男人却有一雙巍顫顫的豪乳，方旋陡然發現，怎能不神色一呆。

這樣一來，可便宜敵人了，待他回過神來，葛玉郎已經逃得不知去向。

在一旁掠陣的涂淩，自然也瞧到這意外的一幕，他却連聲稱奇道：「快刀葛玉郎名列當代九大名刀，竟然會是一個女人，實在太過意外。

方旋道：「走吧，二哥，他們都來了，咱們回去再說。」

涂淩道：「好吧。」

兩處約鬥，全勝而歸，待回到龍門街，方旋的心情又沉重起來。

原來鷹爪門掌門禽高飛，率領門下傑出的弟子十八人，一路追尋禽嘉年的踪跡，終於找到龍門街來了。

他們打從離開莆田開始，就一直遭到不明身份之人攔擊，除了損失三名弟子，還有五人受到劍傷，這是鷹爪門近百年來從未有過的重大損失。

好在禽高飛洞明事理，並不因此而遷怒七劍莊，待瞧到禽嘉年與唐星的情況，他倒是高興的大笑起來。

童巨臣依然有點不安的道：「敝莊不幸，禍延貴門，使在下感到十分不安。」

禽高飛面色一整道：「別這麼說，大莊主，正邪原本無法兩立，貴莊只不過首當其衝而已。」

公孫勛道：「禽掌門說得不錯，無常殿志在天下，當今武林任何一個門派他都不會放過，該慚愧的應該是老朽，唉！」

公孫紹道：「爹，這也不能怪你老人家，舐犢情深嘛，誰不愛自己的兒子？」

童巨臣道：「公孫大俠，莫非貴門有人落在無常殿的手中？」

公孫勛一嘆道：「是的，老朽的第二個兒子被無常殿所刼，公孫一門也因此幾乎陷入萬刼不復之境。」

童巨臣道：「父子骨肉相連，這的確不能怪公孫大俠。」

公孫勛道：「寒門不幸，遭到前所未有的挫敗和恥辱，這都是老朽無德無能，以致騰笑江湖，羞及祖先，現在老朽已經想透了，無常殿爲惡江湖，枉死之人何止千百，小兒一條命又算得了甚麼？所以老朽有一點拙見，不知各位是否採納？」

童巨臣道：「公孫大俠有何高見？請說出來大家參考。」

公孫勛道：「據老朽所知，金墉城舊址就是無常殿的總壇，無常殿主及該組織的重要人物，全部住在金墉城址的地下，咱們何不挾戰勝之餘威，來個犂庭掃穴，一舉殲滅這般惡魔，如果讓他們逃往別處，不只是掃蕩困難，今後又不知有多少人要被他們所害。」

禽高飛道：「公孫大俠說得不錯，鷹爪門願爲前驅。」

童巨臣道：「在下也同意公孫大俠的意見，只不過無常殿既然隱藏在金墉城址的地下，必然佈有不少機關，如是他們龜縮不出，據險而守，掃蕩就有困難了。」

禽高飛道：「這個容易，咱們多準備一點火藥，炸毀他們出入的洞口，他們如果龜縮不出，就活埋在地洞之下了。」

童巨臣道：「好主意，公孫大俠可知道他們的出入之處？」

公孫勛道：「老朽只知道一個出入口而已。」

禽高飛道：「這就夠了，咱們只要炸毀一個出入口，他們就不敢再躲在地洞之內。」

童巨臣流目向公孫勛，及鷹爪門下的傷者瞥了一眼道：「好，除了受傷的，其餘立刻出動。」

公孫勛道：「大莊主，老朽的傷勢無礙，而且我還要指出地洞的入口。」

公孫勛要去，鷹爪門下也沒有一個願意留守，三人同心，其利斷金，現在他們萬衆一心，未來的勝利自然非我莫屬了。

童巨臣當即派遣葉楚材率領五名弟子赴各地購買火藥，再派方旋夫婦率領五名弟子隨處接應，然後親率各派高手向金墉城址出發。

× × ×

浮雲掩月，今晚的視綫並不太好，晚風却頗爲勁急，還帶着些許寒意。

金墉城的遺址是荒涼的，只見斷壁殘垣，野草叢生，在啾啾虫聲之中，令人有一種凄涼的感覺。

童巨臣等三批人馬，此時正以扇形的陣式向中心進逼，他們前進的速度十分緩慢，是怕誤中敵人的埋伏。

距離中心約莫一箭之地，童巨臣揮手示意，讓大隊人馬停止前進，因爲他覺得太靜了，除了風吼虫鳴，這金墉城址幾乎就像死域一般。

此時公孫勛輕輕咳了一聲道：「大莊主，情形有點不對，莫非無常殿已經逃離此間了？」

童巨臣道：「有此可能，不過咱們還要試試，公孫大俠還記得地道出口的位置麼？」

公孫勛道：「記得，就在左前方那塊大石之後，葉四莊主請隨我來。」

葉楚材應了一聲，立即率領攜帶火藥的弟子，跟着公孫勛奔向那塊大石。

公孫勛指着一塊石板道：「這塊石板就是出口，咱們如何才能將它弄開？」

葉楚材察看半晌，道：「它必然是以

機關控制的，咱們不知道控制的樞紐在何處，除非利用寶刀寶劍，要弄開它只怕不易。」

隨後跟來的方旋道：「公孫大俠跟四哥退遠一點，讓咱們夫婦試試。」

葉楚材不知道方旋夫婦如何弄開石板，仍與公孫勛帶着手捧火藥的弟子退後丈外。

方旋與獨孤嬋立即全力運集一指紅的功力，十指齊吐，向石板猛的一擊。

轟的一聲巨响，但見石粉擊飛，勁風四溢，石板已被擊穿一個大洞。

公孫勛瞧得目瞪口呆，良久才哈哈一笑道：「好厲害的一指紅，今後江湖將是賢夫婦的天下了。」

方旋微微一笑道：「微末之技，難登大雅之堂，公孫大俠不要見笑。」

他們說話之際，葉楚材已經將火藥裝好，當即點燃引綫，道：「快退。」

他們退到三丈之外，已然傳來一聲震天巨响，只見沙石激射，塵土四揚，所炸之處，現出一個丈許方圓的大坑。

這一招果然夠絕，轟隆之聲未已，無常殿的門下已然面無人色的竄了出來。

他們驚魂未定，童巨臣已經一聲令下，三派高手立即向賊人展開了一場無情的屠殺。

無常殿原是一批亡命之徒，由於驚惶過度，全都失去了鬥志，他們的人數雖然不少，但却顯得不堪一擊。

此時一名身着蟠龍金袍、頭戴金色面罩的魁梧大漢率領一批高手來到現場，此人身形一現，無常殿紊亂的形勢立即改觀，他們不再逃亡，而且集中一處，準備反撲。

童巨臣知道這才是無常殿的主力，因而雙拳一抱道：「閣下可是無常殿主？」

金袍人道：「不錯，本座就是無常殿主，你是童莊主吧？小小的一個七劍莊，居然敢跟本座作對，你們太不自量了。」

童巨臣道：「正邪不兩立，咱們似乎不必作口舌之爭，只要閣下劃下道來，童某無不奉陪。」

無常殿主嘿嘿一陣冷笑道：「跟本座作對者死，劃道？嘿嘿，你太抬高自己了，給我殺！」

無常殿的主力，分爲黑白紅綠四隊，由黑白陰陽四大無常率領，此時分作四路衝了過來。

獨孤嬋道：「大哥請退後三丈，以避免無謂損失，這般人由咱們夫婦對付。」

童巨臣一怔道：「弟妹，他們人數太多，你們兩個怎能應付？」

獨孤嬋沒有回答童巨臣，却伸手取出從不輕用的誅魂鼓。

玉腕一抖，誅魂鼓立即飛了出去，同時响起一股令人頭皮發炸的異聲。

它飛到空中之後，旋轉的速度由緩而急，後來越轉越快。

人們的目力再强，也只能瞧到一道淡淡的光圈。

它的响聲也逐漸尖銳，簡直是扣人心弦。

它原是在半空中飛行旋轉的，此時忽然以飛燕掠波之勢，向無常殿的人羣中射去。

說來令人難以相信，只要是誅魂鼓所至之處，必然鮮血四洒，肢體橫飛，屍體一片片的仆倒下去。

此種奇異的乒刃，威力之强，無與倫比，它那怪異的响聲也具有十分强大的震駭之力。

無常殿這回當眞徹底失敗了，四大無常，四枝勁旅，沒有一個留得命在。

現在唯一剩下的只有無常殿主，他揮舞着一柄斷了刀尖的長刀，在跟誅魂鼓作殊死的周旋。

最後，他在一個疏神之下，被誅魂鼓削去半個腦袋，這場正邪之鬥，至此全部結束。

在衆人驚心動魄、目瞪口呆之際，獨孤嬋一指點出，誅魂鼓應指而落，敢情這具駭人聽聞的殺人利器，只有一指紅才是它的尅星。

× × ×

賊人死亡殆盡，但在那橫七豎八的屍體之中，却有一股呼聲傳出。

「爹……爹……」

很多人都聽到這股呼聲，公孫勛却第一個奔了過去，他是陽無常，無常殿的四大無常之一。

公孫勛瞧出此人是戴着人皮面具，他神情激動的將面具摘下來。

「啊，箕兒，會是你？」

他就是公孫勛第二個兒子，想不到他竟是無常殿的陽無常。

「爹，孩兒……對不……起你……」

「孩子，你的確不該，但事以至此，你就不必說了。」

獨孤嬋忍不住詢問道：「無常殿主究竟是誰？」

公孫箕道：「是……玖陀……」

獨孤嬋啊了一聲道：「果然是他，我那范伯伯一家必然是他所害。」

公孫箕道：「是他，還有……令尊……也是遭到他的……」

頭一歪，公孫箕嚥下了最後的一口氣，死了。

公孫勛公孫紹父子忍不住痛哭起來。

天下的事本來是不易十全的，公孫勛雖然損失了一個兒子，但邪惡盡除，未嘗不是一件幸事。

此後江湖之上，不再以一指紅及誅魂鼓爲魔道。

七劍莊領袖羣倫，成爲江湖上的一股安定力量了。

（全文完）

下期預告

沈勝衣傳奇故事：

血蝙蝠

黃鷹・著

長篇武俠故事

斬情女

文·臥龍生
圖·盧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羣俠聽了韓二的報告，大家都對高空雁身罹怪病而惋惜、而關懷、而担心。斬情女認爲若能找到狗肉郞中，或可醫好高空雁的病。於是由周千里、林成方暗中護衛斬情女四出尋找狗肉郞中，結果在一酒店中不期而遇，幾經波折，終於將狗肉郞中請到四海鏢局徐州分局來。斬情女乃將高空雁的病情據實轉達，並望他先行暗中觀察病者，若有把握醫治，再婉轉告知高空雁。狗肉郞中便即化裝，去後不久即回，聲言必須親對病者予以望聞問切，始可探悉病源施治，經徵得高空雁同意後，林成方乃與斬情女偕同狗肉郞中到高空雁的住處，診脈斷症……

神醫施妙手　痼疾霍然癒

林成方道：「姑娘，大夫的話不錯，這種事，不能夠揠苗助長，如若看錯了，那豈不是把事情弄糟了？」

斬情女垂下頭，不再多言。

狗肉郎中輕輕咳了一聲，道：「高公子，這毒性很特殊，非得借仗閣下相助一臂之力才行。」

高空雁回顧了韓二一眼。

韓二接道：「我家公子說，他很願和大夫合作。」

狗肉郎中道：「好，好極啦！」目光一掠斬情女和林成方道：「兩位請暫時離開吧。」

林成方當先站起身子，轉身而去。

斬情女却低聲對狗肉郎中道：「大夫，我請你盡力，也希望早日聽到你的好消息。」

狗肉郎中道：「姑娘放心，如是高公子所中的毒還有救，我保證清除他身中之毒。萬一我無法醫好，恕我一句狂妄的話，大概這世上再無人能夠醫好他了。」

斬情女道：「我知道你醫道精湛，但仍希望你盡力施爲。」

狗肉郎中道：「你放心吧！快則今晚，遲則明午，一定會對姑娘有個交代。」

斬情女點點頭，道：「我等你消息。」

站起身子，大步而去。

望着斬情女的背影，輕輕吁了一口氣，狗肉郎中緩緩說道：「韓二，關上門，守在門外，我要仔細看看高公子的中毒情形。」

韓二依言帶上房門。

斬情女很關心高空雁的病情，一直等到了初更時分，仍未安歇。

狗肉郎中也沒有使斬情女失望，初更過後不久，緩步而來。

斬情女神情肅然，低聲問道：「郎中，他的病有沒有救？」

狗肉郎中點點頭，道：「有救，不過，要費一番手脚。」

斬情女道：「只要有救就好……」

語聲一頓，接道：「郎中，要好久時間，才能醫好他的病？」

狗肉郎中道：「如是一切順利，三五日就行了。」

斬情女道：「如是一切不順利呢？」

狗肉郎中道：「那可能要半個月，或者是更久一些。」

斬情女道：「哦！你說順利，是指什麼而言？」

狗肉郎中道：「還缺兩種藥物，和十二枚過穴金針，其它的，我都有帶的。」

斬情女道：「藥物不是很難找到？」

狗肉郎中道：「不是太難找的藥物，大一點的中藥店，應該都有存貨，但如運氣不好，也可能買不到。」

斬情女道：「藥物你開出來，我們派人去找，這個不說了，你這個當大夫的，爲什麼不帶過穴金針？」

狗肉郎中道：「因爲我根本不準備替人看病。」

斬情女呆了一呆，道：「說得有理，你劃個圖樣吧，我這就派人去打造。」

狗肉郎中笑道：「派人打造，還不如我自己動手來得快。」

斬情女道：「你要什麼？」

狗肉郎中道：「銀燈一盞，小鐵錘一把，黃金二兩，其它的，都可以湊合了。」

斬情女道：「這個容易，我馬上準備。」

狗肉郎中道：「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我不能不說明白。」

斬情女道：「你說吧。」

狗肉郎中道：「東西準備好，我就動手替他除毒，至少有十二個時辰他會在昏迷中。」

斬情女道：「哦！」

狗肉郎中道：「這十二個時辰，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傷害他，也可以傷害我。」

斬情女道：「這個，你放心，我們會全力保護你。」

狗肉郎中苦笑一下，道：「黑劍門中人，如是全力攻進來呢？」

斬情女道：「不會這麼巧罷，他們怎會知道這件事呢？」

狗肉郎中道：「黑劍門中人無孔不入，你怎知道這裏沒有他們的奸細？」

斬情女怔了一怔，道：「多謝你提醒，這眞要仔細防備一下。」

狗肉郎中口齒微動，欲言又止。

斬情女道：「你有話說？」

狗肉郎中道：「題外文章，不說也罷。」

斬情女道：「說吧，說錯了也不要緊。」

狗肉郎中道：「我混在那座店中已有不少天，我聽到過好幾次他們談論這裏的事。」

斬情女放低了聲音，道：「高公子的事一直很隱密，除了有限幾個人外，四海鏢局中還有很多人不知道有他這個人。」

狗肉郎中道：「但黑劍門已經知道了，如是我猜想不錯，黑劍門中人，現正在安排殺他的辦法，這辦法一旦想好了，他們便會立刻再來攻襲。」

斬情女道：「郎中，如果你沒說錯，這四海鏢局中眞有奸細了。」

狗肉郎中道：「只有兩種人，可以洩漏高公子的隱密，一種是奸細，一種是在他掌下逃命的人。」

斬情女道：「唉！他心地仁慈，也成是他掌下逃命的人。」

狗肉郎中道：「如果他不希望這消息洩漏出去，我相信他會安排得很妙。」

斬情女道：「他雖然心地仁慈一些，但很細心，這麼看來，八成是鏢局中有奸細了。」

狗肉郎中道：「對！而且，還是很具身份的人，至少，他能知道高公子的隱密。」

斬情女呆了一呆，道：「這個會是誰？」

狗肉郎中道：「所以，這個要費很多的心思去想。」

斬情女道：「郎中，我看這件事不簡單，咱們兩個只怕沒有辦法應付。」

狗肉郎中道：「你要找人幫忙？」

斬情女道：「對！至少，我要找到包天成和王榮來安排一番。」

她雖是花樣年華的女人，但因久年在江湖上走動，一向不拘小節，說辦就辦，立刻就去找包天成和王榮。

四個人圍着燭光共坐。

包天成回顧王榮一眼，道：「你想想看，什麼人靠不住？」

王榮沉吟了一陣道：「這件事，一時很難想得出來，而且，一定要查證明確。」

斬情女道：「賤妾亦有此意，所以找兩位來商量。」

王榮道：「他既然能把高公子的消息洩漏出去，則必須能接近他……」

斬情女接道：「對！所以，咱們還是要不動聲色，誘他上鈎。」

王榮道：「問題是如何誘他？」

狗肉郎中道：「在下倒是有一個辦法，不知道是否可行？」

王榮道：「請教大夫。」

狗肉郎中道：「在下覺得替高公子治療病勢一事，必須要隱密。」

斬情女點點頭，道：「對。」

狗肉郎中道：「而且，這些部署也要好好的調整。」

斬情女道：「你好像已經有什麼發現？」

狗肉郎中道：「我沒有發現什麼，只是我比你們更瞭解黑劍門。」

斬情女道：「哦！」

狗肉郎中道：「也許江湖上沒有什麼人太注意我，所以我的行動很自由，黑劍門也沒有把我這個瘋瘋顚顚的人，放在心上，所以我看出了不少隱密。」

斬情女道：「既然如此，咱們應該聽聽你的高見。」

狗肉郎中笑一笑，道：「丫頭，你好像在這裏有點勢力……。」

斬情女接道：「不！不是勢力，這裏的人人事事，和江湖上一般的地方不同，任何人，都會受到相當的尊重，只要你說得有道理，任何人都會聽從，這裏的人大部份都具有一股俠氣，他們捨死忘生，全是出於自願，沒有人強迫他們，也沒有人壓迫他們，他們都是全力施爲。」

狗肉郎中道：「哦！以周千里的聲望，自然可以壓住場面。」

斬情女道：「周千里出人意外的和氣，作人和他在江湖上的聲望完全不同。」

語聲一頓，接道：「好啦！這裏的事情，我大概都已經給你說得很明白了，你準備如何安排，可以說淸楚了。」

狗肉郎中道：「把一些絕對可靠的人，調到高公子住的小院中四週……。」

斬情女道：「這一來，豈不是驚擾到你們了？」

狗肉郎中道：「不怕驚擾郎中，担心的是怕他受到了傷害。」

斬情女道：「你好像特別重視這件事。」

狗肉郎中道：「是！因爲我聽到了一些傳言。」

斬情女道：「什麼傳言？」

狗肉郎中道：「黑劍門有很多次派殺手摸入了鏢局中，但都莫名其妙受創而退。」

斬情女道：「這有什麼可疑之處？」

狗肉郎中道：「他們說有個年輕人，有如魔影一般，隨時會出現，出現又必然傷人。」

斬情女道：「他們已經知道了高公子這個人？」

狗肉郎中道：「是，療治高公子的病，須押後兩天，但咱們的佈置却照常進行，這件事，要越機密越好，知道的人也越少越好。」

斬情女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也覺得你的辦法很好，不過，希望你說得更爲明白一些。」

狗肉郎中說出了自己的詳細計劃。

這是個很細密的計劃，只聽得包天成、王榮和斬情女連連點頭。

包天成沉吟了一陣道：「大夫，你看這件事，要不要告訴周大俠一聲？」

狗肉郎中道：「我看這個不用了，如果告訴周千里，你就還要告訴別的人，多一個人知道，就可能減少一份隱密了。」

包天成道：「對！」

斬情女道：「調遣人手，暗作防守，聰明人也應該明白了。」

包天成道：「不能太明白，最好他們誤會了是保護高公子的準備，那才能做得迫眞。」

一番計議妥當，立刻進行。

詳細的情形，連林成方和周千里都被蒙在鼓裏。

鏢局中確有很多人，還不知道有高空雁這麼一個人，但每個人都會看得出來，今天鏢局發生了甚麼大事。

高空雁居住的一座小小跨院，已加强了守衛。

四個鏢師帶着八個趟子手和四張匣弩，佈置在跨院的小庭院中的門口。

小跨院人影往來如梭，進進出出，都是鏢局中重要的人物。

閒雜人等，一律不得接近。

四海鏢局一直處在緊張之中，這一次內部出了事，耳語很快地就把消息傳佈開去。

但知道眞正內情的人，又實在不多，所以傳揚的花樣也很多。

這天晚上，二更時分。

四海鏢局的戒備，比往常更森嚴很多。

但在二更過後時分，却有兩條人影一直向前行來。

是鏢局子兩個廚下的師父。

他們送宵夜給守護這跨院的人。

高空雁的房中燃着燈，房中坐着兩個人，一個是狗肉郎中，一是個王榮。

一張木床上帳幃低垂，隱隱可見帳中人。

王榮緩緩站起身子，道：「大夫，你多費心了，在下告辭。」

狗肉郎中點點頭，道：「恕我不送。」

王榮告辭而出，順手帶上了房門。

只見小庭院中，放着熱氣騰騰的油餅，和七盤佳餚，一鍋直冒熱氣的小米稀飯。

似乎是這座小庭院的四周，佈置了不少的人手。

這兩人都是四海鏢局徐州分局的老師父了，都已經工作了數年之久。

一個姓丁，一個姓朱。

姓朱的高頭大馬，膂力過人，都叫他朱大個子，也有叫他大朱的。

姓丁的個子矮，又生得很瘦，人們都稱他小丁。

小丁個子雖小，但他運刀很快，不管切肉切菜，落刀如飛。

這兩個人主持廚下，經常供應上百的人吃飯，從來沒有誤過事。

小丁欠欠身子，道：「局主，吃塊油餅吧，剛出鍋的熱餅。」

王榮看看碗筷，不下十幾副，心中忽然一動，暗道：我們調遣人手，一直在隱密中進行，連兩個副總鏢頭都不大清楚，大朱、小丁怎麼會知道送宵夜來？

心中起了疑，表面上仍然未動聲色，淡淡一笑，道：「誰要你們送宵夜？」

朱大個子怔了一怔，道：「不是局主吩咐的麼？」

王榮道：「是我吩咐過的？什麼人轉達了我的口諭？」

小丁接道：「好像是尤管事，約莫天快黑的時候，他在外面招呼我們，準備十二個人的宵夜，送到這裏來。」

王榮道：「小丁，你確定是尤管事麼？」

小丁搖搖頭，道：「不能確定，不過，聽聲音好像是他。」

王榮哦了一聲，未再多問，舉步行出庭院門口。

這時，佈守在四周的鏢師人手，都已經向小院中行來。

可能是油餅的香味，十分誘人。佈守的人手，都不自覺的集中向這座小庭院中來。

大半夜都沒有發生事情，總不會在吃宵夜這點時間出毛病吧。

再說，在四海鏢局子四周，還佈置了不少的人。

大朱、小丁一向待人很好，兩個人不停的分送油餅、碗筷。

三更過後，天有點冷，人也有點餓，油餅，熱稀飯可以充飢，也可以趕走寒意，何況還有很多佳餚。

這些人狼吞虎嚥，吃得很快。

他們都有要務在身，嚴密的守護着這座庭院，每一個人都有一定是守衛地方。

吃完了，立刻奔回原位。

表面上看去，沒有任何異常之處。

這一夜調集守護這座小庭院的人，都是四海鏢局的人，沒有一個是外來的高手。

他們都認識大朱、小丁。

大朱、小丁不但有一手很好的手藝，也有很好的人緣，他們雖然是在廚房工作，但却和很多的鏢師熟悉。

送給這些人的宵夜，自然也非第一次，從來也沒出過毛病。

偏偏這一次就出了毛病。

毛病一點也不明顯，幾乎看不出來。

大朱、小丁很快的收好了碗筷。

但那些食過宵夜的鏢師們，却大都全在原地睡熟了。

他們好像很疲倦，疲倦得就在當地熟睡了過去。

就在鏢師守護的地方，有的靠在牆根，有的就倒臥在地上。

夜色幽黯，本來也很難發覺這些人出了毛病，但偏偏有些人打起鼾來，靜夜中打起鼾聲，自然是傳得老遠。

大朱、小丁互相望了一眼，兩個臉上都泛起一股怒意，和一股無可奈何的神色。

好好的樣樣都算到了，但却沒有想到了這一點小事。

大朱施了個眼色，小丁迅速閃了過去。

像一陣疾風一樣，好快速的身法。

這樣的身法，竟然委屈在廚下作廚師，實在埋沒人才。

他迅速的奔到了那鼾聲傳來之處，駢指點了下去。

鼾聲立刻停止。

原來，他一指點了那人的死穴，死人自然是不會打鼾了。

好狠的手段。

如果王榮和斬情女等沒有戒備，這等事一閃而逝，很難爲人發覺。

但王榮等已有了戒備。

隱在三丈遠外暗影的王榮，一下子看得很

清楚，不禁心頭一震，暗暗忖道：原來毛病出在廚房，這實在太可怕了。

他們也實在能沉得住氣，連遭挫敗，他們竟還沒有動手脚。

如若這兩個人早在食物中下毒，整個四海鏢局子的人，只怕都會遭到了暗算，他心裏很驚恐，也有點暗自慶幸。

他千思萬想，也想不到奸細竟然是廚下的兩個廚師。

這當眞是太可怕了，如若不是在這樣的一個情勢之下發覺，兩人如若在食物之中下了奇毒，那就太過可怕了。

心中念轉，暗中提氣，緩步行到了門口之外。

王榮未立刻發動，只是靜靜的站着，監視着大朱、小丁。

小丁點了那打鼾人的死穴之後，輕輕吁一口氣，道：「大朱，咱們算得很精了，但却沒有算到有人會打鼾。」

大朱笑了笑，道：「現在總算過去了。」

小丁皺皺眉頭，道：「大朱，我總覺得有些不對。」

大朱道：「什麼不對？」

小丁道：「咱們那位王分局主，精明得很，他難道不會懷疑麼？」

大朱道：「不會懷疑，他怎麼會想到咱們這兩個廚師。」

小丁道：「話是不錯，不過，他可能會隨時回來。」

大朱道：「不會吧！你不用想得太多。」

小丁道：「好吧！時間不早了，發出暗號吧。」

大朱點點頭，突然發出了兩聲咕咕鳥叫。

叫聲甫落，兩條人影已由暗影之中竄了出來。

這兩個人不知埋伏在何處，但王榮却看得清清楚楚，是由牆外飛躍而入的。

王榮怔住了。

他做夢也想不到，這徐州分局中，竟然隱藏了這麼多的奸細。

幸好，斬情女已經有了佈置。

咬咬牙，王榮仍然站着未動。

兩個人同樣黑色的勁裝，動作如電，只一閃，人已欺到了高空雁的房門外面。

大朱、小丁並未離開，兩個人站在院中把風。

房門緊緊的關閉着。

兩個黑衣人突然伸手一推木門，木門呀然而開。

兩個黑人彼此相互望了一眼，突然向房中撲近。

動作快速，一閃而入。

大朱低聲道：「小丁，你瞧出來沒有？咱們得手的機會很大。」

小丁道：「奇怪！怎麼沒有一點動靜？」

大朱道：「動靜，什麼動靜？」

小丁道：「他們衝進去宰人，應該有些動靜才對？」

大朱道：「對！你這麼一說，我也感覺得了，他們該有一點消息了，這麼久了，別說只殺一兩個人，就算殺十個，也應該回來了。」

小丁道：「對！可是他們沒有回來？」

大朱道：「這倒有點怪了，如是他們收拾不了對方，也該有點聲音啊！怎麼會無聲無息的呢？」

小丁道：「大朱，你接應他們進來，那兩個是什麼號的人物？」

大朱道：「特級的殺手。」

小丁道：「照說，他們應該有個結果了，但現在却沒有，那已經說明了一件事。」

大朱道：「什麼事？」

小丁道：「聽說那位高公子武功過人，已到至高的境界，那兩個小子，八成已經被人殺了。」

大朱道：「事情有些不妙，咱們走吧！」

小丁道：「如是事情眞的不妙，咱們只怕已走不成了。」

只聽得一陣哈哈大笑，道：「不錯，走不成了。」

隨着大笑之聲，王榮緩步行出來。

王榮也確定了一件事，那就是埋伏在高空雁房中的林成方和狗肉郎中，已經得了手。

說不定還是高空雁自己出的手，自己才緩步行了出來。

小丁望了王榮一眼，道：「分局主。」

王榮道：「唉！眞是有眼不識泰山，沒有想到兩位竟是黑劍門中的高手。」

小丁道：「分局主，你都看到了？」

王榮道：「不錯。」

小丁道：「唉！咱們也是沒法子。」

王榮道：「哦！」

小丁道：「我和大朱的父母、兒女，都被他們扣住了……」

王榮冷冷接道：「小丁，但你那一身武功，不是三五年能夠練成的吧。」

小丁道：「這麼說來，你已看到不少的事了。」

王榮道：「我看到你殺人！」

小丁苦笑一下，道：「這麼說來，我就算如何表白，也難令你相信了。」

王榮道：「小丁師父，你實在是個很會裝作的人。」

小丁突然欺上一步，右手一揮，一掌劈向前胸。

出手迅快如電。

如果王榮沒有什麼準備，這一擊，就很可能會把王榮重創在掌下。

幸好王榮早已看到了小丁的身手，早已運氣戒備。

雖然在戒備之中，但仍然被小丁一掌逼的向後退了兩步，才把一掌避開。

小丁雙拳連環擊出，連攻了一十八拳。

王榮完全沒有還手的機會，被逼得退到了庭院門口。

一個廚師，竟然是有着如此高明的武功。

王榮心中暗暗震動。

他很後悔，自己還是輕估了敵人。

小丁一十八拳的攻勢過後，拳招一緩。

王榮借勢反擊，搶攻七拳，把小丁逼退三步。

兩個人的拳勢緊密，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搏殺。

王榮身上佩的有刀，但他沒有機會把刀取出來拒敵。

小丁一面和王榮爭搶先機，一面叫道：「大朱，你這個楞頭青，還不快些出手，等候辦喪事啊……」

大朱怔了怔，接道：「小丁，你是說要我跟着出來，咱們兩人打一個。」

小丁道：「不是兩人打一個，是人家一個打兩個……」

一頓又道：「你他娘的！就不會用點腦子，想一想，現在是什麼時光。快些動手，合咱們兩人之力，把這小子給生擒活捉了，然後，再想法子，用他來討價還價的，保住咱們兩條命。」

大朱道：「對啊！你怎麼不早說呀？」

小丁道：「早說？你不會想麼，你頸子上那個大腦袋，可是用來裝豆腐渣的？」

大朱應了一聲，人直向小丁衝來。

果然，他已準備好了，看個空隙，欺身而上。

大朱一出手，威勢十足。

大拳頭挾着一股疾風，直撞向王榮。

對付一個小丁，王榮就感覺十分吃力，此刻，再加上了一個大朱，王榮立刻有些招架不住。

突然間，一聲嬌叱傳來，道：「都給我住手。」

是靳情女緩緩由高空雁所住的臥室中行了出來。

王榮低聲道：「姑娘，這兩個人相當的扎手。」

靳情女道：「我對付小的，你對付那個大個子。」

口中說話，人已衝了上去，接下了小丁的攻勢。

王榮吁一口氣，攻勢轉向了大朱。

分去了小丁的詭異攻勢，王榮算是騰開了手脚，拳脚齊施，攻向了大朱。

大朱的拳風，也許很强大，但却不夠小丁的拳脚刁鑽。

減去了小丁的威脅，王榮如釋重負，出手也活動了許多。

小丁的拳脚很刁鑽、靈活，但靳情女也不簡單。

兩個人的武功路數差不多，出手都很刁。

這大概就是棋逢敵手，靳情女和小丁的武功路數完全相同。

兩人動手，過了五六十招，仍然是一個勝敗不分的局面。

靳情女笑一笑，道：「朋友，你老兄這等身手，委屈在厨房中，不覺着太過辱沒了自己麼？」

小丁道：「咱們是沒有法子，被人家逼來這裏，還望你姑娘手下留情，放咱們一條生路吧。」

靳情女哦了一聲，道：「你老兄說得實在客氣，臥底臥到厨房去，實在有些可怕，你老兄這般能屈能伸的精神，也實在叫人佩服。」

兩人口中稱呼得十分客氣。

但兩人拳掌，却是招招追魂，着着逼命。

彼此的手段却很毒辣。

大朱和王榮的搏殺，又都是完全不同。

這個人的打法是大開大闔。拳風、掌勁、呼呼如嘯。

百餘招內，仍然不分勝負，但小丁和大朱，都是越打越心驚，越打越害怕。

兩個人急欲想脫身，但一直沒有脫身的機會。

這時，四個人的搏殺，已經驚動了很多的人。

四週高燃着十餘枝火把，照得一片通明。

包天成、吳恒並肩而立，臉上一片冷肅的神色。

靳情女奇招突出，忽然間，連出七奇招。

小丁大叫一聲，人已倒摔在地上。

靳情女拍拍手，笑道：「這人的武功實在是不錯。」

眼看靳情女一指點到了小丁，大朱也有些擧止失措。

王榮覷了一個空隙，擊中了大朱的右肩。

大朱向後退了兩步，身不由己的一屁股坐在地上。

王榮跟上去，一脚踢出，點中了大朱的穴道。

王榮拍拍手，召過來兩個趟子手，道：「把這兩個人給我綑起來。」

四個趟子手應聲奔了過來，綑好了大朱和小丁。

王榮吁了一口氣，道：「小丁，用甚麼方法能夠使他們醒過來？」

小丁倒是很乾脆，道：「用冷水一潑，藥性自退。」

王榮點點頭，道：「小丁，這些年來，我待你如何？」

小丁道：「很好。」

王榮道：「既然是很好，你們竟然會背叛我？」

小丁道：「說不上背叛，咱們原本是來臥底的，只能說咱們沒有應付得很好，有些愧對故主。」

王榮道：「故主，誰是故主？」

小丁笑一笑，道：「我不會告訴你的，該說的，能說的，你只要一問，我就會告訴你，那是因爲咱們這些年相處得不錯，不該說的，我不會說，你也不用再問第二次。」

王榮道：「小丁，你眞的是叫小丁麼？」

小丁道：「如假包換。」

靳情女突然插了口，道：「很奇怪，你們兩個人怎麼會燒得一手好菜？難道爲了來此臥底，還下厨房學了一些時日不成？」

大朱哈哈一笑，道：「這你就不知道了，我和小丁這厨下手藝，沒有個十年、八年決不能辦到……」

靳情女接道：「難道你們是厨子出身？」

大朱又是一陣大笑，道：「不錯，不錯，咱們本來就是厨子，受故主之命而來……」

小丁冷冷接道：「朱大個子，能不能閉上你的嘴巴？」

大朱道：「能。」

小丁道：「好！那你閉上嘴巴，由此刻起，一切都由我來回答。」

大朱道：「好，好！我閉上嘴吧就是。」

靳情女道：「很奇怪呀！大朱，你好像有些怕小丁。」

大朱道：「不是怕，而是我一向沒有腦筋，主人吩咐過，一切都要聽他的。」

靳情女道：「哦。」

大朱道：「所以由現在起，我什麼也不說了，你們最好也別問我。」

靳情女嘆一口氣，道：「大朱，其實你是個君子……」

小丁接着道：「易姑娘，對一個胸無城府的老實人，施用甜言蜜語，不覺得太過鄙卑下流麼？」

靳情女道：「王分局主，你瞧出苗頭了沒有？」

王榮道：「什麼苗頭？」

靳情女道：「我認爲殺了小丁，對咱們益處很大。」

王榮若有所悟的哦了一聲，出指如飛，一下子點了小丁的死穴。

靳情女吁一口氣，道：「大朱，你們在徐州分局這麼久，似乎還沒有什麼特別顯赫的惡跡，所以我們讓他死得很安逸。」

大朱道：「你們殺了小丁？」

王榮道：「你們死有餘辜，我殺了他，留下你，你應該心中明白。」

大朱道：「你想逼我的口供？」

王榮道：「不錯。」

堅朱道：「你把我大朱看成甚麼人？」

王榮道：「大朱，你比小丁老實很多，所以，我們保留下你的性命。」

大朱道：「哼！咱大朱雖然老實一些，但也是鐵錚錚的漢子，要命一條，要話沒有。」

王榮道：「大朱，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有很多的事，比死亡更可怕。」

大朱道：「哦！」

王榮道：「現在，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一旦逼我動上刑，那就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

大朱道：「話在我肚子裏，有辦法你就挖挖看，能不能挖得出來？」

王榮怒道：「我就不信你眞是鐵打的金剛羅漢。」

正待動手，却被靳情女一下子攔住，道：「王兄且慢。」

王榮停下了手，道：「什麼事？」

靳情女道：「可否讓小妹先問問他？」

王榮道：「好吧！」

靳情女緩步行到了大朱的身側，低聲道：「大朱。」

大朱冷哼一聲，道：「你也不行，誰也別想從咱大朱口中套出什麼內情。」

靳情女笑一笑，道：「大朱，我不問你臥底的事，但和你談一點別的成麼？」

大朱道：「談什麼？」

靳情女道：「你在四海分局這麼多年，瞭解的事情也不少，你看，王榮這個人如何？」

大朱道：「王分局主這個人……還不算太壞。」

靳情女道：「那就是了。」

大朱道：「不過，各爲其主，就算王局主的人很好，我也不能告訴他什麼。」

靳情女道：「小妹還想請教你一件事，你對黑劍門這個組合的看法如何？」

大朱道：「唉！他們不像話，計酬殺人，無所不爲。」

靳情女道：「這樣一個組合，應不應該維護他？」

大朱道：「自然是不應該。」

靳情女道：「既然是不應該，你爲什麼還要保護他們？」

大朱道：「因爲，我也是黑劍門中人。」

靳情女道：「你替他們殺人、賣命，究竟是爲了什麼？」

大朱道：「什麼也不爲，只爲了我黑劍門中人。」

靳情女道：「大朱，你已經積了不少的罪惡，爲什麼不想辦法贖罪呢？」

大朱道：「贖罪！用什麼辦法贖罪？」

靳情女道：「那很簡單，只要不替他們保守隱密，那就等於贖罪。」

大朱哦了一聲，道：「說了半天，你還是要我說明內情。」

靳情女道：「對！」

大朱搖搖頭，道：「辦不到，就算他們是壞人，我還不能告訴你什麼。」

王榮冷冷接道：「大朱，你想死麼？」

大朱道：「死就死吧！有什麼好怕的？」

言罷，閉上雙目，不再說話。

王榮冷笑一聲，道：「大朱，你可認爲我不會殺你麼？」

揚起右掌，準備劈出。

靳情女伸手攔住了王榮，低聲道：「王局主，先把他關起來吧。」

王榮心中氣怒，狠狠的刮了大朱兩個耳光，才叫人押了下去。

包天成緩步行了過來，道：「易姑娘，高公子怎麼樣了？」

靳情女道：「他很好，只不過看上有些疲倦。」

包天成道：「在下的意思是，高公子是否受到了傷害？」

靳情女道：「沒有，要傷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包天成低聲道：「我們可以去看看他？」

靳情女道：「最好還是別去打擾他。」

包天成道：「好，那就有勞姑娘代咱們致意一聲，告辭了。」一抱雙拳轉身而去。

靳情女眼看着王榮等去遠，才直入高空雁的臥室中去。

韓二早已在門口迎候，道：「多謝姑娘的一番安排。」

靳情女笑道：「自己人，不用客氣，高公子現在的傷勢如何？」

韓二道：「公子出手懲治了進入房中的匪徒之後，傷勢發作，苟大夫一紀金針，止住了公子的痛苦，但也使公子暈迷了過去。」

靳情女道：「狗肉郎中呢？」

韓二道：「正在照顧公子。」

靳情女緩緩說道：「韓二，我可不可以進去看看他們？」

韓二道：「可以，姑娘請吧。」

靳情女緩步行了進去。

只見高空雁閉着雙目，仰臥在木榻上。

靳情女道：「郎中，他怎麼樣了？」

狗肉郎中道：「剛好在傷勢發作的時刻，他出手傷敵，用內力硬把傷勢給逼住，不讓傷勢發作，這就使得傷勢發作時，威力倍增，我使他安靜下來。」

靳情女道：「由此刻起，我們會全力保護這座跨院，如今內奸已除，倒不用担心再有人暗中算計，你不用再分心旁騖，全力替高公子治病吧。」

狗肉郎中點點頭，道：「我也正要和你商量這件事。」

靳情女道：「什麼事？」

狗肉郎中道：「我要七天時間。」

靳情女道：「好，我能帮你些什麼忙？」

狗肉郎中道：「明天午時之前，把我需用的藥物，全部送來，然後，要封閉這座跨院，任何人不能擅自進來。」

靳情女道：「你要不要一個帮忙的人？」

狗肉郎中道：「留下韓二就行了。」

靳情女道：「好！咱們就這樣辦。」

站起身子，行近木榻，又仔細的看了高空雁兩眼，才緩緩站起身子，轉身而去。

七天時間，匆匆逝去。

周千里、林成方、靳情女、田昆、陰陽雙劍等，全數集中在防守這座跨院中，鏢局子外面的防守，全數由包天成等担負。

這七日時間，有着出人意外的寧靜。

黑劍門也沒有再派人來向四海鏢局子攻擊了。

第八天中午時分，靳情女、林成方、周千里三個人，一大早就守在跨院的門外。

直等到中午時分，房門才呀然而開。

狗肉郎中滿臉倦容，緩步行了出來。

靳情女性子急，搶先問道：「怎麼樣？」

狗肉郎中道：「你是問高公子？」

靳情女道：「還有你，好像很疲倦。」

狗肉郎中淡淡一笑，道：「我幸未辱命，你們可以進去看看高公子。」

靳情女道：「他的啞病……」

狗肉郎中接道：「包管是面目一新，話說得字正腔圓。」

靳情女笑一笑，道：「辛苦你了。」快步奔入房中。林成方、周千里等緊隨而入。

高空雁人已下了床，坐在一張木椅上。

韓二就站在他的身側。

只見他仰着臉，兩道目光凝注在屋頂上，臉上一片茫然的神情。

韓二的面上，却是一片喜悅，道：「易姑娘，我家公子會說話了。」

靳情女點點頭，喜道：「高公子，恭喜你啦。」

高空雁緩緩把目光轉注到靳情女的身上，道：「你替我請的丈夫？」

斬情女道：「不是我，是我們，我們大家都很感激呢，周大俠、林公子、包總鏢頭，都希望能醫好你後天的怪病，我們好高興如願以償！」

高空雁道：「易姑娘，想不到世間眞有這樣的神醫！」

斬情女道：「他也是一位奇人，身懷絕世醫術，却不肯懸壺濟世，要他動手醫病，實在要靠三分運氣才行。」

高空雁道：「姑娘，他是爲了你？」

斬情女臉上一熱，道：「爲我？別聽他胡說八道。」

高空雁道：「是眞的，他告訴我，他冒了很大的危險替我醫病。」

斬情女道：「你聽聽，這不是胡說八道？你是病人，醫的是你，他會冒什麼險？」

高空雁道：「他說，如是他動了最危險的一種手術，金針刺腦，如是有毫厘之差，我不但無法說話，而且還會變成一個白痴。」

林成方道：「那眞是可怕極了！」

斬情女道：「他有把握的；他人雖不拘小節，但醫道却高明得很。」

高空雁道：「他不會騙我，他說，論事論人，都不應該醫好我的啞疾……」

斬情女道：「那爲甚麼呢？」

高空雁垂首不答。

韓二低聲道：「公子不好說，我可以奉告姑娘……」

斬情女道：「好，你說吧。」

韓二低聲道：「月不能常圓，人不能十全，醫好了公子的病，那就等於創造一個完美，會遭天妒，會遭報應。」

斬情女呆了一呆，道：「誰會遭報應？」

韓二道：「也許是公子，也許是大夫。」

斬情女道：「狗肉郎中，他只是盡一個大夫的本份……」

周千里究竟是老江湖了，笑一笑，接道：「易姑娘，這是無稽之談，難以置信的，現下倒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咱們得好好替高兄慶賀一下。」

斬情女道：「這倒也是。」

包天成道：「在下這就讓他們準備酒菜。」轉身離去。

林成方也緊隨離開了小室。

房中只餘下了斬情女。

目光轉動，斬情女發覺了韓二也悄然退了出去。

一向大方的斬情女，忽然間內心中生出了一股羞意，不自覺的垂下了頭。

倒是高空雁很大方，笑一笑，道：「姑娘，他們都是有意的避開麼？」

斬情女道：「好像是這樣。」

高空雁道：「避開也好，在下正有幾句話，奉告姑娘。」

斬情女抬起了頭，雙目盯注在高空雁的身上，道：「什麼事？」

高空雁道：「關於狗肉郎中，他告訴了我幾件事。」

斬情女道：「關於我的事？」

高空雁道：「對。」

斬情女道：「高公子，那個人沒有口德，別聽他胡說。」

高空雁笑一笑，道：「我倒覺得他說得很正經。」

斬情女道：「哦！」

高空雁道：「他說你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江湖上都不瞭解你，才會把你形容得像鬼怪、羅刹一樣的可怕。」

斬情女道：「我，我……」

她忽然間有一種拘泥的感受，想說幾句話，却又不知說甚麼好。

高空雁道：「他還要我答應他一件事。」

斬情女道：「難道也和我有關？」

高空雁笑一笑道：「是，我已經答應了盡我之能，今後好好保護姑娘。」

斬情女道：「苟郎中，眞是自作主張……」語聲一頓，接道：「高公子，我在江湖上行走多年，遇到了很多風險。」

高空雁微微一笑，道：「過去的事和我無關，由現在起，姑娘如果有甚麼需要在下的地方，但請吩咐一聲，只要在下能力所及，必會全力以赴。」

斬情女道：「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你全力對付黑劍門。」

高空雁點了點頭，道：「我明白。」

斬情女道：「高公子，你大傷初癒，我不打攪你了，你歇着吧，小妹也告退了。」

高空雁口中微動，欲言又止。

斬情女人已經轉過身子，向前走了數步，又停下來，說道：「高公子。」

高空雁道：「姑娘還有什麼吩咐？」

斬情女道：「吩咐不敢當，我只是想告訴公子，我們大家都很關心你。」

高空雁道：「我明白。」

斬情女道：「好！你休息吧。」

轉身出門而去。

離開了高空雁住的小院，直回到自己的臥室。

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惆然之感，泛上了心頭，坐在房中出了一陣子神，才想到狗肉郎中。

斬情女急急又奔了出來，找到王榮，道：「見到了狗肉郎中沒有？」

她一口一句狗肉郎中，別人却是不好跟着他一樣。

王榮道：「他好像很疲倦，已回房睡覺去了。」

斬情女道：「他住在那間房子裏？」

王榮道：「姑娘別去驚擾他，讓他好好的休息一下如何？」

斬情女道：「不，我有重要的事，一定要見到他。」

王榮無可奈何的說道：「好吧，我帶你去見他。」

那是坐落在西跨院中的一座廂房。

王榮指一指，道：「就是那間房子。」

斬情女快步奔了過去，道：「郎中，快些開門。」

她一連呼叫聲，一聲比一聲急，但却聽不到有人回答之聲。

斬情女心中急了，一拳擂在門上，道：「郎中，開門呀。」

王榮似是已經警覺到不對，急步行了過去來，道：「怎麼了？」

斬情女道：「只怕郎中跑掉了。」

王榮道：「跑掉了！怎麼回事？」

口中說話，右手却暗運功力，一掌拍在木門上，震斷了木栓。

木門呀然而開。

不顧男女之嫌，斬情女首先衝入臥房。

只見房中空空如也，那裏還有人？

斬情女呆住了。

跟在斬情女身後的王榮，也呆住了。

斬情女高聲叫道：「狗肉郎中，你這個瘋子，你跑到那裏去了？」

斬情女很急，急得口不擇言。

她喝叫的聲音很大，但却不聞任何回應之聲。

王榮急道：「姑娘，這周圍都有守護之人，他不會離開的。」

斬情女道：「人都已經不見了，他還沒有走麼？」

王榮道：「這就奇怪了，整個鏢局子防備也很森嚴，他如果離開，咱們早已該得到消息了。」

斬情女道：「但他走了。」言詞之中，有一種黯然神傷的感覺。

王榮道：「姑娘，不要急，在下會去仔細查查看。」

轉身向外行去。

斬情女道：「王兄……」

王榮停下了脚步，道：「姑娘，有甚麼囑咐？」

斬情女的情緒似乎暫時平靜了下來，道：「我不找他了……」

王榮道：「試試看吧，我相信，他無法走出鏢局子而沒有人知道的。」

斬情女道：「王兄，你不知道他的化粧術，他是一個很高明的人物。」

王榮道：「姑娘，不論他如何高明，他總不能變一隻蒼蠅飛出去。」

斬情女道：「你不明白這個人，他如若化粧成一個鏢伙計混出去，是否……」

王榮呆了一呆，道：「這就大有可能。」

斬情女道：「不用找他了，他走了，現在可能已經離開鏢局子。」

王榮道：「唉，這麼說來，咱們鏢局子的防衞，還有太多的漏洞。」

斬情女道：「我相信你們的佈置，別人不容易混進來，混出去應該是容易一些。」

王榮道：「姑娘，我去查查看。」

斬情女道：「好吧。」

王榮快步行了出去。

斬情女輕輕歎息一聲，緩步向外行去。

斬情女還未回到臥室，王榮已快步行了過來，道：「易姑娘，查出來了。」

停下脚步，斬情女回顧了王榮一眼，道：「他走了？」

王榮道：「是，不知道他如何弄到了一套趙子手的衣服，混了出去……」

語聲一頓，接道：「姑娘，他早已經有了準備，所以臨走之際，還留下了一封信位給姑娘。」

接過信函，斬情女一眼就瞧出了那是狗肉郎中的手筆，只見上面寫道：「面致易含烟姑娘親啓。」

這封信似是早已寫好了，信封信紙，折痕已舊。

拆開了封套，只見上面寫道：「爲汝囑咐，勉力施爲，醫好高公子啞病，使月無缺失，需知紅顏天妬，恐有損越，請轉高公子，自祈惜福。

「余閑雲野鶴，無意於名利，隱技自珍，亦恐招禍耳，唯對汝諸般苛求，難以堅拒，余亦自奇之，蘭因絮果，莫非來亦有自，此別雖非永訣，但相見頗難預期，留書致意，務望珍重。

狗肉郎中留書」

王榮不知道書信上寫的什麼東西，但却看到了斬情女雙目中淚水滾滾而下。

幾番禦敵搏殺，斬情女以才智和造詣，贏得了很多的尊重。

王榮看一看自己無法處理這件事，立刻找來了周千里和林成方。

兩人趕到了現場，斬情女仍然在捧着那封書信流淚。

對斬情女這樣的女人而言，流淚，對他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周千里輕輕咳了一聲，道：「姑娘……」

斬情女舉手拭一下臉上的淚痕，緩緩說道：「周大俠……。」

周千里道：「究竟是什麼事？令姑娘如此傷心。」

斬情女緩緩把手中的書信遞了過去，道：「周大俠，先請看看這封信。」

周千里和林成方，同時看了狗肉郎中的留書。

林成方道：「這位大夫，不但是一位名醫，看樣子還是一位讀書很多的通儒。」

斬情女道：「他爲什麼要對我這麼好，我好蠢，我好慚愧，過去，他帮助我很多次，我一直認爲他爲我的美色所惑，心中還有些卑視他，想不到他竟是這樣的一個人。」

林成方道：「唉！江湖異人，風塵奇客，大概是指這些人說的了。」

斬情女道：「林兄，我好担心他……」

林成方接道：「担心什麼？」

斬情女道：「担心他的安危，他已經暴露了身份，黑劍門如何會放過他？」

林成方道：「姑娘的意思呢？」

斬情女道：「我要去找他回來。」

林成方微微一笑，道：「在下奉陪。」

周千里道：「我也去。」

包天成快步行了過來，道：「在下也算一份。」

斬情女眨動了一下眼睛，流下兩行淚水，道：「這就是正與邪的不同，小妹這裏先謝謝諸位了。」

包天成道：「姑娘若要去，咱們就快些走吧！」

斬情女點點頭，道：「有勞王兄，請那位認得路去的兄台帶路。」

王榮未再多言，召過一個趙子手，帶幾人離開了鏢局。

事實上，斬情女等四個人前脚出門，四海鏢局中也開始了緊急應變，所有的分組人手，都集中了起來。

周千里帶來的十八名高手，都穿上了鏢師和趙子手的衣服，和四海鏢局子中的鏢師混合組成了五個組，由吳恆和石一峯各率一組人手，準備接應。

王榮、田昆、陰陽雙劍四個人，也帶了一些人手傳遞消息。

且說斬情女等人一路急追，竟然追出了徐州城。

大街上，人來人往很熱鬧，既未見狗肉郎中，也沒有黑劍門中人攔阻。

一口氣追出了七八里路，仍然未見狗肉郎中的影子。

但地勢却逐漸荒涼，已然深入郊野。

斬情女停下脚步，望望天色，道：「這個死郎中，他是誠心躲避咱們。」

林成方低聲道：「姑娘，鎭靜些，咱們會不會走錯了路？」

斬情女道：「天地如此遼闊，他要是不願見咱們，咱們如何能找得到他的呢？」

林成方道：「姑娘，如若他知道咱們在如此找他，如若他知道姑娘如此焦急，我相信他會現身和咱們相見。」

斬情女沉吟了一陣，道：「林兄，你看他會不會受了暗算？」

林成方道：「他醫道通神，武功高强，大概不會。」

斬情女道：「不，我有一種預感，預感他爲人謀算，所以我有着一種極端的不安。」

林成方道：「姑娘關心太過，難免有些胡思亂想……」

斬情女歎息一聲，接道：「林兄，我從來沒有如此關心過一個人，原來關心一個人，竟是如此的痛苦的。」

林成方神色一整，無限敬重的說道：「勿怪狗肉郎中願爲姑娘效力，姑娘待人誠摯，實在叫人甘爲效命。」

斬情女道：「林兄，我對不起他的地方太多了，過去，我只是在利用他，我想到他的時候，不是我自己在傷疼之中，就是要他替別人療傷醫病，他隱技自珍，別人如何求他，他總是不肯替別人帮忙，但只要我開口，他從來沒有拒絕過我，他放蕩江湖，玩世不恭，但爲了我，他不惜冒任何的危險、艱難。」

林成方道：「說的也是，他對姑娘的愛護，似乎是完全沒有條件。」

斬情女道：「我自小沒有了爹娘，沒有領受過那一份父母之愛，但我自己感覺到，他對我的照顧，就像是在照顧自己的女兒。」

周千里點點頭，道：「他對你實在不錯，不過，易姑娘，你不用太過憂傷，這些年來，他出沒於江湖之中，有如霧中神龍，忽隱忽現，每當姑娘最需要他的時候，他就在你的身側出現。」

斬情女點點頭，道：「所以，我覺得很對不起他。」

周千里道：「這話怎麼說？」

斬情女道：「他一直在帮助我，我却從來沒有帮助過他。」

周千里道：「如若他不能帮助你，也許他就不會見你了。」

周千里又道：「姑娘本是經歷大風大浪的人，遇事鎭靜沉着，這一次，好像亂了方寸，姑娘要找他，咱們全力以赴，但必須要很鎭靜才行。」

斬情女究竟經過大事的人，點點頭，道：「多謝前輩指教。」

周千里道：「好，只要姑娘能冷靜下來，咱們就可以找到他了。」

斬情女道：「周大俠，晚輩情緒混亂，我看此事，要周大俠主持其事了。」

周千里道：「老夫也不推辭了，第一件事，咱們立刻回去……」

斬情女接道：「回到鏢局中去？」

周千里道：「如是狗肉大夫已落到了他們的手中，咱們也是救援不及，倒不如回去等候消息……」

斬情女道：「這個……」

周千里接道：「只要他們沒有殺害狗肉郎中，他們必會有消息到鏢局中去，咱們再研商營救之法，那總比現在這樣全無目標的亂奔好些？」

斬情女有些黯然神傷的說道：「我也許眞的亂了方寸，還是周大俠作主吧。」

周千里道：「如要老夫作主，咱們就先回鏢局中去。」

斬情女沒有多言，轉身大步而去。

林成方緊行了一步，和斬情女並肩而行，道：「姑娘一向靈台清明，這一次怎麼會如此激動？」

斬情女道：「不瞞林兄說，和我交往的人，不是爲了我的美色，就是想動我的銀子，財、色二個字，大概是我懂事以來的主要生活，有時間，我像一隻老鼠，要避開很多兇厲的貓爪，沒有人對我眞誠，發乎情、止乎禮，也沒有人對我眞正的喜歡過，他們都有目的，那有用心，只有他沒有，狗肉郎中，他對我像父親對待一個女兒……」

林成方歎口氣，接道：「姑娘，由於你的說明，我們對狗肉郎中都有了一點印象，我們也認識了他的爲人。」

斬情女接道：「林兄，你是不是覺得我今天很囉嗦？」

林成方道：「那倒不是，只是覺得姑娘今天有些反常？」

斬情女苦笑一下，道：「我知道，以後我會盡量克制自己……」

只覺左手突然被人握住，停了下來。

回頭看去，抓住自己左手的正是林成方。

只覺一陣羞意，泛上了兩頰，道：「林兄你……」

林成方低聲道：「姑娘，咱們遇伏了！」

斬情女神情一振，抬頭看去。只見三丈外，一座山坡處，一排站着四個人。四個穿着黑衣服的年輕人，一排橫立，擋住了去路。

斬情女冷笑一聲，道：「好，既然他們露了面，咱們也可以有個人算賬了。」快步向前行去。

林成方道：「姑娘，鎭靜一些。」

斬情女已向前衝出了七八步，聞聲才停了下來。

林成方向前行了一步，道：「姑娘，你先冷靜一下，讓在下先和他們談談。」

吁一口氣，斬情女未置可否。未反對，自然表示同意。

林成方快步向前行去。

四個穿着黑衣的人，相當年輕，從外表上估計，都不會超過二十歲。

但他們的臉上，却有着一種冷厲的、輕淡的神情。

那不是驕傲，而是一種孤寂和輕淡世人的冷酷。

看看四個年輕人，林成方心中立刻有了很大的警惕。

周千里也瞧出來了，快行兩步，站在了林成方的身後。

那是打算便於出手接應的準備。

斬情女冷靜的觀察了一陣，也瞧出這四個年輕人的不同。

（未完）

瑞典歐化寶
精緻傢俬
啱晒今日小家庭

點樣將一百平方呎客廳佈置到寬敞舒適而充滿時代氣息呢?
瑞典歐化寶最新設計的精緻傢俬，就是專爲適應今日的
居住環境而製造，欵式新穎品質精，佔地少過一百平方呎，
售價相宜，更可分期付欵，啱晒今日小家庭。

瑞典歐化傢俬門市部及永安公司均售

Ulfenbo
FURNITURE OF SWEDEN
歐化寶
瑞典名廠傢俬

九龍紅磡漆咸道275號(近蕪湖街口) 電話:3－336286

